

〔美〕李普士 原著
唐 汶 编译

禪

の

故

事



色即是空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责任编辑：野 夫

图书策划：亮点文化

信 箱：huangdoudoufox@sohu.com

禪 的 故 事

〔美〕 李普士 原著
唐 汶 编译
郝雪山 绘

海 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禅的故事 / (美)李普士原著; 唐汶编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2003.11

ISBN 7-80700-016-3

I. 禅… II. ①李…②唐… III. 禅宗-通俗读物
IV. B946.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647 号

禅 的 故 事

原 著: (美)李普士 原著 唐汶 编译

责任编辑: 野夫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

社 址: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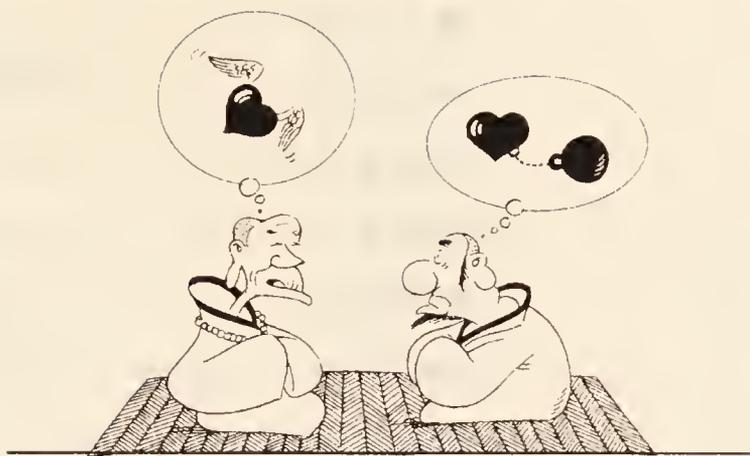
印 张: 11

字 数: 160 千字 插图: 100 张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0-016-3/B·4

定 价: 24.00 元



目 录

序 (1)

①第一辑 禅宗祖师公案选/1

初祖达摩	(3)
荷泽神会	(5)
南岳怀让	(7)
马祖道一	(8)
百丈怀海	(11)
曹山本寂	(14)
南泉普愿	(15)

德山宣鉴	(16)
洞山良价	(19)
法眼文益	(23)
临济义玄	(28)
南阳慧忠	(33)
汾山灵佑	(33)
仰山慧寂	(36)
药山惟严	(39)
云门文偃	(41)
赵州从谂	(44)
永嘉玄觉	(49)
邓隐峰	(50)
大梅法常	(52)
大珠慧海	(53)
西堂智藏	(55)
黄檗希运	(55)
庞蕴居士	(56)
归宗智常	(57)
船子德诚	(59)
丹霞天然	(59)
盐官齐安	(62)
布袋和尚	(62)
石巩慧藏	(64)
香严智闲	(65)

第 二辑 棒与喝/69

棒与喝	(71)
佛的烦恼	(72)
无一法可得	(72)
是什么	(74)
一无所求	(76)
云在青天水在瓶	(78)
禅的妙用	(80)
通身是眼	(82)
石头路滑	(83)
怎可动心	(84)
生死自如	(85)
不像个人	(87)
我往西方走	(88)
快活烈汉	(90)
一切皆禅	(91)
雪霁便行	(92)
葬礼	(94)
国师是宝	(96)
我是侍者	(99)
国师与皇帝	(100)
百尺竿头	(101)
参禅法器	(102)
虎和尚	(103)
提起放下	(105)

一与三	(106)
南泉救鹅	(107)
防心中之贼	(107)
树的根	(108)
百年一梦	(110)
禅像什么	(111)
自伞自度	(113)
能大能小	(115)

第三辑 寸丝不挂/117

禅心	(119)
答非所问	(120)
大与小	(120)
糖饼与《唯识论》	(122)
生与死	(122)
一片石	(124)
离地 6 寸	(124)
请求门和鞋子的宽恕	(126)
早餐凉了	(128)
你就是佛	(130)
狗的本性	(130)
我是谁	(132)
静默大师	(134)
我的方式	(136)
伟大射手	(136)
闻到月桂树的味道	(138)

柱子疲倦	(139)
自问自答	(140)
艳诗	(141)
今天不方便	(143)
活得快乐	(144)
当下见道	(146)
高与远	(147)
执迷不悟	(148)
畸形	(150)
寸丝不挂	(150)
从心流出	(151)
一片菜叶	(152)
残缺的鬼	(153)
求人不如求己	(153)
生乎？死乎	(154)
米里有虫	(155)
八风吹不动	(155)
丙丁童子来求火	(157)
地狱与极乐	(159)
虔诚的心	(159)
像牛粪	(161)
三种人	(163)
银货两讫	(165)
不能代替	(166)
未到曹溪亦不失	(166)
蝇子投窗	(168)
电光石火	(169)

泥牛入海	(171)
房子在哪里	(173)
一得一失	(175)
第一课	(176)
哑巴吃黄连	(178)
存财于信徒	(179)
一坐四十年	(181)
心净国土净	(182)

第 四辑 百味俱足/185

满了吗	(187)
妻子偷人	(189)
禅师与道士	(191)
不如小丑	(191)
将军的忏悔	(192)
一切现成	(194)
南泉斩猫	(196)
一株如梦花	(197)
当笑不当哭	(197)
生死由他	(197)
宜默不宜喧	(199)
堂中首座	(201)
化缘睡觉	(203)
无事手	(203)
啐啄	(205)
不得不说	(207)

高僧的真仪	(209)
钝汉悟了	(211)
二十棒	(212)
得意忘言	(213)
不淋一人	(214)
老僧何似驴	(224)
行恶与修善	(216)
佛心	(218)
一堆柴	(219)
向什么地方蹲着	(221)
真的也要否定	(222)
天堂地狱	(223)
只偷一次	(225)
里外之分	(226)
待客之道	(227)
一室六窗	(228)
百味俱足	(229)
安在何处	(231)
夜游	(233)

第五辑 月亮偷不去(日本禅话)/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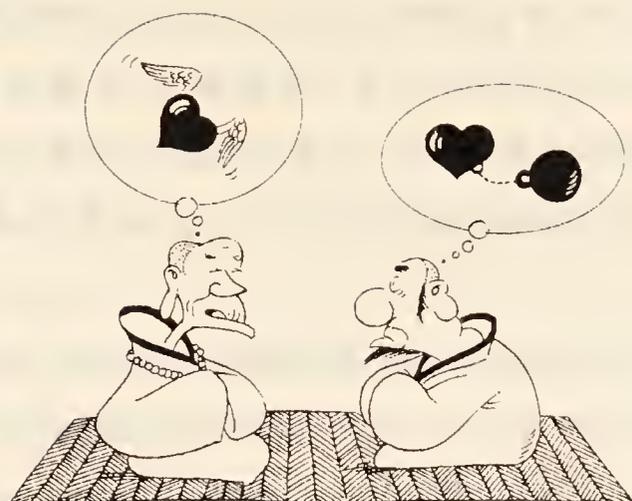
红梅与水钵	(237)
清洁第一	(237)
天下第一的点茶	(239)
剑道	(240)
丢	(242)

写	(243)
死	(243)
一杯茶	(245)
就是这样吗	(246)
服从	(248)
公开地爱	(250)
缺乏慈爱	(250)
临终通知	(252)
大波先生	(252)
月亮偷不去	(254)
泥泞路上	(255)
距佛不远	(257)
一个寓言	(257)
第一义谛	(259)
心热如火	(260)
黑鼻佛像	(260)
了然大悟	(261)
你在干啥？你在说啥	(263)
一曲短调	(265)
脾气何在	(266)
真正神通	(266)
只管睡去	(268)
哪来这么大脾气	(268)
剑的滋味	(270)
小说家的禅	(272)
谁是后人	(273)
嫌什么	(274)

唾面自干	(275)
衣服吃饭	(277)
放逐天堂	(278)
珍惜现在	(279)
弟子哭师	(279)
凉快一下	(281)
庙宇设计	(283)
一休与五休	(285)
击碎虚空骨	(286)
一休吃蜜	(288)
单独不是孤独	(290)
一只手鼓掌	(291)
乌鸦呱呱呱	(291)
和尚辩论	(293)
一休烧佛	(295)
愚蠢问题	(297)
最后机会	(300)
画中小路	(300)
一休引导	(302)
穿着绒毛内衣	(302)
无水也无月	(304)
普通的花	(306)
更多的佛像	(306)
俱胝手指	(308)

第六辑 十牛图/309

一	寻牛	(311)
二	见迹	(313)
三	见牛	(315)
四	得牛	(317)
五	牧牛	(318)
六	骑牛归家	(320)
七	忘牛成人	(321)
八	人牛俱忘	(323)
九	返本还源	(325)
一〇	人麈垂手	(327)



序

关于禅,不少人知之甚少,甚至充满了误解,却不知它是探究人生命意义的极高智慧,可以用其特有的方式打开一条心灵解脱之道。

时下精神压抑、心灵空虚的人不在少数,社会物欲膨胀,人心浮躁而冷漠,功利主义侵蚀着每一个人,已经是显而易见的现实。我们很少有闲暇去探究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已渐渐成了物质的奴隶,漠视自己的心灵已到了不可理喻的境地。

而古人代代传承的智慧之光能帮我们找到答案。如果说,异化的心灵如同荒漠,禅就如同清风甘泉,如当头棒喝,让我们保持着觉醒,让我们迷途知返,导引着我们的 心灵进入自由超脱的境界,禅,十分值得我们去探求和 寻索。

禅的学问,在当代愈来愈受到重视,因为它是人生命实实在在的学问,与一个人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本书中,力求以一种轻松的方式阐述出禅高妙的道。

禅是宗教也是特殊的学问。禅,是一种道。古人讲过,“为学日益”:你学习知识,会天天有进步,有收获;“为道日损”:你要学道,天天要甩掉一些东西,天天有损失。某些概念甩掉了,某个执著甩掉了,某个自以为是的观念甩掉了。

禅的全称是禅那,译为静虑、思惟修等。静虑是止他想,系念专注一境,正审思虑。也就是在修禅时,止息一切不应有的妄念,令心专注于一境,对之正审思虑。

禅那还译为弃恶,弃恶是舍去欲界的五盖等一切诸恶。因为贪、嗔、痴、慢、疑的五盖,盖覆了人性清净心的功用。修定能将诸恶弃除,使心恢复本来清净,所以名为弃恶。因此,禅是佛教思想的基本,也是佛教的生命。自达摩东来,到六祖慧能,形成了中国佛教特有的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使得禅宗一枝独秀,成为中国佛教的脊梁。

相传有一天,佛陀在灵山会上,登座拈起一朵花展示大众,当时众人都不明所以,只有大迦叶微笑了一下,佛陀当时就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

妙法门，付嘱摩诃迦叶。”佛陀于是将法门付嘱大迦叶，禅宗就这样开始传承下来。

印度禅师代代相传，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到中国来，时值南朝梁武帝在位。梁武帝笃信佛教，曾经三次舍身同泰寺，布施天下僧众，造桥建庙，依常人眼光看，真是功德无量。当达摩见梁武帝时，梁武帝问他说：“我们所做的这些佛教事业有无功德？”

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

这一下梁武帝被泼了一盆冷水，心想我如此辛劳，怎么会毫无功德？所以，他对达摩祖师的回答，并不满意。

其实，从深一层面来说，梁武帝所得的只是人天果报，应属福德，并非功德。在禅的立场看，达摩祖师所说，本是直心之言，但是却得不到梁武帝的欣赏，因此，达摩乃转往嵩山少林寺面壁。

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禅的高妙，确实是不能以一般的见解去论断的。像梁武帝的这种居心，只求为善得福，并不是禅宗的究竟目标。即使有所得，也是人天福报而已，在禅师的眼里，是微不足道的。

神光慧可，河南人，少年精通世学，壮年在龙门香山出家，后入嵩山少林寺，拜谒达摩，要求开示，并请为入室弟子，达摩不准许，神光遂在门外等候。时值风雪漫天，过了很久，雪深至腰。达摩见他确实真诚求法，允许入内，并问他：

汝究竟来此所求何事？

神光答道：弟子心未宁，乞师安心。

达摩道：将心拿来，吾为汝安！

神光愕然地说道：觅心了不可得！

达摩这时居然说道：吾与汝安心竟！

神光慧可乃告豁然大悟。烦恼本空，罪业无体，识心寂灭，无妄想动念处，是即正觉，就是佛道。若能会心，佛性当下开显。

神秀博通三藏，为五祖弘忍座下的大弟子，讲经说法，教化四方，当时的人，莫不以其为五祖的传人。这时却从南方来了一个慧能，虽处南蛮之地，求法热忱，并不落人之后。

当他见到五祖时，五祖曾试探他说：“南方人没有佛性？”

当时慧能答道：“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

五祖经他这一反驳，知道这人非常人所及。为了考验他的心志，就要他到柴房舂米，暂避众人耳目。

后来，五祖令众人各举一偈，以为传法的根据，若是见性，即得衣钵，成为五祖传人。这时大众都以为衣钵非神秀莫属，所以没有人敢与他竞争。

当时，神秀日夜思量，终于提出一偈：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一偈子，五祖认为虽然不错，但却仍未能见性。所以衣钵没有传给他。

慧能在柴房得悉此事，遂央人替他偈语题在墙上。这偈语是这样写的：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见了，知道慧能已经见性。恐其招忌，仍派人将

偈拭去。然后到柴房敲门。问道：米熟了没有？

慧能回答曰：早就熟了，只等着筛。

五祖遂又在门上敲了三下，慧能会意，乃在半夜三更，到五祖座下，请他开示。

五祖传授他《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慧能顿然大悟。五祖遂将衣钵传给他，并命他南行，以待时机。五祖送到江边说：“我操船送你。”

慧能说：“迷时师度，悟时自度。”遂到南方弘化，终成为震烁古今的六祖。

从这些历史记载，可知禅的风格确是相当独特的，所谓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实是得其真机。但是由于禅门宗旨，并非人人能解，所以也常受人曲解。然而禅的机锋教化，都是明心见性之方，全是依人的本性。他的原则是建立在“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的道理上。

古今禅门公案皆为禅师考验或印证弟子悟道程度的对答，其实这种对答，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考试”。不同的是，它是随各人的根性与时间、地点而变化，它没有明确的划一标准答案，也不是从思考理解得来的。所以，如果不是禅门的师徒，有时候很难明白其中的道理所在，而且，如果用常人的想法来推敲，往往会发觉“公案”违背常理。

(一)禅与自我

在佛教的其他宗派中，有些是依他力的辅助始得成佛，而禅宗则是完全靠自我的力量。如净土法门持诵佛号，密宗持诵真言，都是祈请诸佛加被，配合自力而后得度。在禅门里有一警语：“念佛一句，嗽口三天！”禅师们认为成佛见性是自家的事，靠别人帮忙不可能得到，惟有

自己负责,自我努力才是最好的保证。心外求法不可得,本性风光,人人具足,反求内心,自能当下证得。

宋朝时,大慧宗杲禅师要道谦外出参学,道谦不肯,后来宗元与他同往。宗元曾告诉他说,有五件事别人不能帮忙:走路、穿衣、饥、渴、排泄。

有人问赵州禅师道:“怎样参禅才能悟道?”

赵州禅师听后,站起来,说道:“我要去厕所小便。”

赵州禅师走了两步,停下来,又说道:“你看这么一点小事,也得我自己去!”

求法也如此,别人何尝帮得上忙?言下道谦恍然大悟。

从前父子俩人,同是小偷,有一天,父亲带着儿子,同往一个地方作案。到那个地方时,父亲故意把儿子关在人家衣橱内并锁上,随后就大喊捉贼,自个儿却逃走了。儿子在情急之下,乃伪装老鼠叫声,才骗得主人打开衣橱,终于逃了出来。

当他见着父亲的时候,一直不停地抱怨。

父亲告诉他说,“这种功夫是在训练你的机智,看你的应变能力,偷的功夫,而这种应变的智力是要你自己掌握的,别人是没有办法帮得上忙的。”

这一则故事,虽然不一定是实有其事,但正可以比喻禅门的教學态度。禅师们常常将其弟子逼到思想或意识领域的死角,然后要他们各觅生路。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能够冲破这一关,则呈现眼前的是一片海阔天空,成佛见性就在此一举。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在修持上独立承担,自我追寻,自我完成,这是禅的最大特色。

(二)禅与知识

禅不讲知识,因此,不受知识的障碍,也更视知识为最大的敌人。知识教人起分别心,在知识领域里,人们会因此迷失了自我,甚至为邪知邪见所掌握,形成危害众生的工具。所以,禅首先要求追寻自我,其过程 and 手段,往往不顺人情,不合知识,违反常理。

因为在禅师的心目中,花不一定是红的,柳不一定是绿的,他们从否定的层次去认识更深的境界。他们不用口舌之争,超越语言,因而有更丰富的人生境界。傅大士善慧说:“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这是不合情理的描述语句,完全是在与迷妄的分别意识挑战,以破除一般人对知识的执著。扫除迷妄分别的世界,使人进入一个更真、更美、更善的心灵境界。禅语是不合逻辑的,但它有更高的境界;禅语是不合情理的,但它有更深的涵意。

六祖曾说:我有一物,无头、无脸、无名、无字、此是何物?

神会接口答道:此是诸佛之本源,众生之佛性。

六祖不以为然,明明告诉你无名无字,什么都不是,偏偏你又要指一个名字相(佛性)出来,这岂不是多余。禅的教学是绝对否定一般分别意识;不容许意识分别来参杂其中。

在佛门中,被人们赞美为知识广博的智闲禅师在参访药山禅师时,药山问他:“什么是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

智闲禅师愕然不能回答,于是尽焚所藏经书,到南

阳耕种。有一天,当他在耕地时,锄头碰到石头,铿然一声,而告顿悟。“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这就是药山不用知识来教授智闲的原因。他要让智闲放下一切知识文字的迷障,来返求自心。这种超然的教学,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在一般知识界里,简直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这是禅的另一项特色。

(三)禅与生活

人整天忙碌,为的是生活,为的是图自身的温饱,可是这个“身”是什么?

禅师说:“拖着死尸的是谁?”

这种问题,在一般人是不容易领会的,人们辛苦地奔波,饱暖之外,又要求种种物欲;物质可以丰富起生活,却也常会枯萎了心灵;口腹之欲满足了,却往往反而闭锁了本具的智慧。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在一种不自觉的意识下被向前推动着。善恶是非的标准,都是社会共同的决定,没有个人心智的真正自由;所以这一时代的人们,往往感觉到,虽然拥有了前人所梦想不到的物质生活,却也失去了最宝贵的心灵自我。这是现代人类的悲剧。事实上,人们也逐渐地觉察到这一危机,也曾设想了许多补救的办法,社会哲学家,也提出了改良的方案,虽是改善了一部分,但对整个泛滥的洪流,似乎也无济于事。

禅,这个神妙的东西,一旦在生活中发挥功用,则活泼自然,不受欲念牵累,到处充满着生命力,正可以扭转现代人类生活意志的萎靡。

禅并不是弃置生活上的情趣,确切地说,它超越了这些五欲六尘,而企图获得更实在的和谐与寂静。他一

样的穿衣,一样的吃饭,“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如有僧问道于赵州禅师,赵州回答他说:“吃茶去!”吃饭、洗钵、洒扫,无非是道,若能会得,当下即得解脱,何须另外用功?迷者口念,智者心行,向上一路,是凡圣相通的。禅,不是供我们谈论研究的,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有了禅,就有了富有大千的生活!

(四)禅与自然

何谓禅?禅就是自然而然,禅与大自然同在,禅并无隐藏任何东西。什么是道?“云在青天水在瓶”,“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皆是妙谛”。用慧眼来看,大地万物皆是禅机,未悟道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悟道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是前后的山水的内容不同了,悟道后的山水景物与我同在,和我一体,任我取用,物我合一,这种禅心是何等的超然。

“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随地觅取,都是禅机;一般人误以为禅机奥秘,深不可测,高不可攀,这是门外汉看禅的感觉,其实,禅本来就是自家风光,不假外求,自然中到处充斥,俯拾即得。

但是,今天的人类,与自然是在对立地位的,随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强大,也破坏自然界的均衡。这样生活下去,怎能感到和谐?“禅”就如山中的清泉,它可以洗涤心灵的尘埃。

(五)禅与幽默

悟道的禅师,不是我们想像中枯木死灰一般的老僧入定,真正的禅师,生活风趣,而且更具幽默感。在他们的心目中,大地充满了生机,众生具备了佛性,一切是那

么活泼,那么自然,因此,纵横上下,随机应化,像春风甘霖一般地滋润世间。有时具威严;有时也至为幽默,这正是禅门教化的特色。

温州玄机比丘尼,参访雪峰禅师。雪峰问她:

从何处来?

从大日山来。

日出也未?

如果日出,早就溶却雪峰。(这是说我若悟道,则盛名必将雪峰禅师掩盖,哪需来向你请教)

雪峰又问:叫什么名字?

玄机!

日织几何?

寸丝不挂!

雪峰心想,你真有这个本事吗?随口说道:

汝袈裟拖地了!

这时玄机猛然回头,雪峰大笑说:

好一个寸丝不挂!

太监鱼朝恩,权震当朝,一日,问药山禅师:“《普门品》中说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请问什么是黑风?”

禅师并未正面回答,只是不客气直呼:“鱼朝恩!你这呆子,问此何为?”鱼朝恩听了勃然变色,正要大怒,药山禅师笑道:“这就是黑风吹其船舫了!”

灵圳禅师参访归宗禅师,问道:“如何是佛?”

归宗禅师说:“不可语汝,汝不信;汝若信,过来吾告汝!”

然后细声贴耳地告诉他:“汝即是!”

古来的禅师,没有一个不是幽默大师,在幽默里,禅是多么活泼!禅是多么锐利!

本书选录了近 200 则经典的禅的故事,并配以插图,以轻松自然的形式,阐释禅发展的历史及流派,使读者领悟禅独特的思想魅力,《禅的故事》由六个部分辑录而成:《禅宗祖师公案选》、《棒与喝》、《寸丝不挂》、《百味俱足》、《月亮偷不去(日本禅话)》、《十牛图》,分别讲述了禅的历史演变、中国及日本禅的主要流派,以及禅理解世界独特的方法。

编者

2003 年 5 月 25 日

第一輯 禅宗祖师公案选

一
禪

初祖达摩

公元 527 年，梁大通元年，菩提达摩坐船来到中国。9 月 21 日从广州（现在名）上岸，这时中国的梁武帝是个非常喜欢佛教的皇帝。10 月 1 日，达摩受梁武帝之邀来到首都南京（现在名，下同）。梁武帝问：“我自即位以来，供养佛僧，建造寺庙，抄写佛经，这究竟有多大的功德？”达摩说：“这根本没有功德可言。你所说的只是世俗的小果报而已，谈不上真功德。真功德是最圆融纯净的智慧，它的本体是空寂的，你不可能用世俗的方法去得到它。”10 月 19 日，达摩自知与梁武帝法缘不合，就渡江到北魏去了。后来，梁武帝想派人去追，也为时已晚了。

达摩渡过长江，便到了嵩山少林寺，他整天面壁而坐，精神集中，屏息诸缘。

正光元年 12 月，有一位名叫神光的僧人，为了求法，就通宵站在洞外不动。达摩：“你一直站在雪中，究竟有什么心愿？”神光：“但愿师父打开甘露之门，拯救众生，请教我佛法吧！”达摩：“诸佛为求无上的悟道，不惜花费无限的时间去修行。你凭极小的决定，怎么能求到大法，我想你是很难如愿的。”神光取刀断臂。达摩：“诸佛为求法，不把身体当身体，不把生命当生命。你断臂求法，也是一种很好的行为。”神光：“请师父为弟子安心。”达摩：“你拿心来，我为你安心。”神光：“我已寻了很久，可是我找不出心来。”达摩：“假如你能够找到的话，那又怎能



初祖达摩

算是你的心呢？我已经给你安好了心，你现在明白了吗？”神光：“明白了。诸法本来空寂，因此菩萨才不动念，不动念才能登涅槃之岸。”于是，达摩就收神光为弟子。

公元 536 年，达摩觉得应该离去了，便召集弟子，达摩：“你们谈谈自己的悟境吧！”道副说：“依我的见解，不要执著于文字，但也不离于文字，这便是道的妙用。”达摩说：“你得到我的皮毛了。”总持比丘：“依我现在的见解，犹如庆喜看见了佛国，一见便不须再见。”达摩说：“你只得到我的肉了。”道育说：“四大皆空，五蕴非有，依我所见，并无一法可得。”达摩说：“你得到我的骨了。”最后轮到神光，他只是作礼叩拜，然后仍回到原位，并未说话。达摩说：“你得到我的真髓了！”于是，神光慧可成为了禅宗二祖，接续了达摩祖师广度众生的事业。

达摩偈云：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荷泽神会

荷泽神会（公元 670 年~758 年）是湖北襄阳人，俗姓高，他对禅宗的通俗化的贡献很大。

神会 13 岁时便去参拜慧能。慧能：“你千里跋涉，是否带来你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你带来了，那么你应该知道它的主体是什么？你说说看。”神会：“这



荷泽神会

东西就是无主，见就是主。”慧能：“你这小和尚，词锋倒也敏利。”

神会：“师父坐禅时，是见还是不见？”慧能打了他三杖，问他：“我打你是痛，还是不痛？”神会：“我感觉也痛，也不痛。”慧能：“那我是也见，也不见。”神会：“什么是也见，也不见？”慧能：“我见，是因为常见自己的过错；不见，是因为我不见他人的是非善恶。至于你不痛，那么你便像木石一样没有知觉；如果是痛，那么就像俗人一样会有怨愤之心。见和不见，都是两边的执著，痛和不痛都是生灭的现象啊！你还没有见到自性。”神会听了大为惭愧，立刻向慧能行礼。慧能谆谆地教导他：“你如果心迷不见，就请教大德高僧。你如果心悟见性，就依法修行。你执迷不悟，却来问我见与不见，我悟不能代替你悟；你悟也不能代替我悟。为什么不自证自见，反问我见与不见。”神会再次行礼，礼拜了上百次，求师父饶恕。从而成为慧能最虔诚的信徒。

一天，慧能向众人说：“我有一个东西，没有头也没有尾，没有名也没有字，没有背也没有面，你们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神会：“这是诸佛的本源，我的佛性。”慧能：“告诉你无名无字，你偏要叫它本源佛性。你也只能做一个注解佛法的和尚。”

南岳怀让

南岳怀让，陕西金州人，公元677~744年，俗姓

杜。15岁出家先学律宗，后到嵩山拜慧安为师，慧安介绍他到曹溪去见慧能。

慧能问：“你从哪里来？”怀让答：“我从嵩山来。”

慧能问：“来的是什么东西？怎么来的？”怀让答：“说他是东西就不对了。”

慧能问：“是否还须要加以修证呢？”怀让答：“我不敢说不可以修证，但可以说决不会污染。”

慧能问：“你的看法正好和我的相同，这个不会污染的，乃是佛祖要我们留心维护的。”

怀让便在慧能门下，跟随了15年。后来便到南岳，弘扬禅学。

他的弟子中，最有名的就是马祖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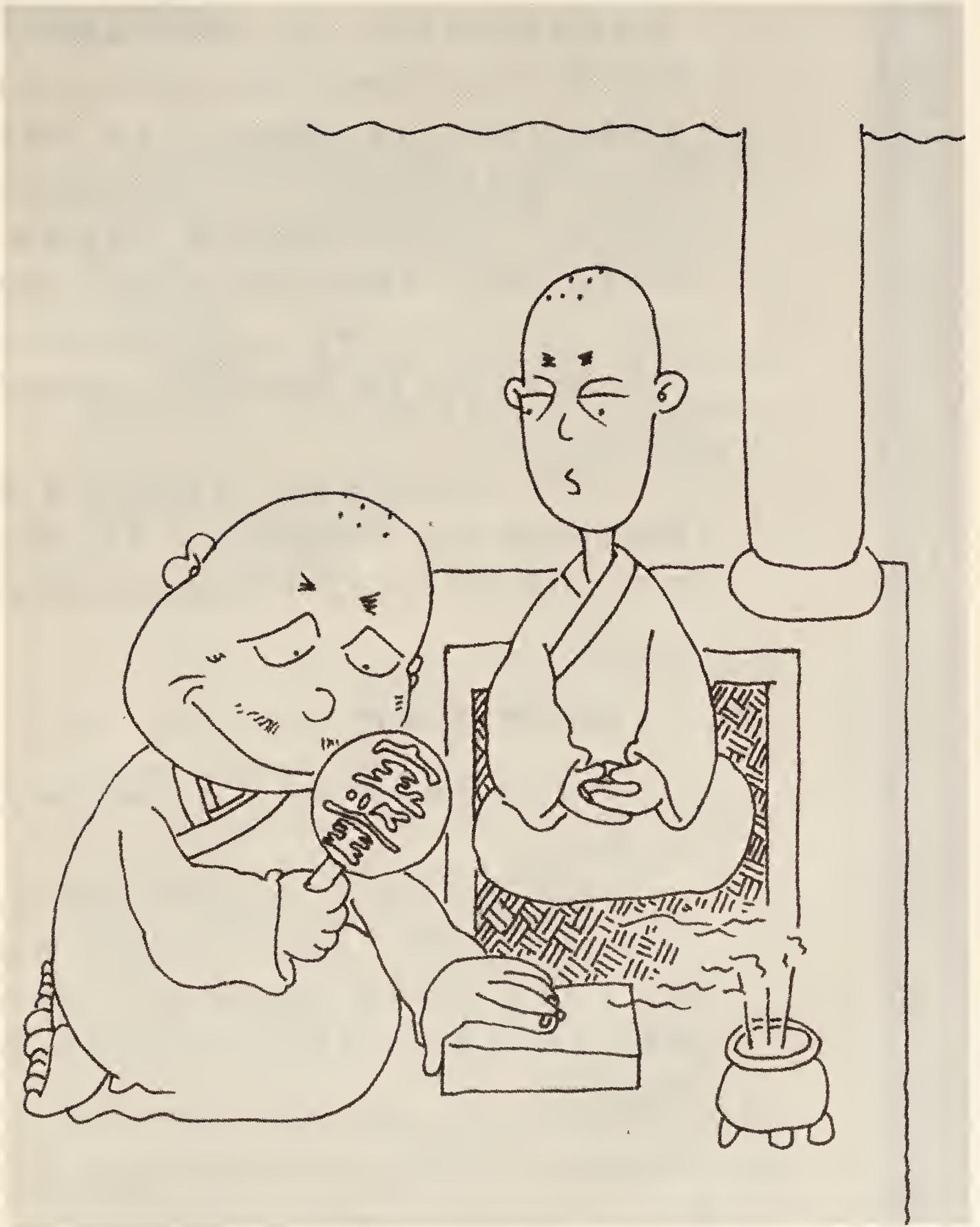
马祖道一

马祖道一，四川成都人，俗姓马，在佛教僧侣中，以俗姓称祖的，可能就是他了。

马祖12岁出家当了和尚，后来到南岳拜怀让为师。

磨砖成镜

一天，怀让看马祖整天呆呆地坐在那里坐禅，于是便见机施教，问：“你整天在这里坐禅，图个什么？”马祖说：“我想成佛。”怀让就拿起一块砖，在马祖附近的石头上磨了起来。马祖不解地问：“师父，



马祖道一

您磨砖做什么呀？”怀让：“我磨砖做镜子啊。”马祖：“磨砖怎么能做镜子呢？”怀让：“磨砖不能做镜子，那么坐禅又怎么能成佛呢？”马祖：“那要怎么样才能成佛呢？”怀让：“这个道理就好比有人驾车，如果车子不走了，你是打车呢？还是打牛！”马祖无法回答。怀让又说：“你是学坐禅，还是学坐佛？如果学坐禅，禅并不在于坐卧。如果是学坐佛，佛并没有一定的形状。对于变化不定的事物不应该有所取舍，你如果学坐佛，就是扼杀了佛，如果你执著于坐相，就是背道而行。”

马祖听了怀让的启示教诲，才真正悟了道，便跟随怀让整整 10 年。马祖离别怀让后，便到江西去作方丈，在怀让的 6 位入室弟子当中，只有他得到了心传。

日面佛，月面佛

注：日面佛的寿命为 1800 岁，月面佛的寿命只有一昼夜。

马祖道一得了重病，有一次院主来探望他，问：“大师近来身体可好？”马祖道一：“日面佛，月面佛。”2 月 1 日，洗头沐浴，结跏趺坐，而逝。只要活得明心见性，随缘任运，不管是长寿，还是短寿，都不虚度此生。

百丈怀海

百丈怀海禅师是福建人，为马祖的入室弟子，后住江西百丈山，世称为百丈禅师。四方禅僧，纷至沓来，席下人才济济，如汾山、希运等后来都成为了一代宗师。

怀海参见马祖后，成了马祖侍者。每次施主送斋饭来，怀海一揭开饭盒盖的时候，马祖就拈起一块烧饼，问大众：“是什么？”每回都这样。就这样，怀海在马祖身边呆了3年。

野鸭子

有一天，他陪马祖散步，听到野鸭的叫声，马祖问：“是什么声音？”“野鸭的叫声。”过了好久，马祖又问：“刚才的声音那里去了？”怀海答：“飞过去了。”马祖回过头来，用力拧着怀海的鼻子，怀海痛得大叫起来。马祖道：“再说飞过去！”怀海一听，立即省悟，却回到侍者宿舍里哀哀大哭。同舍问：“你想父母了吗？”答：“不是。”又问：“被人家骂了吗？”“也不是。”“那你哭什么？”怀海说：“我的鼻子被马祖拧痛了，痛得不行。”同舍问：“有什么机缘不契合吗？”怀海说：“你去问和尚去吧。”同舍就去问马祖：“怀海侍者有什么机缘不契合？他在宿舍里哭。请和尚对我说。”大师说：“他已经悟了，你自己去问他。”他回到宿舍后，说：“和尚说你悟了，叫我来问你。”怀海呵呵大笑。同舍问：“刚才哭，现在为什么



百丈怀海

却笑？”怀海说：“刚才哭，现在笑。”同舍更迷惑不解。

一次，怀海禅师上堂说：

灵光独耀，迥脱根尘。

体露真常，不拘文字。

心性无染，本身圆成。

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意思是说灵光独自闪耀，就可以脱离尘世的牵累。本性显露，真理永恒，无须拘泥于语言文字，心性清净，没有污染，本来就已圆满完成。所以只要远离虚妄尘缘，就可以觉悟。

有一天，众人都在外面劳作，突然一个和尚听到了鼓声，便扛起工具，大笑而归。百丈怀海感慨道：“真是一个好释子！与观音菩萨听音入理有同工之妙！”百丈禅师回去后问那个和尚：“你刚才明白了什么道理？”和尚说：“刚才肚子正好饿了，一听到鼓声，我便赶紧回来吃饭。”百丈听后，哈哈大笑。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怀海禅师对禅宗的又一个巨大贡献就是订立了天下闻名的禅门清规《百丈清规》，他总是亲自实践带头劳动，年老了也不停止在外劳作。据说百丈怀海禅师94岁时，还与弟子们一起劳动。有一次，弟子们把他的农具悄悄地藏起来了，想让他休息，百丈说：“我没有什么德行，怎么敢让别人养着我呢？”所以，当天他没有参加劳动，也没有吃饭。百丈怀海就这样告诫他的弟子们：“一日不作，一日不

食。”这句话被千古传颂。

野狐禅

百丈和尚每次说法的时候,都有一位老人常跟随大众听法,众人离开,老人亦离开。忽然有一天不离开,百丈禅师于是问:“面前站立的又是什么人?”

老人云:“我不是人啊。在过去迦叶佛时代,我曾住持此山,因有位云游僧人问:‘大修行的人还会落入因果吗?’我回答说:‘不落因果。’就因为回答错了,使我被罚变成为狐狸身而轮回五百世。现在请和尚代转一语,为我脱离野狐身。”于是问:“大修行的人还落因果吗?”百丈禅师:“不昧因果。”

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礼说:“我已脱离野狐身了,住在山后,请按和尚礼仪葬我。”

百丈真的在后山洞穴中,找到野狐的尸体,便依礼火葬。

曹山本寂

曹山本寂,福建人,是曹洞宗的又一创始人。他抛弃尘缘,投入洞山良价门下,洞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本寂。”洞山问:“哪个呀?”他又说:“不叫本寂。”由此深得洞山器重。

后来,他辞别洞山到曹溪,再到江西的吉永。因为他非常仰慕曹溪慧能的英名,将自己所住的山叫曹山。

僧人清税说：“我孤独贫困，请老师拯济。”曹山说：“清税和尚，你过来。”清税走上前，曹山禅师就说：“泉州白家酒，你吃了三盏，吃后还说没有沾唇。”

一次一个僧人对曹山说：“学生浑身是病，请老师医治。”曹山答：“我不医。”僧人问：“为什么？”曹山说：“我要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僧人说：“难道和尚没有一点慈悲心吗？”曹山说：“我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的人。”

有一次，曹山禅师听到钟声就叫到：“哎哟！哎哟！”弟子问他：“师父这是怎么啦？”“那钟声打中我的心啦。”弟子无言以对。

有一个弟子问：“世间什么最贵重？”曹山回答说：“死猫的头最贵重。”弟子问：“为什么呢？”曹山说：“因为从没有定过价钱。”

僧人问：“我抱璞投师，请老师雕琢。”曹山答：“不雕琢。”僧人又问：“为什么不雕琢？”曹山回答：“要知道曹山是好手。”

曹山曾做过一首偈子：

枯木龙吟真见道，骷髅无识眼刚明。

喜识尽了消息尽，此人哪辨浊与清。

南泉普愿

南泉普愿参见马祖道一后，才顿然得鱼忘筌，了然开悟。一天，南泉给众僧舀粥。马祖过来问：“桶

里是什么？”南泉说：“这老头子怎么张口就说这种话？”马祖就不再吭声了，从此别的和尚也不敢再考他。

南泉普愿离开马祖后，栖止于池阳南泉山，一住30年。有一天，南泉上堂来说：“我自小就养了一头水牯牛，想向河东放牧，可它要吃别人的水草；想向西边放牧，也要吃别人的水草。所以不如将就着，在这儿吃点草吧，可是却又总找不到。”

一次，南泉在山上干活，有一个和尚过来问：“到南泉那儿去的路怎么走？”南泉举起他的镰刀说：“我这把镰刀是花了30块钱买的。”和尚说：“我不问你镰刀，我问你到南泉那儿去的路怎么走？”南泉说：“这镰刀我用得正快！”

南泉普愿要谢世了。有位弟子问：“师父百年以后到哪里去？”南泉普愿说：“到山下做一头水牯牛去。”那弟子说：“我也跟师父同去，行吗？”南泉说：“你要跟我来，就一定要衔上一根草。”

德山宣鉴

德山宣鉴禅师，四川人，俗姓周，幼年出家，曾精研佛法，尤其擅长讲解《金刚经》，故有周金刚之称。当他听说南方禅宗十分兴盛，便不平道：

“佛学如此博大精深，即使修行一辈子，也难以成佛。南方的妖魔竟敢胡诌什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要捣毁他们的老巢，灭绝这些邪种，以报答



德山宣卷

佛恩。”

于是，他挑着《金刚经疏抄》离开了四川。

在湖南澧阳的路上，他看到一位妇人在卖饼，当时他肚子有点饿了，就停下担子，想买点心，妇人指着他的担子问：“里面装的是什么书啊？”德山道：“是《金刚经》。”妇人说：“我有一个问题，你要答得上来就送你点心吃，如果答不上来就请你走开，没有点心吃。《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将来心也不可得’，不知道你点的是哪个心？”周金刚顿时哑口无言。

随后，他到龙潭崇信禅师那里去，一进法堂他就大声嚷嚷：“久闻龙潭大名，到此一看，即不见潭，也不见龙。”崇信躬身道：“你已经亲身到了龙潭。”德山无法回答，就留了下来。

一天夜里，德山宣鉴侍立在龙潭身旁，龙潭禅师说：“夜深了，你怎么还不回去。”德山宣鉴便往外走，刚出去又回来说：“外面好黑。”

禅师便点起一支蜡烛给他。他刚伸手接，禅师就一口吹灭。

德山顿时大悟。第二天，龙潭对大众说：“这里有个汉子，牙齿好像剑树，张着血盆大口。一棒打不回头。他日异时，在孤峰顶上，树立我的道法。”德山宣鉴悟道后，便把《金刚经疏抄》等在法堂上一把火烧了。他感叹道：

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

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

德山宣鉴悟道后上堂说：“说得出来也三十大

棒,说不出来也三十大棒。”德山的棒与临济的喝,形成禅宗特有的棒喝交加。

有人问:“什么是菩萨?”德山宣鉴就用棒子打他:“出去!别到这里来拉屎!”

“什么是佛?”德山宣鉴回答:“佛是西天老骚狐。”

德山宣鉴有一天在堂上说:“我这里没有佛,没有祖,达摩是老臊胡,释迦牟尼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挑粪工,什么等觉、妙觉都是凡夫,菩提智慧、涅槃境界都是系驴的木桩。十二类佛经是阎王簿,是擦疮的废纸,什么四果三贤、初心十地都是守坟的鬼,自身难保。”

临终时,德山宣鉴告诫徒子徒孙道:“扞空追响,劳汝心神。梦觉觉非,竟有何事!”

洞山良价

洞山良价是禅宗曹洞宗的创始人之一,他俗姓俞,浙江会稽人。从小在五泄山默禅师处披剃出家,慧性颖发。21岁去嵩山受具足戒,此后先参南泉普愿禅师,又参汾山灵佑禅师,最后在云岩昙晟禅师处问无情说法而获得印可。唐宣宗大中末年,入新丰山行化众生,最后在筠州(现江西高安)洞山教化,弟子甚众,名满天下,和弟子曹山本寂,共同创立了有名的曹洞宗。入灭后赐谥号为:悟本禅师。

洞山良价少时就非常聪颖,有一次,他随师父

念般若心经，当念到“无眼耳鼻舌身意”，洞山忽然抬手摸着自己的脸问师父：“我明明有眼耳鼻舌，经中为什么说没有？”

马大师有伴就来

普愿禅师设斋祭祀马大师，问众僧道：“马大师来吗？”众人无话可答。洞山：“等到有了伴就来。”普愿：“你虽然年轻，却很可以培养。”洞山：“和尚不要把良民降低为贱人！”

无情说法

良价禅师辞别汾山后，直接拜访云岩昙晟禅师。问：“无情说法，什么人能够听到？”云岩：“只有无情能够听得见。”良价：“你和尚听得到吗？”云岩：“我如果听得见，你就听不到我说法了。”良价：“我为什么听不到？”云岩竖起拂子说：“可听到吗？”良价：“没有听到。”云岩：“我说法你尚且听不到，更不要说无情说法了。”良价：“无情说法，出在哪个典故？”云岩：“你难道没看到《阿弥陀经》说：水鸟树林，全都念佛法。”良价对此有所省悟，于是说偈云：

也大奇，也大奇，
无情说法不思议。
如用耳听终难会，
眼处闻时方得知。

难得不相见

良价辞别云岩昙晟禅师，云岩问：“哪里去？”良



洞山良价

价：“虽然离开和尚，还没有决定停留的地方。”云岩：“莫非到湖南去？”良价：“不。”云岩：“莫非回家乡去？”良价：“不。”云岩：“什么时候回来？”良价：“等和尚有了住处就回来。”云岩：“从此一别难得相见。”良价：“难得不相见。”

睹影悟道

洞山临走时，又问云岩禅师：“师父百年之后，一旦有人问：‘画了和尚像吗？’，我该如何回答？”

云岩：“只要向他说：‘就这样。’”洞山听了不语，云岩见此情形，郑重地说：“你承当这件事，务必谨慎小心。”

当时，洞山良价不解，后来因为过河时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一下子彻底领悟云岩所说意旨，以前的疑惑顿时全然冰消雪化，随即作了一首偈：

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
我今独自在，处处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应须与么会，方始契如如。

不明大事最苦

洞山问僧人：“世间什么最苦？”僧人回答：“地狱最苦。”洞山说：“不对！”僧人问：“老师的意思是……？”

洞山说：“穿着一件僧衣，而不明了大事，这才是最苦的。”

如何避寒暑

有弟子问洞山良价：“寒暑到来时，如何回避？”

洞山回答：“可以到没有寒暑的地方。”弟子又问：“哪里是没有寒暑的地方？”

洞山回答：“寒时化为寒凉，热时化为酷暑。”真可为：安禅不必须山水，灭却心头火自凉。

雪峰有一次搬柴，把一捆木柴往洞山良价脚下一扔。洞山就问他：“这捆木柴有多重？”雪峰说：“地上的人都提它不起来。”洞山说：“那它是怎么到这儿来的。”雪峰哑口无言。

洞山临终时，对众僧说：“僧家无事，在临行之际，不可喧动。”

说毕，端坐而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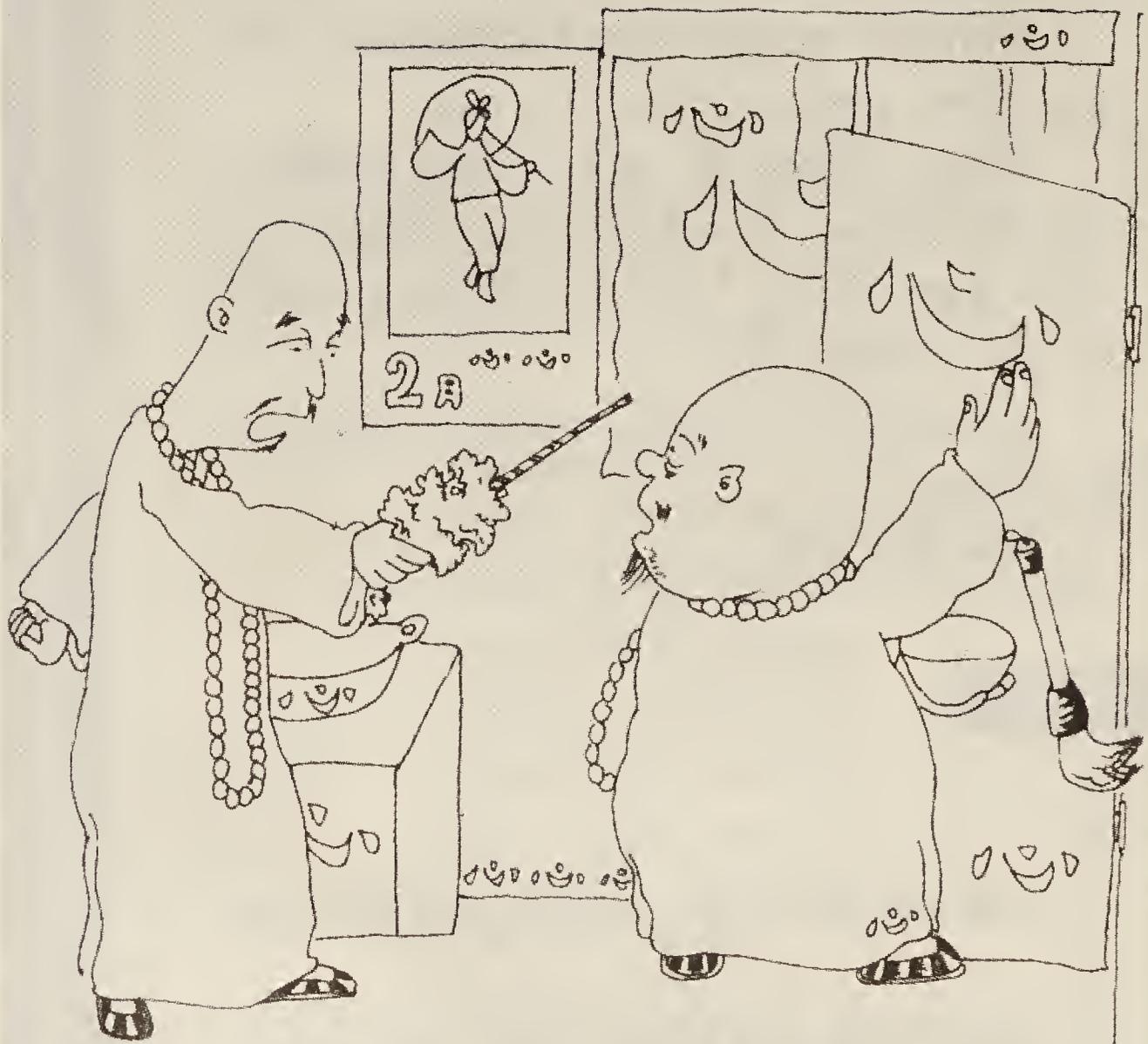
法眼文益

法眼文益，浙江余杭人，俗姓鲁，是法眼宗的创始人。

幼时便出家，跟随希觉禅师学法，后来学法于罗汉桂琛禅师，后住持金陵清凉院。

不知最亲切

文益到福州参谒长庆慧棱禅师，未能彻底明了。后来和绍修、法进三人打算走出岭外，路过地藏



法眼文益

院,被大雪阻住去路,只得稍作停歇。围炉烤火时,罗汉桂琛禅师问:“你们打算到哪里去?”

文益说:“行脚去。”桂琛问:“为什么事行脚?”文益答:“不知道。”桂琛感叹道:“不知最亲切。”

一切现成

雪停之后,文益前来告辞,桂琛禅师把他送到了寺门口,说道:“你平时常说‘三界由心生,万物因识起’。”

就指着院中的一块石头说:“你且说说,这块石头是在心内,还是在心外?”

文益:“在心内。”桂琛:“一个四处行脚的出家人,为什么要在心里头安放一块大石头呢?”

文益被窘,一时语塞,无法回答,便放下包裹,留在地藏院,向罗汉桂琛禅师请教难题。一个多月来,文益每次呈上心得,罗汉桂琛都对他的见解予以否定。直到文益理尽辞穷,罗汉桂琛才告诉他:“若论佛法,一切现成。”这一句话,使文益恍然大悟。

无丝毫着重

僧人:“什么是僧人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文益:“如果有丝毫着重,就不叫僧人。”

取舍之心成巧伪

僧人:“一天十二个时辰里,怎样作为,才能和道相应?”文益:“取舍之心成巧伪。”

几时和道不一致了

僧人问：“怎样表露，就能和道相应？”文益反问道：“你几时表露，就和道不相应。”

这你也有

有人：“什么是诸佛的奥理玄旨？”文益：“这你也有。”

十方圣贤都进入

学人：“十方圣贤都进入此宗，什么是此宗？”文益：“十方圣贤都进入。”

问指答月

僧人问：“手指就不问了，什么是月亮？”文益反问：“哪个是你不问的手指？”那僧又问：“月亮就不问了，只问什么是手指？”法眼文益说：“月亮。”

僧人不解地问：“学生问手指，和尚为什么回答月亮？”禅师解释说：“因为你问手指。”

第一义

有人问：“什么是第一义？”文益说：“我如果告诉你，就是第二义。”

毫厘有差，天地悬隔

文益禅师问修山主：“毫厘有差，天地悬隔。老兄你怎么理解？”修山主说：“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文益禅师：“这样领会，又怎么能行呢？”修山主问：

“那么,和尚你又是怎样领会的呢?”文益禅师:“毫厘有差,天地悬隔。”修山主便礼拜。

随顺时令节气

一次,法眼文益上堂说:“出家人要依随时令而行,冷即冷,热即热。欲知佛性之义,当观时节因缘。”

门上写门字

从前,有一个老禅僧住在寺内,在门上写心字,在窗上也写心字,在墙上还是写上心字。文益禅师对此事评论说:“门上应该写门字,窗上应该写窗字,墙上应该写墙字。”

道眼不通被眼堵

沙塞住泉眼,文益禅师见机问道:“泉眼不通被沙堵,道眼不通被什么堵?”众僧无话可答,禅师自答道:“被眼堵。”

一得一失

僧人前来参见,文益用手指指帘子,马上有两个僧人一齐去卷帘子。禅师说:“一个正确,一个错误。”

何须待零落

一次,法眼文益与一位王公谈佛论道,还一边观赏牡丹花。王公让文益禅师当场作偈,文益立刻口占一偈:

拥绒对芳丛，由来趣不同。
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
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
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

这一首饱蕴禅理，又兼得诗趣的禅诗，使王公顿悟玄旨。

临济义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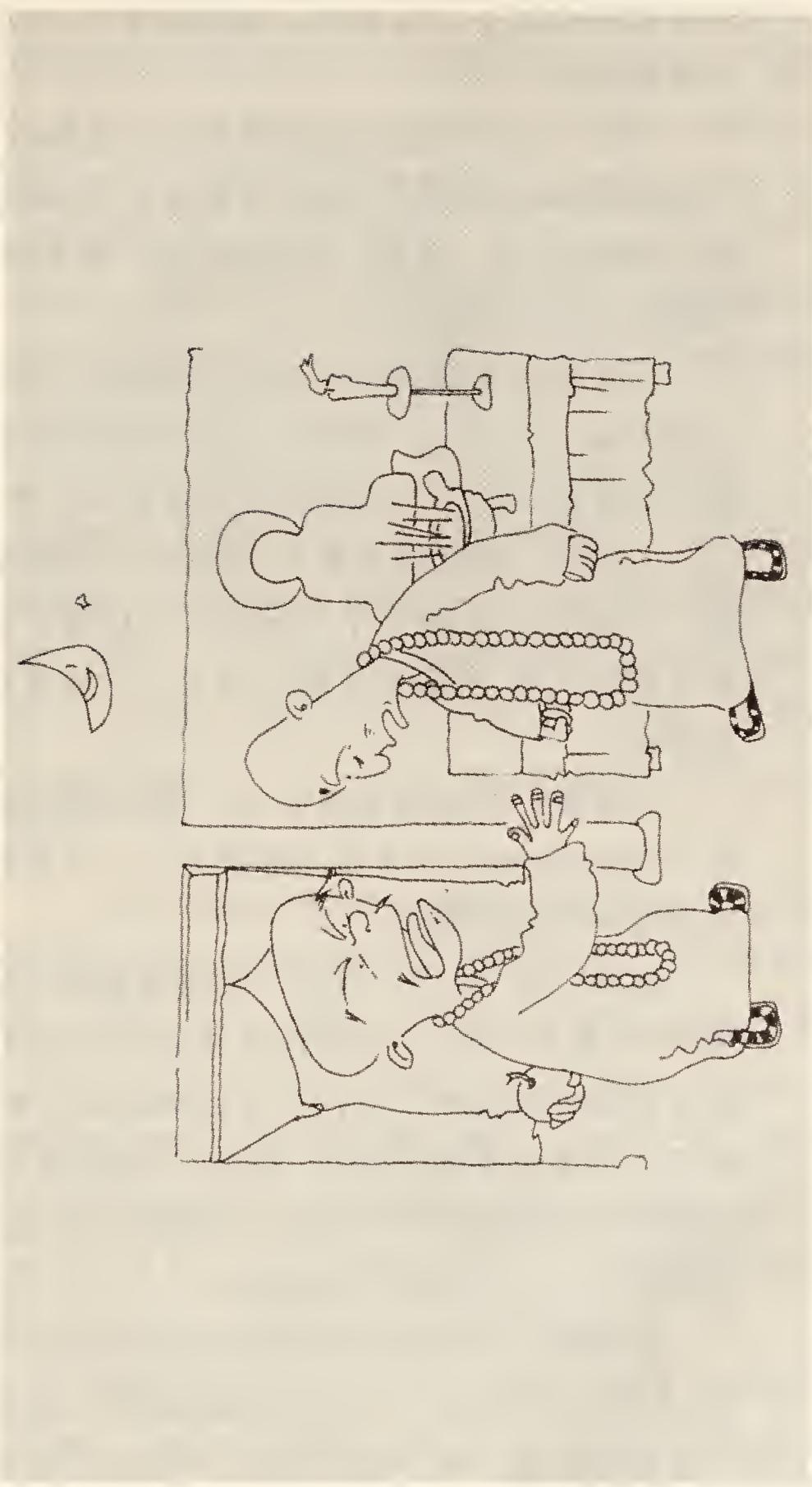
临济义玄，山东人，少时出家，壮游四方，参黄檗希运禅师而得法，后住河北临济院。他法席鼎盛，门徒济济，声振海内，是中国禅宗五大宗派最著名的临济宗开山鼻祖。

临济在黄檗禅师门下，行为精纯专一。睦州首座问他：“你到这里多少时间了？”临济回答：“三年了。”睦州又问：“你参问过老师吗？”临济回答：“没有。”睦州告诉他：“你去问问住持和尚，什么是佛法的大义。”临济就去问了，话音未落，黄檗就打他。义玄回来后，睦州问他：“你问得怎样？”

临济答道：“我话还没有说完，和尚就打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睦州说：“你还没弄清楚，再去问问吧。”临济又去，黄檗又打。就这样三度发问，三度遭打。临济心灰意冷，对首座说：

“承蒙您慈悲为怀，鼓励我去问佛法。也感谢住持和尚不吝赐教，只恨我太愚钝，不能领会深义。我



临济义玄

只好离开这里了。”首座说：“你就是要走，也应该去向和尚告辞。”

于是，睦州首座先到黄檗那里为临济说好话：“三次向你问法的那个和尚，非同常人，如果他来告辞，你要指引他一条路。往后雕琢成一颗大树，天下人都可以享受到荫凉。”

义玄去向黄檗告辞时，黄檗告诉他：“你今后别的什么地方也别去。只要去大愚和尚那里就行了。他一定会指点你。”于是，临济直接去找大愚。

大愚问：“你从哪里来？”临济答：“从黄檗那里来。”大愚问：“黄檗有什么话语？”临济答：“我三次去问佛法大意，三次都被师父打了。不知道我有没有过错？”

大愚说：“黄檗是老婆心切，这么婆婆妈妈的，为了帮助你悟法，弄得自己都累死了。可是你还到我这里来问错没有错。”

临济一听，豁然大悟道：“原来黄檗的佛法也不多啊！”大愚一听，一把揪住临济道：“你这尿床鬼，刚才你问有错没错，现在又说黄檗佛法没多少，你明白了个什么道理？快说！快说！”临济却不答话，直朝大愚的肋部打了三拳头。大愚推开他说：“你的老师是黄檗，悟不悟不关我的事。”

临济回来，把事情的开始末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黄檗，黄檗听完便说：“大愚这老鬼真饶舌，等将来我一定要痛打他一顿。”临济便说：“等什么，要打现在就打。”说完，便挥拳朝黄檗打去。黄檗大喝道：“你这个癫和尚，竟敢在虎口拔牙！”临济便大喝一声。

一天，刚开始干活，临济走在黄檗身后，黄檗发现他没带工具，便问：“你的锄头哪儿去了？”临济说：“被一个人拿走了。”黄檗说：“你过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临济走到黄檗身边，黄檗提起锄头说：“这东西天下人都提不起来。”临济马上伸过手来夺过锄头，提起来说：“为什么在我手里。”黄檗轻松地笑道：“好啦，今天有人干活了。”黄檗安心地回到寺中，因为他知道有人接他的班了。

一次，临济正在栽松树，黄檗便对他说：“深山里面栽这么多树干干什么？”临济回答：“一来给山门添景致，二来给后人做标志。”说完，临济用锄头在地上捣了三下。黄檗说：“就是这样，你也已经挨了我三十大棒。”临济又捣了三下，嘘了一嘘。黄檗发自内心地感叹道：“我宗法门到你手上，将大兴于世。”

一次，临济来到达摩塔前，塔主问他：“先拜释迦牟尼，还是先拜达摩？”临济回答说：“佛和祖都不拜。”“他们跟你有仇吗？”临济不加理会，挥袖而去。

有一天，临济对门徒说：“你们听着，如果你想求得佛法，就要不惜丧身舍命。当年，我在先师黄檗门下三次问法，三度被打，如今也还想挨一顿打，谁来下手？”一个门徒说：“我来打。”临济把手中的拐杖递给他，门徒刚想接，临济劈头便打。

喝是临济宗的一大特色。临济禅师有一次问一个僧人：“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金毛狮子，有时一喝如同竹竿影草，有时一声吆喝不当作一声吆喝用，你对此怎么领会？”僧人正在迟

疑，禅师便对他一喝。

临济上堂道：“三乘教法的十二部经典，是给人擦拭污浊的旧纸，佛是虚幻之身，祖师达摩是老比丘。你是娘生娘养的不是？你想成佛，就被佛魔抓住；你想求祖，就被祖魔抓住。如果有所求，都是苦事，不如无事。如果说佛是终极真理，为什么他八十岁还死在拘尸那伽的双村林间，佛如今在哪里？显然他跟我们一样有生也有死。”

“各位道人，如果你想得到真理一般的见解，就不要受人拘惑。向里向外，当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遇到罗汉就杀罗汉，这样才能真正解脱，不再拘泥于物相，面对超脱自在。”

“各位道人，佛法没有什么好用功的。只要平常无心，撒屎拉尿，穿衣吃饭，困了就睡。愚人会讥笑我，智者会理解我。古人说得好：‘向外花工夫，都是疾顽人。’”

有一次，临济义玄禅师和王常侍来到僧堂。王常侍问临济禅师：“这一堂人还看经吗？”临济回答：“不看经。”王常侍问：“还学禅吗？”临济回答：“不学禅。”王常侍问：“既不看经，也不学禅，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临济回答：“都教他们成佛作祖去。”王常侍笑道：“金屑虽贵，在眼成翳啊。”临济义玄道：“你俗人，你不懂这里面的道理。”王常侍哑口无言。

义玄禅师临逝世时说：“我死后，不要断了我的佛法香火。”高徒三圣走出来说：“我们怎敢断灭和尚的正法眼藏呢？”临济说：“今后有人问你，你怎么向他说？”三圣慧然便大喝一声。临济义玄道：“谁知

道我的正法眼藏，就在你这瞎驴手上断灭了。”说完，端坐而逝。

南阳慧忠

南阳慧忠在慧能处印证后，即到南阳的白崖山上度过了40余年，从未离过山。

公元761年肃宗邀请他到京城，尊为国师。

在一次法会上，肃宗向他问了许多问题，他却不看肃宗一眼。肃宗大怒道：“无论怎样，我是大唐的天子，你居然不看我一眼？”慧忠：“皇上可曾看到虚空？”肃宗：“看到了。”慧忠：“那么请问虚空可曾对你眨过眼？”

泐山灵佑

泐山灵佑是百丈怀海的入室弟子，后来住湖南大泐山，法席极盛，并与其弟子仰山一起共创泐仰宗，成为中国禅宗五大宗之一的开山鼻祖。

炉中灵火

一次，灵佑在百丈怀海禅师的身边，怀海问：“是谁？”灵佑答：“是我。”百丈怀海就对他说：“你拨拨看，炉子里有火么？”灵佑拨拨炉子说：“没火。”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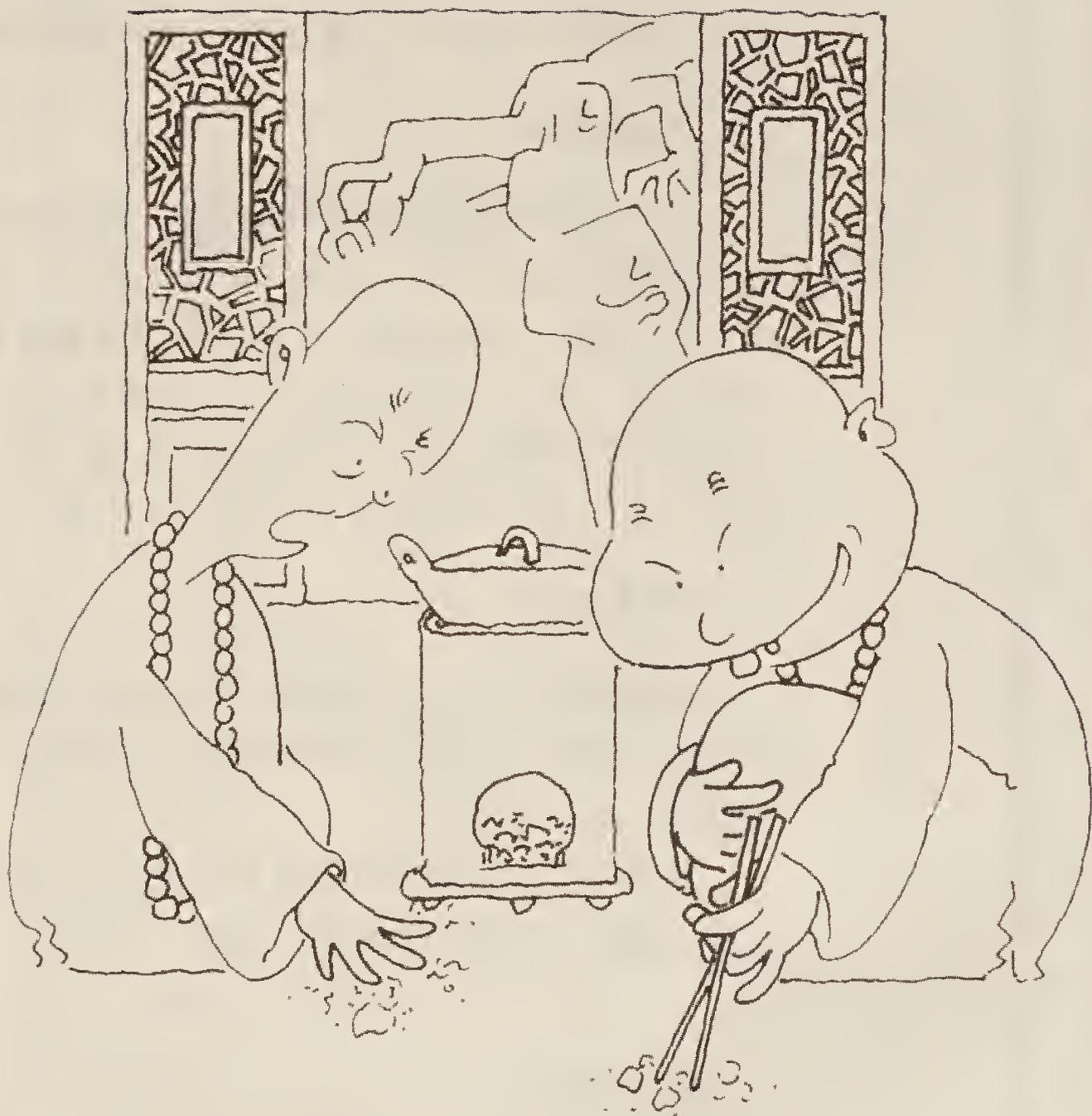
是，百丈怀海亲自起来，在炉子深处拨出几粒火炭，夹起来对灵佑说：“瞧，这是什么？”灵佑当下大悟。

水乳交融

灵佑住持泐山后，收了两位高徒，即仰山与香严。在禅堂内，泐山对他俩说：“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佛理都是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解脱之道。”仰山就问：“什么是人人解脱之道？”泐山灵佑回头看看香严说：“寂子提问，你为什么不回答他？”香严说：“如果说过去、现在和将来，我倒是有个说法。”泐山问：“你有个什么说法？”香严打了一声招呼就走出去了。灵佑又问仰山：“他这样回答，合你的意吗？”仰山回答：“不合。”灵佑又问：“那你的意思是什么？”仰山也告别一声就出去了。泐山灵佑呵呵大笑，叹道：“真是水乳交融啊！”

心即是佛

有个和尚问泐山：“什么是道？”泐山：“无心是道。”这僧：“我不懂！”泐山：“要想明白，还是去问那个不明白的好。”这僧：“谁是那个不明白的人？”泐山：“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接着，泐山又说：“现在的人只要当场体会不领会的，正是你的心，正是你的佛。如果向外求得一知半解，当作禅道，却不相干。并且，还污染了你的心田，所以说向外求道，是背道而驰。”



为山灵佑

仰山慧寂

仰山慧寂，广东人，九岁时出家为僧，后与老师泐山一起共创泐仰宗。以善于接机利物著称于世。

火烧秘籍

他初参耽源禅师，深得禅师赏识，耽源便把慧忠国师传给他自己的一本法门秘籍传给他：“这是祖上代代相传下来的，你要好好保存。”慧寂拿过来看了一遍，就一把火把它烧掉了，耽源十分不解：“我这法门，谁都不会，你怎么把它烧了呢？”慧寂回答说：“我一看就知道意思了，还留着它干什么？”

有主沙弥

仰山慧寂去见泐山的时候，泐山问他：“你是有主沙弥，还是无主沙弥？”慧寂回答：“有主沙弥。”泐山就问：“主在何处？”

慧寂就从西边走到东边站着。泐山一见，大为欢喜。从此，他便随侍在泐山身边，一住就是十五年。

有物均分

一次，慧寂跟泐山在山中漫游。泐山走累了，就坐在一块石头上，慧寂在一旁站着。这时，一只大鸟从他们头上经过，它嘴里叼着一只柿子掉下来，正好落在他们面前，泐山伸手捡起来递给慧寂。慧寂



仰山慧寂

拿去洗干净,又递给灵佑。灵佑就问:“这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慧寂说:“这东西受师父道德的感召,自己来的。”灵佑说:“你也不能没份。”于是他把柿子掰开,分给慧寂一半。

今夏没白过

仰山慧寂在夏末,度完暑假,来看望泐山。泐山:“你整个夏天没见上山,不知在山下干了什么?”仰山:“我在山下耕了一块地,播了一箩筐种子。”泐山:“你这暑假真没有白过。”仰山:“师父,您这暑假,做了些什么?”泐山:“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仰山听后说道:“那么,老师您这个暑假,也没有白过。”

东平镜与泐山镜

仰山住在东平的时候,泐山派人送来一封信和一面镜子给仰山。仰山借题发挥,举起镜子出示给众僧后,说道:“你们说说看,这面镜子是泐山镜,还是东平镜?如果说是东平镜,又是泐山送来的,如果说是泐山镜,又握在我东平手里。你们说得出,就留下镜子,说不出就打破算了。”众僧们无话可说,仰山于是打破镜子,走下禅座。

师徒牧牛

一次,慧寂跟灵佑在一起牧牛。灵佑问他:“你说这里面有菩萨吗?”慧寂说:“有。”灵佑问:“你看哪个是菩萨,给我指出来。”灵佑这才罢休。

文字魔

仰山是汾山的学生，汾山见到仰山：“孩子，你要快点开悟哦，不要执着于文字和概念。”仰山：“我连信仰都不要呢！”汾山：“你是信了才不要呢，还是不相信才不要呢？”仰山：“除了我自己之外，不能信任任何东西？”汾山：“这样的话，你只能算是个小乘佛法之徒罢了。”仰山：“我连佛都不要见。”汾山：“经书中有多少是佛说的？多少是魔说的？”仰山：“统统是魔说的！”汾山：“好好好！此后，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你的了。”后来，仰山承续了汾山的衣钵，继续开创汾仰宗的禅风。

基本的观念本来就是简单清楚的，但是用以表达的文字，却是通往禅境的一道魔障。汾山本想帮仰山打破这道魔障的，不期，仰山早已悟了。要不然，仰山如何会烧秘籍。

慧寂去世时，诵写了一首偈：

一二三四子，平目复仰视。

两口无一舌，即是吾宗旨。

年满七十七，无常在今日。

日轮正当午，两手攀屈膝。

药山惟严

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当时平分禅家天下，共同接引天下的学生。药山本来是石头希迁的学生，一

天,药山问石头希迁:“三乘十二分教义,我还粗略领会一点。禅门宗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说我实在没有弄明白,请师父为我指点。”石头希迁:“这样不对,不这样也不对,这样不这样总是不对,你怎么办?”药山不知所措。石头希迁:“你的因缘不在这里,还是到马大师那儿去吧。”药山惟严禀受师命,恭敬地去礼拜马祖道一禅师。还是那些提问。马祖道一:“我有时教它扬眉眨眼,有时不教它扬眉眨眼,有时扬眉眨眼的是它,有时扬眉眨眼的不是它。你究竟要怎么理解它?”药山听了恍然大悟,便向马祖礼拜。马祖道一:“你见到了什么道理,就行礼拜谢?”药山惟严:“我在石头希迁老师那里,就好比蚊子叮铁牛,不得其门。”马祖道一:“既然这样领悟了,就得好好护持。”

有一天,药山惟严在坐禅,石头禅师见后便问:“你在这里干什么?”惟严答道:“什么也不干。”石头说:“这样就是闲坐了。”惟严说:“如果是闲坐,就有所作为了。”石头又问:“你说什么都不干,到底不干什么呢?”惟严答道:“千圣不识。”

一次,惟严禅师在坐禅,僧人问他:“师父,你坐着呆呆地思量什么?”禅师回答:“思量这个不思量。”僧人不解地问:“不思量的怎么思量?”惟严说:“非思量。”

有一天傍晚,惟严禅师登山散步,忽然云雾散开,月亮露出了身影,禅师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声,传到了周围十几里外还听得到。第二天早晨有人来问,僧徒们说:“昨夜和尚在山顶大笑。”

刺史李翱听说此事，为药山惟严赋诗一首：
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
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云门文偃

云门文偃禅师，俗姓张，浙江嘉兴人。他天资敏捷，博通佛经，曾参谒睦州道明禅师而得悟。后参拜雪峰义存禅师而契合玄旨。日后住持广东云门山，创建了赫赫有名的云门宗。

云门文偃初次参谒睦州禅师时，睦州禅师一看见文偃来了，就关上门。云门文偃敲门，睦州问：“谁？”答：“文偃。”问：“干什么？”答：“我还没有悟见自性，请老师指示。”睦州打开门，看了他一眼，就又把门关上了。文偃就这样连敲了三天门。到了第三天，睦州才打开门，文偃就赶紧挤了进去。睦州一把揪住他说：“快说！快说！”文偃一迟疑，睦州便一把把他推了出去，狠狠地关上门。门夹住了文偃的一只脚，在疼痛难忍的一刹那，文偃悟道了。

参见过雪峰之后，云门遍谒诸方，声名大振。他拜访灵树山时，山上住着一位知圣禅师，二十年来不立首座弟子。人家问他为什么，知圣禅师总是说：“我的首座出生了。”过了一阵子又说：“我的首座在牧牛。”时而又说：“我的首座行脚去了。”一天知圣禅师命人敲钟，并到三门外去欢迎，众僧都跟着他出门，正好文偃来到寺中，文偃被迎请为首座。



云门文偃

一次有人对他说：“世尊刚出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环顾四方，道：‘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云门文偃就说：“我当时若是看见，便把他一棒子打死喂狗，好使天下太平些。”

云门对上堂的众人说法：“我说一句话，教你们直下承当，早已经是把屎拉在你头上。别去抓捞那些空洞的东西，要在自己脚下寻找，不作丝毫的理会，也不带丝毫的迟疑。大丈夫做事应当独自承当，不可受人欺慢。”

他又说：“你们不要只知道吃别人的口水，记住一大堆废话，担着无数老掉牙的古董到处行脚，而且不管驴唇马嘴，四处夸耀自己什么都懂。就是你能从早说到晚又怎么样？死后阎王面前他可不会听你说。你们都是舍离父母、师长而出家，踏破草鞋，千里迢迢，在外面经冬历夏的人。你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图人一粒米而失掉半年粮。”

日日是好日

云门问僧徒：“我不问你们十五月圆以前如何，我只问十五日以后如何？”僧徒：“不知道。”云门：“日日是好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有人问：“什么是道？”云门答：“去。”

“什么是禅？”云门答：“是。”

“生死到来时，如何回避？”云门又手一摊说：“还我生死来。”

“父母不同意不能出家，那怎样才能出家？”文

偃答：“浅。”那人又道：“学生不懂？”云门就道：“深。”

一僧问：“云门剑是什么？”云门答：“祖。”

“玄中靶怎么样？”云门答：“着。”

“什么是云门一路？”云门答：“亲。”

有人问：“杀父杀母可以在佛前忏悔。杀佛杀祖，在什么地方忏悔呢？”云门答：“露。”

“什么是正法眼藏？”云门答：“普。”

“什么是啐啄之机？”云门答：“响。”

云门接引学人，常常用一个字，干净利落，斩断纠葛，使学人无路可通，无机可接，直接开启省悟之门。当时称之为“云门一字关。”

云门三句万事万物的道理是：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流。真理无所不在，涵盖在整个宇宙的万物之中。但每一个个体，都有它的独有的个性，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与这个世界是丝丝相扣，是与世俗相处，随波逐流的。

赵州从谏

赵州观音院从谏禅师，学法南泉普院禅师，世称“赵州和尚”，道行高洁，有“古佛”之称。唐曹州人（今山东曹县），俗姓郝。从小出家，未受戒便抵池阳（河南南阳），参南泉，后于言下悟理，乃往嵩岳琉璃坛受具足戒后，仍近南泉，80岁左右，众请住赵州观音院，他以深湛的智慧，诙谐幽默的语言，引导了

一代学人，走向真正的自我。昭宗乾宁四年寂，寿一百二十，敕谥“真际大师”。

有主沙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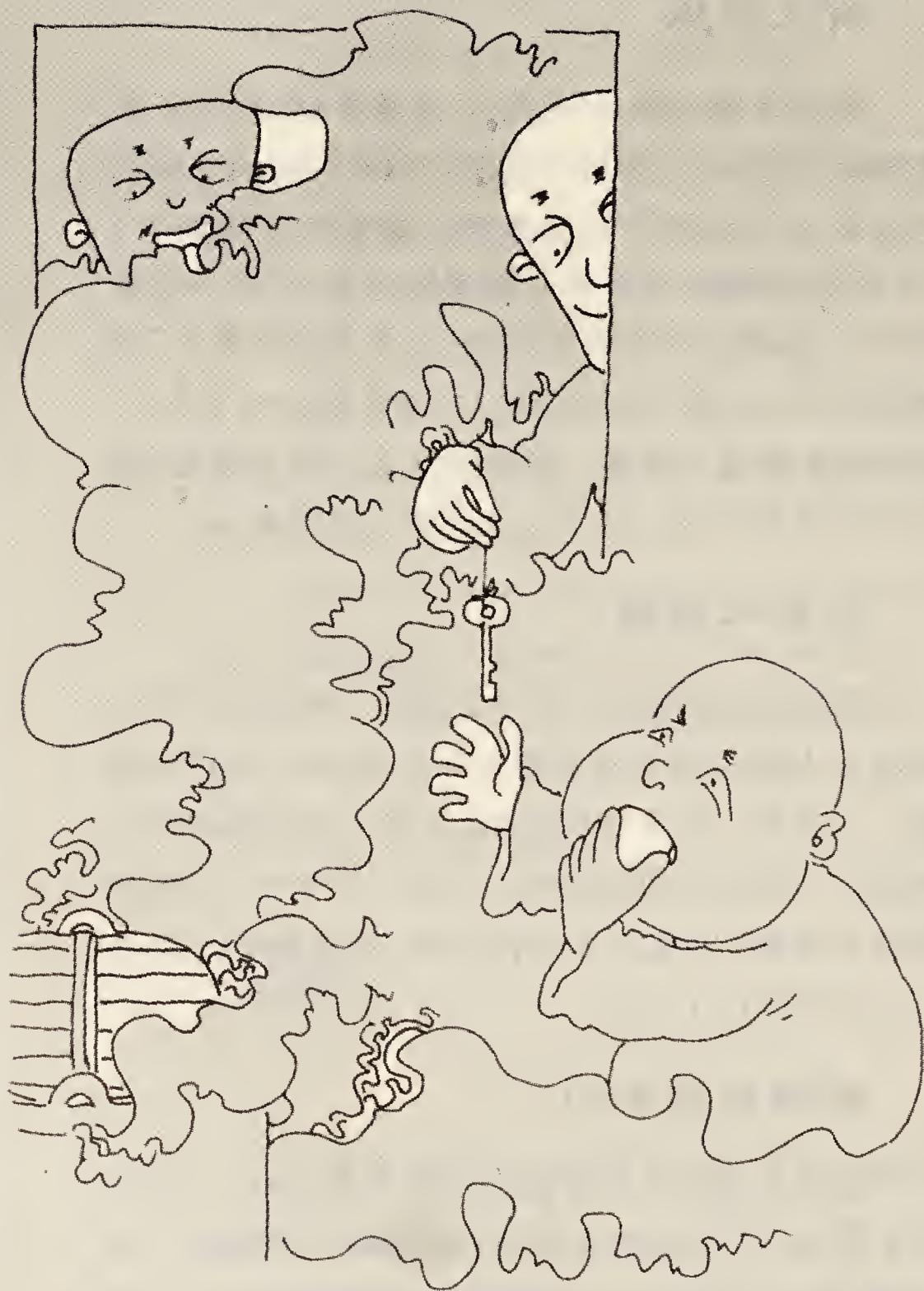
赵州从谏自幼出家，他去见南泉时，南泉正躺着睡觉。南泉问：“你从哪里来？”赵州答：“我从瑞像禅院来。”南泉问：“你可曾看见瑞像吗？”赵州答：“没有看见瑞像，只看见了躺着的如来。”南泉便坐起身子，问道：“你是有主沙弥，还是无主沙弥？”赵州答：“有主沙弥。”南泉就问：“哪个是你的主人？”赵州就往前进了两步，躬身施礼道：“隆冬严寒，愿和尚您安享万福。”从此，南泉就十分器重他。

平常心是道

赵州从谏问南泉：“什么是道？”南泉：“平常心是道。”从谏：“是否有目标可循？”南泉：“有目标就错了。”赵州：“没有目标可循，又怎么知道是道呢？”南泉说：“道不属知的范畴。知是一种妄觉，不知则是没有智慧。得道之人虚怀若谷，无滞无碍？”赵州从谏当即明白了大道。

说得出就开门

赵州从谏曾经担任伙房的烧火僧，有一次，他关上伙房门，烧得满屋是烟，在里面大声喊道：“救火啊！救火啊！”不一会，许多僧人都跑了过来，从谏对他们说：“你们说得出，我就开门！”众人都无以应对。只有南泉禅师把钥匙从窗户递了进去，从谏这



赵州从谏

才打开门。

尘埃

有一天，赵州从谏在佛堂前扫地，有僧问赵州：“你是得道高僧了，怎么还扫地？”赵州回答：“尘埃是从外面飞来的。”那僧又问：“这里是清净圣地，怎么会有尘埃？”赵州说道：“瞧，又飞进来了一个尘埃。”

驭马高手被驴踢

赵州悟道后，就到各处云游，拜访了当代的许多禅师。有一次，拜访到茱萸和尚。茱萸见到他，便对他说：“你也该定居下来弘法了。”赵州：“我该定居在什么地方啊？”茱萸：“哈！哈！哈！你居然连你自己的住处也不知道？”赵州：“我三十年来在马背上驰骋，想不到今天被驴踢了一脚。”

烦恼是菩提

众僧们请他住持观音院后的一天。从谏上堂说法：“比如明珠握在手里，黑来显黑，白来显白。我老僧把一根草当做佛的丈六金身来使，把佛的丈六金身，当做一根草来用。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菩提。”有僧问：“不知菩提是哪一家的烦恼？”从谏答：“菩提和一切人的烦恼分不开。”又问：“怎样才能避免？”从谏：“避免它干什么？”

一丝不挂

有僧问赵州：“如果能做到内心里一丝都不挂，是否就契悟了禅理？”赵州：“不挂什么？”这僧：“不挂一丝。”赵州：“这不，又挂上了吗？”

心净自净

一个女尼问赵州：“佛门最秘密的意旨是什么？”赵州就用手掐了她一下。说：“就是这个。”女尼道：“没想到你心中还有这个。”赵州说：“不！是你心中还有这个！”

禅杖太短

有个新来的和尚对赵州从谏说：“我从长安来，横扛着一条拄杖，却不曾碰着一个人。”赵州从谏回答道：“不是因为没人，是因为你的禅杖太短。”和尚顿时就傻了眼。

吃茶去

赵州和尚问新来的僧人：“你来过这里吗？”僧人答：“来过！”赵州和尚便对他说：“吃茶去！”又问另一个僧人：“你来过这里吗？”僧人答：“没有。”赵州和尚也对他说：“吃茶去！”在一旁的院主奇怪地问：“怎么来过的叫他去吃茶，没有来过的也叫他去吃茶呢？”赵州和尚就叫：“院主！”院主答应了一声。赵州和尚就对他说：“走，吃茶去！”

谁来教化你

一个官吏问赵州从谏：“和尚会进地狱吗？”赵州和尚回答：“老僧第一个进！”官人不解地问：“你是得道高僧，修行这么好，怎么还会进地狱呢？”赵州从谏回答道：“我不下地狱，谁来教化你？”

狗子佛性

有僧问赵州：“狗子有佛性吗？”赵州回答道：“没有。”那僧便道：“上自诸佛，下至蝼蚁，都有佛性，怎么狗子却没有佛性呢？”赵州答道：“因为它还有业识。”另有僧人也问此问题。赵州答道：“有。”这僧：“既然有佛性，为何却投入到狗的臭皮囊呢？”赵州：“因为它明知故犯！”

好事不如无事

文远是赵州禅师的侍者，有一次文远在佛殿拜佛，被从谏禅师看见了，就用禅杖打了他一下，问：“你在干什么？”文远回答：“我在拜佛！”赵州又问：“拜佛干什么？”文远说：“拜佛也是好事呀！”赵州和尚淡淡地说：“好事不如无事！”

永嘉玄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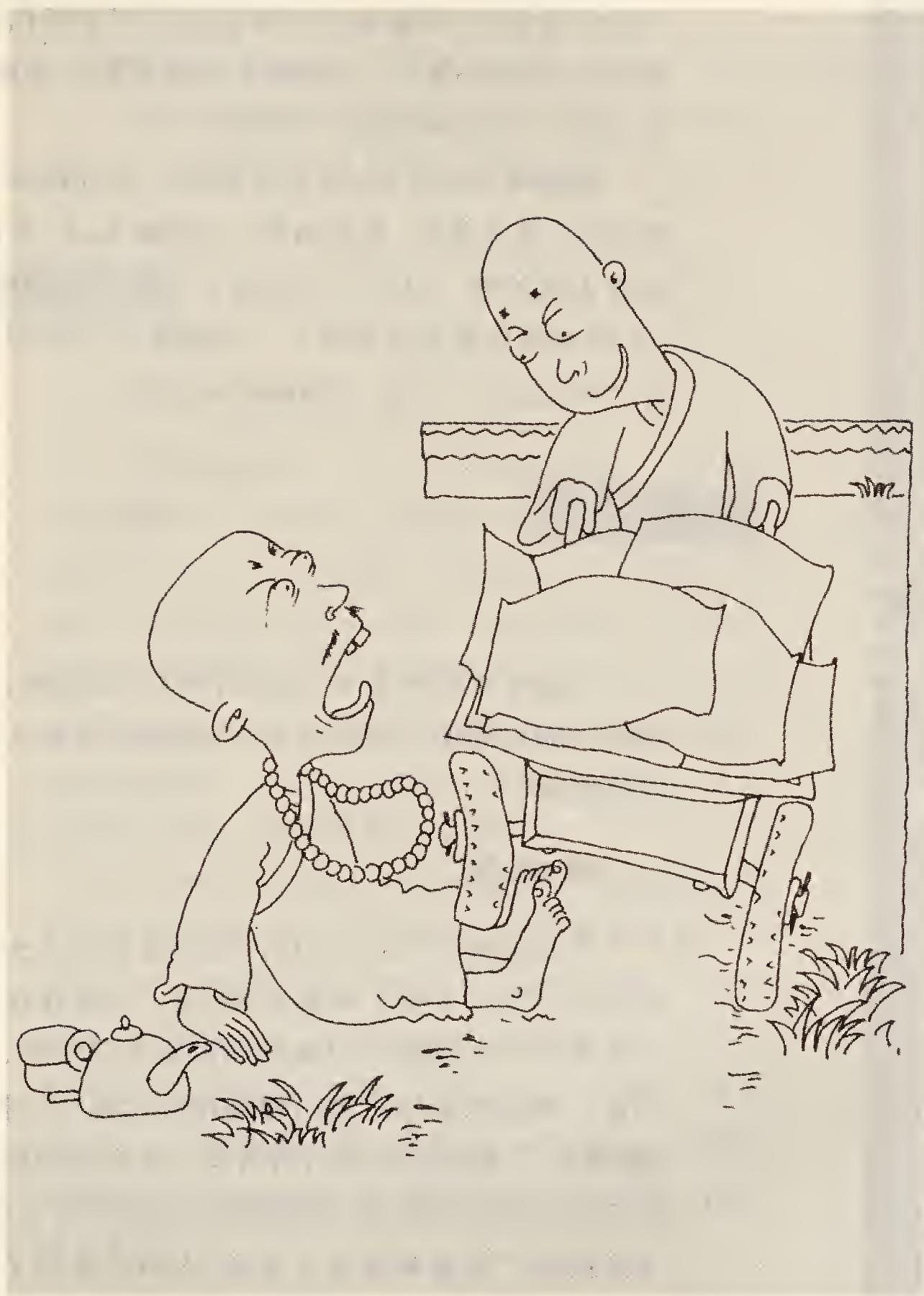
永嘉玄觉，浙江温州人，俗姓戴。少习经论，精天台宗止观法门。后到慧能处印证。

初见慧能时，绕着慧能走了三圈，振振锡杖而立。慧能：“一个和尚，应该具有三千威仪，八万种戒行。你从什么地方来，竟然如此傲慢无礼。”玄觉：“生命只在呼吸之间，万物变化迅速。我顾不了这么多。”慧能：“既然担心生死时速，为什么不证取不生不死的大道呢？”玄觉：“大道本来就是无生无灭的，万物本来也没有迟速可言。”慧能：“是这样，是这样。”玄觉这才执礼告辞师父。慧能：“为什么这么匆忙急着回去？”玄觉：“我本来就没有动过，怎么谈得上匆忙呢？”慧能：“谁知道你没有动过。”玄觉：“这是你自己产生的分别观念啊！”慧能：“你已经完全懂得无生的意思。”玄觉：“既然是无生，哪里还有意思可言呢？”慧能：“如果无生没有意思，叫人如何能分别它呢？”玄觉：“分别本身也没有意思。”慧能：“很好。你就在这里住一晚上吧，明天再走。”玄觉就住了一晚上。当时的人称为一宿觉。后来玄觉著证道歌盛行于世。谥无相大师。

邓隐峰

邓隐峰，俗姓邓，福建人。初参马祖道一，后拜石头希迁为师，又折回马祖道一处契悟。

一天，邓隐峰推土车时，恰逢马祖伸脚坐在路上。邓隐峰就对马祖说：“请把脚收起来。”马祖说：“已展不收。”邓隐峰也不让，就说：“已进不退。”说完就推着车子从马祖脚上碾了过去。被碾伤了脚的



邓隐峰

马祖回法堂后，提着板斧对众僧说：“刚才碾伤老僧脚的人，给我出来。”邓隐峰于是就走到大师跟前，伸长脖子，马大师却放下了斧头。

邓隐峰示灭之前，他对众僧说：“各方禅师迁化圆寂时，有坐着的，有躺着的，这我都见过，有没有站着去世的呢？”其中一人回答：“也有。”邓隐峰说：“有没有倒立着去世的呢？”众僧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没见过。”于是，邓隐峰就倒立而亡。

大梅法常

大梅法常禅师去见马祖时问：“什么是佛？”马祖道：“即心即佛。”大梅法常于是大悟，便到大梅山隐居起来。

随流去

齐安国师门下有个和尚，到山里去采木头做拄杖，走迷了路，来到大梅的茅庵，问：“和尚在这里住了多久了？”大梅说：“只见四周的山青了又黄，黄了又青。”那和尚又问：“出山的路往哪儿走？”大梅说：“随流去。”和尚回去后告诉齐安。齐安国师说：“我在江西马祖那里见过一个僧人，后来没有下落，是不是他呢？”就派和尚去找大梅。大梅法常写了首偈作为回答：

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
樵客遇之犹不顾，郢人那得苦追寻。

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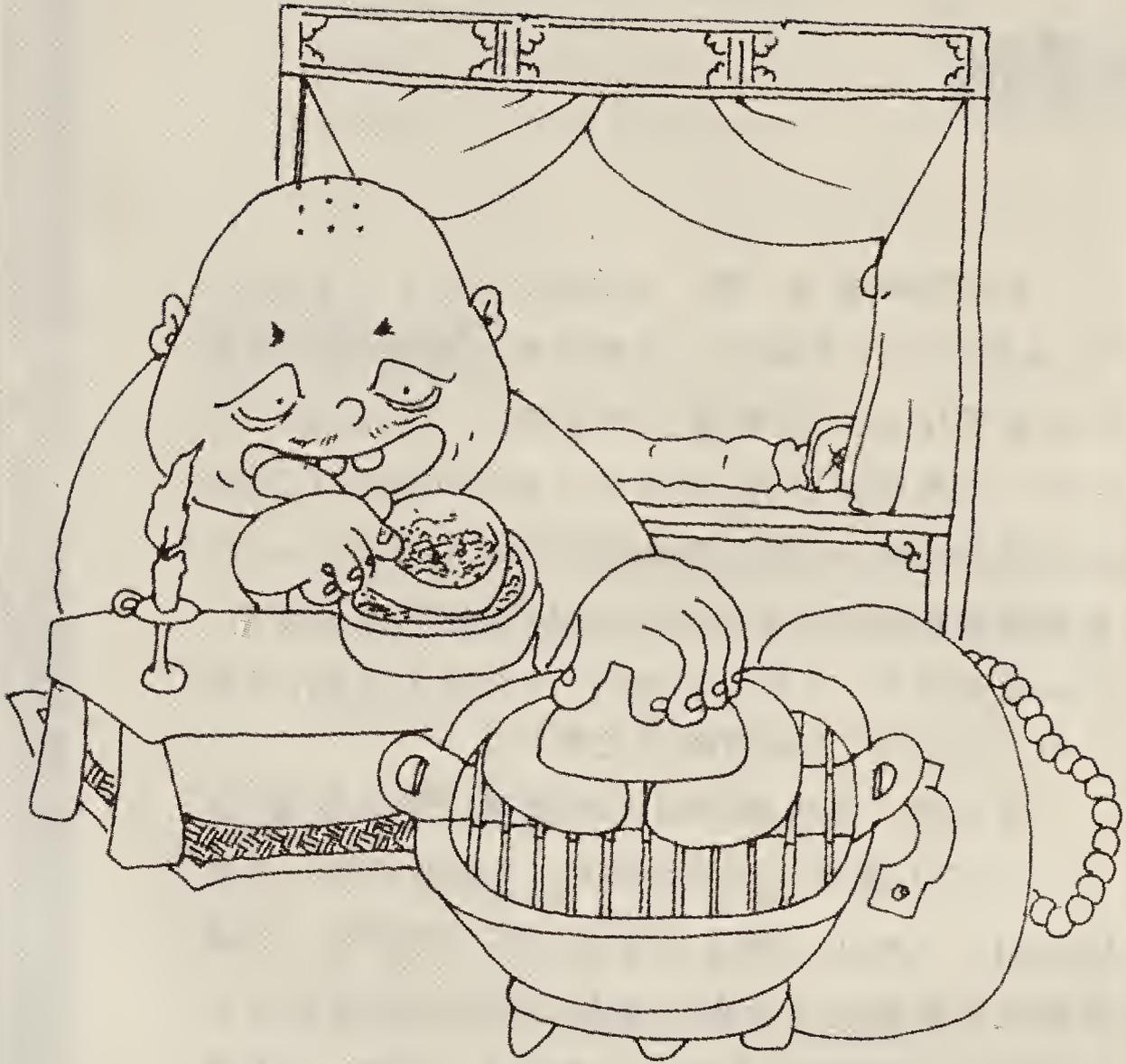
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舍入深居。

于是，他迁到山的更深处去修习。有一天，他对门徒说：“来莫可抑，往莫可追。”说完就示灭了。

大珠慧海

大珠慧海禅师，第一次参见马祖时，马祖问：“你从哪里来？”大珠说：“从越州来。”马祖问：“你来这里要干什么？”大珠说：“来求佛法。”马祖说：“我这里一点东西也没有，还有什么佛法可求？自家的宝贝都不顾惜，却跑出家来乱求什么！”大珠问：“什么是我家里的宝贝？”马祖说：“你现在问我的东西，就是你的宝贝。本来一切都有，什么也不欠缺，还向外寻求什么？”大珠慧海由此顿悟。

有一次，源律禅师问大珠慧海：“和尚修道，还用功吗？”大珠说：“当然用功啦。”源律禅师问：“怎样用功？”大珠说：“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源律禅师说：“所有的人不都是这样，这跟您用功有什么不同呢？”大珠说：“不同。”“有什么不同呢？”大珠说：“别人吃饭时，不肯好好吃饭，却百般思虑；睡觉的时候又不肯好好睡觉，要千方百计地计较，所以就不同啦。”



大珠慧海

西堂智藏

西堂智藏是马祖道一禅师的著名弟子。他住持西堂后，有一次一位俗家人士问：“禅师，请问有天堂和地狱吗？”禅师答：“有。”他又问：“有佛、法、僧三宝吗？”禅师答：“有。”他还提了许多问题，禅师全都回答：“有。”那人说：“和尚这样回答，恐怕错了吧？”禅师就问：“难道你见过得道高僧了吗？”那人答：“我曾经参见过径山和尚。”禅师问：“径山对你怎么说的？”那人答：“他说一切都无。”禅师问：“你有妻子吗？”他回答：“有。”禅师问：“径山和尚有妻子吗？”那人答：“无。”禅师说：“径山和尚说无是对的。”那人行礼道歉着离去。

黄檗希运

黄檗希运，福建人，参百丈怀海禅师面得悟，临济宗的开山始祖临济义玄就是他的得意弟子。

一次，他去参拜百丈怀海。百丈怀海见他器宇轩昂的样子，心中很是喜欢，怀海问：“你从哪里来？”黄檗答：“从岭南来。”怀海问：“来干什么？”黄檗答：“不干什么。”然后，黄檗希运就向百丈怀海礼拜，问：“大师有什么指示？”百丈怀海良久不语，黄檗希运就说：“大师不要把后人给断了。”百丈怀海

反问道：“你不是人吗？”说完就往方丈室里走。黄檗希运也跟着进去，说：“弟子特地前来拜见师父。”百丈怀海点点头说：“你以后可不要辜负我。”

一次，有六个新来的僧人参见黄檗，其中有个人提起坐具，划了个圆相。黄檗说：“我听说一只猎犬很凶恶。”“它是跟踪羚羊的脚印来的。”黄檗说：“羚羊没有脚印。”“那它是跟踪羚羊的影子来的。”黄檗说：“羚羊没有影子。”“那么它是一只死羚羊。”黄檗于是作罢。第二天，黄檗上堂，说：“昨天跟踪羚羊的出来！”僧人就站出来。黄檗说：“昨天的公案还没有了结，我就去休息了，你怎样？”僧人无以应对。黄檗怒道：“我本以为你是个悟得本色的和尚，想不到你倒是个死守义学的沙门。”

庞蕴居士

庞蕴居士是湖南衡阳人，少悟人生虚空，立志寻道。他去谒见石头希迁，问道：“不与万法为侣的，是什么人？”石头就用手掩住他的嘴巴，庞蕴豁然有悟。

他后来参见江西马祖道一，又问道：“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答道：“等你一口喝尽西江的水，再告诉你。”庞蕴顿悟玄旨。

庞蕴居士拜访过药山后，辞别时，药山派全禅客送他到门口。当时，天正下着大雪，庞蕴居士指着空中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全禅客就问：“那落

到什么地方呢？”居士打了他一掌。全禅客说：“你这样是马虎不过去的。”庞居士说：“你这等人还自称禅客，我看阎王爷是不会放过你的。”全禅客说：“那居士您怎样呢？”居士又打了他一巴掌。说：“眼明而瞎，能言如哑。”

庞居士要入灭的那天，他对女儿灵照说：“你去看日头，到了正午就来告诉我。”灵照出去一会儿，回来说：“现在是正午，可是太阳有缺蚀。”庞居士出去观看的时候，灵照就在父亲的座位上，合掌坐化了。庞居士回来一看，笑着说：“我这女儿机锋真伶俐呀！”于是就延期7天坐化。在这期间，州官前来看他，他就对州官说：“愿你将存在看成空幻，切莫把虚无当作真实，住留世间，当好自为之，因为一切都像影子和回声一样。”随后，他枕着州官的腿膝亡化了。

归宗智常

有一位僧人向归宗智常告辞。归宗问：“你到哪里去？”僧人答：“到各处学五味禅去。”归宗说：“各处有五味禅，我这里只有一味禅。”僧人问：“什么是一味禅？”归宗举棒就打。僧人大叫：“懂了！懂了！”归宗说：“那你说！说！”僧人刚要开口，归宗抡起棒子又打。

江州刺史李渤问归宗智常：“佛经上说：须弥山能纳芥子，这我没有疑问。但是又说芥子能纳须弥



归宗智常

山。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归宗问：“别人都说刺史大人读书破万卷，是真的吗？”李渤说：“是真的。”归宗说：“你从头到脚也不过像个大椰子那么大，那万卷书装在哪儿呢？”李渤无言以对。

船子德诚

船子德诚，四川人，得法于药山惟严禅师。得道后，他隐居在华亭岸边（今上海松江县），摆渡渡人，随缘度日，人称“船子和尚”。

一天，他把船停在江边闲坐，一个官员问他：“和尚平常都干什么？”船子德诚就竖起船桨，问道：“领会我的意思么？”官员说：“不领会。”船子德诚回答道：“棹拨清波，金鳞罕遇。”

他曾写过数首《拨棹歌》，其中一首为：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明月归。
三十年来海上游，水清鱼现不吞钩。
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功程得便休。

丹霞天然

丹霞天然山的天然禅师，不知是哪里人。他本是一儒生，打算去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在路上偶然

遇到一位禅客，问天然：“您到哪儿去？”天然回答：“赶考去。”禅客说：“赶考怎比得上选佛。”天然道：“选佛的话应该到什么地方呢？”禅客说：“现今江西马大师出世，他那儿是选佛的场所，您到那里去吧。”于是，天然就直奔江西。

刚见到马大师，天然就用手推推帽子的前沿（表示要剃度）。马大师看了一眼说：“南岳石头是你的老师。”天然立刻就到南岳，还是用手推推帽子前沿。石头禅师说：“到槽厂去吧。”丹霞就在伙房作了三年的烧火工。

有一次，大伙都在佛殿前铲草，大家都拿锹带锄，只有丹霞天然拿了只盆子，当着石头的面洗起头来。石头见他哈哈大笑，于是为他剃度。

后来，丹霞天然禅师在惠林寺遇上天气奇寒，便焚烧木佛御寒，院主讥讽他：“你怎么可以烧佛像呢？”禅师说：“我烧木想找舍利子。”院主说：“这是木头东西，哪里有什么舍利子？”禅师说：“既然不能烧出舍利子，那么把这两座也拿来烧吧。”

有一次，天然禅师在洛阳天津桥横卧着，正碰上留守郑公出驾，呵斥他，他也不起身。郑公的手下问他什么原因，禅师慢慢地回答：“我是一个无事僧。”留守感到奇特，送给他一束素布和两套衣服，并且每天供给米面，洛阳居民也都跟着信教了。



天然霞丹

盐官齐安

杭州盐官齐安参见马祖后，深得马祖器重。齐安传法后，有一天，齐安对身旁的侍者说：“把犀牛扇子给我拿来。”侍者说：“扇子破了。”齐安说：“既然破了，就把犀牛牵来吧。”侍者无言以对。

有个法空禅师到齐安这里来问佛经上的许多问题，齐安一一解答，最后说：“自从你到我这儿来，我就没做成过主人。”法空禅师说：“请和尚做主人吧。”齐安说：“今晚你休息，明天再来。”

第二天，齐安叫个小沙弥去请法空来。法空一来，齐安就对小沙弥说：“你这个沙弥不懂事，叫你请法空禅师来，怎么请了个看大门的来了！”

布袋和尚

明州奉化县有一布袋和尚，长得矮胖，肚皮奇大无比。他出语古怪，东一句，西一句，睡觉则随处而卧。

他经常扛一根棍子，上面挂着一个破布袋和一卷破席子，所有东西都装在布袋里。他见什么就要什么，鸡鸭鱼肉没有不吃的，但是，吃的时候总要分出一部分扔在布袋里。布袋和尚有首歌，大意是这样的：

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



布袋和尚

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

还有一偈为：

是非憎爱世偏多，仔细思量奈我何。

宽却肠肚须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

若逢知己须依分，纵遇冤家也共和。

若能了此心头事，自然证得六波罗。

他还有一偈为：

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

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

石巩慧藏

抚州石巩寺的慧藏禅师，出家前是个猎人。他最讨厌见到和尚，有一天他追赶一只猎物时，被马祖道一拦住。这位讨厌和尚的猎人，见有个和尚干扰他打猎，就抡起胳膊，要与马祖动武。马祖问他：“你是什么人？”石巩：“我是打猎的人。”马祖：“那，你会射箭吗？”石巩：“当然会。”马祖：“你一箭能射几个？”石巩：“我一箭能射一个。”马祖：“你实在不懂射法。”石巩：“那么，和尚你可懂得射法？”马祖：“我当然懂得射法。”石巩：“你一箭又能射得几个？”马祖：“我一箭能射一群。”

石巩：“彼此都是生命，你怎么会忍心射杀一群？”猎人虽以杀生为本，但杀取有道，这叫不失本心。马祖语含机锋地问：“哦，看来你也懂一箭一群

的真义,可怎么不去照一箭一群的法则去射呢?”石巩:“我知道和尚一箭一群的意思,可要让我自己去射,真不知道如何下手!”马祖高兴地说:“呵!呵!你这汉子旷劫以来的无明烦恼,今日算是断除了。”于是,石巩便扔掉弓箭,出家拜马祖为师。

香严智闲

香严本是百丈门下的弟子,他虽然博通经典,但始终没有契悟禅道。百丈死后,他便到百丈的大弟子洙山灵佑处。

洙山:“你在先师百丈处,听说是问一答十,问十答百,这是因为你聪明伶俐。不过你用这种方法学禅,还是依赖理智与概念的把握。你能不能把生死大事的根本,也就是父母没有生你之前的根本说给我听听?”这话问得香严茫然不知所措,便把平时看过的书翻遍,也还是找不到答案,深感画饼毕竟不能充饥,于是恳求师父为其说破。洙山:“如果我现在替你解说,将来你一定会骂我。就算我说了,我所说的还是我的,绝对不会变成你的。”香严一气之下,发誓:“这辈子我再也不学佛法了,还不如做个到处化缘乞食的和尚。”于是,他到处云游。一次,他暂住到慧忠国师的遗址古寺里……。他正在除草时,偶然抛一块瓦砾,击中了竹子,清脆的一声响,撞击着香严的心,终使得香严顿然大悟。于是,他回到住处,沐浴焚香,朝着师父的方向跪拜:“师父,大



香严智闲

慈大悲，你对我的恩情胜过父母，如果你当时为我说破，哪有今天的顿悟呢！”

乃作偈曰：

“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

动容扬古道，不堕悄然机。

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

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

第二辑 棒与喝

一曰
不禪

棒与喝

古代的禅师大德们，喜欢手持禅杖，作为领众的威信象征。禅师们的棒，不是用来时常打人的，只在研讨问题的时候，有时轻轻表示一番，作为赏罚的象征。后世的宗门，以及学禅的人，若是在老师那里碰了钉子，受了批驳都叫它为“吃棒”。而“喝”便是大声的一叱，表示责罚的意思，和“棒”的作用是一样的。

有师兄弟二人一起至无德禅师处学禅，但因每次小参请示时，总例行公事似的老是吃棒，不管他们两人躲得多快，棒棒都落在身上。

有一天，师弟就对师兄说道：“我们来此参学多时，却老是吃棒，仍不能开悟，真想他去，可是要找一位比无德禅师有道行的禅师实在不容易。”

师兄也无可奈何，不过他建议道：“这样好了，以后我们小参问法时，就站在法堂外，不要进去，任凭禅师的棒再怎么快，也不至于打得到我们。”

于是，第二天师兄弟二人，就在法堂外问道：

“请问如何是西来意？”

无德禅师大喝一声：“你两个慢法者！”

师兄弟二人一听到此喝，如雷贯耳，吓得屈膝下跪，不约而同地说道：“想不到禅师的‘喝’比‘棒’更来得迅速而有威力！”

佛的烦恼

有信者问赵州从谏禅师：“佛陀有烦恼吗？”

赵州：“有！”

信者：“那怎么会呢？佛陀是解脱的人，怎么会有烦恼呢？”

赵州：“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得度。”

信者：“假如我修行得度了以后，佛陀有烦恼吗？”

赵州：“有！”

信者：“我既已得度了，佛陀为什么还有烦恼呢？”

赵州：“因为还有一切众生！”

信者：“一切众生，当然无法度尽，那么佛陀永远都在烦恼之中而无法超越了？”

赵州：“已经超越，已无烦恼。”

信者：“众生既未度尽，佛陀为什么又不烦恼呢？”

赵州：“佛陀自性中的众生都已度尽。”

信者于言下似有所悟。

无一法可得

有一次仰山慧寂禅师问双峰禅师道：



佛的烦恼

“师弟近日可有什么见地？”

双峰：“据我所知，实无一法可得！”

慧寂：“你这样仍然停滞在尘境之上啊！”

双峰：“我无一法可得，怎可又说我在尘境上呢？”

慧寂：“以为无法可得，其实就已有一法可得。”

双峰：“我只能做到这样！根不随尘，心不在境，师兄你认为应该怎么样？”

慧寂：“你为什么不去追究那无一法可得的？”

作老师的汾山灵佑禅师在旁边听了这句话，不禁欢喜地赞叹道：

“慧寂呀！你这一句话，可要疑煞天下人啦！”

双峰仍然不解，他以为既然无一法可得，又怎么去追究呢？

灵佑禅师知道双峰的心意，故对他说：“你就是一个天下人啊！”

是什么

云居禅师在洞山良介禅师处结一草庵，独自专修，有一次连着十天都没有至斋堂用餐，洞山禅师非常关心，也非常奇怪，就特地召见他问道：

“这些天你怎么没有赴斋？”

云居禅师非常喜悦自得地说道：

“每天都有天神为我送食！”

洞山听后，很不以为然的说道：



是什么

“我以为你是个修行的禅人，原来只是个执着世间福德的庸俗之辈！明天再见吧！”

到了第二天，云居禅师依言拜见洞天禅师，洞山大声地呼唤云居的名字，他恭谨地回应。洞山突然问道：

“福德为最呢？证悟福德性为最呢？”

云居听后，哑然无语，他知道福德是有修有证的，福德性是无修无证的，原来他的修行已堕入到有法中去了，他怀着满腹的疑团返回草庵。

在庵中寂静地思维着，他沉浸于寂静时，一连三天，天神再也不到庵中为他送食，但他获得了“禅悦为食”的无为法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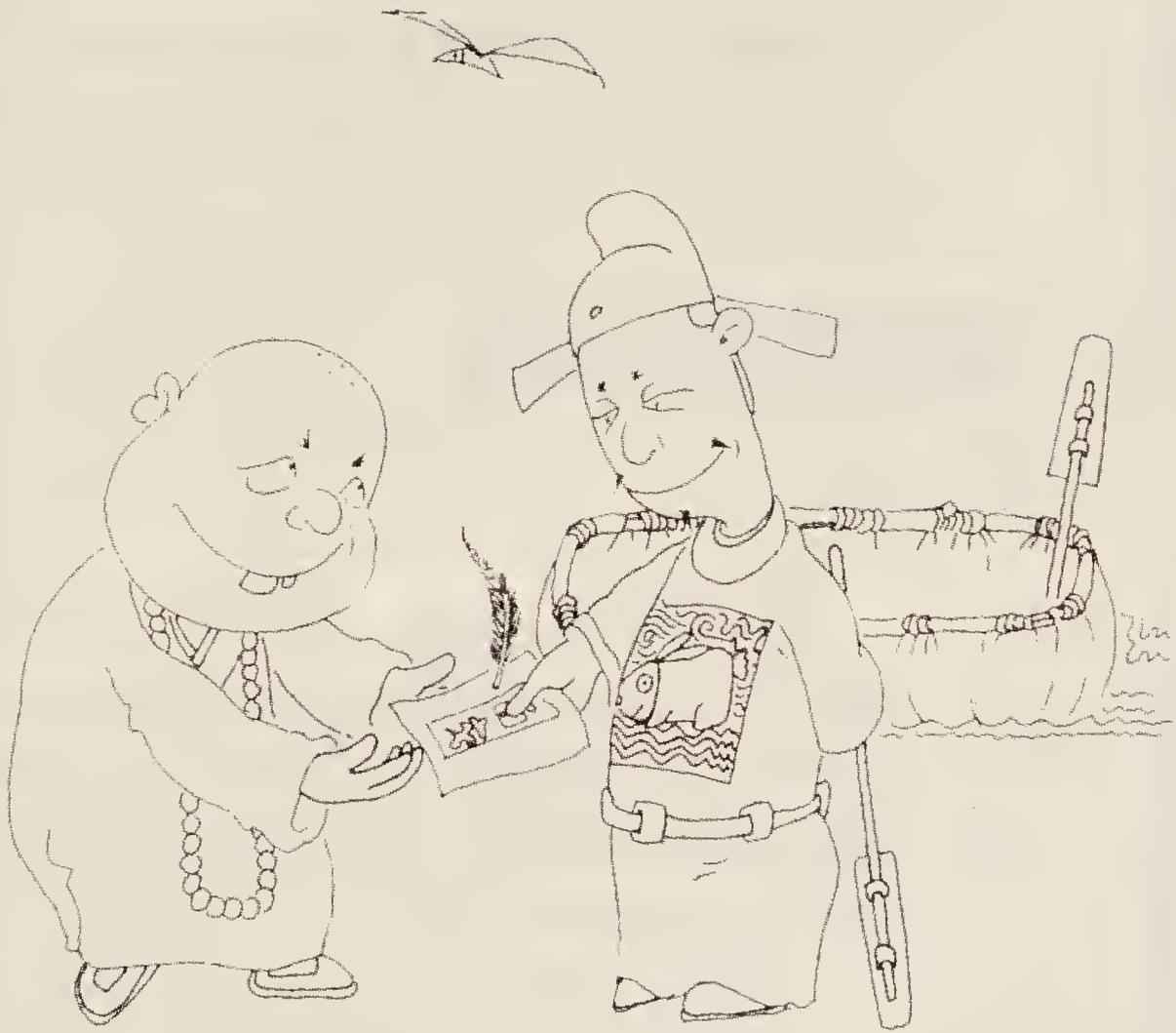
一无所求

宋朝雪窦禅师在淮水旁遇到学士曾会先生。曾会问道：“禅师，您要到哪里去？”

雪窦很有礼貌地回答道：“不一定，也许往钱塘，也许往天台方面去看看。”

曾会就建议道：“灵隐寺的住持珊禅师跟我很好，我写封介绍信给您带去，他定会好好地待你。”

可是雪窦禅师到了灵隐寺时，并没有把介绍信拿出来求见住持，一直在大众中过了三年。曾会于三年后奉令出使浙江时，便到灵隐寺去找雪窦禅师，但寺僧却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曾会不信，便自己去云水所住的僧房内，在一千多位僧众中找



一无所求

来找去,才找到雪窦,便问道:

“为什么您不去见住持而隐藏在这里?是不是我为你写的介绍信丢了?”

雪窦:“不敢,不敢,因我是一个雪水僧,一无所求,所以不做你的邮差呀!”

即从袖里拿出原封不动的介绍信交还给曾会,双方哈哈大笑。曾会将雪窦引见给住持珊禅师,珊禅师甚惜其才,后苏州翠峰寺缺住持时,就推荐雪窦任其住持。

云在青天水在瓶

唐代朗州刺史李翱非常向往药山惟严禅师的德行,一天特地亲身去参谒,巧遇禅师正在山边树下看经,虽知太守来,但仍无起迎之意,侍者在旁提示,仍然专注于经卷上。李太守看禅师这种不理睬态度,忍不住怒声斥道:

“见面不如闻名!”

说完便拂袖欲去,惟严禅师至此,才冷冷说道:

“太守何得贵耳贱目?”

短短一句话,李太守为之所动,乃转身拱手致歉,并问道:

“如何是道?”

惟严禅师以手指上下说:

“会吗?”



云在青天水在瓶

太守摇了摇头说不会。

惟严：“云在青天水在瓶！”

太守听了，欣然作礼，随述偈曰：

“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禅的妙用

仙崖禅师外出弘法，路上，遇到一对夫妇吵架。

妻子：“你算什么丈夫，一点都不像男人！”

丈夫：“你骂，你如再骂，我就打你！”

妻子：“我就骂你，你不像男人！”

这时，仙崖禅师听后就对过路行人大声叫道：

“你们来看啊，看斗牛，要买门票；看斗蟋蟀、斗鸡都要买门票；现在斗人，不要门票，你们来看啊！”

夫妻继续吵架。

丈夫：“你再说一句我不像男人，我就杀人！”

妻子：“你杀！你杀！我就说你不像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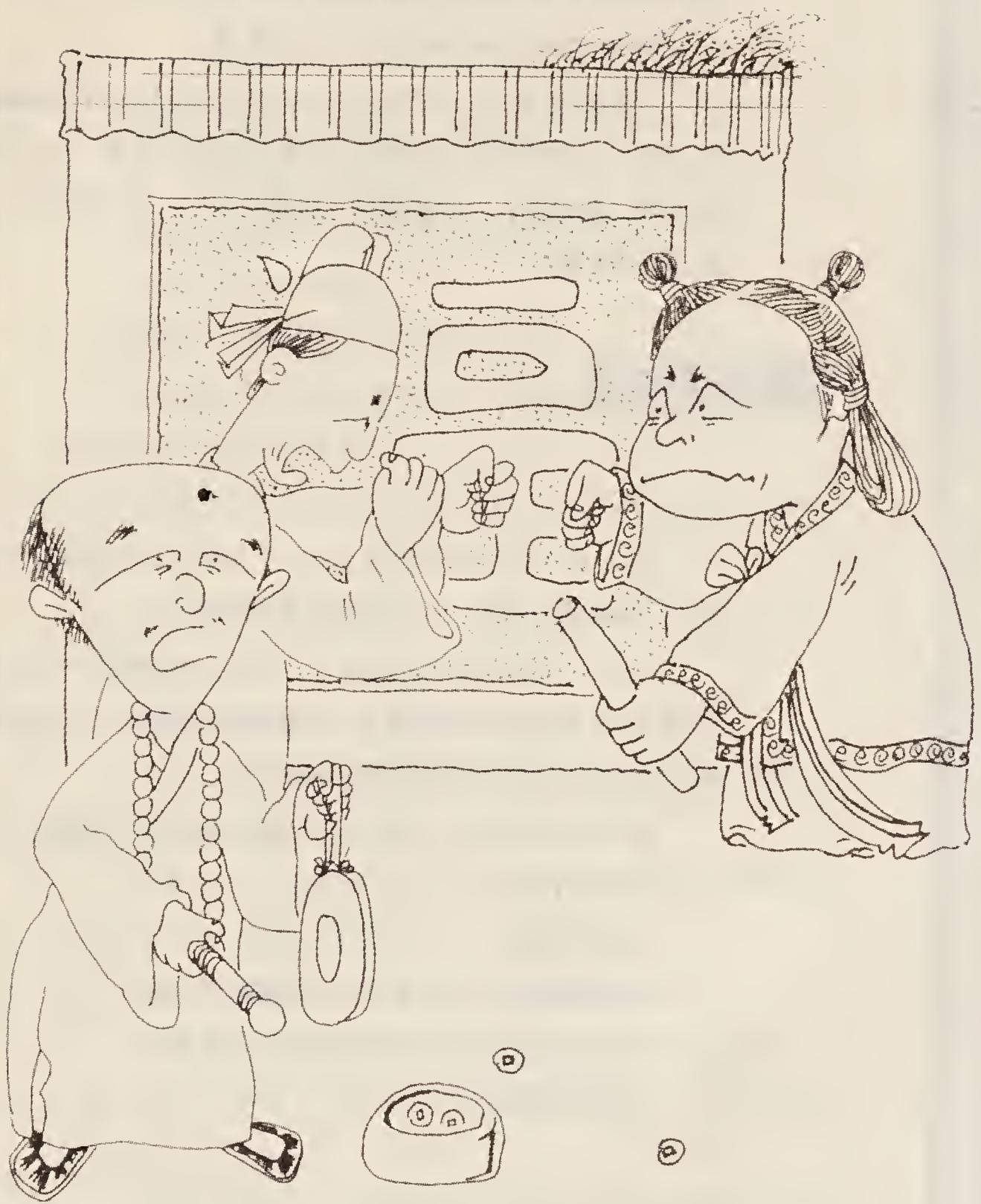
仙崖：“精彩极了，现在要杀人了，快来看啊！”

路人：“和尚！大声乱叫什么？夫妻吵架，关你何事？”

仙崖：“怎不关我事？你没听到他们要杀人吗？杀死人就要请和尚念经，念经时，我不就有红包拿了么？”

路人：“真岂有此理，为了红包就希望杀死人！”

仙崖：“希望不死也可以，那我就要说法了。”



禱的妙用

这时，连吵架的夫妇都停止了吵架，双方不约而同地围上来听听仙崖禅师和人争吵什么。

仙崖禅师对吵架的夫妇说教道：

“再厚的寒冰，太阳出来时都会溶化；再冷的饭菜，柴火点燃时都会煮熟；夫妻有缘生活在一起，要做太阳，温暖别人；做柴火，成熟别人。希望贤夫妇要互相敬爱！”

通身是眼

有一次，道吾禅师问云岩：“观世音菩萨有千手千眼，请问你，哪一个眼睛是正眼呢？”

云岩：“如同你晚上睡觉，枕头掉到地下时，你没睁开眼睛，手往地下一抓就抓起来了，继续睡觉，请问你，你是用什么眼去抓的？”

道吾禅师听了之后，说：“喔！师兄，我懂了！”

“你懂什么？”

“遍身是眼。”

云岩禅师一笑，说：“你只懂了八成！”

道吾疑惑地问：“那应该怎么说呢？”

“通身是眼！”

石头路滑

隐峰禅师向马祖道一禅师告辞他去。

马祖：“向什么地方去？”

隐峰：“南岳石头希迁禅师那里去。”

马祖：“石头路滑。”

隐峰：“竿木随身，逢场作戏。”

马祖允准了隐峰的辞别，隐峰从江西到了湖南专程去拜会石头禅师。

隐峰绕禅床一圈，振动锡杖，问：“是什么宗旨？”

石头禅师不理睬，过了许久，只说了一句：“苍天、苍天。”

隐峰不知所以，不能应对。

不得已，隐峰又回到马祖道一禅师那边，把和会见石头希迁的情形说了一遍。

马祖道一禅师指示道：“你再去，听到石头禅师说苍天苍天，你便嘘他。”

隐峰再到南岳，一依前问：“是何宗旨？”

石头希迁禅师毫不犹豫，立即从口中发出：“嘘！嘘！”隐峰不知所以，又再黯然归来，向马祖报告一切。

马祖不得已，安慰似地说道：“向汝道石头路滑！”

怎可动心

仰山禅师有一位比丘尼弟子，名叫妙信，因寺中知客师解职，仰山就命她负责寺中接待事宜，寺中大众，也认为非常适合，因为妙信能干，有相当魄力。

一日，从四川来了 17 名行脚僧挂单寺中，预备亲近仰山，向其问道。晚餐后，行脚僧们无事，开始讨论佛法，当内容涉及“风动幡动”的问题，互相不能解决，争执吵闹的声音，闻于妙信，妙信也就大声呵斥道：“17 个门外汉，明天走的时候要把房钱饭钱算清楚。”

妙信的威严，一点也不像女人，行脚僧一起默然相对，不知如何是好。妙信命令道：“不要争执，到我面前来，我告诉你们！”

17 个人不自觉地走到妙信的面前，妙信说道：“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怎可以心动？”

行脚僧们一听，顿然眼前一亮，心开意解。

大家商量，不再等到仰山禅师开法堂的时候闻法请示了，第二天全体告别妙信而去。

当初六祖大师为了二僧争论风幡谁动，六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二位仁者的心动耳。”今妙信禅尼曰：“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怎可以心动”的举倡，又更进一步。六祖主张把客体主体融和在一起的妙境，今妙信禅尼超越融和，不立主客，所谓动念即乖，此乃更有深义焉。

生死自如

普化禅师在临济禅师座下。有一天，他在街上向人乞求法衣的布施，信者用上好的袈裟给他，但他又不接受人们供养的法衣。

有人把此事报告临济禅师，临济就买了一口棺材送他，普化非常欢喜地说道：“我的衣服买回来了。”

普化立刻扛起了棺材，跑到街上大声叫着说道：“临济为我做了一件法衣，我可以穿它去死了，明天上午，我要死在东门。”第二天，普化准时扛着棺材到了东门，一看，人山人海，都想来看此一怪事，普化对大家说：“今天看热闹的人太多，不好死，明天去南门死。”如此经过三天之后，由南门而西门，由西门而北门，再也无人相信普化禅师的话，大家说：“我们都被普化骗了，一个好端端的人，哪里有说死就死？再也不要上他的当了。”

到了第四天，普化扛了棺材至北门，一看，没有几个看热闹的人，就非常欢喜地说道：“你们非常有耐心，东南西北，都不怕辛苦，我现在可以死给你们看了。”说罢，普化进入棺材，自己盖好，就无声息了。



生死自如

不像个人

坦山禅师和云升禅师，同师学道参禅，但两人性格迥异，师兄坦山放浪不拘小节，甚至烟酒不戒，为人所耻，而师弟云升为人庄重，不苟言笑，弘法利生，甚受信徒的尊敬。一天，坦山正在喝酒，云升从坦山的房门前经过，坦山叫他道：“师弟！请来喝一杯酒如何？”

云升禅师不屑地讥嘲道：“没有出息，烟酒不戒，还能修道吗？”

坦山仍微笑道：“不管那许多，来一杯如何？”

云升边走边道：“我不会喝酒！”

坦山不高兴地道：“连酒都不会喝，真不像个人！”

云升听后，停下脚步，大怒道：“你敢骂人！”

坦山不解似地问道：“我何时骂人？”

云升道：“你说不会喝酒，就不像人，这不是明明骂我吗？”

坦山：“你的确不像人！”

云升：“我怎么不像人？你说！”

坦山：“我说你不像人，就是不像人！”

云升：“好！你骂！我不像人像什么？你说！你说！”

坦山：“你像佛！”

云升听后，哑然不知如何。

我往西方走

南宋的道悦禅师曾任镇江金山江天寺的住持，他是宋朝名将岳武穆王岳飞所最崇敬的高僧。

当岳飞被秦桧以十二道金牌从朱仙镇招回时，途经金山江天寺，道悦劝他出家，不要回京，但是岳飞秉持耿耿忠心，明知此行不利，他还是坚持南归。

临别时，岳飞请求开示，道悦禅师告诉他道：“岁底不足，谨防天哭；奉下两点，将人毒害。”

岳飞当时不知其意，直到被诬下狱，含冤遭毒的时候，方才悟解。那年的十二月是小月，只有二十九日，当天晚上又下起雨来，听到室外雨声，岳飞预知大难已经临头，这正好应了道悦禅师的偈语：“岁底不足，谨防天哭。”

“奉下两点”是“秦”字，意指奸相秦桧。“将人毒害”，果然就在这天被秦桧害死在风波亭上。

秦桧害死岳飞后，查问刽子手，岳飞临终时说过什么话吗？刽子手说：“他只说了一句：悔不听金山道悦禅师之言。”

秦桧得知此事，马上派遣亲信何立带兵前往金山提拿道悦禅师。但在何立到达江天寺的前一日，道悦禅师聚众说法，最后说了四句偈语：

“何立自南来，我往西方走；
不是法力大，几乎落他手。”

语毕，即时坐化。当时大众不明就里，悲戚而又



我往西方走

莫名其妙。等到次日何立率兵而来，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快活烈汉

性空禅师，出家后，自号妙普庵主，结庐于青龙山野，日常除了修习禅定外，常以吹笛自娱。建元初年，徐明举兵反叛，经过乌镇，纵兵劫掠，滥肆杀戮，百姓逃亡一空，性空禅师慨然：“我不能不救。”

因而策杖独往贼营。贼首见他外貌庄严，以为他有诡异之谋，便大声喝道：“你是什么人？到什么地方去？”

“我是出家人，要到你们贼窝去！”

贼首大怒，喝令斩首！

性空禅师毫无惧色，对贼首道：“要头就砍去，不必发怒。不过我还没有吃饭，总不能让我做饿鬼吧！请给我一顿饭，作为我的送终饭如何？”

贼首叫人拿来猪肉饭菜给他。他也不管是什么，首先一本正经地念起供养咒来，然后和在寺内一样用食如仪。贼众看了，都在一旁发笑。

性空禅师念好供养咒后，又对贼首道：“今天我死，什么人为我写祭文呢？”

贼首被他这种奇怪的举动，弄得好笑起来。

性空禅师望着贼众又说：“既然没有人替我作祭文，请拿纸笔来，我就自己写吧！”

贼众拿来纸笔，他便从容不迫地大书起来，写

了一篇文情并茂的祭文，他还大摇大摆，煞有其事地朗诵一遍。读完，拿起筷子又再大啖肉饭，贼众看了反而哄然大笑。

吃过饭后，性空禅师对贼首说偈道：

“劫数既遭离乱，我是快活烈汉；
如今正好乘时，便请一刀两段。”

于是大呼：“斩！斩！斩！”

贼首见他如此慷慨豪勇，不禁骇异动容，不仅不杀他，反而向他合掌谢罪，护送他回山。乌镇一地因此得免于难，远近道俗对他越加敬重！

一切皆禅

有一位云水僧听人传说无相禅师禅道高妙，想和其辩论禅法，适逢禅师外出，侍者沙弥出来接待，道：“禅师不在，有事我可以代劳。”

云水僧道：“你年纪太小不行。”

侍者沙弥道：“年龄虽小，智能不小喔！”

云水僧一听，觉得还不错，便用手指比了个小圈圈，向前一指。侍者摊开双手，画了个大圆圈，云水僧伸出一根指头，侍者伸出五根指头。云水僧再伸出三根手指，侍者用手在眼睛上比了一下。

云水僧诚惶诚恐地跪了下来，顶礼三拜，掉头就走。云水僧心里想：我用手比了个小圈圈，向前一指，是想问他，你胸量有多大？他摊开双手，画了个大圈，说有大海那么大。我又伸出一指问他自身如

何？他伸出五指说受持五戒。我再伸出三指问他三界如何？他指指眼睛说三界就在眼里。一个侍者尚且这么高明，不知无相禅师的修行有多深，想想还是走为上策。

后来，无相禅师回来，侍者就报告了上述的经过，道：“报告师父！不知为什么，那位云水僧知道我俗家是卖饼的，他用手比个小圈圈说，你家的饼只这么一点大。我即摊开双手说，有这么大呢！他伸出一指说，一个一文钱吗？我伸出五指说，五文钱才能买一个。他又伸出三指说，三文钱可以吗？我想他太没良心了，便比了眼睛，怪他不识货，不想，他却吓得逃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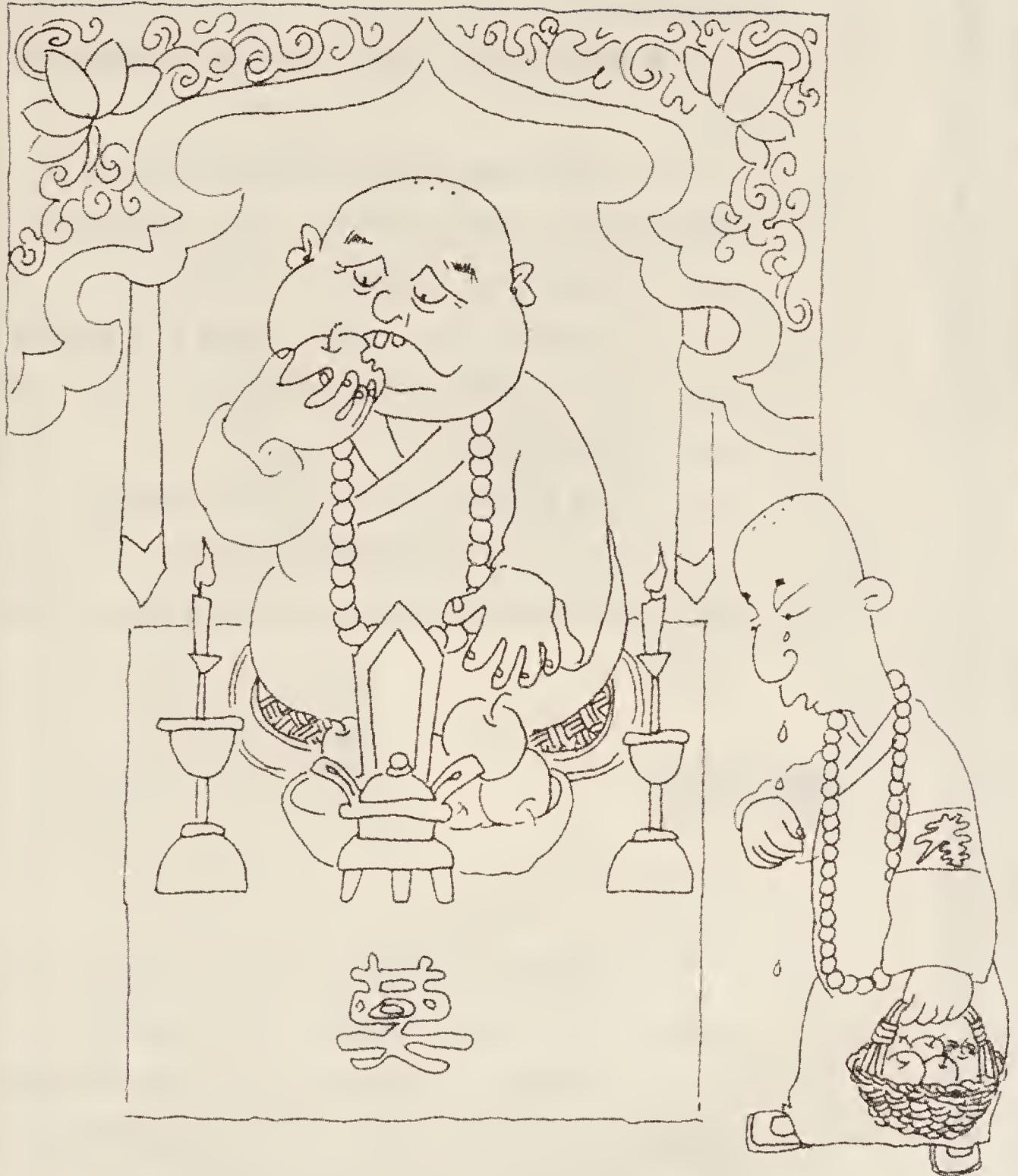
无相禅师听后，说道：“一切皆法，一切皆禅！侍者，你会吗？”

侍者茫然，不知为对。

雪霁便行

宋朝德普禅师性情天赋豪纵，幼年随富乐山静禅师出家，十八岁受具戒后，就大开讲席弘道。两川无人敢于辩难，又因其为人急公好义，时人称他为义虎。

宋哲宗元佑五年十月十五日，德普禅师对弟子们说：“诸方尊宿死时，丛林必祭，我以为这是徒然虚设，因为人死之后，是否吃到，谁能知晓。我若是死，你们应当在我死之前先祭。从现在起，你们可以



雪霁便行

办祭了。”

大家以为他说戏语，因而便也戏问道：“禅师几时迁化呢？”

德普禅师回答：“等你们依序祭完，我就决定去了。”

从这天起，真的煞有介事地假戏真做起来。韩帐寝堂设好，禅师坐于其中，弟子们致祭如仪，上香、上食、诵读祭文，禅师也一一领受自如。

门人弟子们祭毕，各方信徒排定日期依次悼祭，并上供养，直到元佑六年正月初一日，经过四十多天，大家这才祭完。

于是德普禅师对大家说：“明日雪霁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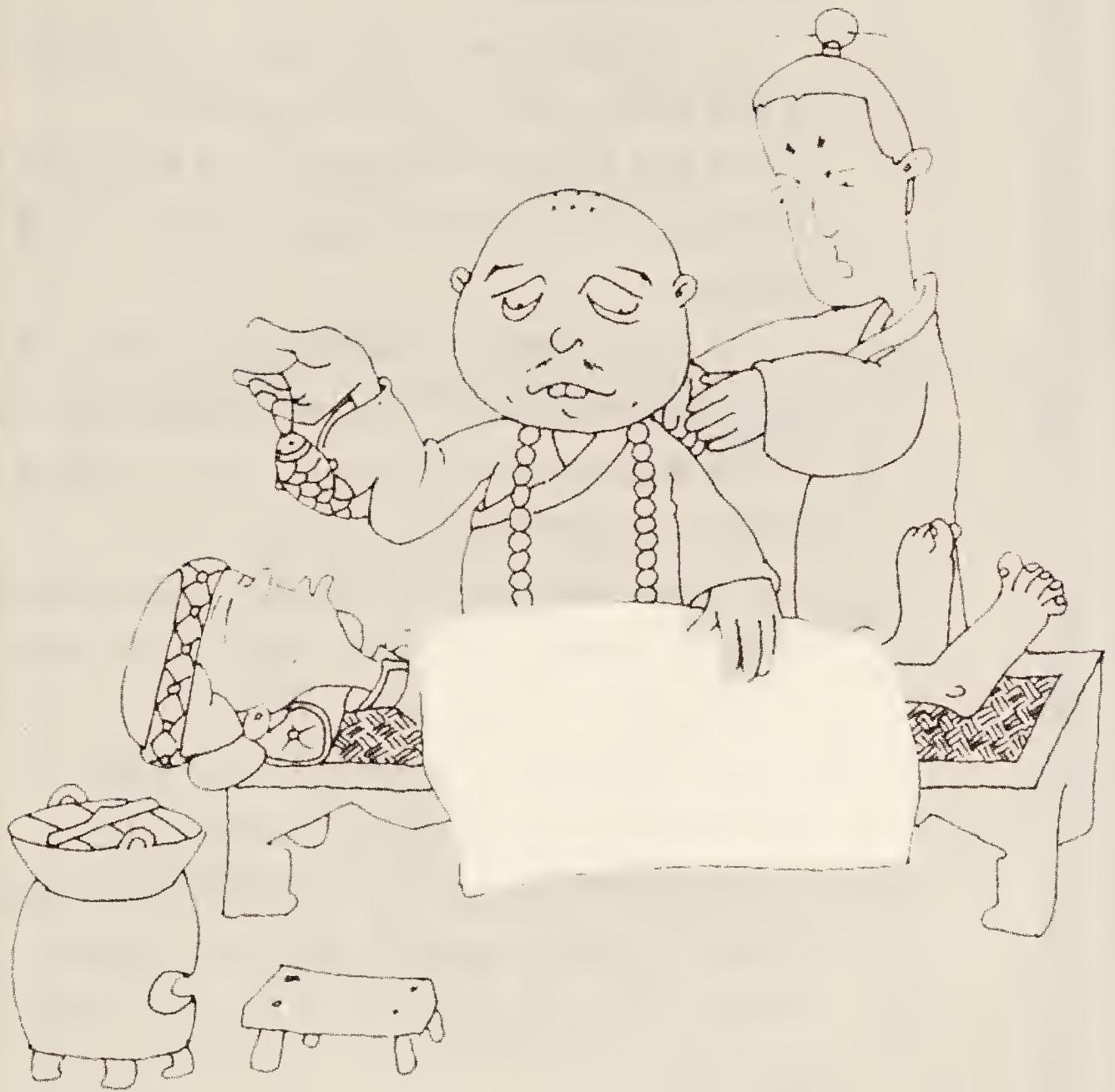
此时，天上正在飘着鹅毛般的雪花。到了次日清晨，雪飘忽然停止，德普禅师焚香盘坐，怡然化去。

葬 礼

松云禅师出家学禅后，因为挂念年老的母亲无人照顾，就自己建了一座禅舍，带着母亲同住。

松云每天除了参禅打坐以外，帮人抄写佛经，藉此赚些生活费用。有时上街为母亲买些鱼肉，街上人总指着他说：“你们看那个酒肉和尚！”

松云不去解释，因为他不介意别人的闲言闲语，但他母亲放不下别人的批评，因此也跟着出家素食。



葬 礼

一天，一位美丽的小姐在路上遇到他，为其庄严的仪表感动，请他到家中说法，松云没有推辞，以为说法是好事，但事后别人传言，说有人亲眼见到松云到妓院去嫖妓。

乡人捣毁他的禅舍，赶他离开。松云不得已，只好把母亲寄人代养，自己出外云游参访。

事经年余，母亲因思儿成病，未几病重过世，乡人不知松云何去，只得草草收殓，等松云回来再奉行安葬。

不久，松云回来，在母亲灵棺前站了许久，然后用手杖敲打棺木说道：“慈爱的母亲！孩儿回来了！”

说完，他又学母亲的口气道：“松云！看你完成禅道回来，母亲很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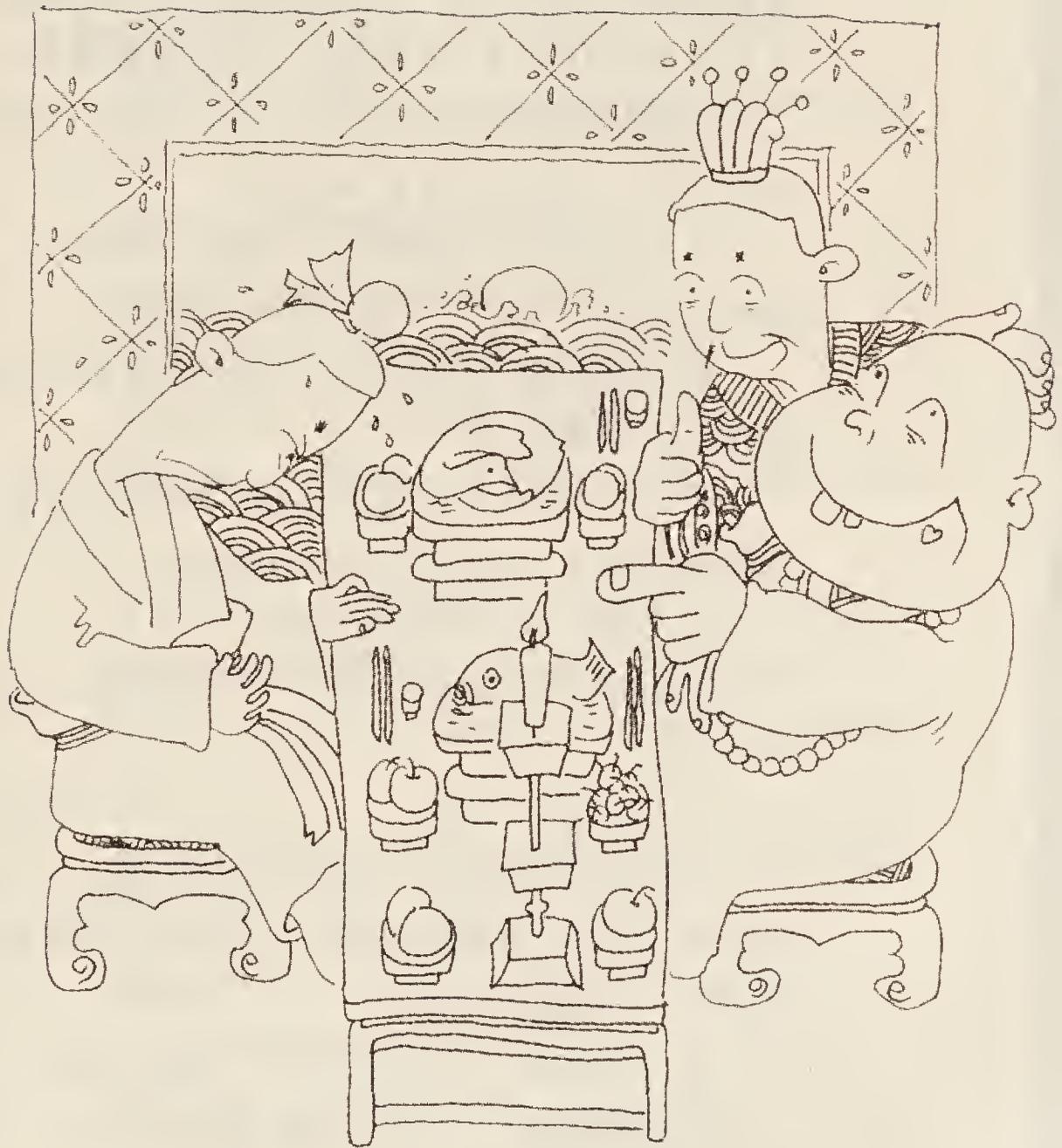
“是的！母亲！”松云又自语道：“孩儿以此禅道，回向您上生佛国，不要再来人间受苦受气，我也和您一样高兴！”

松云禅师说后，接着对众人道：“丧礼已毕，可以安葬！”这一年母亲六十八岁，松云三十岁。

松云禅师五十六岁的时候预知时至，他召集弟子辞别，并在母亲遗像前上香，写下一首偈语：“人间逆旅，五十六年；雨过天晴，一轮月圆。”写后，安详而逝。

国师是宝

慧忠国师是浙江人，俗姓冉，号光宅，是六祖惠



国师是宝

能大师的弟子，二十六岁时入河南党子谷，修行四十年，敕住南阳龙兴寺，玄宗、肃宗、代宗皆曾召请进入宫内说法。

有一天，代宗召见一人，该人自号太白山人，不言真实姓名年龄乡里，代宗就告诉慧忠国师道：“此人自认是一代奇人，颇有见解，敬请国师考验。”

慧忠国师先看看太白山人，然后问道：“陛下说你是一异士，请问你有什么特长？”

太白山人道：“我会识山、识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作文认字，无一不精，并长于算命。”

慧忠国师道：“请问山人，你所住的太白山是雄山呢？还是雌山呢？”

此问一出，太白山人茫然不知所对，慧忠国师又指着地问道：“请问这是什么地呢？”

山人道：“算一算便可知道。”

慧忠国师又在地上写了“一”字问道：“这是什么字？”

山人答道：“一字！”

慧忠国师不以为然，纠正他的话道：“土上加一应说是‘王’字，为什么会是一字呢？现在，我再请问你，那三七共是多少数字？”

山人回答道：“三七是二十一，谁人不知？”

慧忠国师道：“三和七合起来是十，怎么一定会是二十一呢？”

在旁的代宗非常欣悦地说道：“朕有国位，不足为宝，朕有国师，国师是宝！”

我是侍者

南阳慧忠国师感念侍者为他服务了三十年,想有所报答他,助他开悟,一天呼唤道:“侍者!”

侍者一听国师叫他,立刻回答他道:“国师!做什么?”

国师无可奈何地道:“不做什么!”

过了一会,国师又叫道:“侍者!”

侍者立刻回答道:“国师!做什么?”

国师又无可奈何地道:“不做什么!”

如此多次,国师对待者改口叫道:“佛祖!佛祖!”

侍者茫然不解地反问道:“国师!您叫谁呀?”

国师不得已,就明白地开示道:“我在叫你!”

侍者不明所以道:“国师!我是侍者,不是佛祖呀!”

慧忠国师此时只有对待者慨叹道:“你将来可不要怪我辜负你,其实是你辜负我啊!”

侍者仍强辩道:“国师!不管如何,我都不会辜负你,你也不会辜负我呀!”

慧忠国师道:“事实上,你已经辜负我了。”

国师与皇帝

清朝顺治皇帝有一天特召迎玉琳国师入宫，请示佛法，顺治问道：“《楞严经》中，有所谓七处征心，问心在哪里？现在请问心在七处还是不在七处？”

玉琳国师回答道：“觅心了不可得。”

顺治皇帝：“悟道的人，还有喜怒哀乐否？”

玉琳国师：“什么叫做喜怒哀乐？”

顺治皇帝：“山河大地从妄念生，妄念若息，山河大地还有也无？”

玉琳国师：“如人梦中醒，梦中之事，是有是无？”

顺治皇帝：“如何用功？”

玉琳国师：“端拱无为。”

顺治皇帝：“如何是大？”

玉琳国师：“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顺治皇帝：“本来面目如何参？”

玉琳国师：“如六祖所言：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如何是本来面目？”

后来顺治皇帝逢人便道：“与玉琳国师一席话，真是相见恨晚。”

百尺竿头

景岑禅师有偈云：

“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入未为真；
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

有一学僧问道：“学僧该向什么处去？”

景岑禅师以偈答道：“不识金刚体，却唤作缘生，十方真寂灭，谁在复谁行？”

学僧又问道：“百尺竿头，如何进步？”

景岑禅师回答道：“朗州山，朗洲水。”

学僧：“弟子不会。”

景岑：“四海五湖王化里。”

学僧：“如何是学人心？”

景岑：“十方世界是汝心。”

学僧：“恁么，则学人无着身处。”

景岑：“能着身处才是汝着身处。”

学僧：“如何是能着身处？”

景岑：“大海水，深又深。”

学僧：“不会。”

景岑：“鱼龙出入任升沉。”

学僧：“承老师言，尽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学人如何会得？”

景岑：“会得作么？”

参禅法器

法远圆监禅师在未悟前，与天衣义怀禅师听说叶县归省禅师有高风，同往叩参。适逢寒冬，大雪纷飞，同参共有八人，来到归省禅师处，归省禅师一见即呵骂驱逐，众人不愿离开，归省禅师以水泼之，衣褥皆湿。其他六人不能忍受，皆愤然离去，惟有法远与义怀长跪不退。

不久，归省禅师又呵斥道：“你们还不回去，难道待我棒打你们？”

法远禅师诚恳地回答道：“我二人千里来此参学，岂能水泼便去？就是用棒责打，我们也不愿离开。”

归省禅师不得已道：“既是真来参禅，那就去挂单吧！”

法远禅师挂单后，曾任典座（煮饭）之职，有一次未曾禀告，即取油面作五味粥供养大众。

当这件事被归省禅师知道后，就非常生气地训斥道：“盗用常住之物，私供大众，除依清规责打外，并应依值偿还！”说后，打了法远禅师三十香板，将其衣物估价后，悉数偿还已毕，就将法远赶出寺院。

法远禅师虽被驱逐山门，但仍不肯离去，每日于寺院房廊下立卧。归省禅师知道后，又呵斥道：“这是院门房廊，是常住公有之所，你为何在此行卧？请将房租钱算给常住！”说后，就叫人追算房钱，法远禅师毫无难色，遂持到市街为人诵经，以化缘

所得偿还。

事后不久，归省禅师对众教示道：“法远是真正参禅的法器！”并叫侍者请法远禅师进堂，当众付给法衣，号圆监禅师。

虎和尚

景岑禅师长沙人，是南泉禅师的弟子，由于谈禅论道，机锋敏捷，同道们尊称为“虎和尚”。

有一年仲秋，景岑禅师与仰山禅师一起赏月，仰山禅师指着天空说道：“这个大家都有，只因无明，不能充分使用。”

景岑禅师不以为然地道：“既然大家都有，怎么会没有人充分使用？恰巧今天机缘会合，这大好明月，正在等你使用，试试看！”

仰山禅师道：“那是很有趣味的，用一用月光，请法座先试试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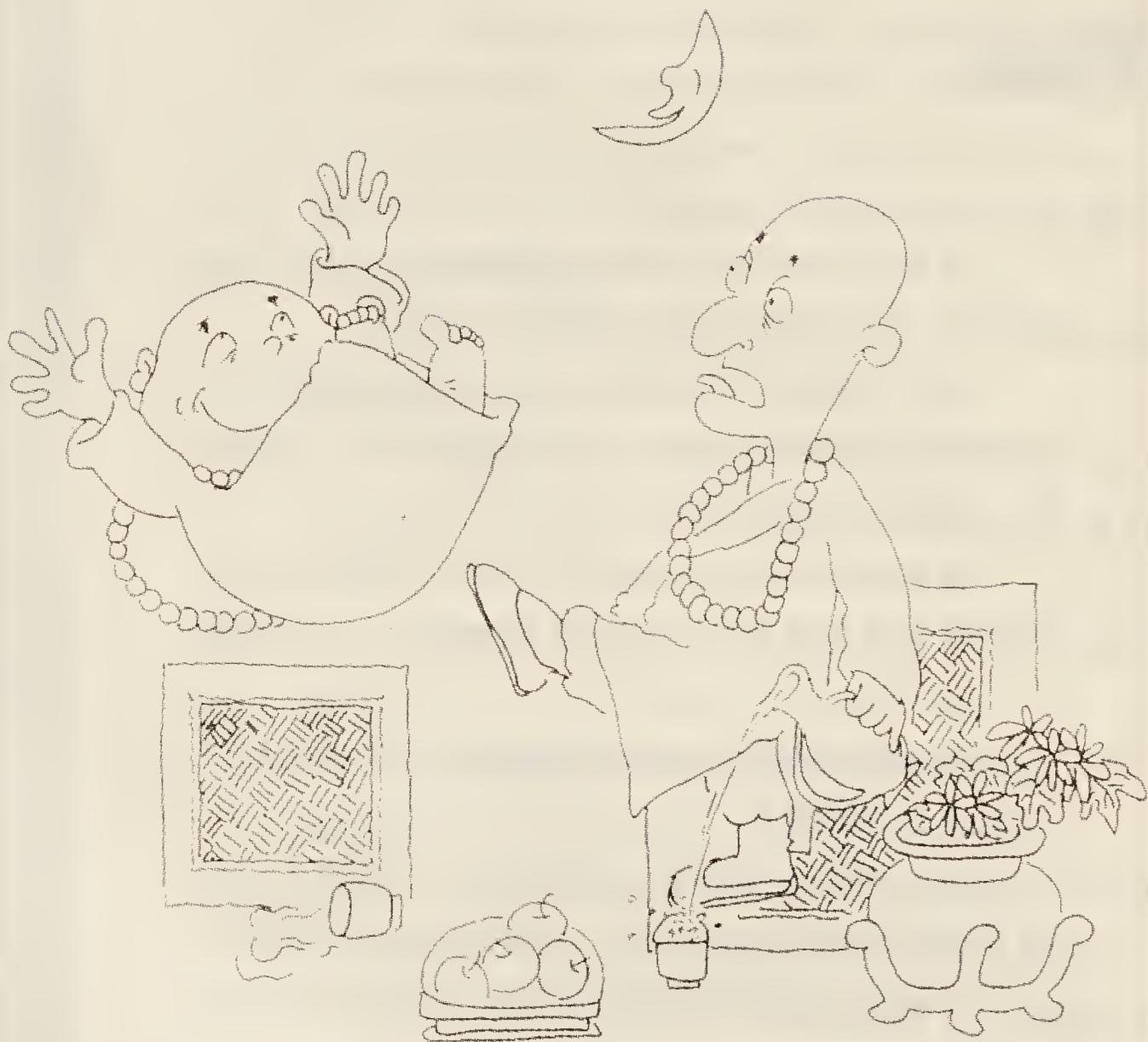
景岑禅师毫不客气，奋身跳起来，踢倒仰山禅师，仰山禅师非但不生气，反而赞叹道：“真像大虫！”（后来大家都称景岑禅师为“岑大虫”，亦即虎和尚）

又一次，景岑禅师游山归来，至门口，仰山禅师问道：“禅师去什么处来？”

景岑禅师回答道：“游山来！”

仰山仍然追问：“游什么山处来？”

景岑禅师道：“始随芳草去，又逐落花回。”



虎和尚

迎山大为赞赏道：“大似春意！”

景岑禅师道：“也胜秋露滴芙渠（荷叶）。”

提起放下

赵州禅师是一位禅风非常锐利的法王，学者凡有所问，他的回答经常不从正面说明，总会要 you 从另一方面去体会。

有一次，一个信徒前来拜访他，因为没有准备供养他的礼品，就歉意地说道：“我空手而来！”

赵州禅师望着信徒说道：“既是空手而来，那就请放下来吧！”

信徒不解他的意思反问道：“禅师！我没有带礼品来，你要我放下什么呢？”

赵州禅师立即回答道：“那么，你就带着回去好了。”

信徒更是不解，说道：“我什么都没有，带什么回去呢？”

赵州禅师道：“你就带那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回去好了。”

信徒不解赵州禅师的禅机，满腹狐疑，不禁自语道：“没有的东西怎么好带呢？没有的东西怎么好带呢？”

赵州禅师这才方便指示道：“你不缺少的东西，那就是你没有的东西；你没有的东西，那就是你不缺少的东西！”

信徒仍然不解，无可奈何地问道：“禅师！就请您明白告诉我吧！”

赵州禅师也无奈地道：“和你饶舌多言，可惜你没有佛性，但你并不缺佛性。你既不肯放下，也不肯提起，是没有佛性呢？还是不缺少佛性呢？”

一与三

玄沙禅师有一次向雪峰禅师说道：“有拄杖吗？向你化缘一支拄杖子。”

雪峰禅师慷慨地回答道：“我有三支拄杖，你拿一支去好了。”

玄沙禅师惊讶地说道：“每个人都只有一支，那你为什么却有三支呢？”

雪峰禅师解释道：“三支有三支的用处。”

玄沙禅师不以为然道：“是即是，我却不如此用法。”

雪峰禅师问道：“那你作什么用呢？”

玄沙禅师答道：“是三是一。”

此时，轮到雪峰禅师不以为然，他道：“三是三，一是一；三不是一，一不是三；是三是一，是一是三。此事如似一片田地，一任众人耕种，大家无不靠此为生，是一是三，你怎可只说是三是一？”

玄沙禅师道：“你凭什么说是一片田地？”

雪峰禅师用手在虚空中一画，说道：“看！这就是一片田地！”

玄沙禅师道：“是即是，我不这么说。”

雪峰禅师问道：“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玄沙禅师道：“那是各人的事，各人生死各人了，各人吃饭各人饱。”

雪峰禅师问道：“既然人人如此，为什么跟别人借拄杖子，何不用自己的拄杖子呢？”

玄沙禅师下一结语道：“达摩不来东土，二祖不往西天，当来的则来，当去的则去，用一支拄杖助他，莫用三支拄杖累他！”

南泉救鹅

李翱拜访南泉禅师，问道：“古时候，有一个人，在一个玻璃瓶里饲养着一只小鹅。后来鹅渐渐地长大起来，没有办法从瓶中出来。事既如此，而这个人的本意却又不想把瓶打破，也不想把鹅伤害，请问禅师假如是您的话，究竟要怎么办？”

这个时候，南泉禅师突然叫道：“李翱！”

李翱乃自然地回答道：“在！”

南泉禅师微笑地道：“出来了！”

防心中之贼

· 梁山缘观禅师是宋初人，住湖南梁山，学法于

大阳警玄禅师，有偈云：“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难和，十载访知音，未尝逢一个。”

有一天一位学僧来向他请示道：“知音难逢，是人生的憾事；但家贼难防，更是吾人的困扰。如何提防家贼，请师道一句？”

缘观禅师答道：“认识他，了解他，变化他，运用他，何必防他？”

学僧问道：“家兵家将容易使用，家贼如何用它？”

缘观禅师答道：“请他住在无生国里。”

学僧进一步问道：“难道说连安身立命之处也无吗？”

缘观禅师道：“死水不藏龙。”

学僧问道：“那么，什么是活水龙？”

缘观禅师道：“兴云不吐雾。”

学僧不放松，再问道：“忽遇兴云致雨时如何？”

缘观禅师下床抓住学僧道：“莫教湿却老僧的袈裟！”

王阳明曾是禅门的高手，他说：“防山中之贼易，防心中之贼难。”“心如国王能行令，心如冤家实难防。”

树的根

有一位刚学佛不久的信徒，在《劝发菩提心文》上看到“……金刚非坚，愿力最坚……”这句话时，

不懂其意,就跑去请示无相禅师,无相禅师道:“在学佛的菩提道上,难免因人的惰性、机缘、业魔等障而有退失菩提心的时候,必须要靠愿力来支撑、鞭策,故历代的高僧大德其道业的成就,无一不是靠誓不退转的愿力完成的,如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观音菩萨的十二大愿、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地藏菩萨的‘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悲愿,无一不是学佛者的榜样。”

信徒听后,仍不懂地问道:“为什么想成佛,就一定要立下志愿普度众生呢?”

无相禅师回答道:“如一棵树,众生好比是树的根,菩萨就像树的花,佛便是树的果。要想一棵树开花结果,就必须努力灌溉树的根,并且爱护它,照顾它。否则根部一受到损害,树就要枯萎了,又怎能开花结果呢?所以在《华严经》上也提到‘欲作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

信徒听后,也深觉愿力重要,问道:“禅师!您的愿力是什么呢?”

无相禅师道:“我的愿力不能告诉你!”

信徒不解地问道:“为什么禅师的愿力不能告诉我呢?”

无相禅师道:“我的愿力是我的,你为什么不发你的愿力呢?”

百年一梦

金山昙颖禅师，浙江人，俗姓丘，号达观，十三岁归投到龙兴寺出家，十八岁时游京师，住在李端愿太尉花园里。有一天，太尉问道：“请问禅师，人们常说的地狱，毕竟是有呢？抑是无呢？”

昙颖禅师回答道：“诸佛如来说法，向无中说有，如眼见空华，是有还无；太尉现在向有中觅无，手搯河水，是无中现有，实在堪笑。如人眼前见牢狱，为何不心内见天堂？忻怖在心，天堂地狱都在一念之间，善恶皆能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无惑。”

太尉：“心如何了？”

昙颖：“善恶都莫思量。”

太尉：“不思量后，心归何所？”

昙颖：“心归无所，如《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太尉：“人若死时，归于何处？”

昙颖：“未知生，焉知死？”

太尉：“生则我早已知晓。”

昙颖：“请道一句，生从何来？”

太尉正沉思时，昙颖禅师用手直捣其胸曰：“只在这里思量个什么？”

太尉：“会也，只知贪程，不觉蹉跎。”

昙颖：“百年一梦。”

太尉李端愿当下有悟，而说偈曰：

“三十八岁，懵然无知；及其有知，何异无知？”

滔滔汴水，隐隐情堤；师其归矣，箭浪东驰。”

禅像什么

有一位信徒很想学习打坐，但总是不得其门而入，有一天，他鼓起勇气到寺院去拜访无相禅师，并非常诚恳地说道：“老师！我很笨，自知非参禅法器，但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能否请您告诉我，禅像什么？”

无相禅师回答道：“五祖山的法演禅师，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偷，他的儿子对他道：‘爹！您年纪已渐渐大了，找个时间教我偷盗的技术吧！免得以后我没有办法生活。’

“做父亲的不好推辞，便答应了。这一天晚上父亲就将儿子带到一富有人家，用万能钥匙，将衣橱的锁打开，并叫儿子进去，等儿子进去以后，父亲便把橱子锁了，且大叫道：‘有贼！有贼！’转身便走了。

“富人家听说有贼，赶紧起来搜查，搜索结果，东西并没有遗失，也没有看到小偷，因此就去睡了。这时锁在衣橱的小偷，不晓得父亲什么用意？为什么要把他锁在衣橱内？到底要怎么样才能逃出去呢？于是灵机一动就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一会儿，听到房内的夫人叫丫环拿灯来看，并说好像有老鼠咬衣服。丫环刚一开衣橱，这小偷便一跃而出，并将丫环推倒，竟逃走了。

“富人家发觉小偷后，派人追赶。追到河边，这



祥像什么

小偷急中生智，把一块大石头抛到水里，自己绕道回去，还听到河边有人说，真可怜，把小偷逼得跳河了。小偷到了家后，看见父亲正在喝酒，便埋怨为什么要将他锁在衣橱里？他父亲只问他怎么出来的？儿子把经过说了一遍，父亲非常高兴道：‘你以后不愁没饭吃了！’像这小偷能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便是禅了！”

自伞自度

有一位信者在屋檐下躲雨，看见一位禅师正撑伞走过，于是就喊道：“禅师！普度一下众生吧！带我一程如何？”

禅师：“我在雨里，你在檐下，而檐下无雨，你不需要我度。”

信者立刻走出檐下，站在雨中，说道：“现在我也在雨中，该度我了吧！”

禅师：“我也在雨中，你也在雨中，我不被雨淋，因为有伞；你被雨淋，因为无伞。所以不是我度你，而是伞度我，你要被度，不必找我，请自找伞！”

说完便走了！



自伞自度

能大能小

一位信者问无德禅师道：“同样一颗心，为什么心量有大小的分别？”

禅师并未直接作答，告诉信者道：“请你将眼睛闭起来，默造一座城垣。”

于是信者闭目冥思，心中构想了一座城垣。

信者：“城垣造毕。”

禅师：“请你再闭眼默造一根毫毛。”

信者又照样在心中造了一根毫毛。

信者：“毫毛造毕。”

禅师：“当你造城垣时，是否只用你一个人的心去造？还是借用别人的心共同去造呢？”

信者：“只用我一个人的心去造。”

禅师：“当你造毫毛时，是否用你全部的心去造？还是只用了一部分的心去造？”

信者：“用全部的心去造。”

于是禅师就对信者开示道：“你造一座大的城垣，只用一个心；造一根小的毫毛，还是用一个心，可见你的心是能大能小啊！”

第三辑 寸丝不挂

一
禪

禪

禪

桂琛禅师参访玄沙禅师，玄沙知道他深研唯识法相之学，故而指着一张竹椅问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汝怎么领会？”

桂琛禅师答道：“既曰唯识，又曰唯心，那就作唯识唯心会好了。”

玄沙禅师不以为然，说道：“理则是矣，无如破坏事相了，唯识唯心并不破坏宇宙万有。”

桂琛禅师指着一张桌子道：“那请问老师，您唤‘这个’作什么？”

玄沙禅师答道：“桌子！”

桂琛禅师摇头道：“老师不会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不唤作桌子，桌子者，乃是假名假相。”

玄沙禅师立刻改口气道：“的确‘这个’不是桌子，‘这个’的真相乃是木柴，木柴做成桌子则唤作桌子，做成窗子则唤成窗子，实则桌子、窗子的本来面目仍是木柴。”

桂琛禅师不住地点头，但玄沙禅师指着木桌又改口道：“此‘这个’非木柴，非窗子，此乃山中大树。”

玄沙禅师见桂琛禅师正要开口，举手制止，故又再说道：“此亦非大树，此乃一粒种子为因，再集阳光、空气、水分、土壤等为缘而成树、成木、成窗、成椅，实则树木窗椅，乃宇宙万有之因缘所成。”

桂琛禅师道：“宇宙万有，仍是唯识唯心。”

玄沙禅师道：“汝既来此参学，不如说宇宙万有一切都是‘禅心’。”

答非所问

一和尚从学赵州禅师，刚来不多日，便急于想从师父那里学懂禅之本意。

一日，他问赵州：“何谓禅？”

赵州并不直接回答，却问他：“你吃过早饭了吗？”

和尚答道：“吃过了。”

赵州便对他说：“那么，你就去洗碗碟吧。”

弟子问禅，赵州却让他去洗涮碗碟，这里面包含了禅的奥秘。据说，那和尚听了赵州的话以后，他彻悟了。

大与小

一次，有人问大珠禅师：“如何才能算大呢？”

禅师答曰：“大。”又问：“多么大？”师曰：“无边际。”

此人又问：“如何才能算小？”禅师答曰：“小。”

问：“多么小？”师曰：“看不见。”

便又问：“大无边际，小又看不见，究竟何处



答非所问

是？”

大珠禅师反问道：“何处不是？”

糖饼与《唯识论》

睦州禅师问弟子僧正：“会讲《唯识论》么？”

僧正说：“不敢。只是幼年时读过。”

睦州禅师便拿了一个糖饼，将其掰做两片，问僧正：“这是什么？”

僧正无语。睦州禅师问僧正：“唤作糖饼是？不唤作糖饼是？”

僧正答道：“不可唤作糖饼。”

睦州禅师却叫过弟子沙弥，问之：“来来，你唤作什么？”

沙弥答道：“糖饼。”睦州禅师说：“你也讲得《唯识论》。”

生与死

弟子问神山僧密禅师：“请师父谈一谈生死之事。”

僧密禅师说：“你什么时候死过？”

弟子说：“我不曾死过，也不会，请师父明示。”

僧密禅师说：“你既不曾死过，又不会，那么，只



糖餅與《唯識論》

有亲自死一回方能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

一片石

陆亘大夫问南泉禅师：“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时坐，有时卧。欲镌做佛，得不？”南泉禅师答曰：“得。”陆亘又问：“莫不得不？”

南泉答曰：“不得。”

云岩禅师说过：坐则佛，不坐则非佛；而洞山禅师却说：不坐则佛，坐则非佛。

在这里，说得即得，说不得即不得；说坐则佛，即坐则佛；说不坐则佛，即不坐则佛。一片石是一片石，一座佛是一座佛。但，一片石又即一座佛，一座佛又即一片石。总之，无非是一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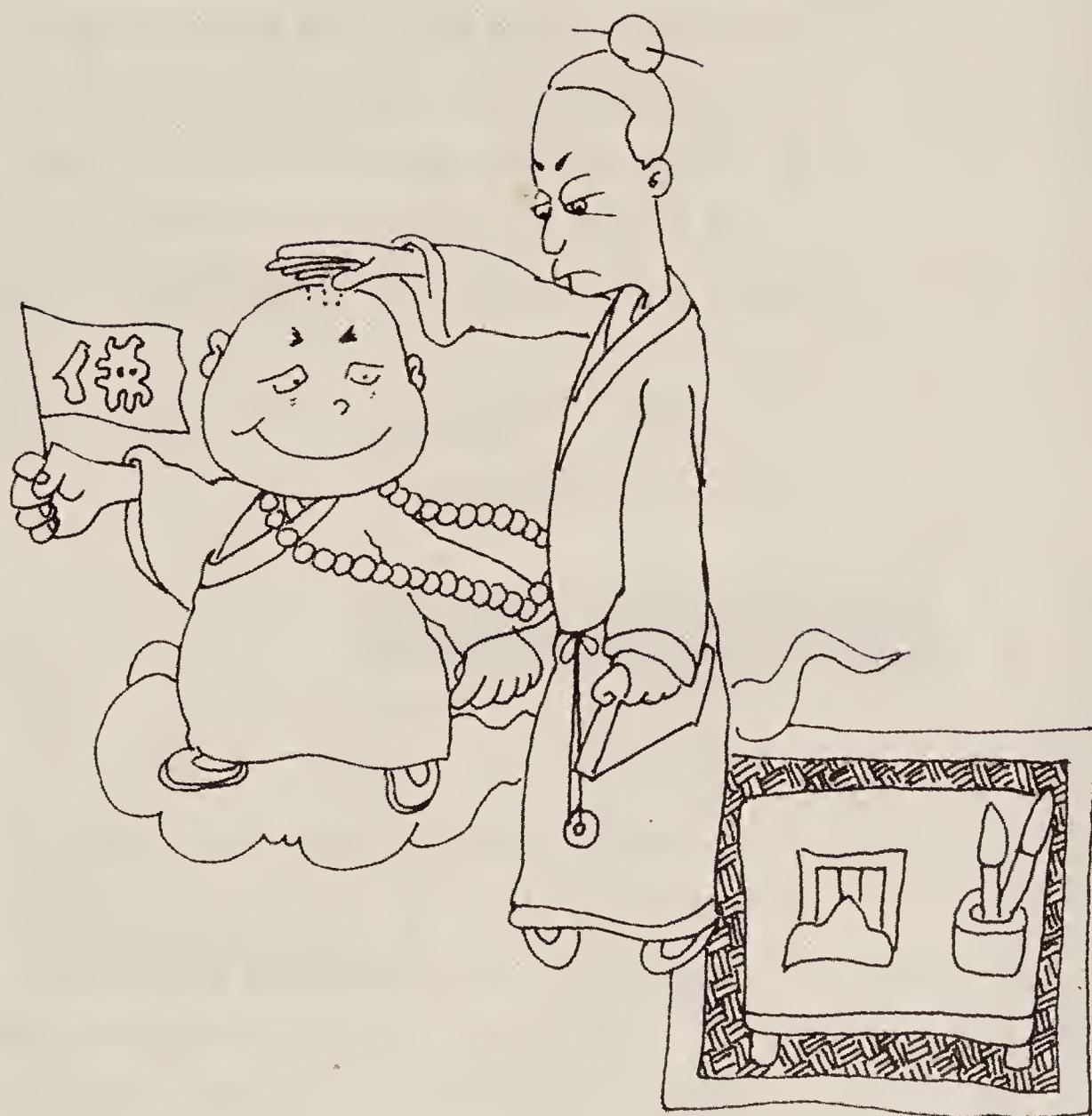
离地6寸

禅宗里有一段名言：

据说在我们修炼禅宗之前，山脉就是山脉，河流就是河流。然而在修炼禅宗之时，山脉不再是山脉，河流不再是河流。但修完禅宗之后，山脉复为山脉，河流复为河流。

“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子问禅宗大师。

大师解释道：“它只是说最先的状态和最后的



离地 6 寸

状态是相似的。只是在当中时……纷乱。起先山脉就是山脉，最后山脉又成为山脉。但在这当中，山脉不再是山脉，河流不再是河流——一切都被搅乱、混淆。阴云密布，那团云雾，那种混淆，那片混乱，只存在于当中。在沉睡中，一切都是其本原；在三昧中，一切又复其本原。两者之间是问题所在，是世界，是思想，是自我，是整个复杂的不幸、地狱。”

导师解释了一通之后，弟子叹声道：“唔，要真是这样，那么凡夫俗子和开悟者都没有什么区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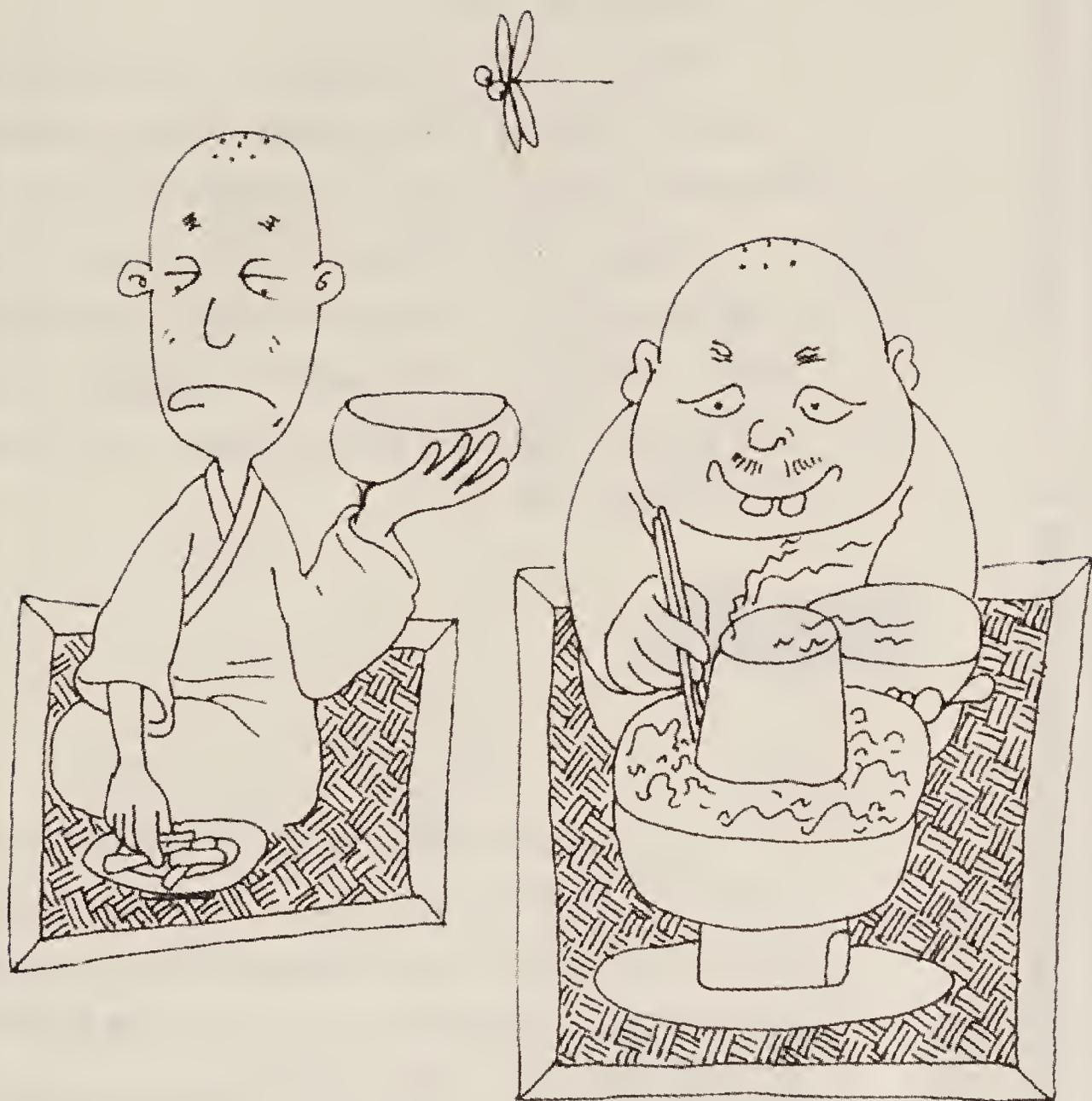
“说得对，”导师答道，“实在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开悟者离地6寸。”

请求门和鞋子宽恕

一个叫林才的禅宗大师正在打坐，这时来了一个人。他猛地推开门——他一定在生气——又砰的关上门。他的心情不好，所以就踢掉鞋子走了进来。林才说：“等一下不要进来。先去请求门和鞋子的宽恕。”

那人说：“你说些什么呀？我听说这些禅宗的人都是疯子，看来这话假，我原以为那些话是谣言。你的话太荒唐了！我干吗要请求门和鞋子的宽恕？这真叫人难堪……那双鞋子是我自己的！”

林才又说：“你出去！永远不要回来，你既然能对鞋子发火为什么不能请它们宽恕你呢？你发火的时候一点也没有想到对鞋子发火是多么的愚蠢。如



早餐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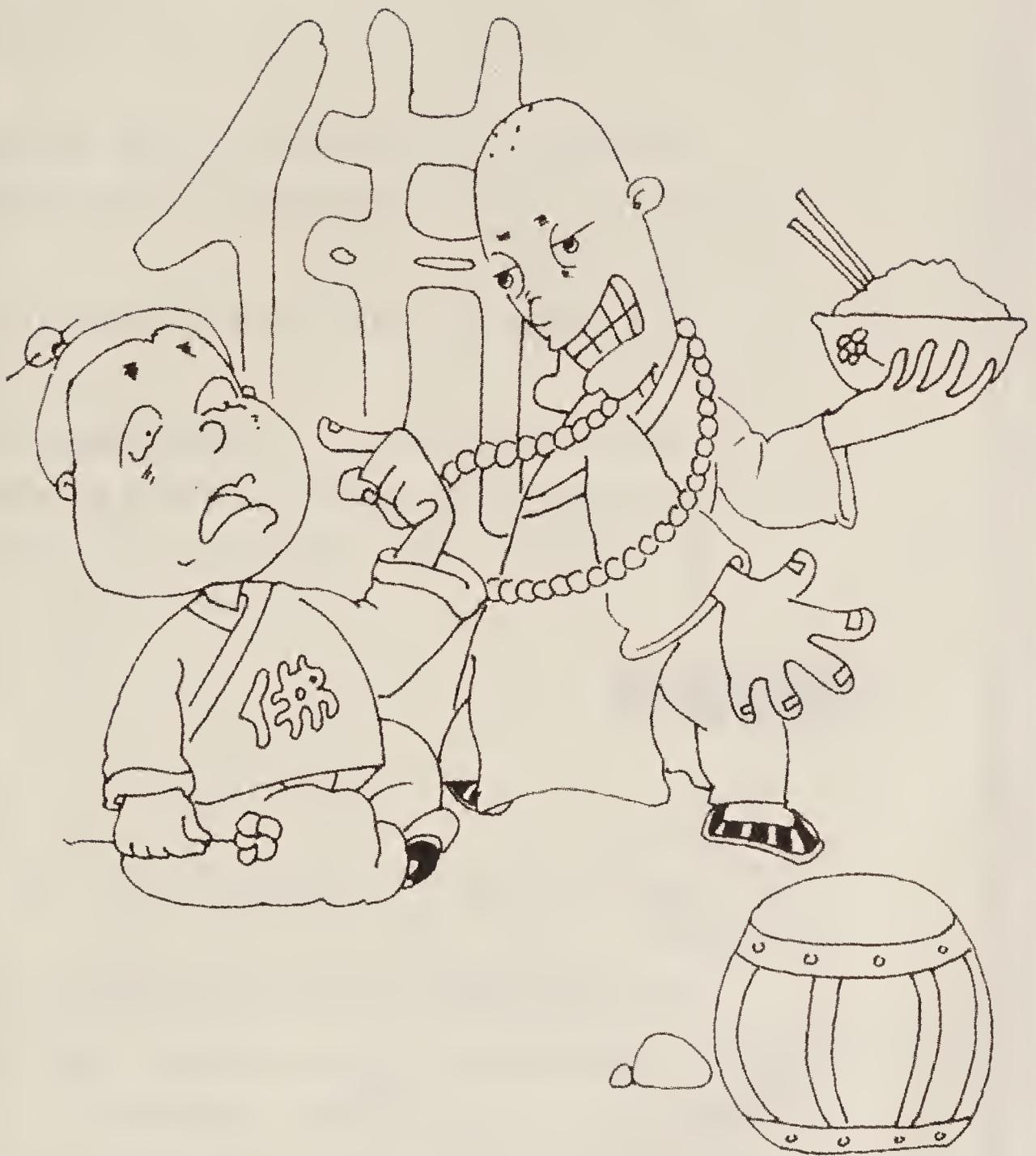
果你能同愤怒相联系为什么不能同爱相联系呢？关系就是关系，愤怒是一种关系。当你满怀怒火地关上门时，你便与门发生了关系，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是不道德的，那扇门并没有对你干什么事。你先出去，否则就不要进来。”

在林才的内在中，氛围爆发了！像一道闪电，那人开悟了。他明白了其中的逻辑，它是那么清楚“如果你能够发火那么为什么不能去爱呢？你去。”

于是他去了。也许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他抚摸着那扇门，泪水夺眶而出，他抑制不住涌出的眼泪。当他向自己的鞋子鞠躬时，他的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转身走到林才的面前。林才立刻伸开双臂拥抱了他。

早餐凉了

一个习禅的学生问：“师傅，灵魂是不朽的吗？或者不是？我们的身体在死之后还能存活吗？或者我们会被化为乌有？我们真的会再来投胎转世吗？我们的灵魂会分裂成好几个部分，然后继续循环运转，或者我们会以一个单一的单位进入一个有机生物体？我们会不会保留我们的记忆？或者投胎转世的学说是虚假的？或者也许基督教生存的观点更正确？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会复活吗？或者我们的灵魂会进入一个纯粹的柏拉图式的心灵领域？”



你就是佛

师傅说：“你的早餐已经变凉了。”

你就是佛

据说当临济去拜访他的师父的时候，他泪流满面地哭着，问师父怎么才能成佛，他的师父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

他非常震惊，说：“你在干什么？我问错了什么吗？”

师父说：“是的。这是一个人所能问出的最错误的问题。你要是再问的话，我就会打得更重。太愚蠢了！你本来就是一个佛……而你却在问怎么成佛？”

狗的本性

有一个人来到一个禅师面前问他说：“狗有佛性吗？”

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你问一个基督徒说：“狗有基督本性吗？”他一定会非常生气，认为你在侮辱基督，侮辱神所生下来的惟一儿子。这个问话不仅是凡俗的，它还是渎神的，但是在佛教里面你可以问，没有问题。

弟子问师父说：“狗具有跟佛同样的本性吗？”

师父的回答非常奇怪，而且非常令人困惑。好



狗的本性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深思它，它已经变成一个用来静心冥想的公案。

师父回答说：“穆。”

我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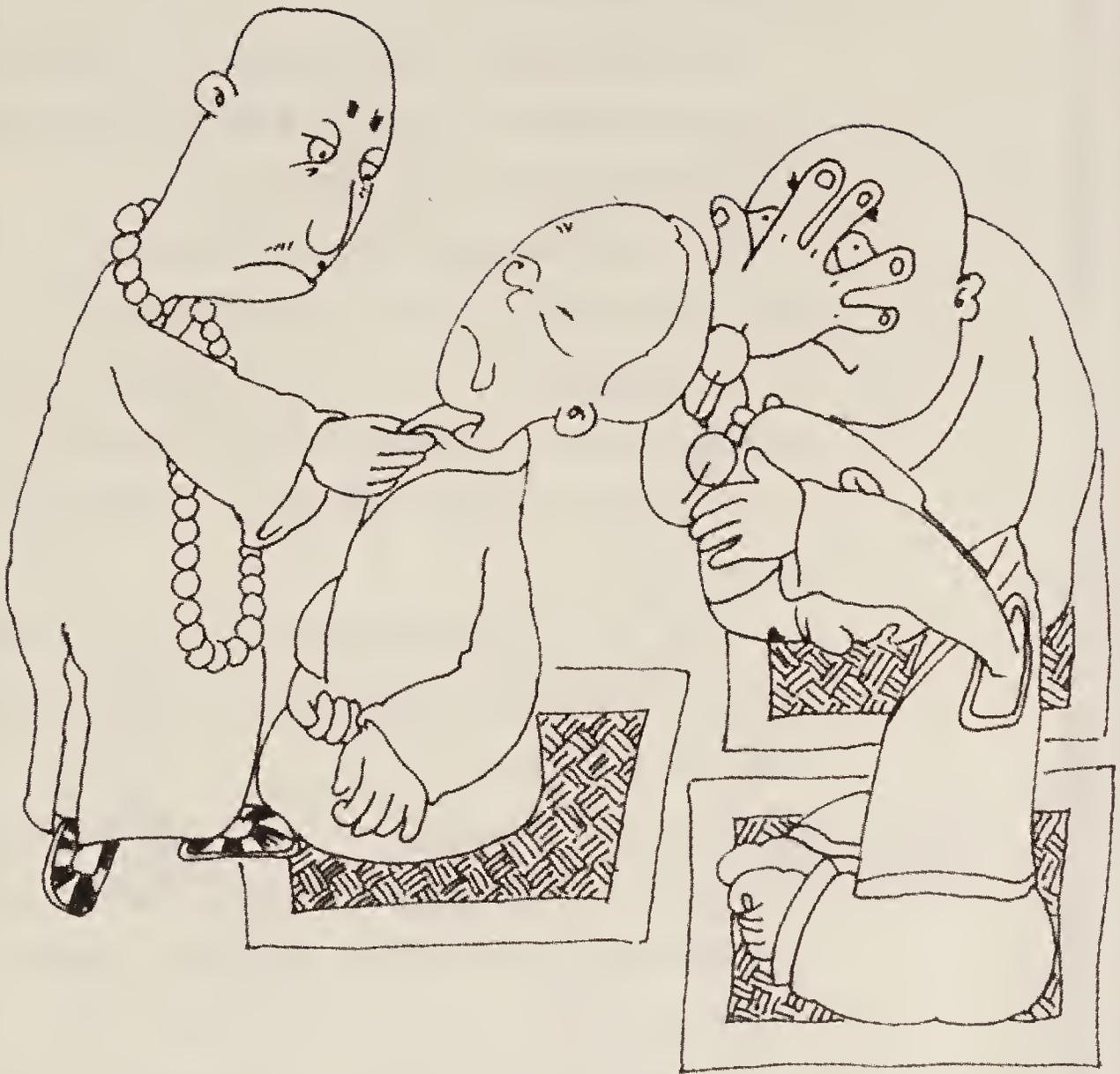
临济禅师在讲道，有一个人从人群中说：“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我是谁？”

临济禅师停止说话，每一个人都很警觉地在注意，不知道他将会给予什么样的答案！但是他没有回答，而是从他的椅子上走下来，到那个人的身边。所有人都非常警觉地注意着，他们甚至不敢呼吸，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本来应该可以从椅子那边回答，而不需要走下来。那个人变得害怕，临济禅师走向他，他抓住那个人的领子，使他震撼了一下，然后告诉他：“闭起你的双眼！记住，是谁在问这个‘我是谁’的问题？”

那个人闭起眼睛，当然他是害怕的，他向内走去找寻是谁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就不回来了。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又等待。他的脸变得很宁静，很镇静。然后临济禅师就再度摇撼他：“现在走出来，然后告诉每一个人‘我是谁’！”

那个人开始笑，然后说：“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回答方式，但是现在如果有人问我，我也会这样做，我不能够回答。”



我是谁

静默大师

有一个和尚自称“静默大师”，其实他是一个骗子，没有真正的悟性。

为了推销他骗人的禅，他有两个口若悬河的侍从代他回答问题——然而，似乎是为了显示他高深莫测的静默禅，他自己从来不说一个字。

有一天当他的两个侍从不在家的时候，一个参拜者，到了他那里，并且问：“大师，佛是什么？”

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拼命地环顾四周，找他那两个不见了的人。

这个参拜者显然是心满意足，他谢过大师，又踏上了行程。

在路上，这个参拜者遇到了那两个正在往家走的侍从，他开始兴致勃勃地告诉他们说，这位静默大师是多么开悟的一个人。

他说：“我问他佛是什么，他马上把脸转到东转到西，暗示说人类老是在到处找佛，但实际上，佛是在任何这样的方向里都找不到的。啊，他真是一位开悟的大师，他的教导是多么意味深长啊！”

当侍从们回来后，静默大师责备他们：“你们到哪里去了这么久？刚才我尴尬死了，差一点被一个好问的参拜者弄得身败名裂。”



静默大师

我的方式

有人问一位禅师：“你的方式是什么？”

他说：“我是饿了就吃东西，也从不在饿的时候禁食——这就是我的方式。我从不在不饿的时候吃东西，也从不饿的时候禁食——这就是我的方式！”

那人说：“但这种方式看上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都这么做。”

禅师大笑，说：“如果你们都这么做，那么就没有必要来见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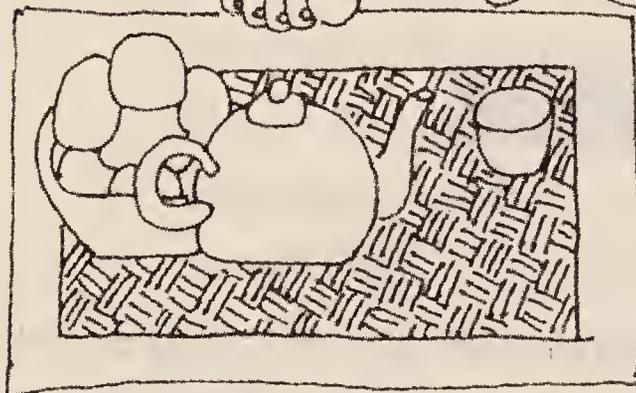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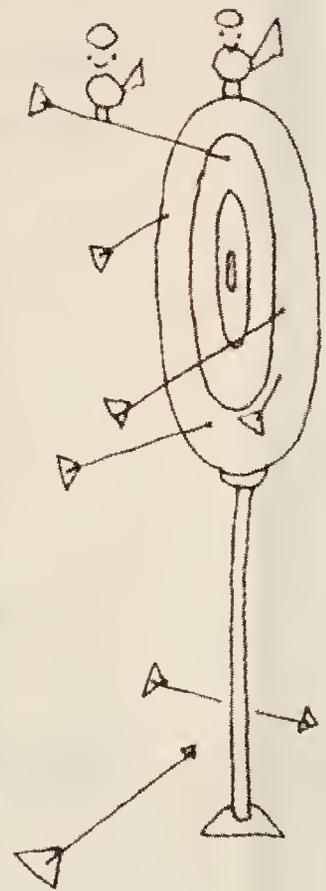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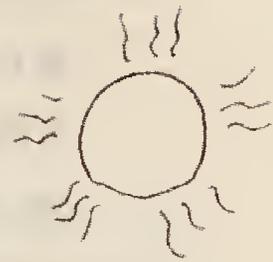
“你要么吃得太多，要么吃得太少，头脑有这样一种倾向，它总是要弄出一些使人痛苦的原因。”

伟大射手

据说伟大的禅师林翟，从来没有在他的射艺上成功过，从来没有射中红心，他的箭总是射偏，不能射中。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射手，所以有人疑惑地问：“林翟从来没有成功地射中任何目标，所有目标总是被错过，他怎么能够以一个伟大的射手而闻名？”

林翟的追随者说：“我们所重视的是开始而不是结束，不顾虑那支箭会不会射到终点，所思虑的

名人俱樂部



伟大射手

是那支箭在何时开始它的旅程，所崇敬的是林翟本身的态度。当箭离开弓时，他是警觉的，我们所顾虑的就只有这个而已，不是结果，那是不相关的”。林翟有一个弟子，他本身是一个伟大的射手，从来没有错过他的目标。当初他来到林翟这里学艺，有人说：“你是要向他学艺？他不是一个大师，甚至不是一个好弟子，是一个失败者，而你是一位射箭高手，竟要向林翟讨教？”

那个射手说：“是的，因为我在技巧上是成功的，但是就我的意识而言，我是一个失败者。他在技巧上是失败者，但就他的意识而言，他才是射手，才是大师。因为当箭离开的时候，他是警觉的，要点就在那里。”

这个射手，他技术上是一个大师，但是他必须在林翟的教导下学习好几年。而他每天的命中率都是百分之百，林翟会说：“不，你是一个失败者，就技术上而言，那支箭的离开是很正确的，但是你不在那里，你没有警觉，你是在你的昏睡当中射出那支箭的”。

闻到月桂树的味道

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孔夫子学派的学者，在向一个禅师找寻成道。那个学生经常不断地在抱怨说师父的解释不完整，师父保留了一些重要的线索，而师父向他保证说他并没有保留任何

东西。但是那个学生坚持说师父一定保留了一些东西不让他知道。

后来，他们两个人到山上小径去散步。师父突然问道：“你闻到月桂树的味道了吗？”

那个学生说：“有。”

师父说：“你看！我并没有保留任何东西不让你知道。就像你能够闻到月桂树的味道，你也能够在当下这个片刻就闻到佛性，就在月桂树里面，就在这个山中的小径上，就在小鸟里面，就在太阳里面；它就在我里面，就在你里面。你是在说什么钥匙线索？你是在说什么秘密？”

柱子疲倦

有一次，一个师父问他的弟子说：“你很晚才来，你整天都跑到哪里去了？”

他说：“有一马球比赛，一个很大的比赛在进行，我对它有兴趣，所以我跑去看。”

师父问道：“那些参赛者是不是都很疲倦了？”

他说：“是的，到了最后他们都很疲倦。”

“那些马也很疲倦吗？”

那个弟子说：“是的，那些马也很疲倦。”

师父说：“那些柱子呢？那些柱子也很疲倦吗？”

那个弟子感到很困惑——那些柱子怎么会疲倦？因此他说：“先生，给我一些时间想一想。”

他整个晚上都在静心冥想它，到了早上，当太

阳升起时,他才想到了那个要点。

他冲到师父的房间里说:“是的,师父,它们都很疲倦。”

师父:“所以你已经看到了那个要点。”

自问自答

禅师布克由他单独住在一个山洞里,完全单独,但是在白天,甚至在晚上,他也会时常大叫:“布克由”——他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会说:“是的,我在这里。”

而当时旁边都没有人。

他的弟子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你要喊自己的名字,之后又说是的呢?”

他说:“每当我进入思想,就必须记住要警觉,所以叫自己的名字。只有这样,那个焦虑才能消失。”

然而在最近几年,他的这个习惯消失了。

弟子又问:“师傅,为什么最近不再叫自己的名字呢?”

他说:“现在布克由一直在那里,他一直都在那里,所以没有需要了。以前我常常错过他,有时候焦虑控制着我,然后布克由就消失了,所以我必须记住布克由,然后那个焦虑才会消失。”

艳诗

有一位管刑法的官员陈君，年老辞职还乡，途中参访法演禅师，问道：“如何才能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

法演禅师是有道高僧，但解释问题时却用艳诗回答道：“频呼小玉元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此中事不知长官会得也吗？”

陈君应声道：“会得！”

法演禅师问道：“会得声？会得意？”

刑官陈君不能答。

一日，圆悟禅师自外返寺，问道：“听说老师用艳诗和官员陈君谈论佛法，不知他会吗？”

法演禅师道：“他只认得声，不能会得意！”

圆悟禅师道：“诗中意思，只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为什么又要说他不能会得意？”

法演禅师答道：“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你道会也不会？”

圆悟禅师听后，心有所悟，作礼退出时，忽见一只公鸡飞上栏杆，鼓翅鸣叫，圆悟自语说道：“此亦不是声。”遂再回法演禅师室，以诗偈呈明心得道：“金鸡香锁锦绣帏，竺歌丛里辞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法演禅师听后，大喜道：“此佛祖大事，非小根器所能造诣，我为你欢喜。”



艳 诗

今天不方便

临济禅师云游至金牛禅师处时，金牛禅师一看到临济禅师，就把禅杖横过去挡住门，临济禅师用手敲打禅杖三下，然后回头就在禅堂里的首座位置上坐下。金牛禅师看到这种情形，不悦地说道：“凡是行脚云游的学僧，在谒见寺院禅主时，无不按照一定参学规矩，行宾主之礼，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连这点基本的礼节礼仪都不懂？”

临济禅师诚恳地回答道：“我不知道老禅师您在说什么？我敲打禅杖三下，不是早就跟您行礼打招呼了吗？”

金牛禅师听到这种回答更加不悦，刚要开口，临济禅师就动手用禅杖打金牛禅师。

金牛禅师此时若有所悟，但临济禅师却又忽然道：“我今天不方便！”

金牛禅师顺手一掌打去，口中道：“我此时倒很方便！”

临济禅师挨了一掌，反而哈哈大笑道：“的确不错！我们今天不方便遇到了方便！”

后来，洩山禅师就问仰山禅师道：“这两位前辈的对话，到底哪一个占了上风？”

仰山禅师回答道：“占上风者上风，居下风者下风！”

此话一出，旁边座主不以为然地道：“占上风者未必上风，居下风者未必下风，上风何在？下风何

在？”

仰山禅师和洩山禅师不约而同地说道：“正如座主所说，无风不起浪！”

活得快乐

有三个愁容满面的信徒，去请教无德禅师，如何才能使自己活得快乐？

无德禅师：“你们先说说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甲信徒道：“因为我不愿意死，所以我活着。”

乙信徒道：“因为我想在老年时儿孙满堂，会比今天好，所以我活着。”

丙信徒道：“因为我有一家老小靠我抚养。我不能死，所以我活着。”

无德禅师：“你们当然都不会快乐，因为你们活着，只是由于恐惧死亡，由于等待年老，由于不得已的责任，却不是由于理想，由于责任，人若失去了理想和理想，就不可能活得快乐。”

甲、乙、丙三位信徒齐声道：“那请问禅师，我们要怎样生活才能快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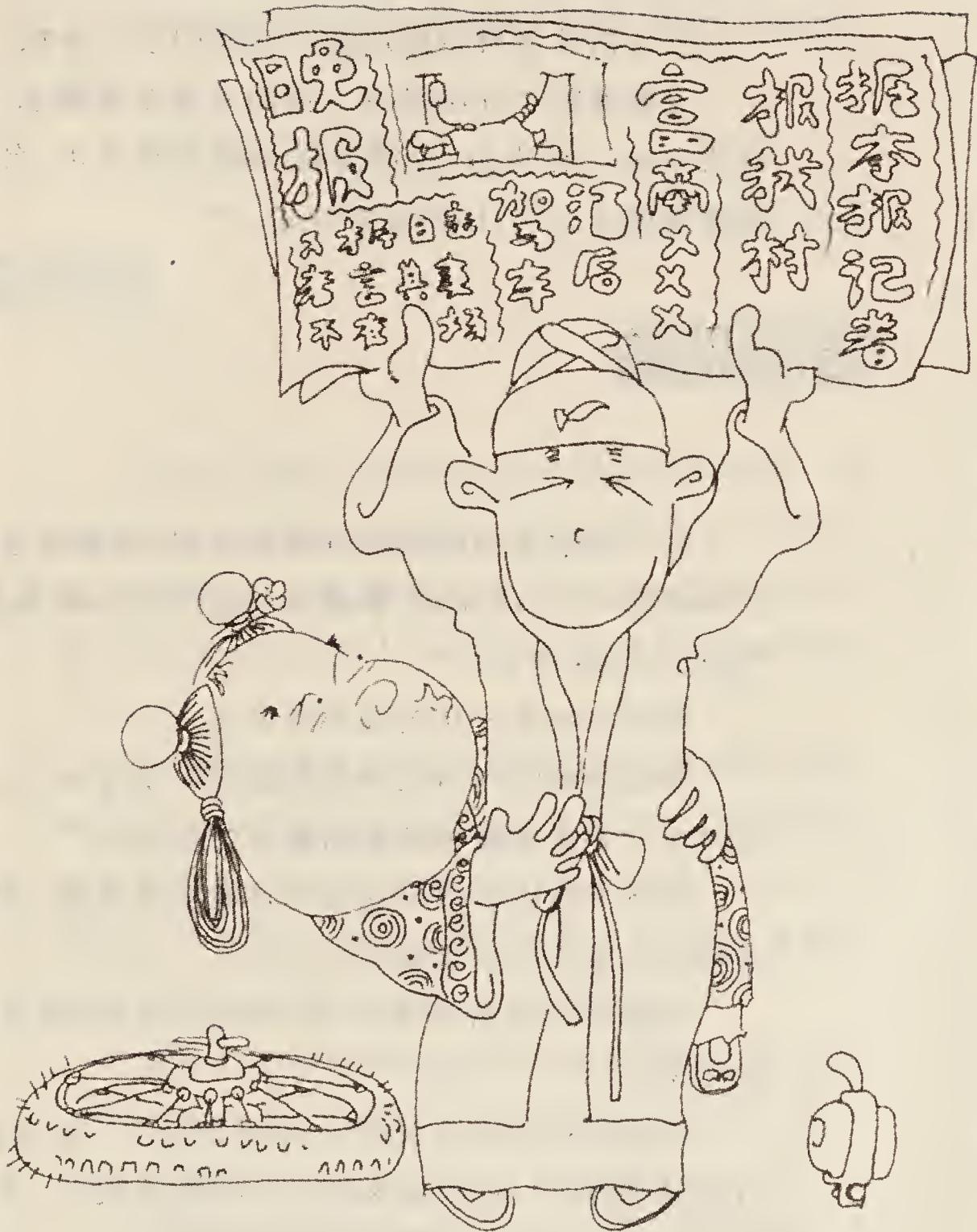
无德禅师：“那你们想得到什么才会快乐呢？”

甲信徒道：“我认为我有金钱就会快乐了。”

乙信徒道：“我认为我有爱情就会快乐了。”

丙信徒道：“我认为我有名誉就会快乐了。”

无德禅师听后，不以为然，就告诫信徒道：“你



晚报
言商
报我村
报春报记著
加马
江居
日誌
其
不
在

活得快乐

们这种想法,当然永远不会快乐。当你们有了金钱、爱情、名誉以后,烦恼忧虑就会跟在后面占有你。”

三位信徒无可奈何地道:“那我们怎么办呢?”

无德禅师:“办法是有,你们先要改变观念,金钱要布施才有快乐,爱情要肯奉献才有快乐,名誉要用来服务大众,你们才会快乐。”

当下见道

有一次临济禅师行脚到翠峰山时,就顺道去参访翠峰禅师,初见面时,翠峰禅师就问临济禅师道:“您从什么地方来?”

临济回答道:“从黄檗禅师处来。”

翠峰禅师听到黄檗禅师的名字,非常高兴,因此问道:“平常黄檗禅师如何教导学生呢?”

临济:“能用言语表达的东西都不是真理,黄檗禅师是从来不用言语教导学生的。”

翠峰:“什么都不言说,什么都不教导,那学生如何参学?”

临济道:“教导是有的,只是不同于一般言说,有时扬眉瞬目,有时棒喝打骂,若论教授,一字也无。”

翠峰:“能否举个例子?”

临济:“我是举不出例子的,因那是足迹所不能到达的境地,就如一箭射过西天。”

翠峰:“足迹不能到达,心念总可到达。”

临济：“如果一定要心念到达，那就有所偏差了。因为有到达的地方，也就有不到达的地方。”

翠峰：“如果完全封闭语言意念，那我们如何见道呢？”

临济：“当下见道！”

高与远

龙虎寺禅院中的学僧，正在寺前的围墙画一幅龙争虎斗的画像，画中龙在云端盘旋将下，虎踞山头，作势欲扑，虽然修改多次，却总认为其中动态不足。适巧无德禅师从外面回来，学僧就请禅师评监一下。

无德禅师看后说道：“龙和虎的外形画得不错，但龙与虎的特性你们知道多少？现在应该要明白的是龙在攻击之前，头必须向后退缩；虎要上扑时，头必然向下压低。龙颈向后的曲度愈大，虎头愈贴近地面，他们也就能冲得更快、跳得更高。”

学僧们非常欢喜地说道：“老师真是一语道破，我们不仅将龙头画得太向前，虎头也太高了，怪不得总觉得动态不足。”

无德禅师藉机开示道：“为人处事，参禅修道的道理也一样，退一步的准备之后，才能冲得更远，谦卑的反省之后才能爬得更高。”

学僧不解似地道：“老师！退步的人怎能向前？谦卑的人怎能更高？”

无德禅师严肃地说道：“你们且听我的禅诗：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诸仁者能会意吗？”

执迷不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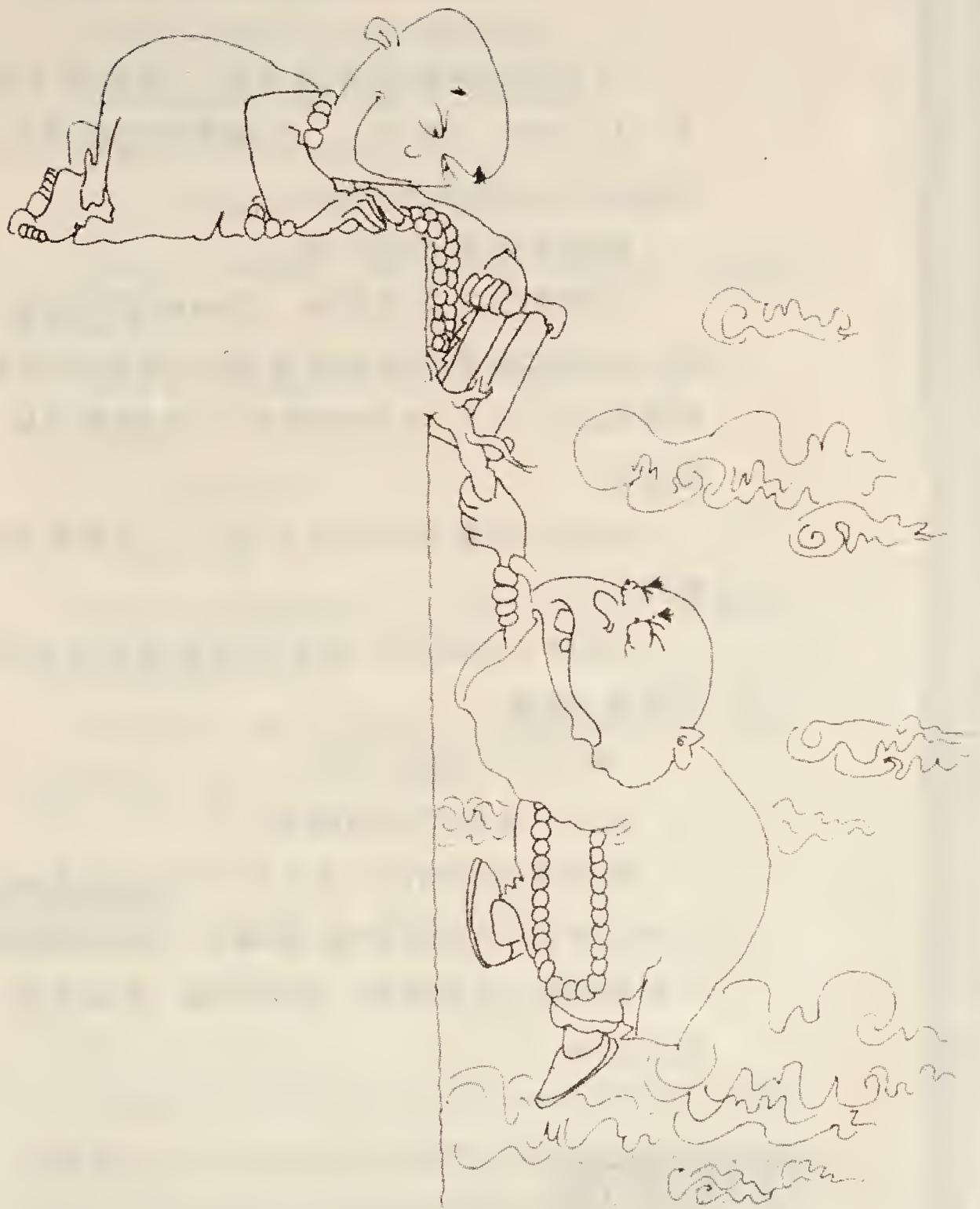
过去有一个人出门办事，跋山涉水，好不辛苦，有一次经过险峻的悬崖，一不小心，掉下深谷。此人眼看生命危在旦夕，双手在空中攀抓，刚好抓住崖壁上枯树的老枝，总算保住了生命，但是人悬荡在半空中，上下不得，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看到慈悲的佛陀，站立在悬崖上，慈祥地看着自己，此人赶快求佛陀说：“佛陀！求您慈悲，救我吧！”

“我救你可以，但是你要听我的话，我才有办法救你上来。”佛陀慈祥地说。

“佛陀！到了这种地步，我怎敢不听您的话呢？随您说什么，我全都听您的。”

“好吧！那么请你把攀住树枝的手放下！”

此人一听，心想，把手一放，势必掉到万丈深渊，跌得粉身碎骨，哪里还保得住生命？因此抓紧树枝不放，佛陀看到此人执迷不悟，只好离去。



执迷不悟

畸形

有位信徒向默仙禅师说道：“我的妻子贪财吝啬，对于好事，一财不舍。您能慈悲到我家去，向我太太开示，行些善事好吗？”

默仙非常慈悲地答允。

当默仙到达信徒家时，信徒的妻子出来迎接，但一杯茶水都舍不得端出来供养，禅师就握着一个拳头说道：“夫人，你看我的手，天天都是这样，你觉得如何？”

夫人：“如果手天天这个样子，这是有毛病，畸形呀！”

“这样子是畸形！”接着默仙禅师把手伸张成一个手掌，问道：

“假如天天这样子呢？”

夫人：“这样子也是畸形！”

默仙禅师立刻道：“夫人！不错，这都是畸形，钱只知道贪取，不知道布施，是畸形。钱只知道花用，不知道储蓄，也是畸形。钱要流通，要能进能出，要量入为出。”

寸丝不挂

净居寺的比丘尼玄机，常在大日山的石窟中打

坐参禅，有一天忽然兴起一个念头，心想：“法性精湛深妙，原本没有来去之相，我这样厌恶喧哗而趋于定寂，算不得是通达法性的人。”

于是他立刻动身拜访雪峰禅师。

雪峰初见时问道：“从什么地方来？”

玄机回答道：“大日山。”

雪峰用机锋语问道：“太阳出来了没有？”

玄机不甘示弱道：“假如太阳出来的话，会把雪峰给融化了。”

雪峰见其出语不凡，再问：“你叫什么名字？”

“玄机。”

“一天能织多少？”

“寸丝不挂！”

当玄机礼拜而退时，才走了三五步，雪峰道：“你的袈裟拖到地上了！”

玄机听后，赶快回头看一下袈裟的衣角。雪峰哈哈笑道：“好一个寸丝不挂！”

从心流出

雪峰禅师和岩头禅师同行至湖南鳌山时，遇雪不能前进。岩头整天不是闲散，便是睡觉。雪峰总是坐禅，他责备岩头不该只知睡觉，岩头责备他不该每天只知坐禅。雪峰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我这里还不够稳定，怎敢自欺欺人呢？”

岩头很是惊奇，两眼一直注视着雪峰。

雪峰道：“说实在的，参禅以来，我一直心有未安啊！”

岩头禅师觉得机缘成熟，就慈悲地指导道：“果真如此，你把所见的一一告诉我。对的，我为你印证；不对的，我替你破除！”

雪峰就把自己修行的经过说了一遍。岩头听了雪峰的话后，便喝道：“你没有听说过吗？从门入者不是家珍。”

雪峰便说：“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岩头禅师又低声道：“假如你宣扬大教的话，一切言行，必须都要从自己胸中流出，要能顶天立地而行。”

雪峰闻言，当即彻悟。

一片菜叶

雪峰、岩头、钦山三位等禅师结伴四处参访、弘法。有一天行脚经过一条河流，正计划要到何处托钵乞食时，看到河中从上游飘来一片很新鲜的菜叶。

钦山说：“你们看，河流中有菜叶飘流，可见上游有人居住，我们再向上游走，就会有人家了。”

岩头说：“这么完好的一片叶，竟如此让它流走，实在可惜！”

雪峰说：“如此不惜福的村民，不值得教化，我们还是到别的村庄去乞化吧！”当他们三人你一句、

我一句的在谈论时,看到一个人匆匆地从上游那边跑来,问道:“师父!您们有没有看到水中有一片菜叶漂过?因我刚刚洗菜时,不小心一片菜叶被水冲走了。我现在正在追寻那片流失的菜叶,不然实在太可惜了。”雪峰等三人听后,哈哈大笑,不约而同地说道:“我们就到他家去弘法挂单吧!”

残缺的鬼

有一次慧嵬禅师在山洞内坐禅时,来了一名无头鬼,若是一般人见了,必定吓得魂不附体,而慧嵬禅师却面不改色地对无头鬼说:“你原本就没有头,所以不会头疼,真是好舒服啊!”无头鬼听后,顿时消失了行踪。

又有一次,出现了一个没有身躯只有手脚的无头鬼,慧嵬禅师又对此无体鬼说:“你原本就没有身躯,所以不会为五脏六腑的疾病而感到痛苦,这是何等幸福?”无体鬼一听,也突然地失去了踪影。

求人不如求己

佛印禅师与苏东坡,一起在郊外散步时,途中看到一座马头观音的石像,佛印立即合掌礼拜观音。

苏东坡看到这种情形不解地问：“观音本来是我们礼拜的对象，为何他的手上与我们同样挂着念珠而合掌念佛，观音到底在念谁呢？”

佛印禅师：“这要问你自己。”

苏东坡：“我怎知观音手持念珠念谁？”

佛印：“求人不如求己。”

生乎？死乎

道吾禅师带着弟子渐源到一信徒家诵经吊祭超度。

渐源敲着棺木问师父：“棺木里的人是生？抑或是死？”

道吾：“不说生，不说死！”

渐源：“为什么不说？”

道吾：“不说就是不说。”

回寺途中，渐源道：“师父若不说，我以后就不再去檀家诵经超度了。”

道吾：“不去就不去，我就是不说。”

渐源真的从此就不再去为人诵经超度。

后来，道吾禅师圆寂后。渐源到石霜禅师的道场参学，一日，以相同的话问石霜禅师。

石霜：“不说生，不说死。”

渐源：“为什么不说？”

石霜：“不说就是不说。”

渐源这时终于大悟。

米里有虫

在一座禅寺里，负责煮饭烧菜的典座，是非常受到尊重的职务之一。但要把这个职务做好，不仅要 will 饭菜煮出味道，尤其要爱惜米、菜、油、盐，不可糟蹋。参学很多道场的石霜禅师在汾山禅师那里负责典座，管理米粮。

一天，他正在筛米时，住持汾山禅师来了，对他说：“不可抛散米粒，因为那是施主布施的。”

石霜答道：“一定不抛散。”

汾山看看四周，从地上拾起一粒米说：“你说不抛散，那么这一粒从哪里来？”

石霜禅师默默无言，无话回答。

汾山禅师接着说：“莫轻这一粒，因为百千万粒从这一粒生。”

石霜立刻把握机会，问道：“那这一粒从哪里生出来的？”

汾山禅师却不回答，呵呵大笑地回方丈室去了，到了黄昏，禅师就出现在禅堂说道：“大家听着，米里有虫！”

八风吹不动

宋朝苏东坡居士在江北瓜州地方任职，和江南



米里有虫

金山寺只一江之隔，他和金山寺的住持佛印禅师经常谈禅论道。一日，自觉修持有得，撰诗一首，派遣书童过江，送给佛印禅师印证，诗云：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注：八风是指吾人生活上所遇到的“称、讥、毁、誉、利、衰、苦、乐”等八种境界，能影响人的情绪，故形容为风。

禅师从书童手中接看之后，拿笔批了两个字，就叫书童带回去。苏东坡以为禅师一定会赞赏自己修行参禅的境界，急忙打开禅师的批示，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放屁”两个字，不禁无名火起，于是乘船过江找禅师理论。

船快到金山寺时，佛印禅师早站在江边等待苏东坡了，苏东坡一见禅师就气呼呼地说：“禅师！我们是至交道友，我的诗，我的修行，你不赞赏也就罢了，怎可骂人呢？”

禅师若无其事地说：“骂你什么呀？”

苏东坡把诗上批的“放屁”两字拿给禅师看。

禅师呵呵大笑说：“哦！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江’了呢？”

苏东坡惭愧不已。

丙丁童子来求火

一所寺院的监院师父，参加法眼禅师的法会，

法眼禅师问：“你参加我的法会有多久了？”

监院说：“我参加禅师的法会已经有三年之久。”

法眼：“为何不特别到我的丈室来问我佛法呢？”

监院：“不瞒禅师，我已从青峰禅师处领悟了佛法。”

法眼：“你是根据那些话而领悟了佛法呢？”

监院：“我曾问青峰禅师：学佛法的人，怎样才能认识真正的自己？青峰禅师回答我说：丙丁童子来求火。”

法眼：“说得好。但是，你并不可能真正了解这句话的涵义吧！”

监院：“丙丁属火，以火求火，这就是说凡事要反求诸己。”

法眼：“你果然不了解，如果佛教是这么简单的话，就不会从佛陀传承到今日了。”

监院听后，非常气愤，认为禅师藐视了自己，便离开了法眼禅师。

中途他想：“禅师是个博学多才的人，而且目前是五百人的大导师，他对我的忠告，一定自有其道理。”

于是他又返回原处，向法眼禅师忏悔，再次问道：“学佛的人真正的自己是什么？”

法眼：“丙丁童子来求火。”

监院闻言，突然有所领悟。

地狱与极乐

有一地方长官去拜访白隐禅师,请示佛门常说的地狱与极乐是真实的呢?或是一种理想?并希望禅师能带他参观到真实的地狱与极乐。

白隐禅师立刻用所能想像出的最恶毒的话辱骂他,使得这位长官十分惊讶。刚开始时基于礼貌的关系,长官都没有回嘴。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随手拿起一根木棍,并大喝:“你算什么禅师?简直是个狂妄无礼的家伙!”说着拿木棍就往禅师身上打去,白隐跑到大殿木柱后,对着面露凶相,从后追赶的长官说:“你不是要我带你参观地狱吗?你看!这就是地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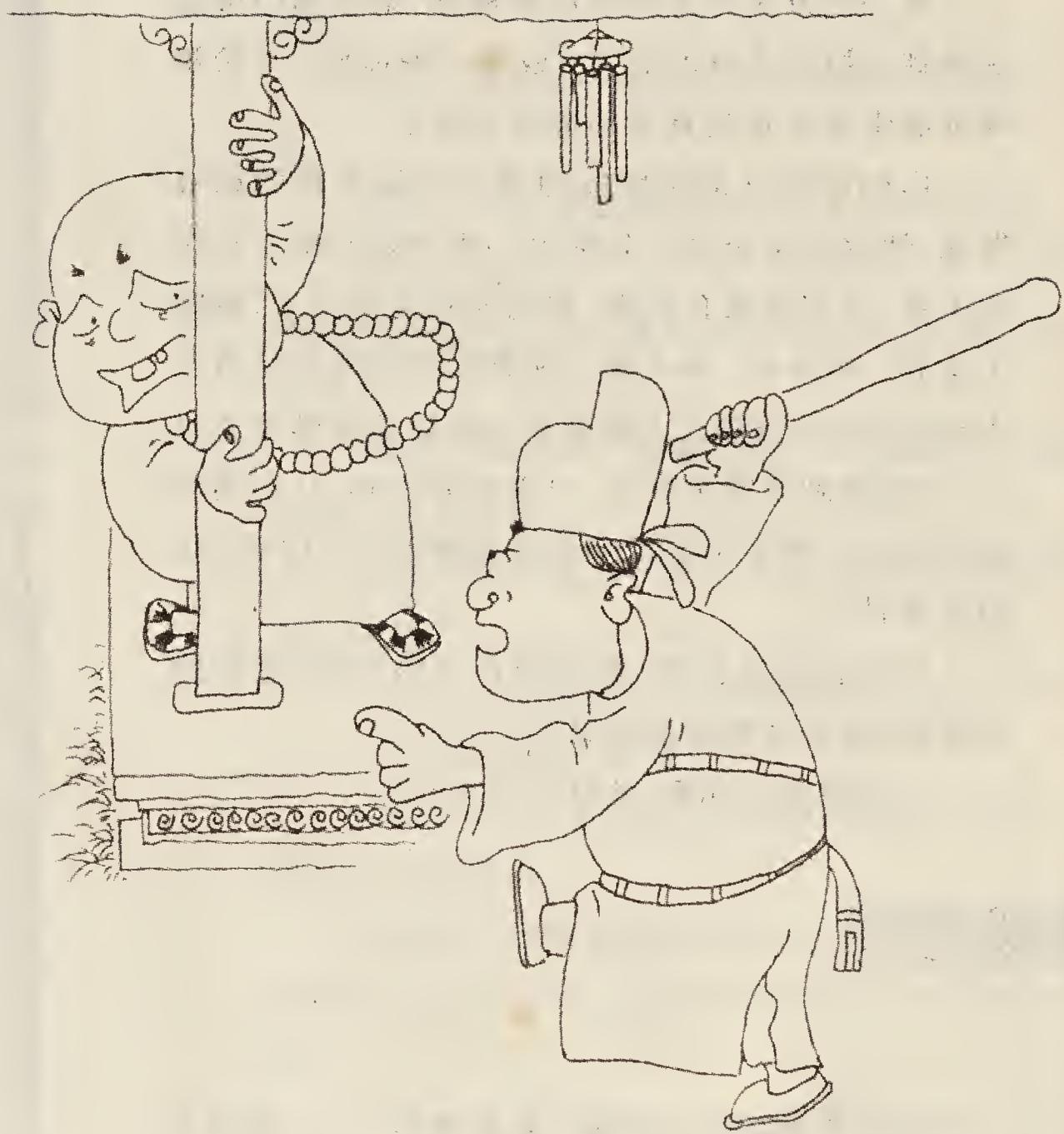
恢复自我的长官,察觉到自己的失态,急忙跪地道歉,请禅师原谅他的鲁莽。

白隐禅师:“你看,这就是极乐!”

虔诚的心

有一个青年名叫光藏,未学佛前,一心想成为佛像雕刻家,故特别去拜访东云禅师,希望禅师能指点一些佛像的常识,使其在雕刻方面有所成就。

东云禅师见了他以后,一言不发地只叫他去井边汲水。当东云看到光藏汲水的动作以后,突然间



地狱与极乐

开口大骂,并赶他离开。因为时近黄昏,其他弟子看到这种情形,颇为同情,就要求师父留光藏在寺中住一宿,让他明天再走。

到了三更半夜,他被叫醒,去见东云禅师,禅师以温和的口气对他说:“也许你不知道我昨晚骂你的原因,但我现在告诉你,佛像是被人膜拜的,所以对被参拜的佛像,雕刻的人要有虔诚的心,才能雕塑出庄严的佛像,白天我看你汲水时,水都溢出桶外,虽是少量的水,但那都是福德因缘所赐与的,而你却毫不在乎。像这样不知惜福且轻易浪费的人,怎么能够雕刻佛像?”

光藏对此训,颇为感动而钦敬不已,并且在深加反省后,终于入门为弟子,其佛像的雕刻技艺也独树一帜!

像牛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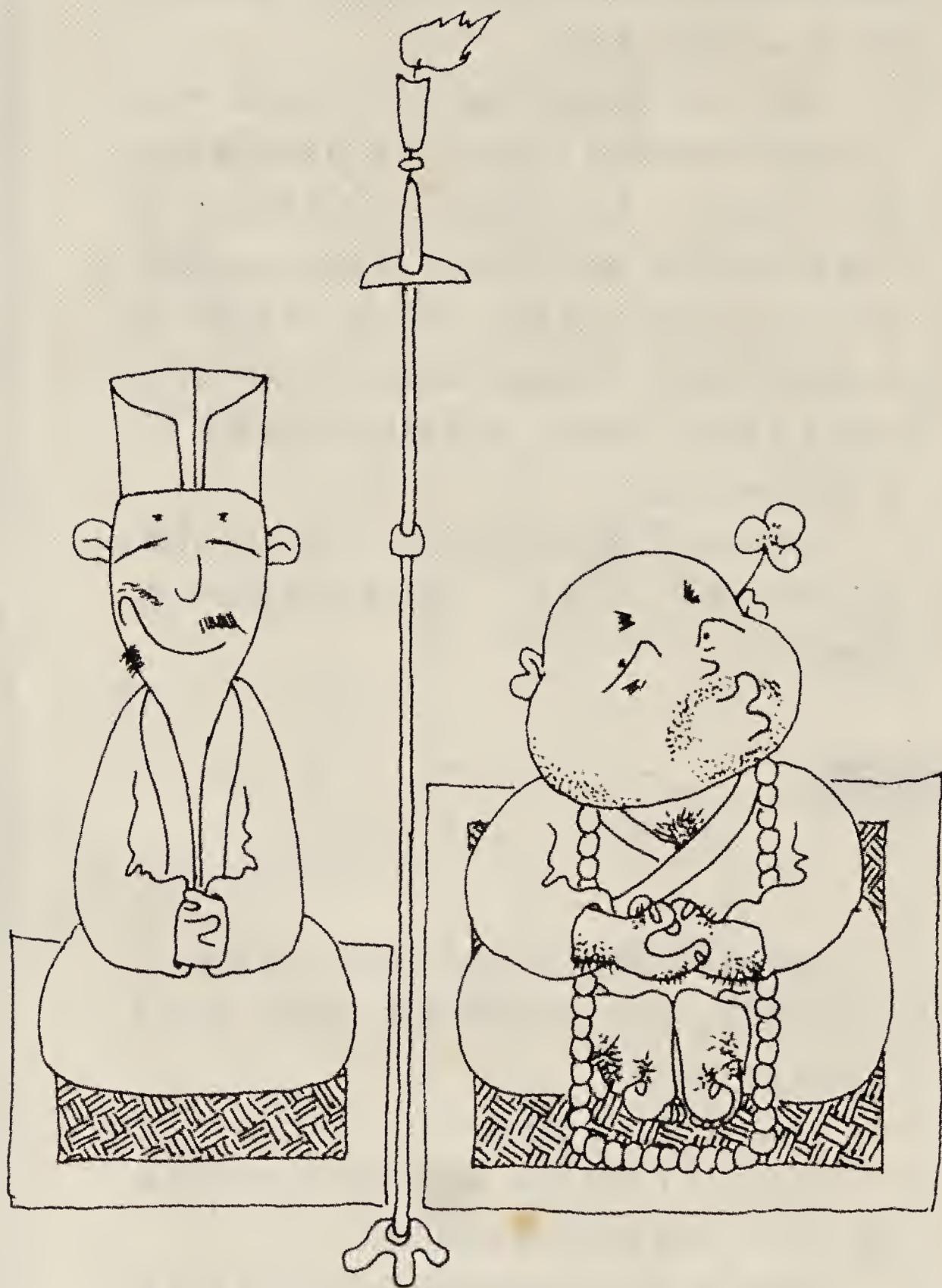
宋代苏东坡到金山寺和佛印禅师打坐参禅,苏东坡觉得身心通畅,于是问禅师道:“禅师!你看我坐的样子怎么样?”

“好庄严,像一尊佛!”

苏东坡听了非常高兴。佛印禅师接着问苏东坡道:“学士!你看我坐的姿势怎么样?”

苏东坡从来不放过嘲弄禅师的机会,马上回答说:“像一堆牛粪!”

佛印禅师听了也很高兴!苏东坡见将禅师喻为



像牛粪

牛粪，禅师竟无以为答，心中以为赢了佛印禅师，于是逢人便说：“我今天赢了！”

消息传到他妹妹苏小妹的耳中，妹妹就问道：“哥哥！你究竟是怎么赢了禅师的？”苏东坡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地如实叙述了一遍。苏小妹天资超人，才华出众，她听了苏东坡得意的叙述之后，正色说：“哥哥！你输了！禅师的心中如佛，所以他看你如佛，而你心中像牛粪，所以你看禅师才像牛粪！”

苏东坡哑然，方知自己禅功不及佛印禅师。

三种人

玄沙禅师开示大众说道：“诸方长老德，常以弘法利生为家业，如果说法的时候碰到盲、聋、哑这三种人，要怎么去引导他们呢？你们应想到对盲、聋、哑三种人怎么说好禅呢？假如对盲者竖拂尘，他又看不见；对聋者说任何妙法，他又听不见；对哑者问话，他又不会言表，如何印可？如果没有方法接引此三种残障人士，则佛法就会被认为不灵验。”

大家都不知如何回答，有一个学人，就将上面玄沙禅师的开示，特地向云门禅师请教。

云门禅师听后，即刻道：“你既请问佛法，即应礼拜！”学人依命礼拜，拜起时，云门就用拄杖向他打去，学人猛然后退。

云门说：“汝不是盲者！”

再大叫：“向我前面来！”



三种人

学人依言前行。

云门曰：“汝不是聋者！”

云门停了一会儿道：“会吗？”

学人答曰：“不会！”

云门曰：“你不是哑者！”

学人听后当下有省。

银货两讫

诚拙禅师在圆觉寺弘法时，法缘非常兴盛，每次讲经时，人都挤得水泄不通，故信徒间就有人提议，要建一座较宽敞的讲堂。

有一位信徒用袋子装了 50 两黄金，送到寺院给诚拙禅师，说明是要捐助盖讲堂用的。禅师收下后，就忙着做别的事去了，信徒对他的这种态度非常不满，因为 50 两黄金，不是一笔小数目，可以给平常人过几年生活，而禅师拿到这笔巨款，竟连一个“谢”字也没有，于是就紧跟在诚拙的后面提醒道：“师父！我那袋子里装的是 50 两黄金。”

诚拙禅师漫不经心地应道：“你已经说过，我也知道了。”禅师并没有停下脚步，信徒提高嗓门道：“喂！师父！我今天捐的 50 两黄金，可不是小数目呀！难道你连一个‘谢’字都不肯讲吗？”

禅师刚好走到大雄宝殿佛像前停下：“你怎么这样唠叨呢？你捐钱给佛祖，为什么要我向你道谢？你布施是在做你自己的功德，如果你要将功德当成

一种买卖，我就代替佛祖向你说声‘谢谢’，请你把‘谢谢’带回去，从此你与佛祖‘银货两讫’了！”

不能代替

道谦禅师与好友宗圆结伴参访行脚，途中宗圆因不堪跋山涉水的疲困，因此几次三番地闹着要回去。

道谦就安慰他说：“我们已决心出来参学，而且也走了这么远的路，现在半途放弃回去，实在可惜。这样吧，从现在起，一路上可以替你做的事，我一定为你代劳，但只有五件事我帮不上忙。”

宗圆问道：“哪五件事呢？”

道谦非常自然地说道：“穿衣、吃饭、拉屎、撒尿、走路。”

道谦的话，宗圆终于大悟，从此再也不敢说辛苦了。

未到曹溪亦不失

石头希迁禅师的肉身现在还供在日本横滨总持寺，石头希迁十二岁时，见到六祖惠能大师。六祖大师住在广东曹溪，而石头希迁正是广东人，六祖一见到他，非常高兴地说：“可以做我的徒弟。”



不能代替

“好啊！”他十二岁就做了六祖的徒弟了。但是不幸，三年后六祖就圆寂了。圆寂前，一个十五岁的小沙弥见师父要去世了，就问他：“老师百年以后，弟子要依靠谁呢？”

“寻思去！”六祖告诉他。

希迁把“寻思”误为“用心思量去”，就天天用心思参禅，后来有一位上座告诉他：

“你错了！师父告诉你‘寻思去’，因为你有一个师兄行思禅师，在青原山弘法，你应该去找他。”

石头希迁听后，立刻动身前往，当他从曹溪到青原山参访行思禅师时，行思禅师问他：“你从哪里来？”

石头希迁回答道：“我从曹溪来！”

说了这句话很了不起，意思是说我从师父六祖大师那里来的。

行思禅师又问道：“你得到什么来？”

“未到曹溪也未失！”

这意思是未去以前，我的佛性本具，我也没有失去什么呀！

“既然没有失去什么，那你又何必去曹溪呢？”

石头希迁回答：“假如没有去曹溪，如何知道没有失去呢？”

蝇子投窗

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太痴；

千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

这首诗的作者古灵禅师，是在百丈禅师那里开悟的。悟道后的禅师感于剃度恩师的引导，决定回到仍然未见道的师父身旁。

有一次年老的师父洗澡，古灵禅师替他擦背，忽然拍拍师父的背说：“好一座佛堂！可惜有佛不圣。”师父听了便回头一看，禅师赶紧把握机缘又说：“佛虽不圣，还会放光哩！”但是师父仍然不开悟，只觉得徒弟的言行异于常人。

又有一次，师父在窗下读经，有一只苍蝇因为被纸窗挡住了，怎么飞也飞不出去，把窗户撞得特响，于是又触动古灵禅师的禅思，他说：“世间如许广阔，钻他驴年故纸。”并且做了上面那首诗偈，意思是说：苍蝇！你不晓得去寻找可以出去的正道，却死命的往窗户钻，即使身首离异也不能出头呀！暗示师父参禅应该从心地去下功夫，而不是“钻故纸”的知解啊！

师父看到这个参学回来的弟子，言语怪异，行径奇特，于是问他是什么道理？古灵禅师便把他悟道的事告诉了师父，师父感动之余，于是请他上台说法，禅师坐座，便说道：“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

电光石火

临济禅师与凤林禅师交往时，有一次凤林禅师

问道：“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不知您愿不愿意回答？”

临济禅师回答道：“谁不知道凤林上人是位大诗人，我可不要挖自己的肉作疮！不过我倒很好奇您的问题是什么？”

凤林：“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

临济：“海月既无影，游鱼何得迷？”

凤林：“观风看浪起，翫水野帆飘。”

临济：“孤轮独照江山静，长啸一声天地秋。”

凤林：“任将三寸辉天地，一句临机试道看。”

临济：“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

凤林至此已无话可说，于是临济禅师乃吟颂道：

“大道绝同，任向西东；

石火莫及，电光罔通。”

后来汾山禅师看到这句颂词，就问仰山禅师道：“其速度之快，既然连石头的火花都追不上，甚至连闪电的光线也都达不到，那么古圣先贤又用什么方法来教导后学呢？”

仰山：“老师您的意思呢？”

汾山：“只要是能言说的，皆无实义。”

仰山：“我并不以为然。”

汾山：“为什么呢？”

仰山：“凡所言说，皆是佛法；凡所佛法，皆在心源；心念一动，遍十方界，石头之火，雷电之光，均不及心快。”

汾山：“确实不错，海月也好，游鱼也好，风浪也

好，帆船也好，寂静的江山，萧条的秋天，诗人剑客，天地机遇，总在心中，何关迷悟？何关迟速？”

泥牛入海

洞山禅师去访问龙山禅师，龙山禅师问道：“应该没有进入这座山的路，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洞山禅师道：“这座山有没有路，以及我怎么进来的一事暂且不谈，现在先问老师您究竟是从哪里进入这座山的呢？”

龙山禅师道：“反正我不是从天上云和地下水来的。”

洞山禅师道：“请问老师！自从你住进这座山以来，到现在究竟有多少年了？”

龙山禅师回答说：“山中无甲子，世上的岁月推移都跟我无关。”

洞山禅师道：“那我再请问老师，是你先住在这里呢？还是这座山先在这里呢？”

龙山禅师道：“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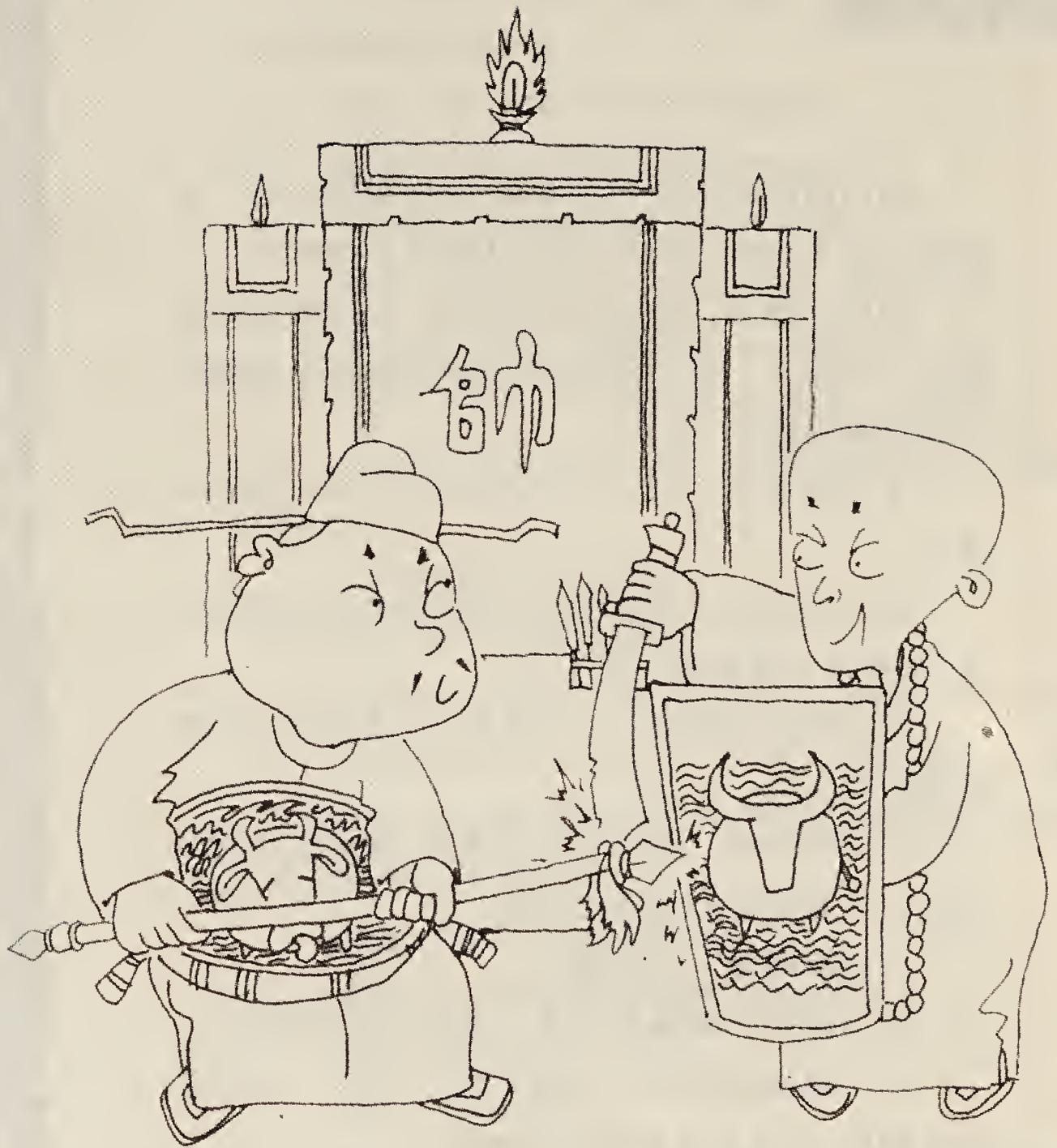
洞山禅师不解地追问道：“为什么不知道呢？”

龙山禅师回答道：“我既不是凡尘的人，也不是天上的仙，我又怎么会知道呢？”

洞山禅师道：“你既不是人也不是仙，难道你已经成佛了？”

龙山禅师道：“不是佛！”

洞山禅师：“那是什么？”



泥牛入海

龙山禅师道：“说是一物即不中！”

洞山禅师终于提出他的主题问道：“你是什么缘故才住进这座深山呢？”

龙山禅师也就着主题回答道：“因为我以前曾看见有两头泥牛在打斗，一边斗一边竟坠入大海中，一直到今天也没看见牛的踪影。”

洞山禅师一听这话，不由得肃然起敬，立刻恭敬地对龙山禅师膜拜。

房子在哪里

弥兰陀王非常尊敬有过禅悟的那先比丘，那先比丘从禅修中证悟的智能，出言吐语，充满了慧思灵巧。

有一天，弥兰陀王向那先比丘道：“眼睛是你吗？”

那先比丘笑笑，回答道：“不是！”

弥兰陀王再问：“耳朵是你吗？”

那先比丘再回答道：“不是！”

“鼻子是你吗？”

“不是！”

“舌头是你吗？”

“不是！”

“那么，真正的你就只有身体了？”

“不，身体只是假合的存在。”

“那么‘意’，是真正的你？”

“也不是！”



房子在哪里

弥兰陀王经过这些问答，最后问道：“既然眼耳鼻舌身意都不是你，那么你在哪里？”

那先比丘微微一笑，反问道：“窗子是房子吗？”

弥兰陀王一楞，勉强回答：“不是！”

“门是房子吗？”

“不是！”

“砖、瓦是房子吗？”

“不是！”

“那么，床椅、梁柱才是房子吗？”

“也不是！”

那先比丘悠然一笑道：“既然窗、门、砖、瓦、梁柱、床椅都不是房子，也不能代表这个房子，那么，房子在哪里？”

弥兰陀王恍然大悟！

一得一失

南泉普愿禅师问一学僧道：“夜来好风？”

学僧：“夜来好风。”

南泉：“吹折门前一颗松。”

学僧：“吹折门前一颗松。”

南泉禅师转身又问旁边站立的侍者道：“夜来好风。”

侍者：“是什么风？”

南泉：“吹折门前一颗松。”

侍者：“是什么松？”

南泉普愿禅师听后，深有感触，不禁慨叹道：“一得一失！”

南泉禅师说后，又再重问学僧道：“你将来要做什么？”

学僧：“不做什么！”

南泉：“应该要为众生做马牛！”

学僧：“应该要为众生做马牛！”

南泉禅师再转身问身旁的侍者道：“你将来要做什么？”

侍者：“要做像老师您这样的人物！”

南泉：“应该要为众生做马牛！”

侍者：“为什么要为众生做马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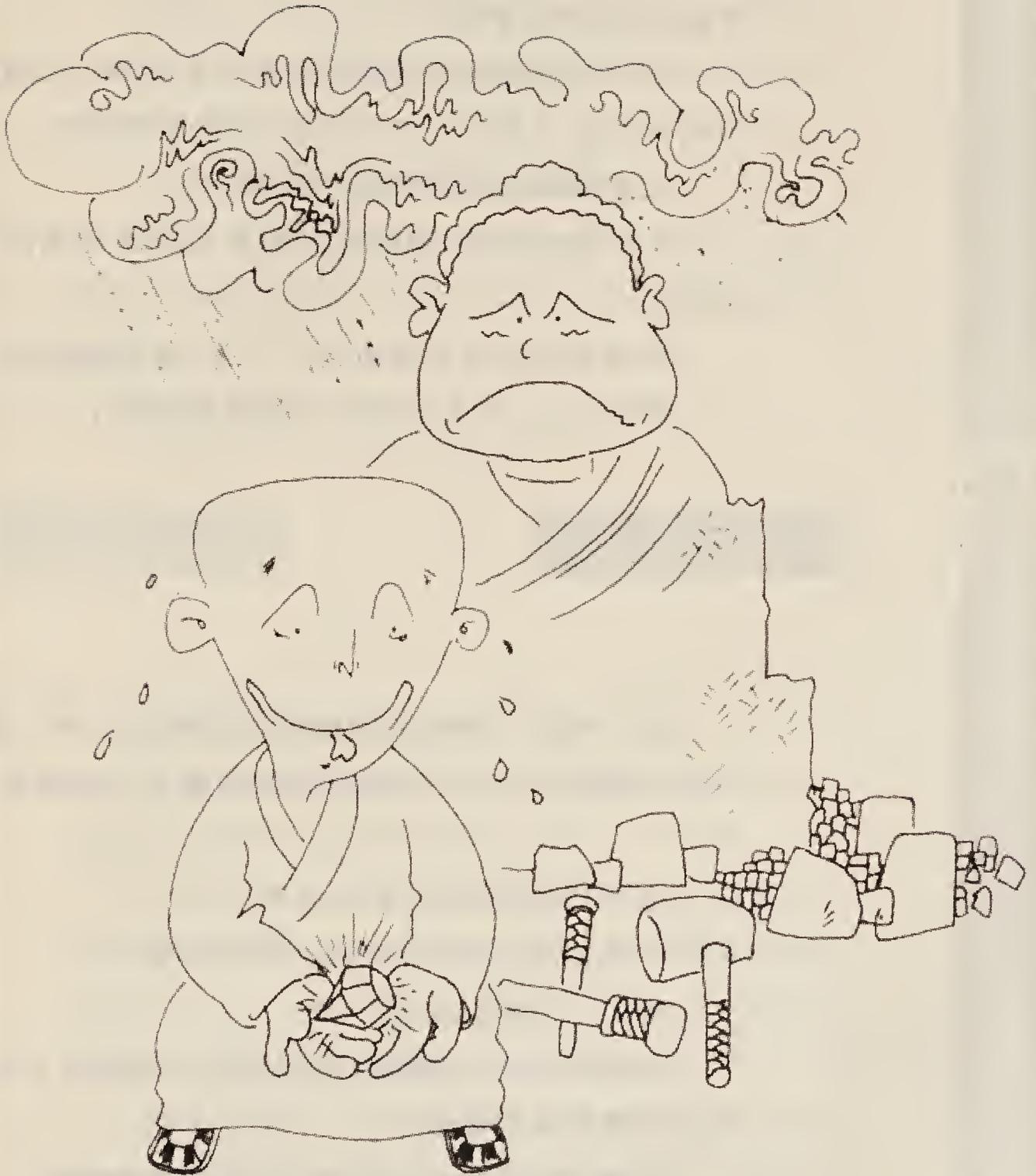
南泉禅师看看二人，放大声音仍然慨叹道：“一得一失！”

第一课

有一位学僧大年非常醉心于佛像的雕刻，但由于缺乏专家的指导，所雕塑出来的佛像总不尽人意，故下定决心出外参学，他专程去拜访无德禅师，希望能传授他有关这一方面的知识 with 技巧。

每天大年到法堂时，无德禅师便放一块宝石在他手中，命他捏紧，然后天南地北的跟他闲聊，除了雕刻方面的事外，其他一切都谈，约一个小时候后，无德禅师拿回宝石，命大年回禅堂用功。

就这样连续过了三个月，无德禅师既未谈到雕



第一课

刻的技术,甚至都未谈到为什么放一块宝石在他手中,终于,大年有点不耐烦,但也不敢询问无德禅师。一天,无德禅师仍照往常一样,又拿一块宝石放在他手里,准备聊天。

大年一接触那块宝石,便觉得不对劲,立刻脱口而出说道:“老师!您今天给我的,不是宝石。”

无德禅师问道:“那是什么呢?”

大年看也不看,就说道:“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块而已。”

无德禅师欣悦地笑着说:“对了,雕刻是要靠心手一致的功夫,现在你的第一课算是及格了。”

哑巴吃黄连

有一学僧,非常恭敬地请问慧林慈受禅师道:“禅者悟道时,对于悟道的境界和感受,说得出来吗?”

慈受:“既是悟道,说不出来。”

学僧:“说不出来的时候,像什么呢?”

慈受:“像哑巴吃蜜!”

学僧:“当一个禅者没有悟道时,他善于言词,他说的能够算禅悟吗?”

慈受:“既未悟道,说出的怎能算作禅悟呢?”

学僧:“因为他讲得头头是道,如果不算作禅悟,那他像什么呢?”

慈受:“他像鹦鹉学话!”

学僧：“哑巴吃蜜与鹦鹉学话，有什么不同呢？”

慈受：“哑巴吃蜜，是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鹦鹉学话，是不知，如小儿学话，不解其义。”

学僧：“然则，未悟的禅者，如何说法度生呢？”

慈受：“自己知道的给他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不要给他知道。”

学僧：“老师现在是知抑是不知！”

慈受：“我是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如鹦鹉学讲话，讲得非常像。你说我是知呢？还是不知呢？”

学僧于言下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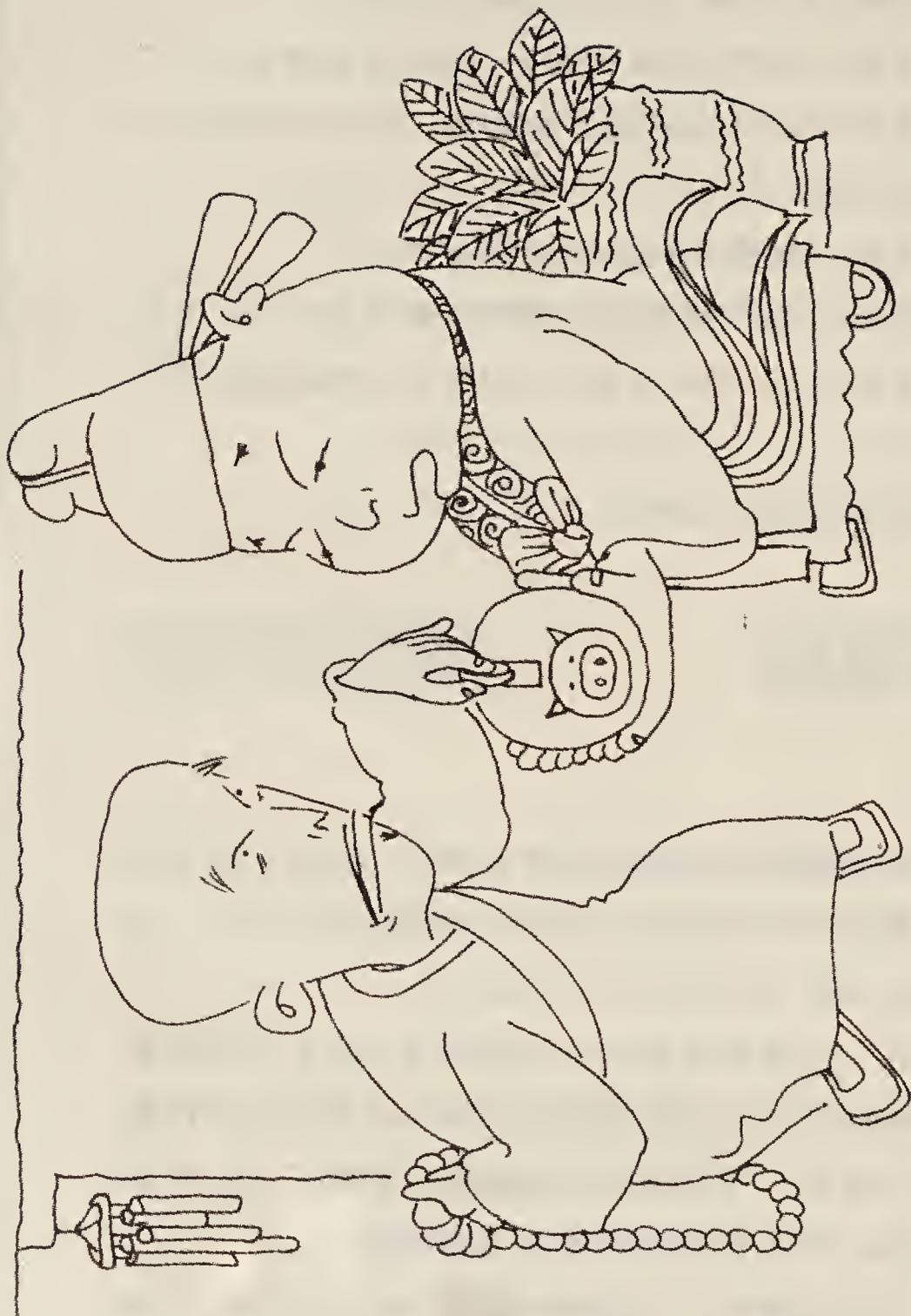
存财于信徒

佛光禅师为了推动佛教的发展，创办了许多佛教的事业，弟子们为了达成禅师的理想，很努力地向信徒劝募，鼓励信徒布施做功德。

有一次佛光禅师出外弘化回来，弟子们竞相来向禅师报告个人劝募功德的成绩，弟子普道很得意地说：“师父！今天有一位大施主，布施了100两银子，他说，作为我们兴建大雄宝殿的基金。”

弟子普德听了，也报告说道：“师父！城内的陈居士来拜望您，我带他巡礼各处的殿堂，他奉献给我们全年的道粮！”

寺中的香灯师、知客师等都向佛光禅师叙说信徒的布施情形，只见佛光禅师皱起眉头，制止大家



存对子信徒

发言，并开示弟子们说道：“你们大家都辛苦了，可惜化缘太多，没有功德！”

大家不解，问道：“为什么化缘多反而不好呢？”

佛光禅师道：“把钱财储存于信徒，让信徒富有起来，佛教才能富有！不可经常要信徒捐献这个功德，赞助那项佛事，杀鸡取卵，何其愚痴！等到有一天信徒们不胜负担，佛教还有什么护法长城呢？”

一坐四十年

佛窟惟则禅师，宋朝长安人，少年出家后，在浙江天台山翠屏岩的佛窟庵修行。

他用落叶铺盖屋顶，结成草庵，以清水滋润咽喉，每天只在中午采摘山中野果以充腹饥。

一天，一个樵夫路过庵边，见到这里还有一个修道老僧，便好奇地上前问道：“你在此住多久了”？

佛窟禅师回答道：“大概已易四十寒暑”。

樵夫好奇地再问道：“你一个人在此修行吗”？

佛窟禅师点头道：“丛林深山，一个人在此都已嫌多，还要多人何为”？

樵夫再问道：“你没有朋友吗”？

佛窟禅师以拍掌作声，好多虎豹由庵后而出，樵夫大惊，佛窟禅师忙说莫怕，示意虎豹仍退庵后。禅师道：“朋友很多，大地山河，树木花草，虫蛇野兽，都是法侣”。

樵夫非常感动，自愿皈依作为弟子。佛窟对樵夫扼要地指示佛法的心要道：“汝今虽是凡夫，但非凡夫；虽非凡夫，但不坏凡夫法。”

樵夫于言下契入，从此慕道者纷纷而来，翠屏岩上白云飘空，草木迎人，虎往鹿行，鸟飞虫鸣，成为佛窟学的禅派。

心净国土净

有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每天都从自家的花园里采撷鲜花到寺院供佛。一天，当她正送花到佛殿时，碰巧遇到无德禅师从法堂出来，无德禅师非常欣喜地说道：“你每天都这么虔诚的以香花供佛，依经典的记载，常以香花供佛者，来世当得庄严相貌的福报。”

信徒非常欢喜地回答道：“这是应该的，我每次来寺礼佛时，自觉心灵就像洗涤过似的清凉，但回到家中，心就烦乱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如何在繁嚣的尘市中保持一颗清净纯洁的心呢？”

无德禅师反问道：“你以鲜花献佛，相信你对花草总有一些常识，我现在问你，你如何保持花朵的新鲜呢？”

信徒答道：“保持花朵新鲜的方法，莫过于每天换水，并且于换水时把花梗剪去一截，因花梗的一端在水里容易腐烂，腐烂之后水分不易吸收，就容易凋谢！”



心净国土净

无德禅师道：“保持一颗清净纯洁的心，其道理也是一样，我们生活的环境像瓶里的水，我们就是花，惟有不停地净化我们的身心，变化我们的气质，并且不断地忏悔、检讨，改进陋习、缺点，才能不断吸收到大自然的食粮。”

信徒听后，欢喜作礼感谢说道：“谢谢禅师的开示，希望以后有机会亲近禅师，过一段寺院中禅者的生活，享受晨钟暮鼓，菩提梵唱的宁静。”

无德禅师道：“你的呼吸便是梵唱，脉搏跳动就是钟鼓，身体便是寺宇，两耳就是菩提，无处不是宁静，又何必等机会到寺院中生活呢？”

第 四 輯 百味俱足

一
禪

满了吗

有一位学僧对无德禅师说道：“禅师！在您座下参学时，我已感到够了，现在想跟您告假，我想去行脚云游了。”

“是什么够了呢？”

“够了就是满了，装不下去了。”

“那么在你走之前，去装一盆石子来谈话吧！”

学僧依照无德禅师的吩咐，把一大盆石子拿来。

禅师：“这一盆石子满了吗？”

学僧：“满了。”

禅师随手抓了好几把砂，掺入盆里，砂，没有溢出来。

禅师问学僧道：“满了吗？”

“满了！”

禅师又抓起一把石灰，掺入盆里，还没有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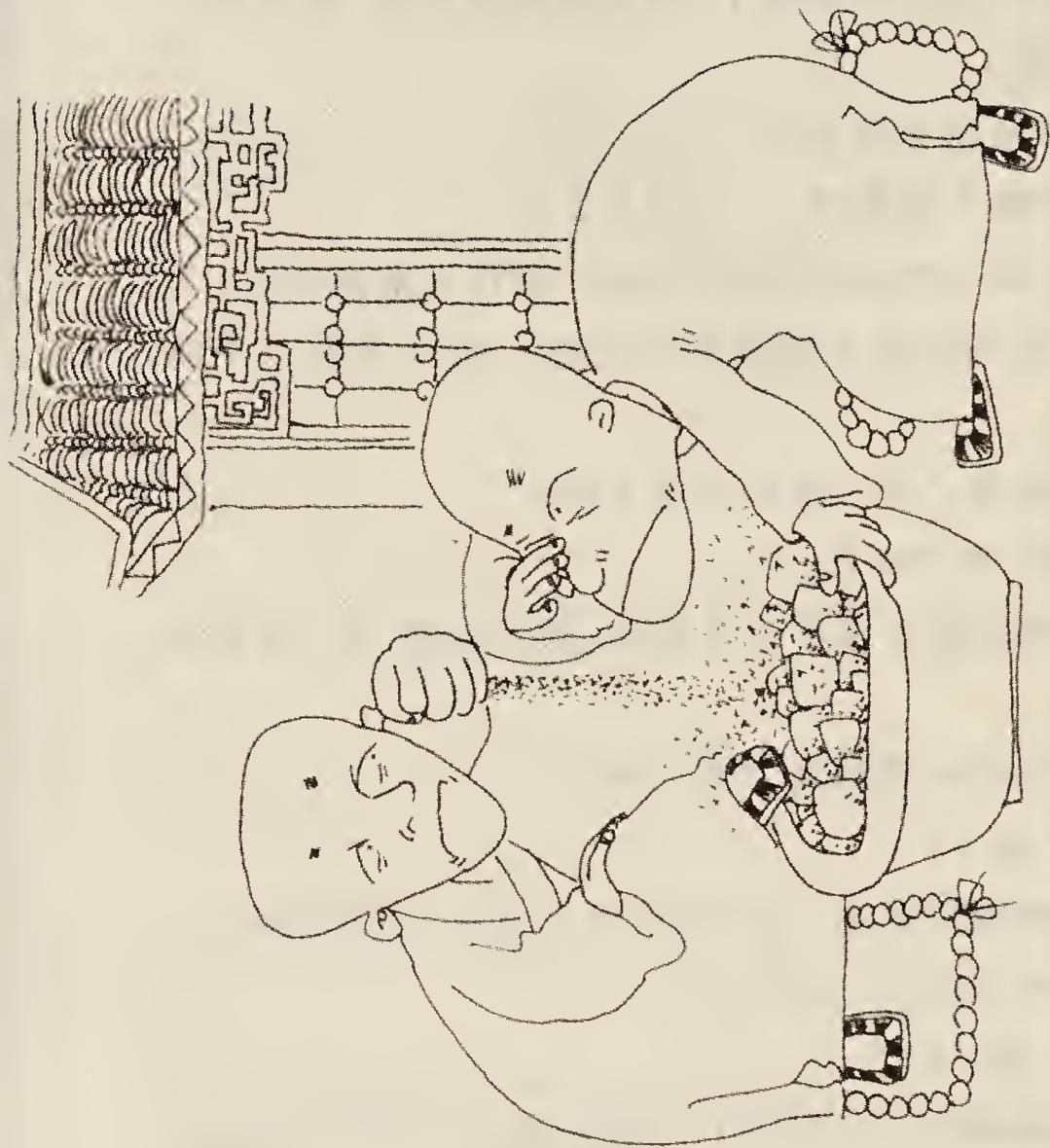
禅师再问：“满了吗？”

“满了！”

禅师顺手又再倒了一盅水进去，仍然没有溢出来。

“满了吗？”禅师又问。

“……”



满了吗

妻子偷人

有一位久战沙场的将军，已厌倦战争，专程到大慧宗杲禅师处要求出家，他向宗杲道：“禅师！我现在已看破红尘，请禅师发慈悲收留我出家，让我做您的弟子吧！”

宗杲：“你有家室，有太重的社会习气，你还不能出家，慢慢再说吧！”

将军：“禅师！我现在什么都放得下，妻子、儿女、家庭都不是问题，请您即刻为我剃度吧！”

宗杲：“慢慢再说吧！”

将军无法，有一天，起了一个大早儿，就到寺里礼佛，大慧宗杲禅师一见到他便说：“将军为什么起得这么早来拜佛呢？”

将军学习用禅语诗偈说道：“为除心头火，起早礼师尊。”

禅师开玩笑地也用偈语回道：“起得那么早，不怕妻偷人？”

将军一听，非常生气，骂道：“你这老怪物，讲话太伤人！”

大慧宗杲禅师哈哈一笑道：“轻轻一拨扇，性火又燃烧，如此暴躁气，怎算放得下？”



妻子偷人

禅师与道士

在中国佛教史上,道教的道士和佛教的出家法师,时常辩论、斗法,有一个道士向法印禅师说道:“你们佛教怎么样也比不上我们道教,因佛教最高的境界是‘一心’,是‘一乘’,是‘一真法界’,‘一佛一如来’,都是‘一’,而我们道教讲什么东西都是‘二’,可以说,‘二’胜过你们的‘一’,比方‘乾坤’、‘阴阳’,这都是‘二’,实在说,‘二’要比你们‘一’高明。”

法印禅师听后,像是不解地问道:“真的吗?你们的‘二’真能胜过‘一’吗?”

道士:“只要你说‘一’,我就能说‘二’,一定能胜过你们。”

法印禅师就跷起了一条腿来,慢慢地说道:“我现在跷起了一条腿,你能把两条腿跷起来吗?”

道士哑口无言!

不如小丑

白云守端在杨岐方会禅师处参禅时,久久不悟,杨岐挂念,很想开导开导他。有一天,杨岐方会禅师问守端以前拜过谁为老师?守端回答:“茶陵郁山主。”

杨岐又问道：“我听说茶陵郁山主是因为跌了一跤而大悟，写了一首偈，你知道吗？”

白云守端：“知道！那诗偈是这样的：

‘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
今朝尘尽光生，照破山河万朵。’”

杨岐听了之后，便发出怪声，呵呵地笑着走了。守端却因方会禅师的一笑，饭食不思，整夜失眠。第二天便至法堂请示方会禅师，为何一听到茶陵郁山主的诗偈便发笑不已。

杨岐：“昨天下午你可看到寺院前，马戏班玩猴把戏的小丑吗？”

守端：“看到了。”

杨岐：“你在某方面实在不如一个小丑。”

守端：“为什么呢？”

杨岐：“因为小丑的种种动作，就是希望自己博得别人一笑，而你却怕别人笑。”

将军的忏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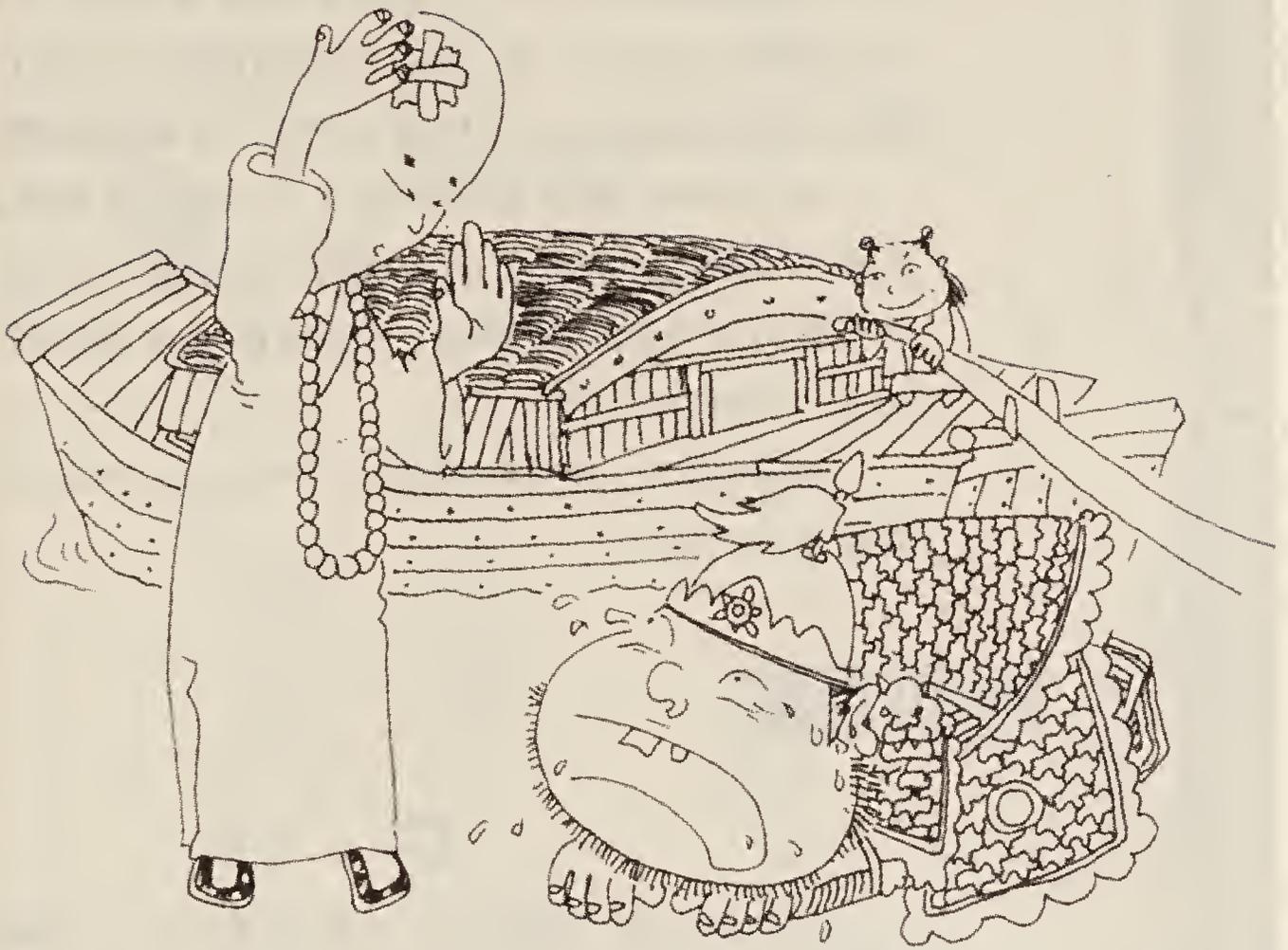
梦窗国师有一次搭船渡河，当船正要开航离岸时，有位带着佩刀拿着鞭子的将军，大喊道：

“等一下，船夫！载我过去！”

全船的人都说道：“船已开行，不可回头。”

船夫也大声回答道：“请等下一班吧！”

这时，梦窗国师说道：“船家，船离岸未多远，给他方便，掉头载他吧！”



将军的忏悔

船夫看到是一位出家师父讲话，因此就把船开回头让那位将军上船。将军上船以后，刚好站在梦窗国师的身边，拿起鞭子就抽打了梦窗国师一下，嘴里还骂道：

“和尚！走开点，把座位让给我！”

这一鞭打在梦窗国师头上，鲜血流出，国师不发一言就把位子让出，大家看了都非常害怕，不敢大声讲话，都窃窃私语，说禅师要船载他，他还打禅师。将军已知道刚才的情况，但仍不好意思认错。

船到对岸，梦窗国师跟着大家下船，走到水边默默地、静静地把脸上的血洗掉，这位蛮横的将军终于觉得对不起梦窗国师，上前跪在水边对国师忏悔道：“禅师，对不起！”

梦窗国师心平气和地说：“不要紧，出外的人心情总是不太好。”

一切现成

浙江的法眼文益禅师，往闽南参访时，行脚途中遇下雪，就暂时在地藏院中借住，因为风雪多日，与院主桂琛禅师相谈甚契，雪停后，文益辞别桂琛禅师，拟继续行脚。桂琛想送法眼一程，两人走到山门外时，桂琛禅师指着路边一块大石头问道：

“大德常说三界惟心，万法惟识，不知道这一块石头在你心内或心外？”

法眼文益毫不考虑地回答道：



一切現成

“依惟识学讲，心外无法，当然是在心内。”

桂琛禅师抓住了话柄，就问道：

“你不是在行脚云游吗？为什么要放一块石头在心内？”

法眼文益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因此就决定留下来解开这个谜团。留在地藏院中的法眼，每天都向桂琛禅师呈上自己的见解，但桂琛禅师总认为法眼的见解不够透彻。有一天，桂琛禅师对他说道：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法眼不得已，再从另一个角度报告自己的心得，桂琛禅师仍然否定说：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法眼经过多次呈报，均不被桂琛认可，只得叹道：

“我已经词穷意尽了。”

桂琛禅师听后，补充一句道：

“若论佛法一切现成！”

南泉斩猫

东西两堂僧人争一只猫，正好让普愿看到，普愿对众人说：“说得出就救了这只猫，说不出就杀掉它。”众人无言对答，普愿就杀掉了猫。

赵州和尚从外面回来后，普愿就把上面的经过说给他听，赵州听了，脱下鞋子放在头上走了出去。

普愿说：“刚才你若在场，便救了猫儿。”

一株如梦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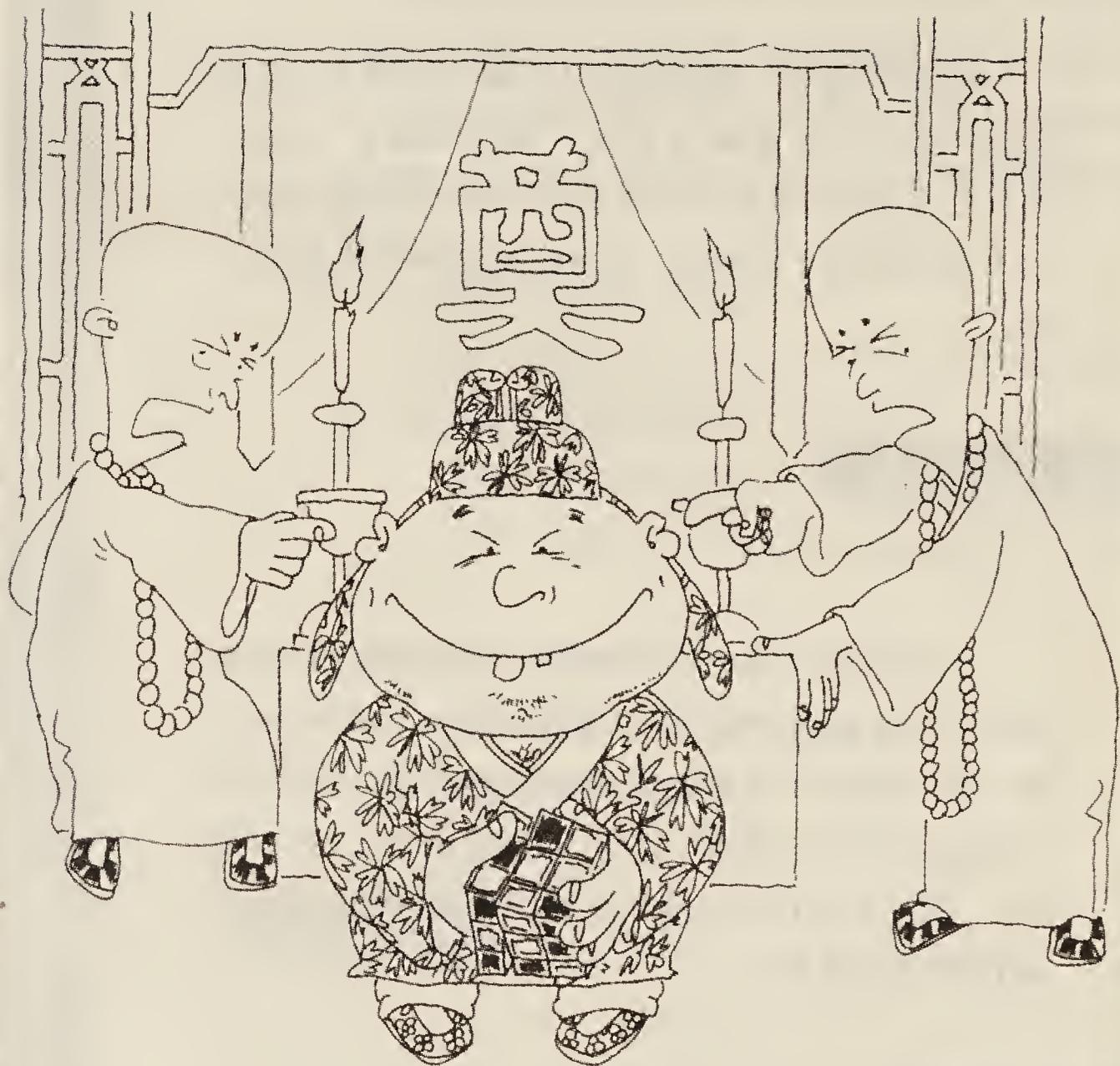
陆亘问南泉：“肇法师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实在是精当至极。”南泉叫道：“大夫！”陆亘抬头观看，南泉手指着院中的牡丹花说：“世上的人就是看到了这株花，也只像是在梦中看到的一样。”

当笑不当哭

南泉圆寂时，陆亘入寺奔丧，烧香祭师。在南泉的灵前，他举动异常，别人哀泣不已，他却哈哈大笑。院主责问说：“你与先师是师徒关系，怎么不哭反笑呢？”陆亘反诘道：“院主如果道得出一句，我就哭。”院主无言以对。陆亘于是大哭道：“啊！啊！先师过世已经很久了。”

生死由他

后唐保福禅师将要辞世圆寂时，向大众说道：“我近来气力不继，大概世缘时限已快到了。”



当笑不当哭

门徒弟子们听后,纷纷说道:“师父法体仍很健康”,“弟子们仍需师父指导”,“要求师父常住世间为众生说法”,种种请求不一。

其中有一位弟子问道:

“时限若已到时,禅师是去好呢?还是留住好?”

保福禅师表情非常安详,用非常亲切的口吻反问道:

“你说是怎么样才好呢?”

这个弟子毫不考虑地答道:

“生也好,死也好,一切随缘任它去好了。”

禅师哈哈一笑说道:

“我心里要讲的话,不知什么时候都被你偷听去了。”

言讫跏趺圆寂。

宜默不宜喧

灵树院有一年夏天的时候,五代时的后汉刘王坚持礼请云门禅师及其寺内大众全体到王宫内过夏天。诸位法师在宫内接受宫女们礼敬问法,莺莺燕燕,热闹非凡。尤其刘王虔诚重法,故禅修讲座,无日无之。寺中耆宿也都乐于向宫女和太监们说法,但惟有云门禅师一人却在一旁默默坐禅,致使宫女们都不敢亲近请示。

有一位值殿的官员,因为经常看到这种情形,就向云门禅师请示法要,云门禅师总是保持沉默,



宜默不宜喧

值殿官员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更加尊敬云门禅师，就在碧玉殿前贴一首诗道：

“大智修行始是禅，禅门宜默不宜喧，万般巧说争如实，输却禅门总不言。”

堂中首座

灵树如敏禅师的灵树院，二十年来都没有人负责“首座”之职，每当人家问起，禅师就回答：“我的首座刚刚出生啊！”又有人问，即答：“我的首座正在牧牛啊！”再有人问，即答：“我的首座正在行脚之中。”这些回答，让问的人都不知所故。

有一天禅师忽然命令大众撞钟击鼓，并吩咐至山门迎接首座。正在寺众们诧异时，云门禅师飘然而至，如敏禅师便请其担任首座之职。

于是大家都相传着灵树禅师有能知过去和未来的神通。

不久，五代后汉刘晟，将兴兵征讨时，闻灵树禅师神通，便亲自入院，拟请示禅师一些未知的将来，以便在决策问题时参考。

谁料灵树禅师已预知其意，就事先圆寂，刘王到达时，就非常生气地道：

“禅师是生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圆寂呢？”

侍者非常诚实地回答道：“禅师并没有生病，他早知道你要来，所以就先圆寂了，但留有一个盒子让交给你。”



化缘睡觉

刘王接过盒子一看，内有纸条一张，上面写着“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刘王悟其意旨，遂就罢兵，礼请云门禅师晋住灵树院，担任住持。

化缘睡觉

昭引和尚云游各地，被大家认作是一个行脚僧时，有信徒来请示：“发脾气要如何改呢？”

“脾气皆由嗔心而来，这样好了，我来跟你化缘，你把脾气和嗔心给我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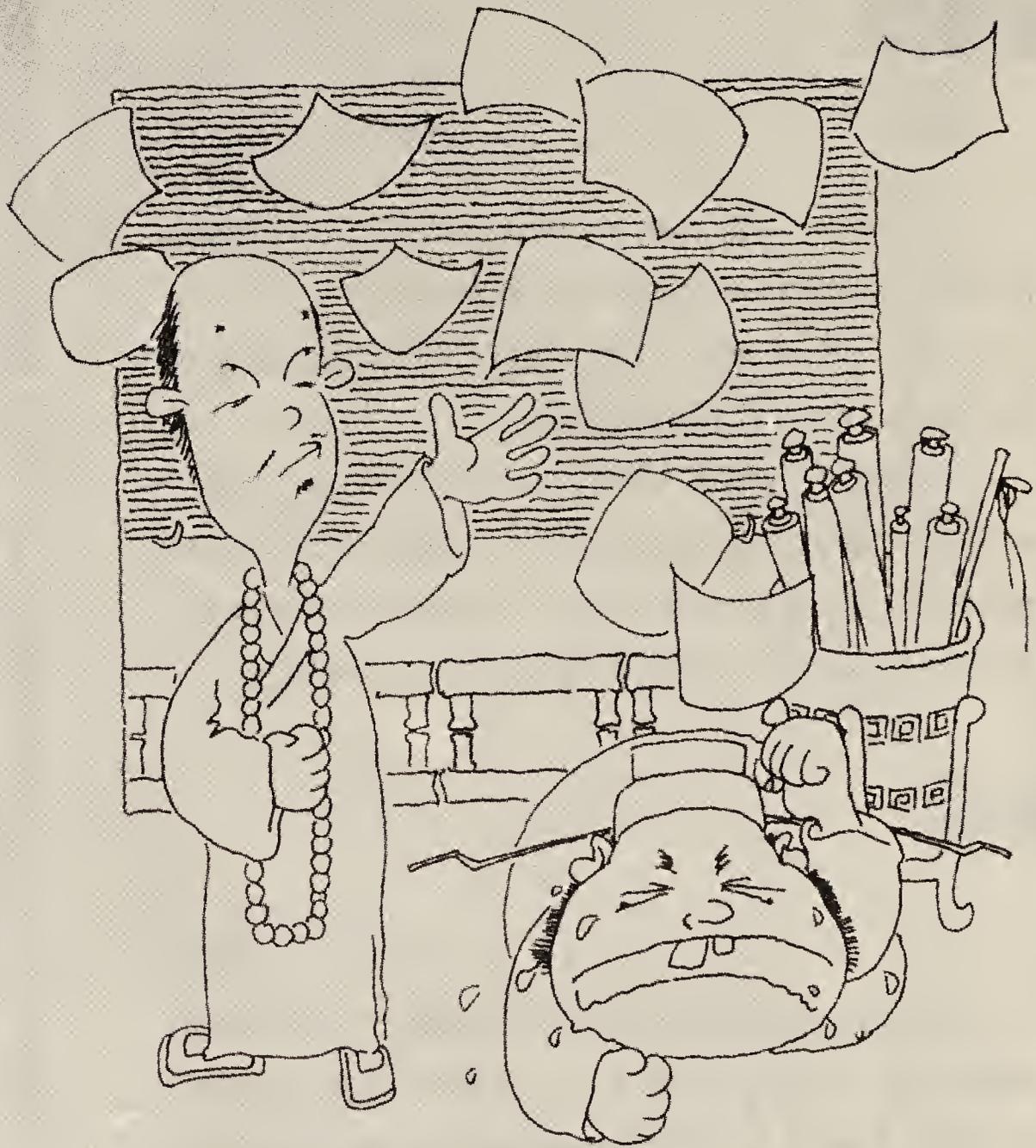
信徒的儿子非常贪睡，父母不知如何改变他，昭引和尚就到他家，把梦中的儿子摇醒：“我来化缘你的睡觉，你把睡觉给我吧！”听到信徒夫妻吵架，他就去化缘吵架。信徒喝酒他就去化缘喝酒。

无事手

唐朝相国裴休，是一位学禅的居士，他将其参禅的心得，用文字记载下来，并编印成册，册成之后，非常恭敬地呈送到黄檗禅师面前，希望禅师对其内容有所指示。

黄檗禅师接过册子后，看也不看往桌上一放，许久才问裴休宰相道：“你懂我的意思吗？”

裴休诚实地回答：“不懂！”



无事手

黄檗禅师便开示道：“禅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你把佛法表示在笔墨文字上，是扼杀了佛法的真义，也失去吾宗的宗旨，故我才不看。”

裴休听后，对禅更加契入，对黄檗禅师也更加敬重，并作颂赞曰：

“自从大士传心印，额有圆珠七尺身，
挂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
八千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胜因，
拟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示何人？”

黄檗禅师看了这颂赞，并无说好说坏之意，只道：

“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
自有一双无事手，不曾只揖等闲人。”

啐 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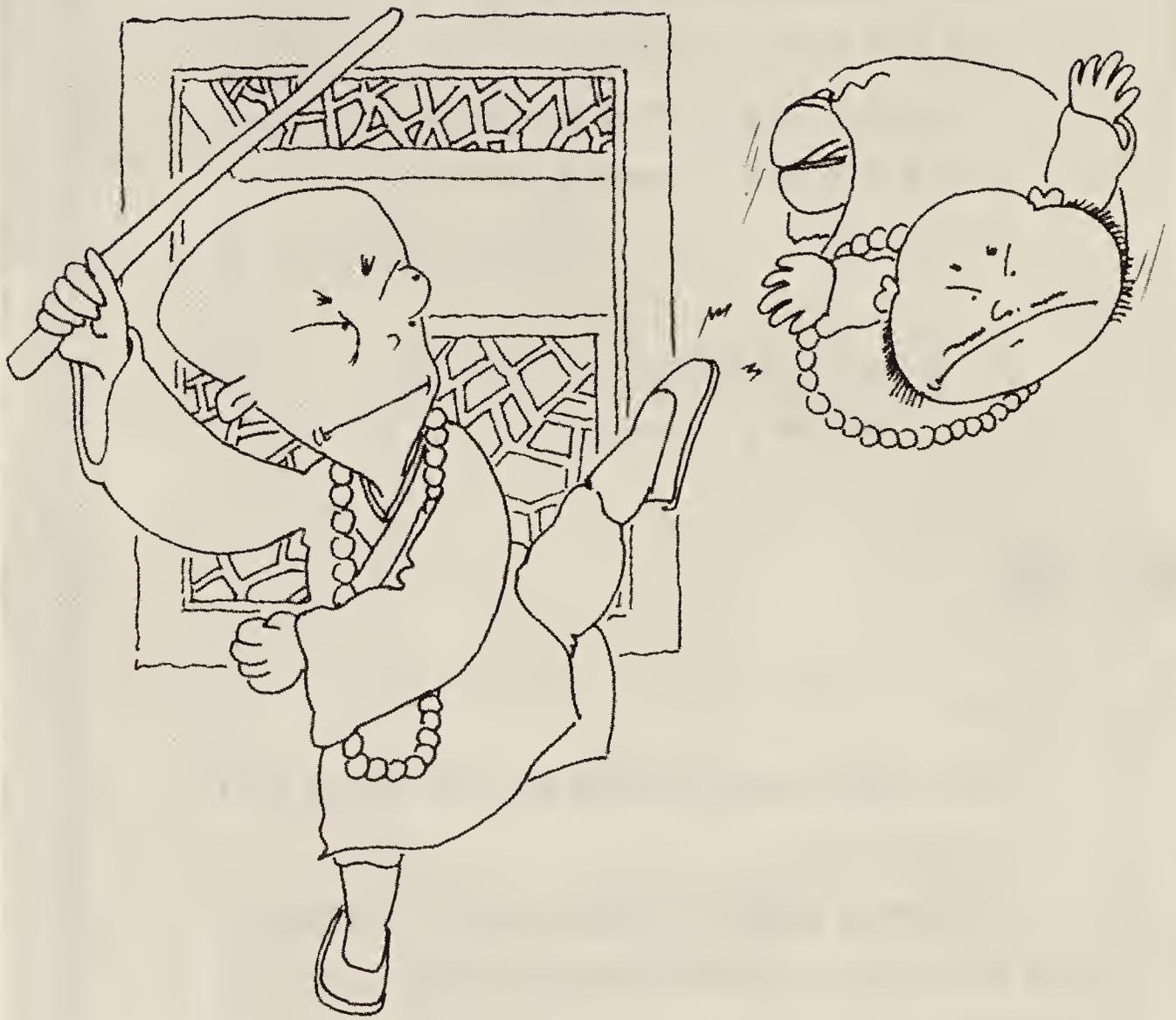
河南宝应院的南院慧颢禅师，是临济禅师的门下，有一次示众道：

“现在各禅林间对于啐啄之机的问题（喻时机成熟契悟之义）仅具有啐啄同时的体而已，尚未具有啐啄同时的妙用。”

有一位学僧向前问道：“请问什么是啐啄同时的妙用？”

慧颢禅师解释道：

“啐啄是像击石出火、闪电出光，间不容发的时机所做的。如果有意识地去做法时便失其机了。”



啐 豕

学僧不满意地抗辩道：“对此我尚有疑问。”

慧颺禅师慈悲大度地问道：“什么疑问？”

学僧轻慢地大声道：

“已经不是疑问，是你说的更教人糊涂了。”

慧颺禅师听后，便将这个学僧用棒打了过去。

学僧正要开口辩解，慧颺禅师就将他赶出山门。

这个学僧后来在云门禅师座下参学，一日，就将其离开慧颺禅师处的情形告诉文偃禅师的门人听，门人听后问道：

“慧颺禅师棒打你，此棒有所折断吗？”

学僧听后，豁然有悟，便赶快回到南院，想向慧颺禅师忏悔，但慧颺禅师已经迁化圆寂，南院宝应寺已由风穴延沼禅师担任住持。

风穴延沼禅师问道：

“你当时是怎样想才不服先师的？”

学僧回道：“我当时好像是在摇晃的灯影中走路一样。”

风穴探问了究竟后，说道：“那么你已经会了，我给你印证。”

不得不说

道忞禅师是温州永义人氏，有一次去参访雪峰义存禅师，初见面时，雪峰禅师就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氏？”

道忞回答道：“温州。”

“那么你和一宿觉(玄觉永嘉禅师,因参访六祖惠能大师,留住一宿,故名一宿觉)是同乡了。”

道忞不知玄觉和他同是温州永嘉人,所以不解,故又再问道:

“一宿觉是什么地方的人啊?”

雪峰禅师认为道忞孤陋寡闻,就责备道:

“好!好!应该要打你一顿棒,今天且放过你。”

有一天雪峰禅师集合大众开堂说法:

“堂堂密密地。”

雪峰禅师只此一句话,就静默不再说下去,一山大众均不会其意。

道忞走出大众,问道:“什么是堂堂密密地?”

雪峰禅师责备道:“你讲什么?”

道忞恭谨肃立。

雪峰禅师等大众无语,又再说道:

“向上宗乘事,堂堂密密地。”

道忞听后,立刻长跪,举手抱拳说道:

“道忞自来本山已经数年,还没有听过禅师这样的慈悲示诲。”

“虽然向来没有这样说过,今天已经说出来了,是不是对你有所妨碍呢?”

“不敢,禅师是不得已说的。”

“不,这是你使我不得不说的”。

从此师资契入,雪峰禅师座下,又多一个禅人。

高僧的真仪

裴休相国有一次到龙兴寺时,看见壁画问道:

“这是什么图像?”

寺僧:“是高僧的真仪。”

裴休:“真仪我是看到了,可是高僧呢?”

寺僧无言以对。

裴休:“不知此地有禅人否?”

寺僧:“最近有位来挂单的云水僧,好像是一位禅僧。”

裴休便劳寺僧请此云水僧出来相见。

裴休:“刚刚我向寺僧请示的问题,不知可否请你开示?”

云水僧:“请相公发问。”

裴休正开口要问时,云水僧高叫一声:

“相公!”

裴休随声应诺。

云水僧:“在什么处?”

裴休当下如获宝珠,说道:“原来你就是高僧。”

随即拜此云水僧为师。

此云水僧不是别人,正是黄檗希运禅师。



高僧的真仪

钝汉悟了

陕西地方汾州无业禅师，初参马祖道一禅师时，由于相貌魁伟，声如洪钟，马祖一见即取笑他道：

“巍巍佛堂，其中无佛！”

无业随即作礼，恭敬地说道：“三乘文学，自信粗穷其旨；但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

马祖见来意真诚，就开示道：

“只未了底心即是，更无别物；不了时，即是迷，了即是悟；迷即众生，悟即是佛。”

无业：“心佛众生外，更有佛法否？”

马祖：“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岂别有佛法？如手作业，拳空如手。”

无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马祖：“祖师今何在，且去别时来！”

无业禅师不得已，就告辞出门，马祖随即叫一声：

“大德！”

无业禅师回首。

马祖：“是什么？”

当下无业禅师跪下礼拜，哭诉道：“本谓佛道长远，今日始知，法身实相，本自具足。”

马祖：“这个钝汉悟了也！”

二十棒

有位学僧去参拜雪峰禅师，雪峰禅师问道：

“从哪里来？”

学僧回答道：“我从覆船禅师那边来。”

雪峰禅师故意幽他一默：

“生死之海还没有渡过去，你为什么先要覆船呢？”

这个学僧不了解雪峰禅师的意思，便回去把经过告诉覆船禅师。覆船禅师对这个学僧说道：

“你真愚笨，为什么不说我已超越生死苦海所以才覆船呢？”

于是这位学僧又回到雪峰禅师的地方来，雪峰禅师又问道：

“既已覆船，还来做什么？”

学僧胸有成竹地说道：“因为既已超越生死，还不覆船做什么？”

雪峰听后，就不客气地说道：“这句话是你老师教的，不是你说的，我这里有二十棒请你转给你的老师覆船，告诉他，另外还有二十棒，就留给我自己吃——这一切与你无关。”

得意忘言

洞山禅师走到水潭的时候，看到一个职僧对大家说法，他不引经据典，只听他自言自语地道：

“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议！”

洞山禅师听后，走上前便问道：

“我不问佛界和道界，只问刚才在这里说佛界道界的是什么人？”

那位说法的人，是本寺一位很重要的职事，是一位首座大师，人们叫他初首座。

初首座听后，默然不作一语。

可是洞山禅师不饶过他，一直追问道：

“为什么不快说呢？”

初首座不甘示弱地答道：

“快了就无所得。”

洞山不以为然，反驳道：

“你说都没说，还谈什么快了就无所得？”

初首座又默然。

洞山禅师这才觉得遇到了对手，因此就温和说道：

“佛和道都只是名词而已，我问你的，你为什么不引证教义来说呢？”

初首座好像遇到了的机会，迫不及待地问道：

“教义是怎么说的？”

洞山禅师拍掌大笑回答道：“得意忘言！”

不淋一人

有一位禅师写了两句话要弟子们参究，那两句话是：

“绵绵阴雨二人行，怎奈天不淋一人。”

弟子们得到这个话题便议论了起来。

第一个说：“两个人走在雨地里，有一个人却不淋雨，那是因为他穿了雨衣。”

第二个说：“那是一个局部的阵雨，有时候连马背上都是一边淋雨，另一边是干的，两个人走在雨地里，有一个人不淋雨，却是干的，那有什么稀奇。”

第三个弟子得意地说：“你们都说错了，明明是绵绵细雨嘛，怎可说是局部阵雨，那是一定有一个人走在屋檐底下。”

这样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好像都有理。

最后，禅师看时机已到，就对大家揭开谜底道：

“你们都执着于‘不淋一人’的话题，且也执著得过分厉害，那当然争论不休。由于争论，所以距离真理越来越远。其实啊，所谓‘不淋一人’，不就是两人都在淋雨吗？”

老僧何似驴

传承仰山禅师禅风的光涌禅师，有一天，从他



不淋一人

乡弘法回到仰山禅师处来，仰山问道：

“回来做什么？”

光涌先合十，再顶礼，并说道：

“礼拜和尚亲教师之义！”

仰山禅师用手指指着自己，问道：

“还见老僧不见？”

光涌肯定地答道：“见！”

仰山禅师非常严肃地再问道：

“老僧何似驴？”

光涌毫不犹豫：“和尚也不像佛！”

仰山禅师再用一指指自己说：“像什么？”

光涌不以为然地道：

“如果有所像，那跟驴有什么分别呢？”

仰山禅师听了弟子光涌的回答，哈哈大笑，乃赞叹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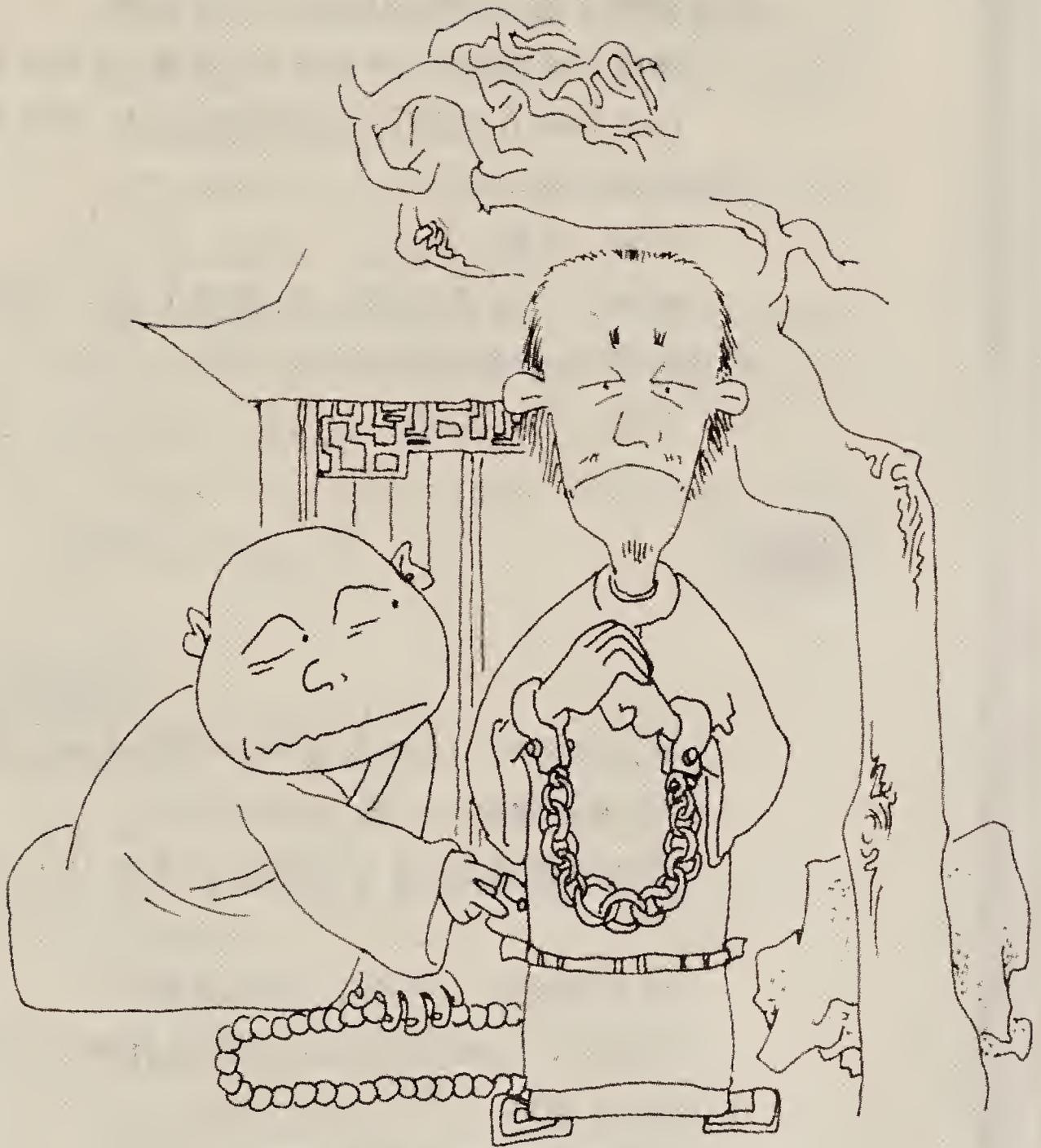
“这句话，我已经用了二十年，用它来考验人，没有一个人能彻悟了的。我也等了二十年，没有一个说得出的，今天你所回答我的，真是凡圣尽情，不从分别上去认识世间，乃从无分别上去体悟世间，真是太好了，善护持之！善护持之！”

行恶与修善

有学僧请示峻极禅师道：

“如何才是修行行善的人？”

峻极：“担枷带锁者。”



行恶与修善

学僧：“如何是邪恶为非的人？”

峻极：“修禅入定者。”

学僧：“学僧根基愚昧，禅师的开示，颠倒难明，恳求禅师还是用简明易晓的言辞开示吧！”

峻极：“所谓恶者，恶不从善。善者，善不从恶。”

学僧如堕五里雾中，仍然茫然。良久，峻极禅师问学僧道：“懂了吗？”

学僧：“不懂。”

峻极：“行恶者无善念，行善者无恶心，所以说善恶如浮云，无所生也无所灭。”

学僧于言下有悟。

佛心

慧忠禅师有一次问紫璘供奉（僧官职称）道：

“供奉学佛多年，‘佛’是何义？”

紫璘不假思索，随口回答道：“佛者，是学悟之义。”

慧忠禅师进一步问道：“佛会迷吗？”

紫璘不以为然，强忍着反问慧忠禅师：“已经成佛，怎会迷呢？”

“既然不迷，觉悟做什么呢？”

慧忠禅师的反诘，紫璘供奉无语可对。

又有一次，供奉在批注《思益梵天所问经》，慧忠禅师就说道：

“批注经典者，必须要能契会佛心，所谓上契诸

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才能胜任。”

紫璘不悦地答道：“你说的不错，否则我怎么会下笔呢？”

慧忠禅师听后，就要侍者盛一碗水，水中放七粒米，碗面放一双筷子。问紫璘供奉这是什么意思？

紫璘茫然不知，无语可对。

慧忠禅师终于不客气地训诫道：“你连我的意思都不懂，怎说已经契会佛心呢？”

慧忠禅师的水米碗筷，已经说明，佛法者不离生活也，离开生活，则要佛法何用？紫璘供奉远离生活批注佛经，则离佛心远矣。

六祖大师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

一堆柴

住在湖南的石头希迁禅师有一次问一位新来参学的学僧道：

“你从什么地方来？”

学僧：“从江西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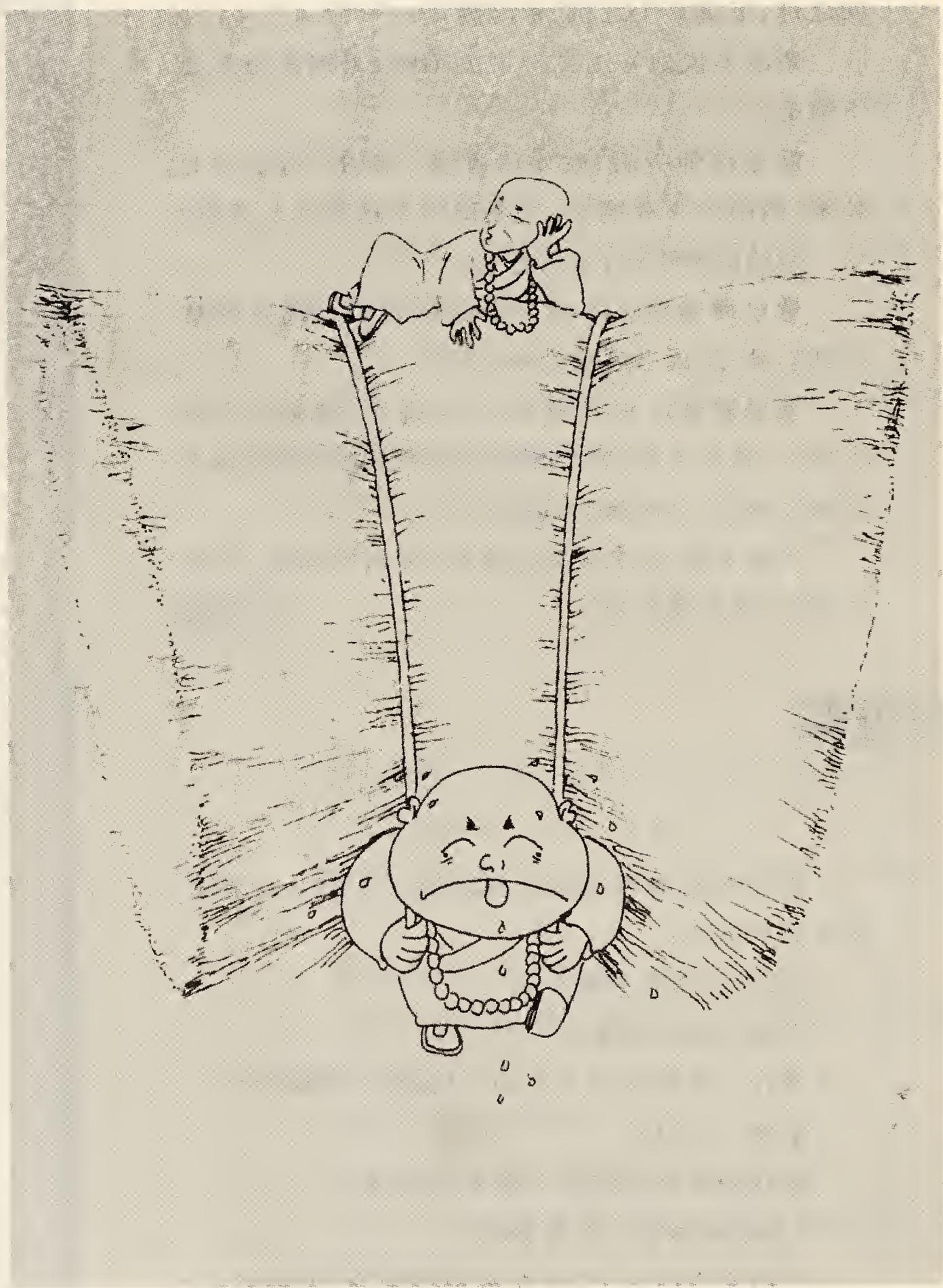
希迁：“那你见过马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吗？”

学僧：“见过。”

希迁随意用手指着一堆木柴问道：

“马祖禅师像一堆木柴吗？”

学僧无言以对，因为在石头禅师处，无法契入，就又回到江西见马祖禅师，并述其事，马祖道一禅



一堆柴

师听完后,安详地一笑,问学僧道:

“你看那一堆木柴大约有多重?”

学僧:“我没仔细称过。”

马祖:“你的力量实在太大了。”

学僧:“为什么呢?”

马祖:“你从南岳那么远的地方,负了一堆柴来,岂不有力?”

向什么地方蹲着

有学僧问西山禅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西山禅师举拂尘表示回答,但是学僧不以为然,就去亲近雪峰禅师。

雪峰:“从什么地方来?”

学僧:“此夏从苏州西山来。”

雪峰:“西山禅师好吗?”

学僧:“我来的时候一切安好。”

雪峰:“为什么你不随侍亲近他呢?”

学僧:“他是个不明祖师禅的人。”

雪峰:“何以见得?”

学僧:“我请示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他只举拂子示意,一句话也回答不出。”

雪峰:“你见过苏州的男女吗?”

学僧:“见过!”

雪峰:“你在路上见过花草树木吗?”

学僧:“见过!”

雪峰：“那就对了！你所见男女，你就知道男女有别，你所见花草树木，你就知道各有名称，各有功用，山河大地，树木花草都未对你说法，而你能明其意，对吗？”

学僧：“对！”

雪峰：“那么，西山禅师举拂示答，其中佛法，你为什么不懂呢？”

学僧闻言，顿有所悟，连忙礼谢，并愧然地说：“学人发言不慎，乞求禅师慈悲，我要回西山忏悔。”

雪峰：“尽乾坤是个眼，汝向什么地方蹲着！”

真的也要否定

道光禅师有一次问大珠慧海禅师道：

“禅师！您平常用功，是用何心修道？”

大珠：“老僧无心可用，无道可修。”

道光：“既然无心可用，无道可修，为什么每天要聚众劝人参禅修道？”

大珠：“老僧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哪里有什么地方可以聚众？”

道光：“事实上你每天聚众论道，难道这不是说法度众？”

大珠：“请你不要冤枉我，我连话都不会说，如何论道？我连一个人也没有看到，你怎可说我度众呢？”

道光：“禅师，您这可打妄语了。”

大珠：“老僧连舌头都没有，如何妄语？”

道光：“难道尘世间，有情世间，你和我的存在，还有参禅说法的事实，都是假的吗？”

大珠：“都是真的！”

道光：“既是真的，你为什么都要否定呢？”

大珠：“假的，要否定；真的也要否定！”

道光终于言下大悟。

天堂地狱

有一信士请示无德禅师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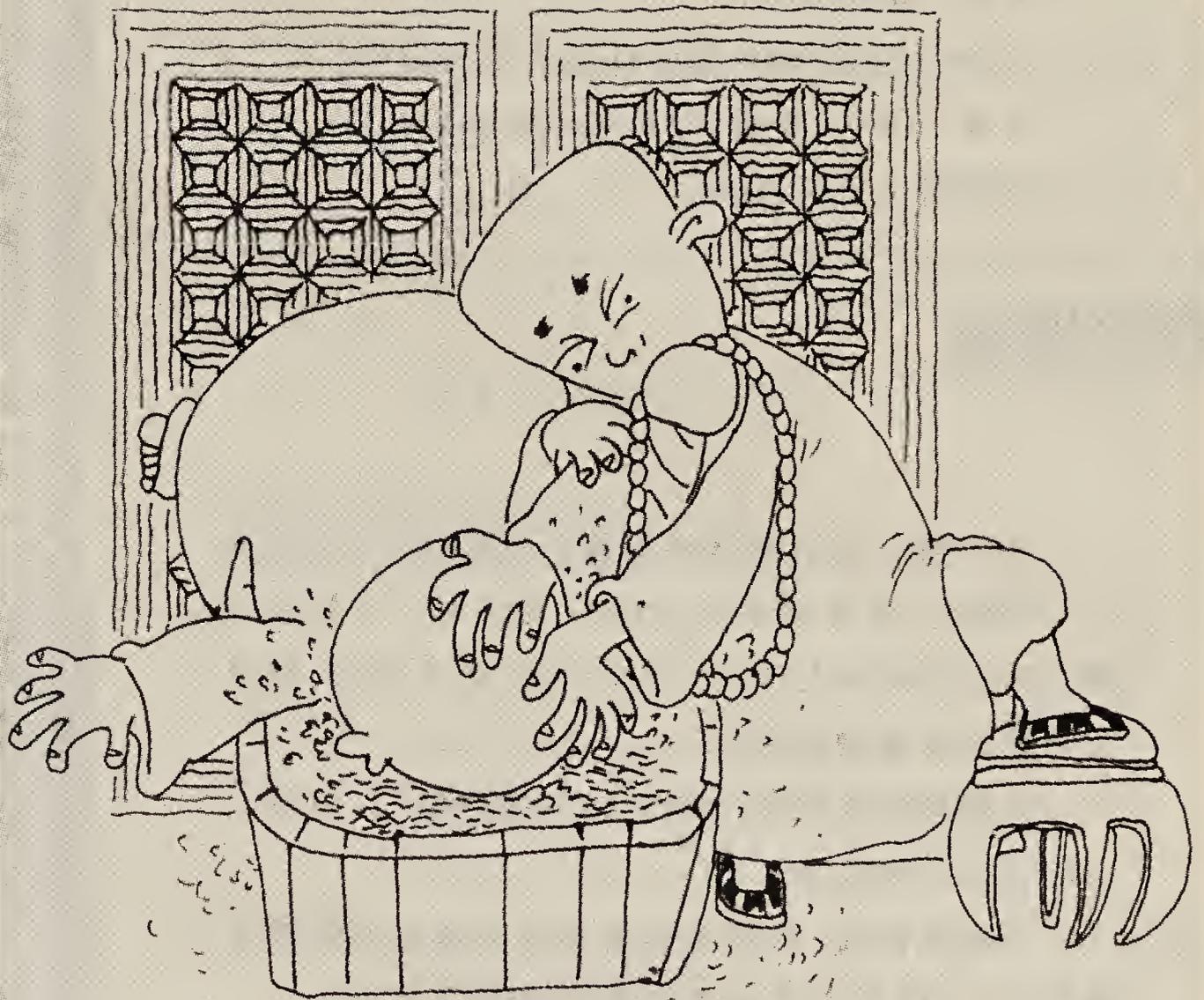
“禅师！我学禅多年，但仍不能开悟。尤其对经典上所说的地狱与天堂，深深怀疑，除人间外，哪里会有什么天堂地狱呢？”

无德禅师并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只叫信士去河边提一桶水来。

当水提到时，无德禅师指示信士道：“你看看水桶里面，也许会发觉地狱与天堂的情况。”

信士一听觉得非常奇怪，就聚精会神地看着桶里的水，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嘛！无德禅师突然将他的头压到水里面去，信士痛苦地挣扎，就在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禅师松了手。解脱痛苦的信士呼呼地喘息着，口中责骂禅师道：

“你真太粗鲁，把我压在水桶里，你要知道那痛苦像地狱一样。”



天堂地獄

禅师毫不生气,平和地说道:

“现在,你感觉如何?”

“现在,呼吸自由,我感觉好像天堂一样!”

禅师庄严地教示道:“只一会儿工夫,你从地狱天堂都来回过了,为什么你还不相信天堂地狱的存在?”

只偷一次

石屋禅师外出,碰到一位陌生人,畅谈之下,不觉天色已晚,两人因此投宿旅店。半夜,石屋禅师听到房内有声音,就问:“天亮了吗?”对方回答:“没有,现在仍是深夜。”石屋心想,此人能在深夜漆黑中起床摸索,一定是见道很高的人,或许还是个罗汉吧?于是又问:

“你到底是谁?”

“是小偷!”

石屋:“喔!原来是个小偷,你前后偷过几次?”

小偷:“数不清。”

石屋:“每偷一次,能快乐多久呢?”

小偷:“那要看偷的东西,其价值如何!”

石屋:“最快乐时能维持多久?”

小偷:“几天而已,过后仍不快乐。”

石屋:“原来是个鼠贼,为什么不大大地做一次呢?”

小偷:“你有经验吗?你共偷过几次?”

石屋：“只一次。”

小偷：“只一次？这样够吗？”

石屋：“虽只一次，但毕生受用不尽。”

小偷：“这东西是在哪里偷的？能教我吗？”

石屋禅师一听，就向鼠贼的胸部一把抓住说：“这个你懂吗？这是无穷无尽的宝藏，你将此真正的一生奉献在此事业上，毕生受用不尽，你懂吗？”

小偷：“好像懂，又好像不懂，不过这种感受却让人很舒服。”

此鼠贼，深深后悔自己偷窃的行为，进而皈依石屋禅师，做了一个禅者。

里外之分

云门禅师去参访睦州禅师，到了睦州禅师的道场，正是黄昏薄暮的时分。云门用力敲着两扇紧闭的大门，过了很久，睦州才来开门，云门道明来意之后，正将一脚跨入门槛的时候，睦州出其不意地用力把门关上，云门大叫：

“哎哟！哎哟！好痛哟！”

禅师：“谁在喊痛呀！”

云门：“老师！是我。”

禅师：“你在哪里呢？”

云门：“我在门外啦！”

禅师：“你人在外面，为什么叫痛呢？”

云门：“因你把我的脚关在门里面了。”

禅师：“脚在门里，为什么人在门外呢？”

云门：“你确实把我分成里外了。”

禅师：“愚痴！一个人还有里外之分？”

云门于此言下，好像一锤击在心上，顿时粉碎虚妄的身心世界，终于大悟。

待客之道

赵州城的赵王特地去拜访赵州从谏禅师，这时赵州从谏禅师正在床上休息，他躺着对来访者说道：

“大王！我现在已老迈；虽然你专程来看我，但我实在无力下床接待你，请别见怪。”

赵王非但不见怪，反而对赵州更加尊重。第二天赵王派遣一位将军送礼品给他，赵州一听却马上下床到门外相迎。事后弟子们不解，就问赵州禅师道：

“前天赵王来时，你不下床；这次赵王的部下来的，你为什么反而下床到门外相迎呢？”

赵州禅师解释道：“你们有所不知，我的待客之道有上中下三等分别，第一等的上等人来时，我在床上用本来面目接待他；第二等的中等人来时，我下床到客厅里礼貌地接待他；第三等人来时，我用世俗的应酬到前门去迎接他。”

一室六窗

仰山禅师有一次请示洪恩禅师道：

“为什么吾人不能很快地认识自己？”

洪恩禅师回答道：“我向你说明个比喻，如一室有六窗，室内有一猕猴，蹦跳不停，另有五只猕猴从东西南北窗边追逐猩猩。猩猩回应，如是六窗，俱唤俱应。六只猕猴，六只猩猩，实在很不容易很快认出哪一个是自己。”

仰山禅师听后，知道洪恩禅师是说吾人内在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追逐外境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鼓噪繁动，彼此纠缠不息，如空中金星蜚螭不停，如此怎能很快认识哪一个是真的自己？因此便起而礼谢道：

“适蒙和尚以比喻开示，无不了知，但如果内在的猕猴睡觉，外境的猩猩欲与他相见，且又如何？”

洪恩禅师便下绳床，拉着仰山禅师，手舞足蹈地说道：

“好比在田地里，防止鸟雀偷吃禾苗的果实，竖一个稻草假人，所谓‘犹如木人看花鸟，何妨万物假围绕？’”

仰山终于言下契入。

百味俱足

云岩昙晟禅师初参药山禅师时，药山禅师问道：

“你从什么地方来？”

昙晟：“百丈怀海禅师那里来。”

药山：“百丈有何言句开示？”

昙晟：“平常都说：我有一句，百味俱足。”

药山：“咸则咸味，淡则淡味，不咸不淡是常味，什么是百味俱足？”

昙晟禅师无言以对。

药山：“我亦有一句：争奈目前生死何？”

昙晟：“目前无生死。”

药山：“你在百丈禅师处有多久？”

昙晟：“二十年。”

药山：“二十年在百丈处，俗气仍未去除。”

有一天，药山禅师又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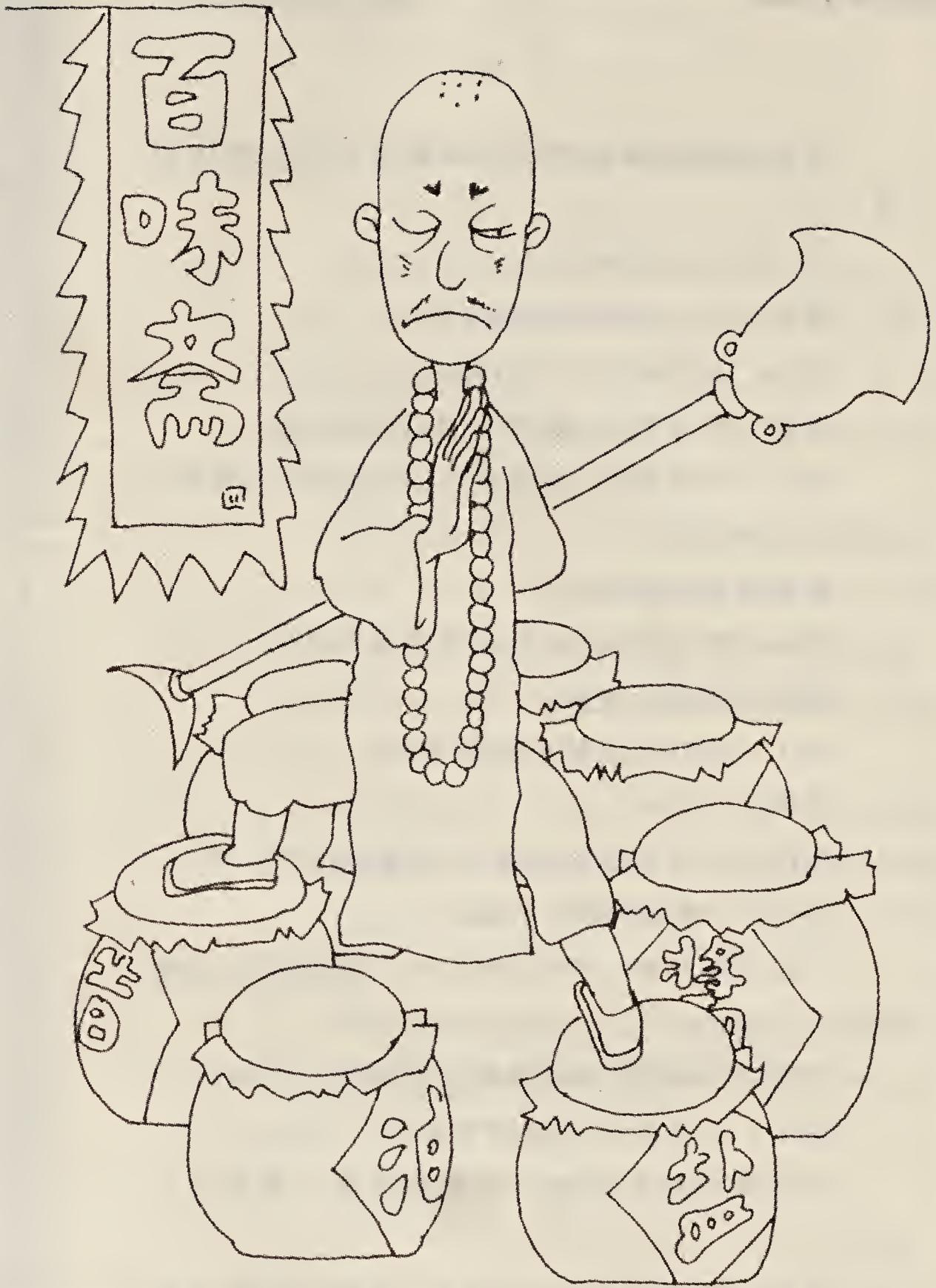
“百丈禅师除一句百味以外，更说些什么佛法？”

昙晟：“有时道三句，要我们省去六句会取。”

药山：“三千里外且喜没交涉。”

药山禅师喜形于色，接着又问道：“还说什么法？”

昙晟：“有时上堂，大众立定，便用拄杖将大家一时赶散，然后又召回来，自己不说，反而问人：‘是什么？’”



百味俱足

药山：“你何不早这么说，从你的口边，我今日得见怀海师兄。”

昙晟禅师也因此于言下省悟。

如果要认识一个人，有时要经过许多年月，要知道一些事理，也须费些周折。二十年不长，三千里不远，直到说无所说，才认识百丈怀海，此即所谓一句百味了。

安在何处

唐朝丹霞禅师有一次想要去拜见马祖禅师，在路上碰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及一个童子，丹霞禅师见老者器宇不凡，因此向前恭谨地问道：

“公住何处？”

老人用手一指上下，回答道：“上是天，下是地。”这意思是说宇宙之内都可为家。

丹霞好像抓住了老人的辫子，追问道：

“若遇天崩地陷时怎么办？”这意思是说宇宙天地毁灭了怎么办呢？

老人高声呼叫道：“苍天！苍天！”这意思是说宇宙天地是成、住、坏、空的。

童子就在旁边“嘘”了一声，这嘘声的意思是透露自家本性的住处是不生不灭的。

丹霞大大地赞美道：“非其父不生其子。”

老人与童子随即入山而去。



安在何处

夜游

在仙崖禅师住的禅院里，有一位学僧经常利用晚上时间，偷偷地爬过院墙到外面去游乐，仙崖禅师夜里巡察时，发现墙角有一张高脚的凳子，才知道有人溜到外面去，他不惊动别人，就顺手把凳子移开，自己站在凳子的地方，等候学僧归来。

夜深的时候，游罢归来的学僧，不知凳子已经移走，一跨脚就踩在仙崖禅师的头上，随即跳下地来，才看清是禅师，慌得不知如何是好！

但仙崖禅师毫不介意地安慰道：“夜深露重，小心身体，不要着凉，赶快回去多穿一件衣服。”

全寺大众，没有人不知道这一件事，而仙崖禅师从来也没有提起，但自此以后，全寺一百多位学僧，再也没有人出去夜游了。

第

五輯

月亮偷不去

禪

红梅和水钵

在日本桃山时代,有一年春天,丰臣秀吉在茶室的地板上放了一个大而浅的圆盘子,并在里面盛满了水,又在地板上放了一枝红色的梅花。然后,他将千利休叫来坐在自己的面前,命令他说:“插花吧!”

千利休轻轻地将梅枝拿起,毫不犹豫地将花瓣撸下,撒向盘子里的水面。然后,将干枝横搭在盘子的沿上。但见盘中的水面上,花瓣和花朵儿,以及尚未开放的花蕾交相飘荡,那样子不但美丽,而且别具风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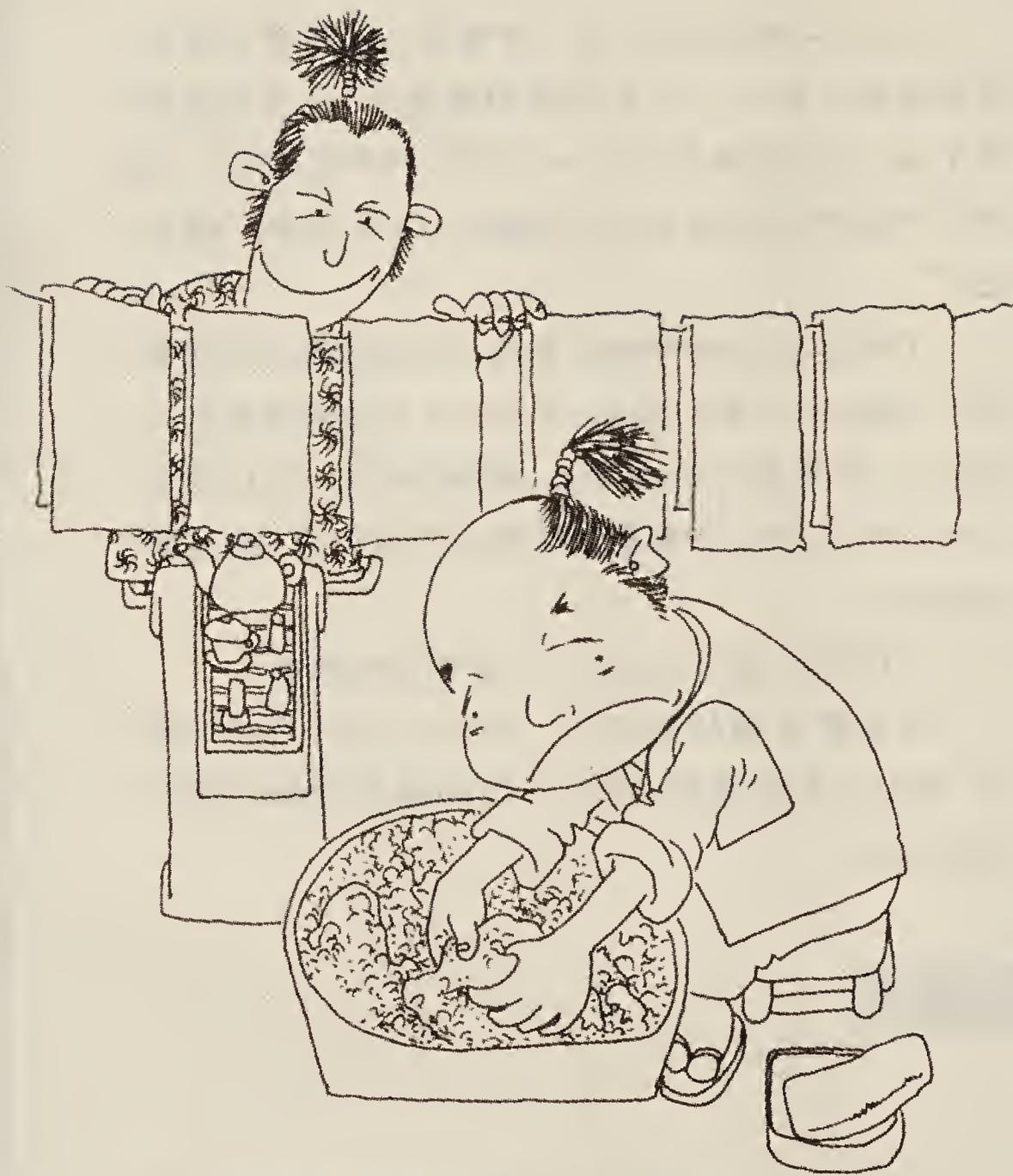
丰臣秀吉看了,生起了从未有过的感动。

茶虽然是超越形式的,但为了应付当时的情形,表现出如此境界,没有一定的涵养和禅心是不能达成的。

清洁第一

有位乡下的茶人认为千利休那儿的茶具一定都是上好的,便寄去一些钱,说不管什么,只要从千利休那里买上一些就好。千利休收到了钱,全都用来买了白色的茶巾寄给了那个茶人。

那茶人收到后,欢喜得心直跳。他打开一看,竟



清洁第一

然全是白布。吃惊之余，他读了千利休的来信。千利休写道：“对于茶道来说，如果有了清洁的茶巾就足够了。”

茶汤清洁是非常重要的事。款待客人的时候，用不洁净的茶巾擦茶碗，会令客人不愉快。茶巾应该一直保持崭新和洁净。因此，我们应该明白，不管怎样，茶汤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

天下第一的点茶

有一次，千利休被宇治一个叫上林竹庵的人邀去参加茶事，并且带上了几个弟子。竹庵非常欢喜，在千利休和弟子们进入茶室后，开始亲自为大家点茶。但是，由于他过于紧张，点茶的手有些发抖，致使茶盒上的茶勺跌落、茶筥倒下、茶筥中的水溢出，显得十分不雅。千利休的弟子们都暗暗地在心里发笑。

可是，茶会一结束，作为主客的千利休就赞叹说：“今天茶会主人的点茶是天下第一”。弟子们都觉得千利休的话不可思议，便在回府的路上问千利休：“那样不恰当的点茶，为什么是天下第一”？

千利休回答说：“那是因为竹庵他为了让我们喝到最好的茶，一心一意去做的缘故。所以，没有留意是否会出现那样的失败，只管一心做茶。那种心意是最重要的”。

对于茶事来说，重要的是心。不管多么漂亮的

点茶、多么高贵的茶具，没有诚心的话，可以说任何意义都没有。

剑道

但马守是一个伟大的剑道家，也是当时幕府将军德川家光的剑术老师。一天，一位叫旗本的人来到但马守的住处，请但马守做自己的剑术老师。但马守说：“看起来，你早就像一位剑道大师了。在我们成为师徒之前，请说说你是哪一派的！”

旗本回答说：“不好意思，我不曾学过剑道。”

“你打算戏弄我吗？我是将军的老师啊！我的眼睛很正常。”

“违背了您的意思，我很抱歉，但我不知说什么。”

因为客人的否定回答十分干脆，但马守考虑片刻后，终于又问道：“既然你那么说，就不会有错。但是，虽然很难说清楚，你一定是什么大师也是不会错的。”

“如果一定让我说，我就说吧。实际上，我只成功地学会了一件事。还是少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发誓说，作为武士，不论任何时候，对死亡都不能有所恐惧。多年来，我和这个问题扭成一团。现在，我终于不再受它的任何烦扰了。大师，您是否指这件事？”

“正是。”但马守喊到：“正是那个。我的判断没



剑道

有错。剑道的终极便是不再畏惧死亡。我在剑道方面已教过几百个弟子,但没有一个人能获得这样高的境界。无需学习技巧,你已是一位优秀的大师了。”

丢

日本江户初期的曹洞宗僧侣慧薰风外说:“出家这件事不难,难的是出家后再走出寺院这件事。”风外曾潜入曾我山中,开始穴居生活,但因厌烦听了传说而来向他讨教的修行僧,而移居到了别的山中,开始自己的穴居生活。

像这样度过一生漂泊生活的禅僧有很多。比风外稍晚些时候的挑水云溪也被称为古古怪怪的“乞丐挑水”,他一边乞食,一边为人做轿夫牵马,打扫卫生,一边云游。晚年,他还做醋来卖,度过了漂泊疯狂的一生。

像他们这样的人从不奢求积累物质的财富,如果有了东西,会马上当场分给其他的乞食者。他们常常被迎到寺院,却不知何时又无影无踪了。因为他们是真正一无所有地生存着,对在大寺院一心提高声望的僧侣们来说,是不顺眼的存在,但他们自己非常快乐。挑水等禅师仿《法华经》的“三界无安”称自己“三界有安”。今天,这个时代是有安的吧!

慧薰风外之后 100 年的风外本高不喜欢做大寺院的住持,他说;“大的寺院,收入多的寺院是狐

狸的巢穴。”有一天，高松藩的家臣受主人之命，以最高礼仪邀请风外，被风外谢绝后，还是一再地邀请。这时候，风外和尚便猛然做出鬼脸来拒绝了家臣。这样的气概，收入多的大寺里的僧侣们到底有没有呢？

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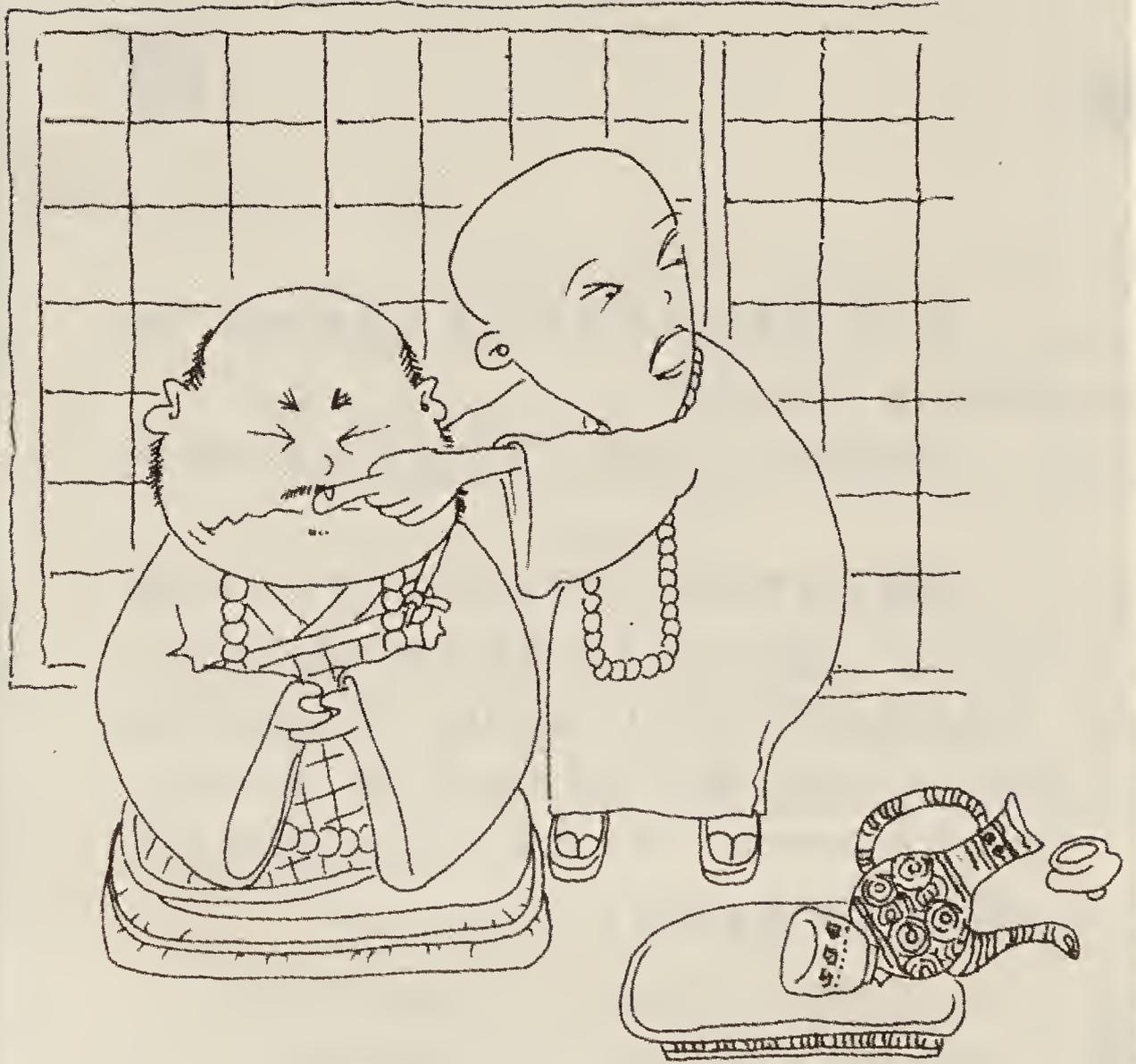
有人托美浓的清泰寺的仙崖义梵和尚说：“请写点什么吉祥的话吧！”

仙崖和尚马上取笔写道：“祖死父死子死孙死。”

请的人非常惊奇，不满地说：“不管怎么说，这太过分了。这样不吉祥的东西是不能挂在家里的。”仙崖和尚却微笑着说了下面的话：“什么不吉祥的东西？首先爷死，其次父死，再其次子死，最后孙死，这是最正常的顺序。家中没有年轻夭折的，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恭喜的话了。”

死

日本江户末期到明治时代的临济宗僧侣乐乐北隐，确实非常有禅师的风范。夏时蚊帐一顶，冬季棉袄一件，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并且，他总是常坐



不卧，是一位从不躺着睡觉的禅师。

明治 28 年，这位北隐和尚对一位侍奉自己多年的尼姑说：“你已经照顾我多年了，今年盂盆节的时候，咱们告辞吧！”

“老师父，你要死吗？”

“对啊！”

“在很忙的盂盆节死去，大家都要来举行葬礼，我们会手足无措的。”

“是吗？如果那样的话，就快点儿，今天死吧！”

“那样太着急了。”

“那么，明天死吧！”

这样的谈话，尼姑当然以为是开玩笑的。但北隐和尚却是十分认真的。那一天，北隐和尚向各位旧友知己写了如下的信：“明天正午，欲向各位告辞，请到此对证。云云。”

到了翌日，北隐和尚入浴净身。尔后，内穿白色棉衣，外加麻布汉涅，端正而坐。离正午还有些时间，他便对来对证的祖舜等和尚说：“给你们讲一个你们从来未听过的故事吧……”于是，便唱起了《太閤记》中的净琉璃。唱着唱着，不知何时变得宁静起来。尼姑慌慌张张地叫道：“老师父，老师父……”但却没有回应

一杯茶

南隐是日本明治时代的一位禅师。有一天，有

位大学教授特来向他问禅,他只以茶相待。

他将茶水注入这位来宾的杯中,直到杯满,而后又继续注入。

这位教授眼睁睁地望着茶水不断地溢出杯外,直到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终于说道:“已经漫出来了,不要再倒了!”

“你就像这只杯子一样,”南隐答道。“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你不先把你自己的杯子空掉,叫我如何对你说禅?”

就是这样吗

白隐禅师一向受到邻居的称颂,说他是位生活纯洁的圣者。

有一对夫妇,在他附近开了一家食品店,家里有个漂亮的女儿。不经意间,两夫妇发现女儿的肚子无缘无故地大了起来。

这事使她的父母颇为震怒,免不得要追问来由。她起初不肯招认那人是谁,但经一再苦逼之后,她终于说出了“白隐”两字。

她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但这位大师只有一句话:“就是这样吗?”

孩子生下来,就被送给了白隐。此时,他的名誉虽已扫地,但他并不介意,只是非常细心地照顾孩子,他向邻舍乞求婴儿所需的奶水和其他一切用品。



就是这样吗

事隔一年之后，这位没有结婚的妈妈终于再也忍不下去了。她终于向她的父母吐露了真情：孩子的亲生父亲是一名在鱼市工作的青年。

她的父母立即将她带到白隐那里，向他道歉，请他原谅，并将孩子带回。

白隐无话可说，他只在交回孩子的时候轻声说道：“就是这样吗？”

服 从

盘珪大师说禅时，不但有学禅的人谛听，就是各阶层，乃至其他各宗的人，也都欣然受教。他说法既不引经据典，亦不沉迷于学术的讨论；他的话是从心中直接说去，而直接诉之于听者之心。

他的听众愈来愈多，结果激怒了日莲宗的一位法师，原来，这位法师的信徒都跑到盘珪这儿来听禅了。这位法师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心里很不服气，因此决定到盘珪的寺院找他辩论，以便一决雌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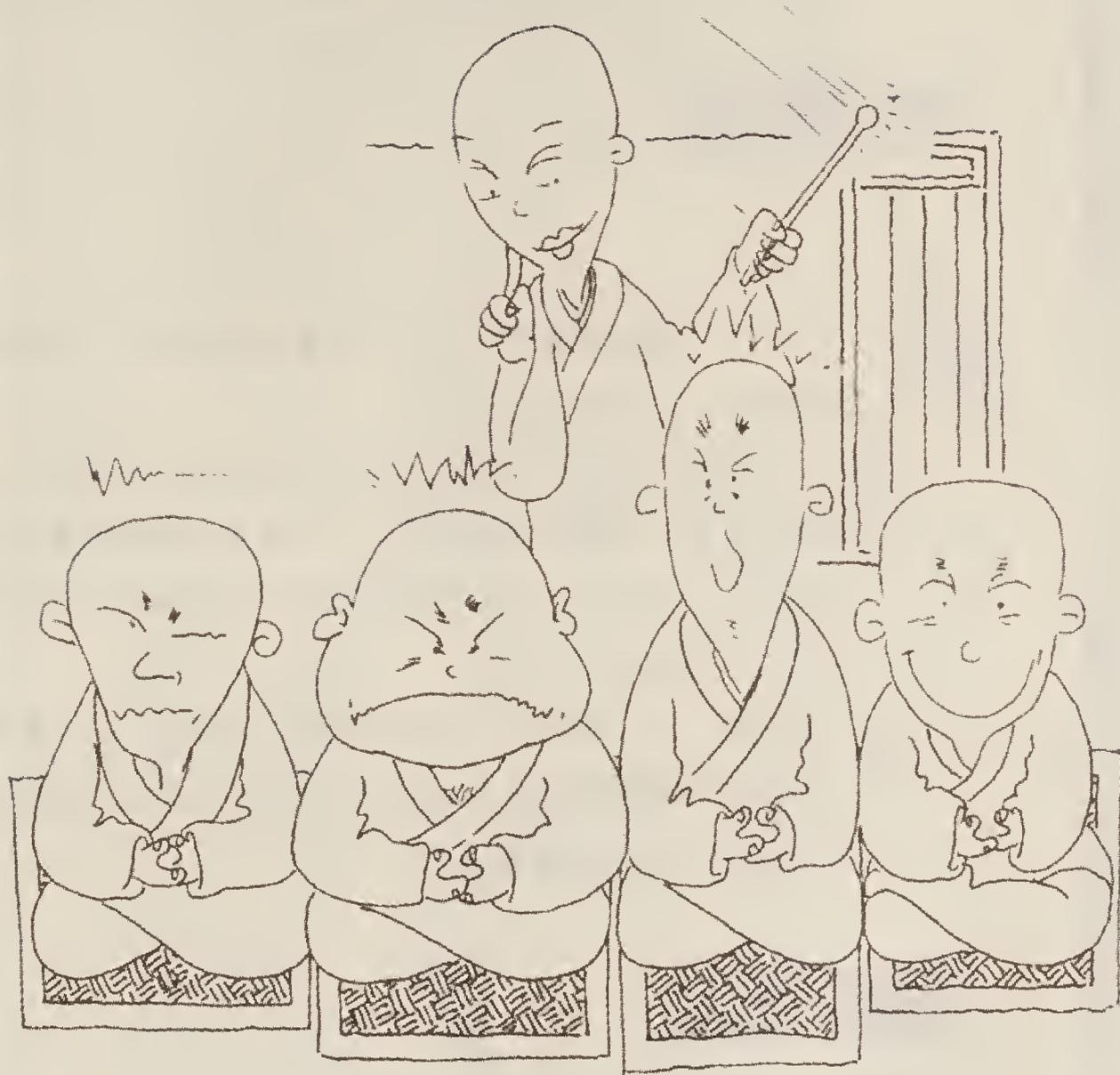
“嗨，禅师！”他叫道。“等一会儿，尊敬你的人自会敬服你的话，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不服你。你能使我服从你吗？”

“到我旁边来，我可做给你看。”盘珪答道。

这位法师昂然推开大众，走向前去。

“到我左边来。”盘珪微笑着说道。

法师走到了他的左边。



公开地爰

“嗯，不对，”盘珪说道，“你到右边来，我们也许可以好谈一些。”

法师傲然地向前跨了一步，走到了他的右边。

“你看，”盘珪说道，“你已在服从我了，因此我想你是一位非常随和的人。现在，坐下来听法吧！”

公开地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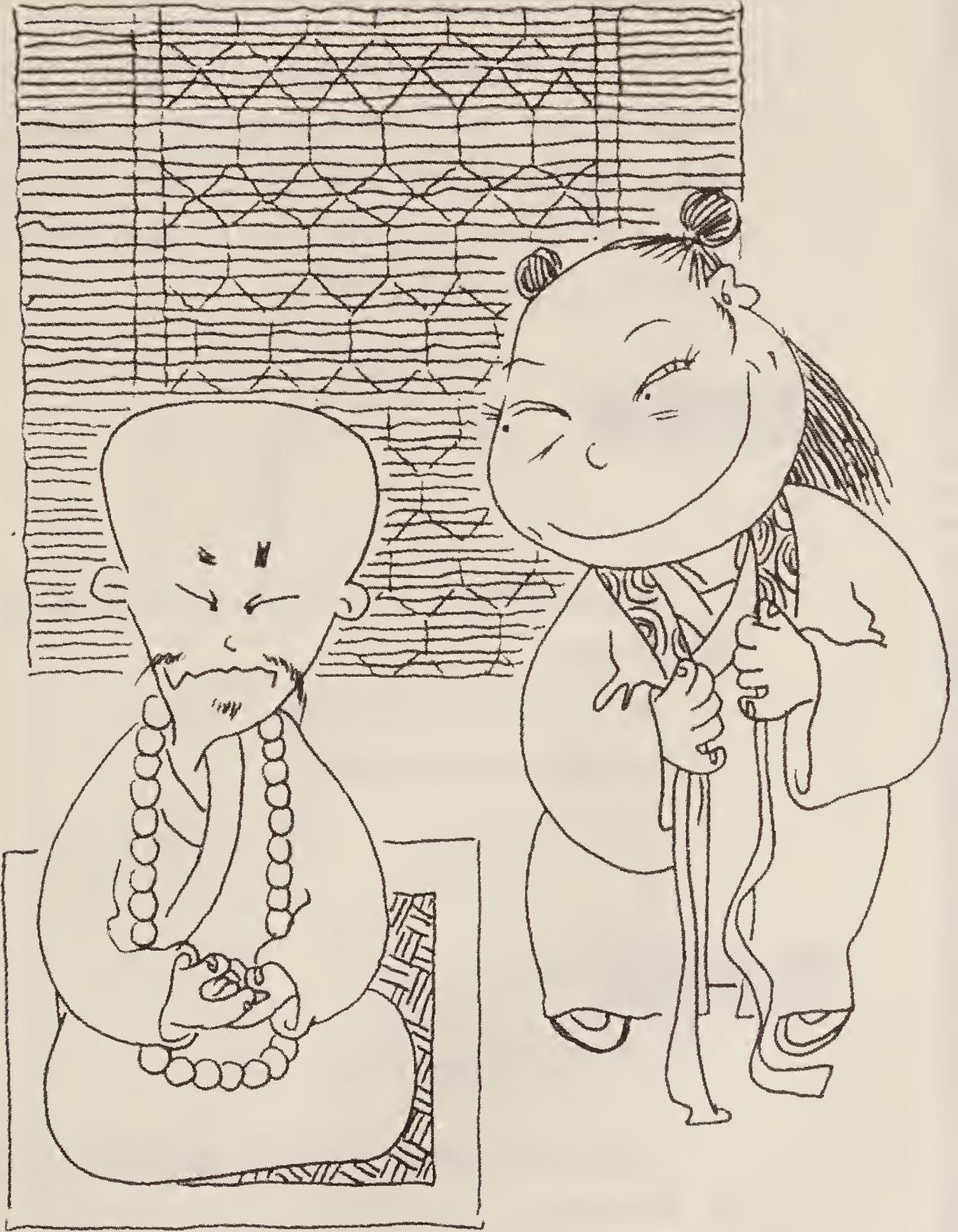
二十名和尚和一个名叫慧春的尼姑，一起在某位禅师会下习禅。

慧春长得非常漂亮，虽然剃了头发，穿上了朴素的法衣，仍然颇有姿色。有几名和尚暗恋着她，其中的一个还写了一封情书给她，要求来一次私下的约会。慧春没有理会。

第二天，禅师上堂对众说法，说罢之后，慧春起立对着写信给她的和尚说道：“如果你真的那样爱我，现在就来拥抱我嘛！”

缺乏慈爱

在中国古代有位老太婆，建了一座茅庵，供养一位和尚修行十年，常令一名二八佳人送饭服侍。最后，她终于想试试这个和尚的修行工夫究竟怎样了。



缺乏慈爱

一天,她叫那个女子拦住这个和尚问道:“正这么时如何?”女子奉教而行,和尚却用诗偈答道:“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

女子回来,将情形回报后,老太婆听了生气地说道:“想想看,我白白养了他十年时光!他对你的需要理也不理,他对你的情况问也不问。他虽不必表示热情,但至少也得表示同情!”遂将这和尚赶走,放了一把火,把茅庵烧了。

临终通知

坦山临终时写了六十张明信片令侍者寄出,然后安然而逝。

那六十张明信片上所写的文字是:

拙者即刻临终,特此通知。

坦山于七月二十七

大波先生

在日本的明治初期,有一位著名的摔交(相扑)家,名叫大波。

大波不但体格强壮,且精于摔交之道。在私下较量时,连他的老师也不是他的对手;但在公开表演时,他却腼腆得连他的徒弟也可将之打败。



大波先生

大波觉得他应该去求教一位禅师，当时的游方禅者白隐恰好在附近的一座小庙中歇脚，于是他便前去叩见，说出了他的问题。

“你的名字叫大波，”这位禅师指示说，“那么，今晚就在这儿庙中过夜吧。想像你就是那种巨大的波涛，已非一个怯场的摔交手，而是那横扫一切、吞噬一切的狂涛巨浪。你只要如此去做，不久就会成为全日本最伟大的摔交家了。”

禅师休息去了。大波开始打坐，尝试将自己想像成为巨浪。起初，他杂念纷飞，想了许多别的事物；但不久之后，他对波浪愈来愈有感应了，夜愈深而波浪愈来愈大。波浪卷走了瓶中的花卉，甚至连佛堂中的佛像也被淹没了。黎明尚未来到，只见海潮腾涌，庙也不见了。

到了天明，禅师发现大波仍在打坐，微笑着拍了拍这位摔交家的肩膀，“现在，什么也不能烦恼你了，”他说，“你可以横扫一切了。”

这天大波参加摔交比赛，大胜而回。自此以后，全日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他打败。

月亮偷不去

良宽禅师居住在山脚下一座的小茅棚中，生活过得非常简单。一天晚上，小偷光顾他的茅庐，结果发现没有一样东西值得偷。

良宽从外面回来，碰见了这位老兄。“你也许是

经长途跋涉而来，”他对小偷说道，“不该空手而回。请把我身上的衣服当作礼物拿去吧。”

小偷感到不知所云，拿了衣服就溜。

良宽赤着身子坐下看月。“可怜的家伙，”他在心里沉吟道，“可惜我不能把这美丽的月亮也送给他！”

泥泞路上

有一次，坦山与一位道友走上一条泥泞路，此时，天上仍在下着大雨。

他俩在一个拐弯外遇到一位漂亮的女郎，因为身着绸布衣裳和丝质的衣带而无法跨过那条泥路。

“来吧，姑娘，”坦山说道，然后就把那位女郎抱过了泥路。

道友一直闷声不响，直到天黑挂单寄宿，才按捺不住地对坦山说：“我们出家人不近女色，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子，那是很危险的。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什么？那个女人吗？”坦山答道，“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还抱着么？”



泥泞路上

距佛不远

一位年轻的大学生在拜访峨山的时候问道：“你读过基督教的圣经吗？”

“没有，试读给我听听，”峨山答道。

学生打开圣经，翻到“马太福音”，挑了数节读道：“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田野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织，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所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哩！……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峨山听了说道：“说这话的人，不论他是谁，我认为他是个已有所悟的人。”

学生继续读道：“求则得之，寻则见之，叩则开之。因为，不论何人，皆可求得，寻见，叩开。”

峨山听了说道：“很好。说这话的人，不论是谁，我认为他是一个已距成佛不远的人。”

一个寓言

佛陀在一部经中说了如下一则寓言：

一个人在荒野经过，碰到了一头老虎，于是他拼命逃跑，但那老虎却紧追不舍。他跑到一处悬崖之上，以两手攀着一根野藤，让全身悬在半空中摇



一个寓言

荡。他抬头仰望，只见那头老虎向他怒吼，向下看去，又见远远的下方有另一头老虎张着血盆大口在等着他。这使他胆战心惊，颤抖不已，而他只有一条枯藤可以系攀。

就在此时，又有一只白鼠和一只黑鼠，正一点一点地啃蚀那条枯藤。但他忽见附近有粒鲜美的草莓，于是他以一手攀藤，以另一手去采草莓，便将它送入口中，尝了一下：味道好美呀！

第一义谛

大凡到过京都黄蘗寺的游人，都曾见到“第一义谛”四个大字横在它的小门之上，而爱好书法艺术的游客，都会将之当作一件杰作加以看待，查其来历，系出于洪川之手，作于距今两百余年前。

洪川大师将此四字写在纸上，复由雕工放大，刻于木板上面。在他写此四字之间，他的一名门人不知为他磨了多少墨汁，但也作了不少坦率的批评。

“这幅写得不好，”洪川写了第一幅后，他批评道。

“这一幅呢？”

“不佳。比前一幅还差，”这位弟子说道。

洪川耐着性子一连写了八十四幅“第一义谛”，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赞许。

最后，在他这位弟子走去片刻之间，他心想，

“这下我可避开他那锐利的眼光了。”于是，在心无所羁的情况下，自自在在地挥就了“第一义谛”四个大字。

他的弟子回来看了说道：“神品！”

心热如火

最早旅美的日本禅师释宗演说：“我心热如火，眼冷似灰。”他立下了如下的守则，终身信守不渝。

晨起著衣之前，燃香静坐。

定时休息，定时饮食；饮食适量，决不过饱。

以独处之心待客，以待客之心独处。

谨慎言词，言出必行。

把握机会，不轻易放过，但凡事须三思而行。

已过不悔，展望未来。

要有英雄的无畏，赤子的爱心。

睡时好好去睡，要如长眠不起；醒时立即离床，如弃敝屣。

黑鼻佛像

一位尼师，由于求悟心切，特地造了一尊佛像，并予以装金，不论走到哪里，都将它带在身边。

若干年之后，这位尼师在乡下的一座小庙中住

了下来，庙里佛像很多，但都各有一个龕子供着。

这位尼师只想在自己的金佛前面焚香，而不希望她的香烟泽及别的佛像，因此，她就千方百计，设计了一只漏斗状的烟囱，让她的香烟只向她自己的佛像飘去。结果，她熏黑了金佛的鼻子，使它变得异常难看。

了然大悟

法号了然的比丘尼，生于1797年，她是日本著名武士信原的孙女。由于诗才和美貌，使她在17岁的时候就成了侍候皇后的宫女之一，而她的名声还在蒸蒸日上之中。

可爱的皇后突然病故，了然的美梦也跟着成了泡影。她深深体会到人世的无常，而她就在这时候想去习禅。

但她的家人不仅不予同意，而且强迫她与人结婚。他们给她开出条件：等她生下三个孩子之后，即可出家为尼。了然勉强同意了。结果她在二十五岁时完成了这个条件，于是她的丈夫和家人再也不能劝阻她出家的意愿了。

她削发为尼，始名了然，意谓明悟，开始踏上修行的程途。

她前往江户，请求铁牛禅师收她为徒，这位大师一见她便拒绝了，理由是她长得太美了。

她去求见白翁禅师，白翁不但以同样的理由回



了然大悟

绝了她,而且说她的美貌只会带来麻烦。

了然用一块烧红的热铁烧灼自己的面孔,片刻,她的美貌就化为一缕青烟消散空中,一去永不复返了。

白翁这才收她为徒。

为了记述此次毁容,她在一面小镜的后面写了一首小诗:

昔游宫里烧兰麝,今入禅林燎面皮。

四序流行亦如此,不知谁是个中移!

了然在即将离世时,写了如下的一首偈子:

六十六年秋已久,漂然月色向人明。

莫言那里工夫事,耳熟松衫风外声!

你在干啥? 你在说啥

无难禅师只有一位继承人,他的名字叫做正受。正受学业完成之后,无难召他入室。“我老了,”他说,“据我所知,你是惟一将被传受此法的人。这里有一本书,师师传授,至今已有七代了。我也依照我的见地加上了不少要领。此书极有价值,我现在要将它交给你,表示你的继承。”

“既然这本书如此重要,你最好还是保存着吧,”正受答道,“我接受你不立文字的禅,我喜欢它的本来面目。”

“这点我知道,”无难说道,“纵使如此,它已传了七代之久,你不妨留着,作为承受此法的一种表



你在干啥？你在说啥

记。拿去！”

他们师徒二人系在一只火炉的前面交谈。正受接得此书后，立即将它投入炭火之中。他无意占有它。

以前从未发过脾气的无难，这时忽然吼道：“你在干啥？”

正受回吼道：“你在说啥？”

一曲短调

觉阿见了天皇之后，当即销声匿迹，不复出现。

他是第一个到中国学禅的人，但因他除了吹过一曲短调之外，什么也没有展示，所以人们都不觉得他曾把禅带进日本。

觉阿不但曾经留学中国，且被传得真法。他在中国时并未游山玩水，只是住在深山僻谷中打坐参禅。当被人发现要他说法时，他就略说数语，而后迁入更深的山中，到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继续做功夫。

天皇听说觉阿返回日本后，也就请他为天皇及其臣民说禅开示。

觉阿站在天皇面前，一言不发。然后取出一只笛子，吹了一曲短调，接着非常礼貌地鞠了一躬，从此消失不见。

脾气何在

有位禅僧对盘珪说：“学人脾气暴躁，难以遏制。究竟怎样对治呢？”

“你有非常奇特的地方，”盘珪答道。“让我看看那是什么。”

“我现在没法给你看，”禅僧答道。

“你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看？”盘珪问他。

“它来时不可预期。”禅僧答道。

“那么，”盘珪说道，“可见它不是你的真正本性；否则你应该随时可以将它显示给我看。你出生时不曾有它，你的父母也没有把它给你。好好想一下看。”

真正神通

盘珪正在龙门寺说法的时候，一位相信常念欢喜佛即得救的密宗上师，嫉妒他的法席旺盛，而要与他公开法战。

此人来到他的法堂大声吵闹，使得正在说禅的盘珪不得不停下来查问何事。

“我宗的初祖有大神通，”那位上师吹嘘道，“手持一支笔，能在一条河的此崖的一张纸上。你能行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吗？”



真正神通

盘珪轻声答道：“你们那个野狐精也许会耍那种把戏，但那不是禅的方式。我的神通是饿了就吃，渴了就喝。”

只管睡去

滴水禅师死前三日，他的门人峨山随侍床侧。他早选定峨山作为他的衣钵继承人了。

当时刚有一座庙宇焚毁不久，而峨山正忙着予以重建。因此滴水问他：“庙建好后你要做什么？”

“等您病好了请您去说法，”峨山答道。

“假如我活不到那一天呢？”

“我们可请别人。”峨山答道。

“假如你找不到人呢？”滴水紧接着问。

峨山大声答道：“不要问这些无谓的问题了，只管睡去吧！”

哪来这么大脾气

山冈铁舟到处参访名师。一天，他见到相国寺的独园和尚。

为了表示他的悟境，山冈颇为得意地对独园说道：“心、佛以及众生，三者皆空。现象的真性是空。无悟、无迷、无圣、无凡、无施、无受。”



哪来这么大脾气

当时独园正在抽烟，未曾答腔。但他突然举起烟管将山冈打了一下，使得这位年轻的禅者至为愤怒。

“一切皆空，”独园问山冈，“哪儿来这么大的脾气？”

剑的滋味

柳生又寿郎是一位著名的剑手之子。他的父亲认为他学习成绩太差，不能精通剑道而与他脱离了父子关系。于是他前往二荒山去见名剑手武藏，武藏问道：“你不能满足我的要求的。”

“但是，假如我努力学习的话，需要多少年才能成为一名剑师？”这位青年坚持着问道。

“你的余年。”武藏答道。

“我不能待那么久，”又寿郎解释说。“只要你肯教我，我愿意下任何苦功去达到目的。如果我当你的忠诚仆人，需时多久？”

“嗯，也许十年。”武藏缓和地答道。

“家父年事渐高，我不久就得服侍他了，”又寿郎继续说道。“如果我更加热烈地学习，需时多久？”

“嗯，也许三十年。”武藏答道。

“这怎么说啊？”又寿郎问道，“你先说十年而现在又说三十年。我不惜任何苦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精通此艺！”

“嗯，”武藏说道，“那样的话，你得跟我七十年



剑的滋味

才行，像你这样急功近利的人多半是欲速不达。”

“好吧，”这位青年说道，他终于明白他因缺乏耐心而被申斥了，“我同意好啦。”

又寿郎所得的教导是：不但不许谈论剑术，连剑也不准他碰一下。他的老师只要他做饭、洗碗、铺床、打扫庭院和照顾花园，对于剑术只字不提。

三年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他仍是做着这些苦役，每当他想起自己的前途，内心不免有些凄惶：他发誓全力以赴学好的剑艺连学都没有学过！

但是，有一天，武藏悄悄从他背后蹑进，以木剑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第二天，正当又寿郎忙着煮饭的当儿，武藏再度出其不意地向他扑击而来。

自此以后，无论日夜，又寿郎都得随时随地预防突如其来的袭击；一天二十四小时，他时时刻刻都品尝遭受剑击的滋味。

但他总算悟出了其中的道理。豁然贯通之后，终于使他的老师得意地绽出了笑容。最后，他终于成了全日本最精湛的剑手。

小说家的禅

远藤是位著名的小说家，他所写的爱情小说感动了不知多少男女的心灵，而他所描写的战争场面，更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一天，远藤来到了山冈铁舟处，后者对于小说

是个外行,但对禅学几乎已是大师了。“据我所知,”山冈说道,“你是我国最好的小说家,可以随意使读者或哭或笑。请对我说一个我最喜欢的故事:桃男。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睡在我妈的身旁听她说这个故事了。我每每在她说到中途的时候睡去。对我说说这个故事吧,就像我妈所说的一样。”

远藤不敢尝试去说这个故事。他需要时间去下一番功夫。时隔数月之后,他见到山冈说道:“请给我机会对你说那个故事。”

“改日再说吧,”山冈答道。

远藤感到非常失望。他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而后再度尝试,一连多次,都被山冈斥退了。每当他开口要讲的时候,山冈就止住他说道:“你还没有达到我母亲的程度。”

远藤一共费了五年的功夫,才能像山冈的母亲对他所说的那样把这则传奇故事讲述出来。

就这样,山冈终于将禅传给了远藤。

谁是后人

天皇禅师参访石头禅师,一见面就问道:

“如果超脱定慧以外,请问你还想告诉别人什么?”

石头:“我这里根本没有人束缚,谈什么超脱?”

天皇:“你这样说话,叫人如何了解呢?”

石头:“你知道‘空’吗?”

天皇：“我对‘空’早有心得啦。”

石头：“唉！不料你还是从那边（指迷的世间）来的人。”

天皇：“我不是那边的人。”

石头：“我早知道你的来处了。”

天皇：“你怎么毫无证据就诬赖我呢？”

石头：“你的身体就是证据。”

天皇：“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可是究竟应以什么去启导后人呢？”

石头终于大喝一声，斥责道：“请问谁是我们的后人？”

在这一喝之下，天皇豁然大悟！

嫌什么

龙牙山的居遁禅师，为求大彻大悟，就诚诚恳恳地到终南山翠微禅师处参禅，一住多月，均未蒙翠微禅师召见开示，有一天鼓起勇气，走进法堂问道：

“学僧自到禅师座下参学以来，殿堂随众，进进出出，不蒙开示一法，不知为什么？”

翠微禅师不在意地反问道：“嫌什么？”

居遁因得不到要领，只好告别翠微禅师，就前往德山亲近宣监禅师，又经多日，请示宣监禅师道：

“学人早就心仪德山的一句佛法，但我已来了多日，事实上身在此处却得不到禅师一句佛法。”

德山禅师好像和翠微禅师约好的一样，回答道：“嫌什么？”

此二位宗师所答均不谋而合，居遁不得已又转往洞山良价禅师处参学。一日问道：

“佛法紧要处，乞师一言！”

洞山禅师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道：“等洞水逆流的时候，再向你说明。”

龙牙居遁禅师于此言下大悟。

唾面自干

有一位青年脾气非常暴躁、易怒，并且喜欢与人打架，所以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有一天无意中游荡到大德寺，碰巧听到一休禅师正在说法，听完后发愿痛改前非，就对禅师说：“师父！我以后再也不跟人家打架口角，免得人见人厌，就算是受人唾面，也只会忍耐地拭去，默默地承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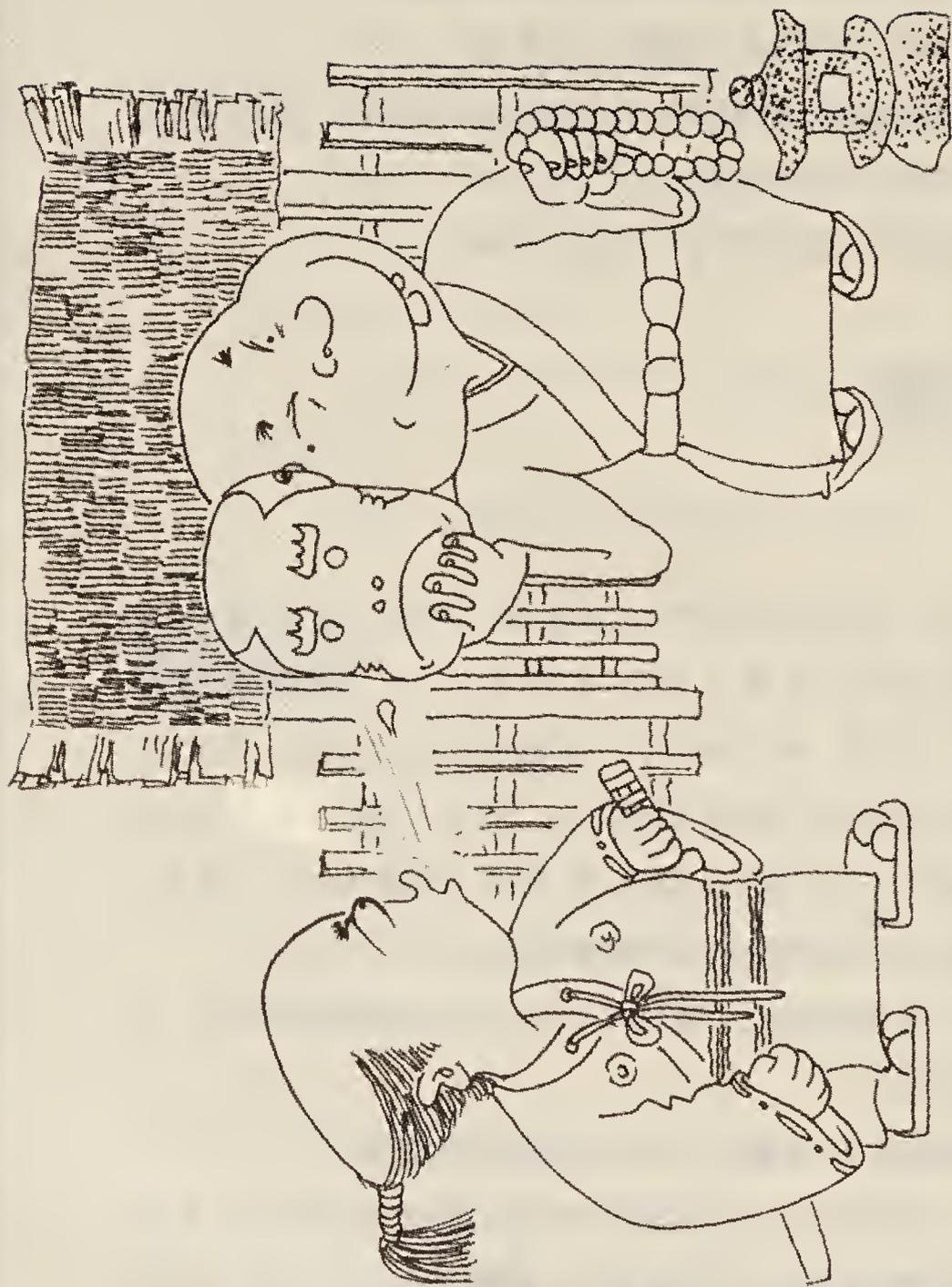
一休禅师说：“噯！何必呢，就让唾沫自干吧，不要去拂拭！”

“那怎么可能？为什么要这样忍受？”

“这没有什么不能忍受的，你就把它当作是蚊虫之类停在脸上，不值得与它打架或者骂它，虽受唾沫，但并不是什么侮辱，微笑地接受吧！”一休说。

“如果对方不是唾沫，而是用拳头打过来时，那怎么办？”

“一样呀！不要太在意！这只不过一拳而已。”



唾面自干

青年听了,认为一休说的太没道理,终于忍耐不住,忽然举起拳头,向一休禅师的头上打去,并问:“和尚!现在怎么样?”禅师非常关切地说:“我的头硬得像石头,没什么感觉,倒是你的手大概打痛了吧!”

青年哑然,无话可说。

衣服吃饭

一休禅师有一位将军弟子,有一天将军请师父吃斋,一休禅师到达时,守卫的人不准他进去,因他穿着破烂的衣服。一休禅师没有办法,只好回去换了一件海青(大袍)袈裟,再去赴宴。

当用斋的时候,一休把菜一直往衣袖里装,将军看见了很诧异,就说道:“师父!是不是家中有老母?或寺里有大众?等一会儿我令人再煮菜送去,现在请您先用啊!”

一休禅师道:“你今天是请衣服吃饭,并不是请我吃饭,所以我就给衣服吃!”

将军听不懂禅师的话中之意,一休禅师只得解释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穿了一件破旧法衣,你的守卫不准我进门,我只好回去换了这身新的袈裟,他才放我进来,既然以穿衣服新旧做宾客的标准,所以我以为你是请衣服吃饭,我就给衣服吃嘛!”

放逐天堂

一休禅师行脚在外，由于天色已晚，就借宿农庄。深夜被一连串的哭声吵醒，原来是邻家的主人因病去世，一休便说：“真是不幸，我去诵经超度他吧！”

由于这位亡者生前是以捕鱼捉鸟杀生为业，故卧病时，常为过去的杀业而不安，其家属就要求一休禅师能作法，让死者上升天堂。

一休禅师诵完经，就在一张纸上题了字，让死者握在手中，并告诉他的家人说：“好了！亡者会到天堂的，你们放心吧！”亡者家属对一休如此关照非常感动，但也很好奇，到底一休纸上写的是什么呢？于是打开字条，只见上面写着：“这个人所犯的杀生罪业，如须弥山那么多，恐怕连阎罗王的账簿上也找不出地方可以记了。”

死者太太看了，内心非常难过，为什么一休禅师要如此捉弄人呢？

一休：“你先生的杀业，你不承认如须弥山那么多吗！”

“我承认，只是难过没有方法可以超度他。”

一休：“我本以诵经为他消罪解业，但你却那么要求，所以我才写信告诉阎罗王，像这样罪大恶极的人，实应放逐到天堂去，免得在阎罗王的账簿上记不完而麻烦，你先生拿了信，必定可以到天堂的！”

珍惜现在

日本的亲鸾上人九岁时，就已立下出家的决心，他要求慈镇禅师为他剃度，慈镇禅师就问他说：

“你还这么年少，为什么要出家呢？”

亲鸾：“我虽年仅九岁，父母却已双亡，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一定要死亡？为什么我一定非与父母分离不可？为了探究这层道理，我一定要出家。”

慈镇禅师非常嘉许他的志愿，说道：“好！我明白了。我愿意收你为徒，不过，今天太晚了，待明日一早，再为你剃度吧！”

亲鸾听后，非常不以为然地道：“师父！虽然你说明天一早为我剃度，但我终是年幼无知，不能保证自己出家的决心是否可以持续到明天？而且，师父！你那么年高，你也不能保证您是否明早起床时还活着。”

慈镇禅师听了这话以后，拍手叫好，并满心欢喜地道：“对的！你说的话完全没错。现在我马上就为你剃度吧！”

弟子哭师

有一个师傅过世了，他的门徒伤心地大哭起来。那个门徒也是成道的人。别人说：“这是不对的，



珍惜现在

你不应该哭，人们会说你还没有成就。”

那个门徒说：“没有所谓对和错的问题，如果眼泪流出来，就让它流吧，谁有权力阻止它？”

其他门徒说：“可你一直都在说死的只是身体，只是物质参加了宇宙的运转而已。”

他说：“你们在说什么？我并不是在为灵魂而哭，灵魂从来不会死，我是在为他的身体而哭，因为他的身体是那么的美，我将无法再看到这么美的一个人走路，我将无法再听到他的声音。”

他们说：“但是你不应该执著！”

他说：“我并不是执著，只是一朵花凋谢了，然后眼泪就跑到我的眼睛里了，我没有执著，这些眼泪不是来自执著。”

凉快一下

在一个夏天的日子里，一休禅师正在工作，或许是在清理杂草。他感到非常疲倦，而且天气又很热，因此他跑到那座庙的阳台上去吹风。他觉得很舒服，所以他就跑进庙里，将佛像从宝座上拿下来，把它绑在外面的一根竹杆上，说：“现在你也使自己凉快一下！”



凉快一下

庙宇设计

有个故事讲的是个禅师，他是一个画家，正在设计一座新的塔式庙宇。让他的大弟子站在身边是他的习惯，他总是把设计图画出来后，看着弟子问：“你觉得怎么样？”

弟子会说：“配不上你。”他就会立刻把这图甩掉。

这样有了九十九回。三个月过去了，国王一直在问什么时候能完全设计好，这样庙宇就可以开工了。

有一天，禅师正在画设计图时，墨汁用完了，于是他叫弟子去准备一些墨汁。

弟子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弟子看了看图说：“什么？您已经画好了！但为什么这三个月里您没能做好呢？”

禅师说：“那是因为你。你坐在我边上，我就分心了。你在看着我，我被目标控制了，这就没有乐趣了。你不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放松了。我感到没有人在边上看着，我就变得完整了。这个设计我没有做，是它自己来的。三个月里它一直没有来，是因为我有所为。”



庙宇设计

一休与五休

有人问很有名的一休禅师：“禅师！什么法号不好叫，为什么您要叫‘一休’呢？”

一休：“一休万事休，有什么不好？”

信徒听了认为不错，一休万事休，很好，很好。

一休：“其实一休不好，二休才好。”

信徒：“二休怎么好呢？”

一休：“生要休，死也要休，生死一齐休才能了脱生死，所以是烦恼也要休，涅槃也要休，二者一齐休。”

信徒：“不错，不错，二休才好。”

一休：“二休以后，还要三休才好！”

信徒：“三休怎么好？”

“你看，你老婆天天和你吵架，像只母老虎，最好是休妻；做官要奉迎，也很辛苦，最好是休官；做人处事有争执，所以要休争；能够休妻、休官、休争，这三休是最快乐的，最好了！”

信徒：“不错，不错，三休真好！”

一休：“四休才是最好。”

信徒：“四休怎么好呢？”

“酒、色、财、气四种一齐休才好呢！”

信徒认为四休也是很好。

一休：“四休不够，五休才好，什么叫五休？人生最苦的，就是为了我们有五脏庙，这个肚子要吃饭，所以才有种种的辛苦，假如把这个五脏庙‘一休’，

统统都没有事了。”

击碎虚空骨

梦窗国师年少时，千里迢迢地到京都一山禅师处参学，有一天至方丈室请示道：

“弟子大事未明，请师直指！”

一山禅师严峻地回答：“我宗无言句，亦无一法与人。”

梦窗再三恳求道：“请和尚慈悲方便。”

一山更威严地道：“我无方便，亦无慈悲。”

如此多次仍得不到一山禅师的开示，梦窗心想：既然与禅师无缘，长此下去也无法开悟。于是忍泪辞去一山，往千仓的万寿寺叩参佛国禅师，在佛国禅师座下却遭到更无情的痛棒，这给殷殷求道的梦窗，实是一大打击，终于他伤心地对佛国禅师发誓道：“弟子若不到大休歇之地，绝不复见禅师。”便辞去了佛国禅师，日以继夜专与大自然界做静默的回答。一日，坐庭前树下，心中无牵无挂，不知不觉至深更，入庵房欲睡，上床之时，误认无墙壁之处为墙壁，糊里糊涂把身子靠了过去，不料却跌了下来，在跌倒的一刹那，不觉失笑出声，就此豁然大悟。身心开朗之余，脱口做了一偈：

“多年掘地觅青天，添得重重碍膈物；

一夜暗中扬碌砖，等闲击碎虚空骨。”

梦窗心眼洞明之后，感恩之余，便去拜见一山



击碎虚空骨

禅师和佛国禅师，呈上自己之所见，机智密契，佛国大为称赞，立刻为他印证云：“西来之密意，汝今已得，必善自护持！”

时梦窗年三十一岁。

一休吃蜜

一休禅师还是小沙弥的时候，就很有禅风。有一位信徒送一瓶蜂蜜给他的师父，师父这天刚要出门，心想：这瓶蜜放在屋里很不安全，一休可能会偷吃，因此把一休叫来吩咐道：

“一休！刚才信徒送来的这瓶毒药，药性强烈，非常危险，你千万不可贪食。”

一休是个很机灵的人，他当然懂得师父的意思，师父走了以后，他就把整瓶蜂蜜吃光了，饱尝一顿之后，心想师父回来时怎么交待呢？灵机一动，就随手将师父最心爱的一只花瓶打碎，当师父回来时，一休倒在地上号啕大哭，向师父哭着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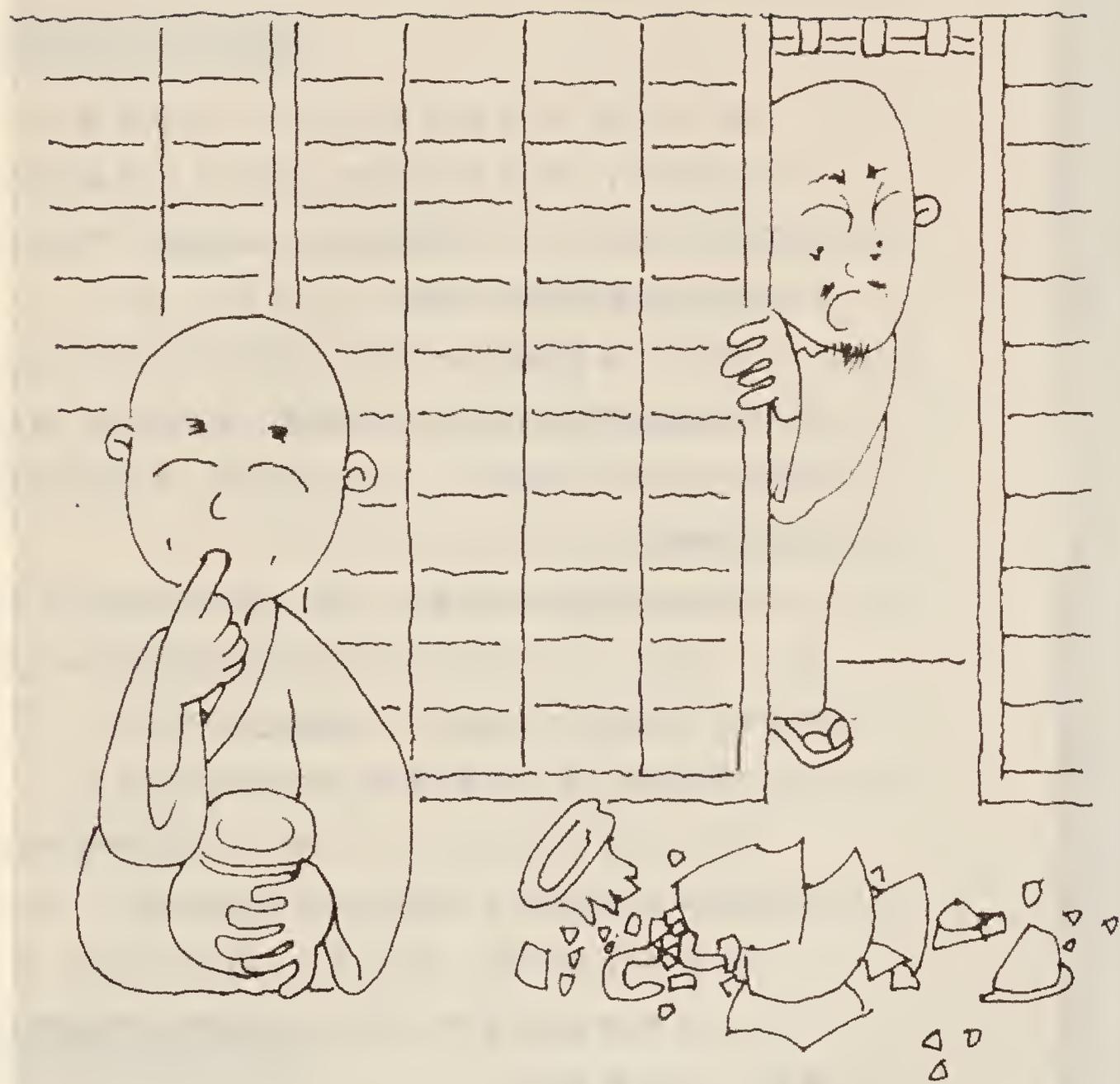
“师父！我犯了不可赦免的罪过了。”

“一休！你做了什么错事？”

“师父！我把您心爱的花瓶打破了！”

“一休，你怎么这样粗心大意，把那么贵重的花瓶打破了？”

一休无限憾恨似地忏悔道：“师父！我知道不该将您的花瓶打破，为了表示忏悔，向师父做个交待，我只好以死来谢罪，所以把您的那瓶毒药吃下去



一休吃蜜

了！”

单独不是孤独

有一件事，它发生在日本：有一个禅师是一个了不起的园丁，种花的热爱者，甚至国王也嫉妒他的花园。有一天一个人来找国王，对他说：“现在你一定得去看看禅师的花园。”

日本人非常喜欢牵牛花，那个来找国王的人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花，几百万朵，禅师的整个花园里开满了花，是这样的美，千万不要错过，你应该去。”

对国王而言，要去看一个穷人的花园真是太过分了：他有一个大花园——数百亩的青枝绿叶，数百个园丁在那里工作着——而他还要去看？

所以国王说：“你去通知，明天早上我会来。”

禅师得到了消息。第二天早上，国王带着他的王室和官员一起来了，整个寺庙变得沸腾了，好几千人聚集在寺庙周围。国王来了，他看看四周，说：“什么！我得知这里有数百万朵花，而我在花园里只看到了一朵牵牛花。”

那个禅师说：“是的，是有数百万朵，但是晚上我们把它们都搬出去了，因为我们只信这一朵是花丛中最美丽的，怕您会错过这朵，所以我们将那些花都搬走了。只有最好的，只有最美的为您留下了。”

国王变得有点悲伤地说道：“它看上去如此孤独。”

而那个禅师笑着说：“这不是孤独，这是单独。”

一只手鼓掌

间宫是一位有名的老师，当初他跟一位师傅学习时，师傅曾要他解释一下一只手鼓掌的声音。

尽管间宫非常用功，但是，一天，他的师傅对他说：“你还不够用功，你太执著于食物、财富，一些事物——和那个声音。如果你死了，那才会更好些。”

有一次，间宫来到师傅面前，师傅再次问他有什么可显示关于一只手鼓掌的声音。间宫立即倒下，就好像他已经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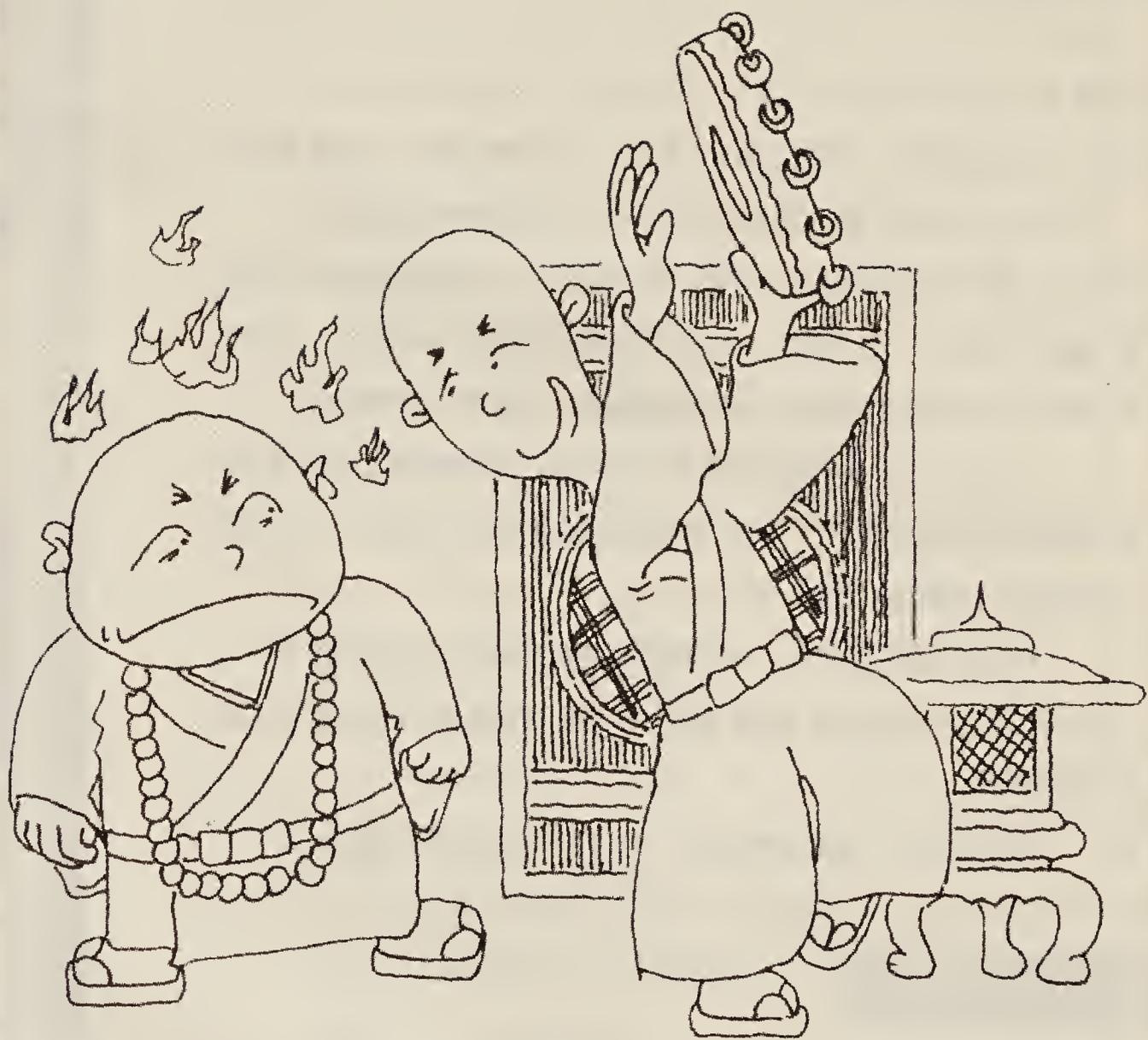
“你真的死了，”师傅说，“但是那个声音呢？”

间宫抬起头来回答道：“噢，我还没有解答出那个问题。”

“什么？”师傅吼道，“死人不会说话，滚出去！”

乌鸦呱呱呱

蜷川新左卫门是一位写韵诗人，也是禅的忠实的热爱者，他希望成为著名的大师一休的门徒。一休是坐落在紫野——紫罗兰色的田野——的大德



一只手鼓掌

寺的住持。

蜷川拜见了一休，下面是他们在寺庙门口的对话：

一休：“你是谁？”

蜷川：“佛教的忠实信徒。”

一休：“你从哪里来？”

蜷川：“乌鸦呱呱呱，麻雀喳喳喳。”

一休：“你认为你现在在哪里？”

蜷川：“在一片深紫罗兰浸染的田野里。”

一休：“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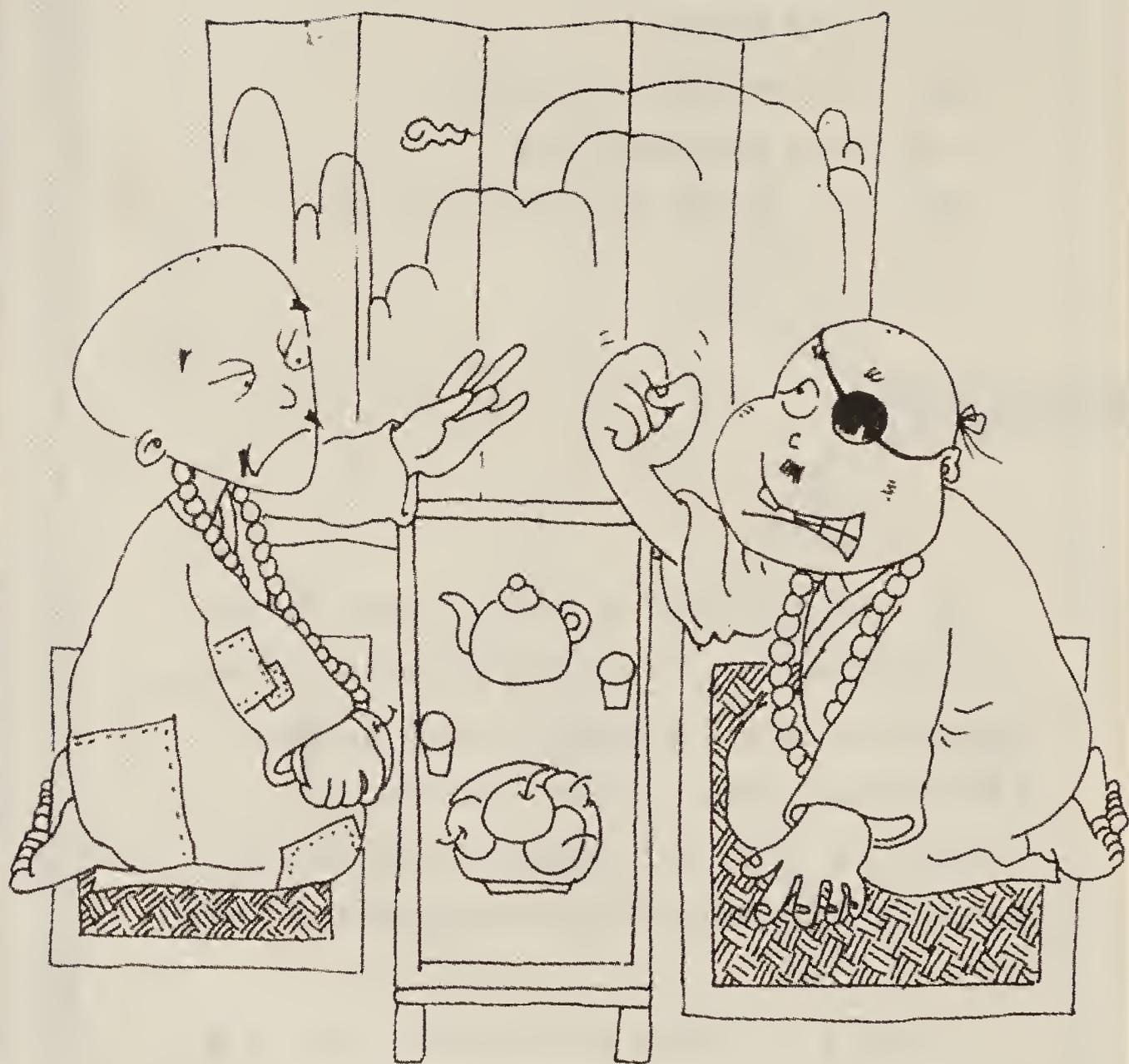
和尚辩论

在一些日本的禅院，有一个旧的传统，那就是一个流浪的和尚与一个当地的和尚要辩论有关佛教的问题。如果那个流浪者赢了，那么他就能住下过夜；如果输了，他就不得不继续流浪。

在日本的北方，有兄弟俩掌管着这样的一座寺院，哥哥非常有学问，而弟弟比较笨，并且只有一只眼睛。

一天晚上，一个流浪的和尚来请求住宿，哥哥学习了很久，感到非常累，所以他吩咐他的弟弟去辩论。哥哥说：“要在沉默中进行对话。”

过了一小会儿，那个流浪者来见哥哥，并且说：“你弟弟真是个厉害的家伙，他非常机智地赢了这场辩论，所以我要走了，晚安。”



和尚辩论

“在你走之前，”哥哥说，“请告诉我这场对话。”

“好，”流浪者说，“首先我伸出一个手指代表佛陀，接着，你的弟弟伸出两个手指，表示佛陀和他的教导；为此我伸出三个手指，代表佛陀、他的教导和他的门徒；接着，你聪明的弟弟在我面前挥动着他紧握的拳头，表示那三个都是来自一个整体。”随后，流浪者走了。

一休烧佛

有一次，一休在一寺庙里借宿，晚上很冷，寺庙里有三尊木头的佛像，所以他烧了一尊来取暖。有一个和尚知道了——他睡着了，这是在午夜，夜里非常冷——他感觉到有什么事正在发生，所以他看了看。

佛陀正在火中燃烧着！——这时一休正舒服地坐着，烤着手。那个和尚快疯了，他说：“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一个疯子？——我还以为你是一个佛教的信徒，所以我让你呆在寺庙里，而你竟做了最亵渎的事。”

一休看着和尚说：“可是在我里面的佛陀感觉到非常冷，所以这是个问题，是用活的佛陀来供奉木头的佛陀，还是用木头的佛陀来供奉活的佛陀，我决定供奉活的。”

那个和尚当然是气疯了，一休在讲什么他根本听不进，他说：“你是个疯子，你从这里滚出去！你烧



一休烧佛

掉了佛陀。”

于是一休开始拨弄被烧着了的佛陀——只有灰了，佛像几乎完全被烧掉了，他开始用木棍来拨弄。和尚问：“你这是在干什么？”

一休说：“我正在找佛陀的骨头。”

那个和尚笑了，他说：“你不是个傻瓜就是个疯子，你完全是疯了！你在那里无法找到骨头的，因为这只是一个木头的佛陀。”

一休也笑了，说：“那么请拿另外两尊来，现在还是非常冷的，离早上还早呢。”

天一亮他立刻走了出去，走出了寺庙。整个早上他只是坐寺庙外的路旁——敬拜一块石碑，放上一些花，他祈祷着。那个和尚说：“你这傻瓜！晚上你对佛陀不恭敬，你干了什么？你犯了罪了，现在你又在对这块石碑做什么呢？它又不是一尊佛像。”

一休说：“当你想祈祷时，所有的东西都是佛像。在那个时候，内在的佛陀感到非常冷，在这个时候内在的佛陀感觉到要祈祷。”

愚蠢问题

禅师说：“我在此有一样东西，但是我没有一样东西，你要如何解释它？”

犹太人的新手回答说：“我不要解释！”

师父说：“不得无礼！如果你真的如所说的想要

成道,你有义务要想出每一种可能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

新手说:“好,我猜是从一边看起来你有一样东西,而从另外一边看起来你没有。”

师父说:“不,那根本就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从同一个方向来看。我有一样东西,同时我没有一样东西,你要如何解释它?”

新手说:“我放弃!”

师父说:“但是你不应该放弃!你必须竭尽所能来解开这个问题的奥秘。”

新手说:“关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一点,我不跟你争论。存在的事实就是我已经放弃了。”

师父说:“但是你不想要成道吗?”

新手说:“如果成道意味着去考虑这么愚蠢的问题,那么去它的!我很抱歉令你失望,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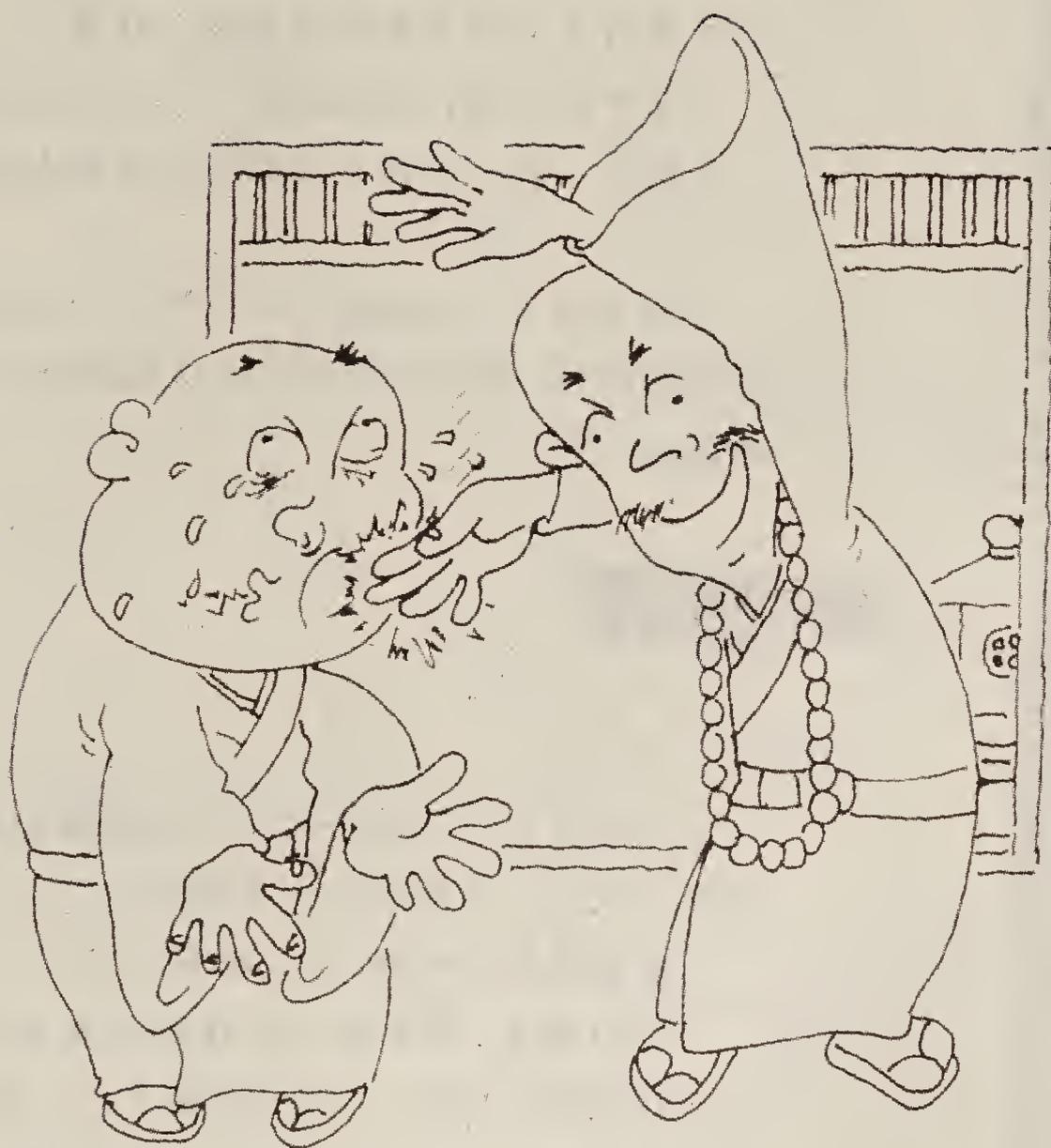
十二年之后。

新手说:“我回来了,喔!师父,我处于一种十二万分后悔的状态。有十二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四处徘徊,我觉得我的懦弱和没有耐心非常可怕。现在我已经了解我无法一直逃避生命,迟早我必须去面对宇宙最终的问题。所以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要强化我自己,试着去研究那个你以前给我的问题。”

师父说:“那个问题是什么?”

新手说:“你说你有一样东西,但是又没有一样东西,看看我要如何解释它。”

师父说:“那真的是我曾经说过的吗?为什么?我是多么的愚蠢!”



最后机会

最后机会

有一次，一个门徒准备去行脚，师父把他叫来，重重地打了他的头并且掴了他一耳光。

这个门徒说：“这太过分了。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我一进你的房间你就开始打我，这太过分了。”

师父说：“不，你就要去行脚了，我能看出来你回来的时候，你会开悟。所以，这是我打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画中小路

据记载，一位禅师在国王的宫殿里画一幅画，国王一次又一次地问：“完了没有？”

他总是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岁月流逝，国王说：“你花的时间太多了，甚至不让我进那个房间，”因为他锁上门，然后画——“我老了，我对你在房间里干什么越来越感兴趣了。那幅画还没画好吗？”

大师说：“画准备好了，但那不是关键。除非你准备好了，否则我将把它展现给谁？”

于是，听说国王准备好，画匠说：“好了，时间到了。”的确是棒极了。很难说它是一幅画——它看上



画中小路

去像是真的。画家完成了一幅小丘、山谷的画，它们看上去几乎是三维的，好像它们存在着。山边是一条通向里面某个地方的小路。现在，故事中最难理解的部分来了。国王问：“这条路通向哪里？”

画家说：“我自己还没有在这条路上走过，但你等着，我去看看。”他走上了那条道路，在山上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休引导

就在蜷川快要去世之前，一休禅师来看望他。

“要我来引导你吗？”一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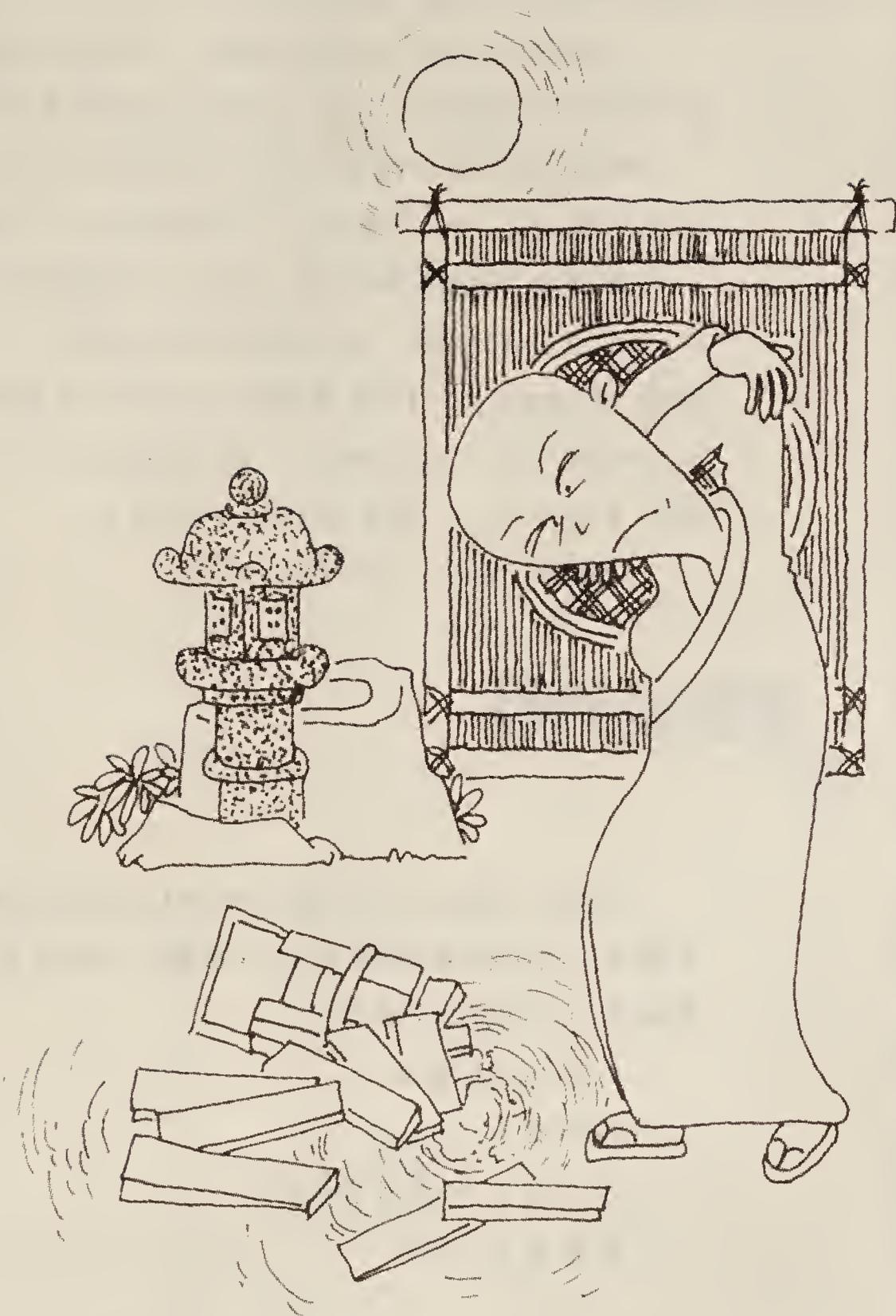
蜷川回答道：“我独自一个人来，也独自一个人去，你能帮我什么忙呢？”

一休回答道：“如果你以为你真的来了又去了，那么这只是你的错觉。让我来指给你看那既没有来也没有去的路吧。”

一休的话已经很清楚地显示了那条路，以至于蜷川微笑着，然后去世了。

穿着绒毛内衣

那是一个很严肃、很庄重的聚会，他们聚集在一起要听宇宙最终的奥秘，而且相信一定可以听



无水也无月

到。等了很久，一直到了最后，他们终于要跟那“绝对的”和那“最终的”面对面。

当师傅走进来，你可以想像一切是那样庄严肃穆，期待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房间。全场鸦雀无声，每一只眼睛都盯着师傅看，有一些人认为他们看到了他的氛围；有一些人看到了天使在他的头上盘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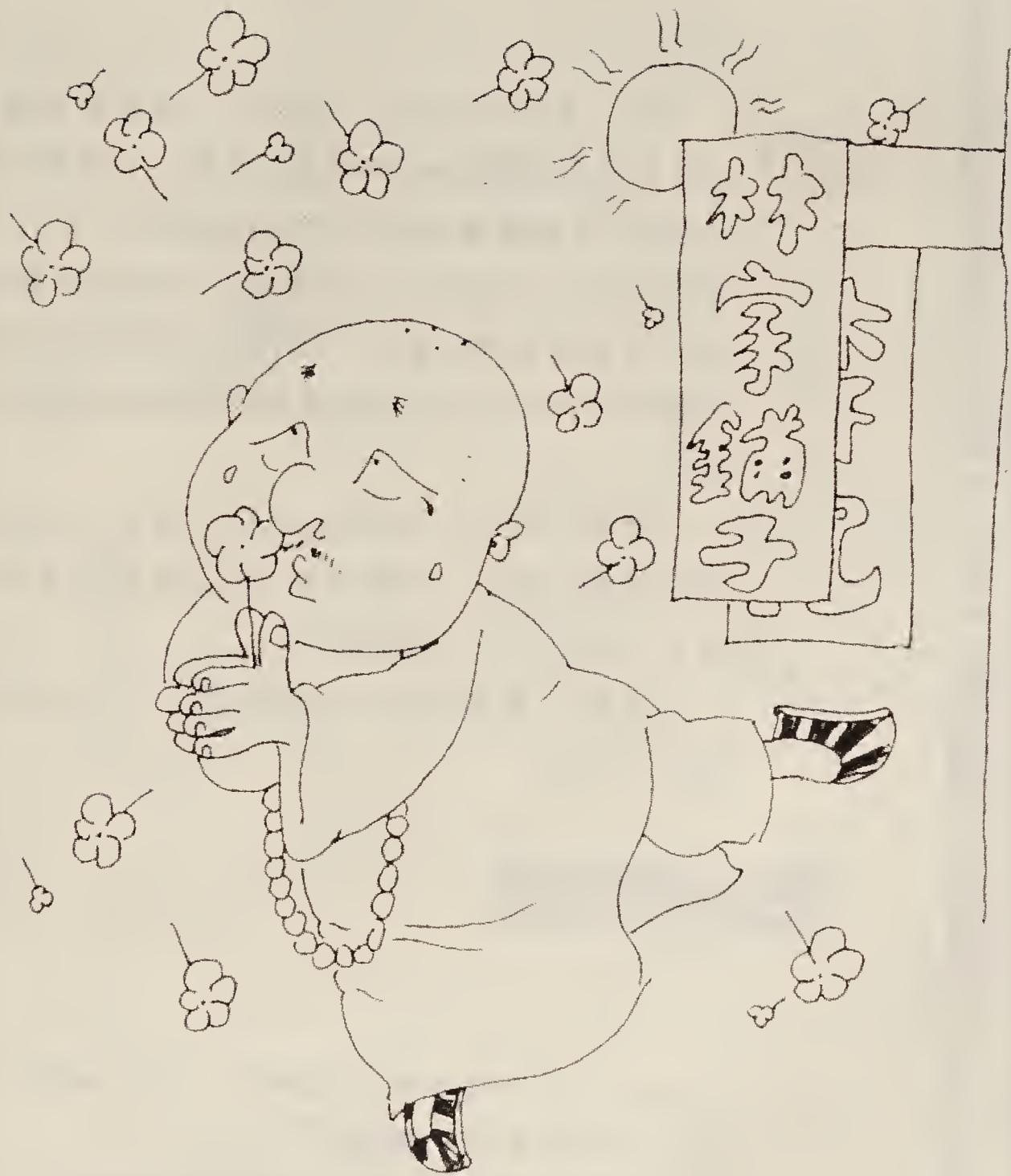
师傅坐下来准备讲话，听众的身体都往前倾，屏住了自己的呼吸，准备去抓住他的每一个字句。最后，似乎过了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那个择善固执的师傅张开了他的嘴吧，教导他们说：“今天，就在当下这个片刻，我穿着有绒毛的内衣。”

这就是他那一天全部的教导。

无水也无月

尼姑千代野学习了很多年，但仍没能开悟。一天晚上，她正提着盛满水的旧木桶。当她正走着，看着映照在水桶里的满月。

突然，桶底塌陷，
再没有水，
再没有水中的月亮——
在我手中是空。



普通的花

普通的花

有一个和尚正在过一条街，一朵非常普通的花正从一道墙边偷偷地向外看。那是一朵非常普通的花，每一天都能看到的，每个地方都有的牵牛花。和尚看着花，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看着花，虽然它是那么普通，随处可见，它总是能在什么地方被发现，所以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被触动而真正去看它。

他说：“我在一朵普通的花中看到了某些不平常的东西，花朵一直在等着，而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它，但是今天，我见到了它。”

蜷川：“紫罗兰花，晨光青花，干红花，菊花，紫苑满天星花。”

更多的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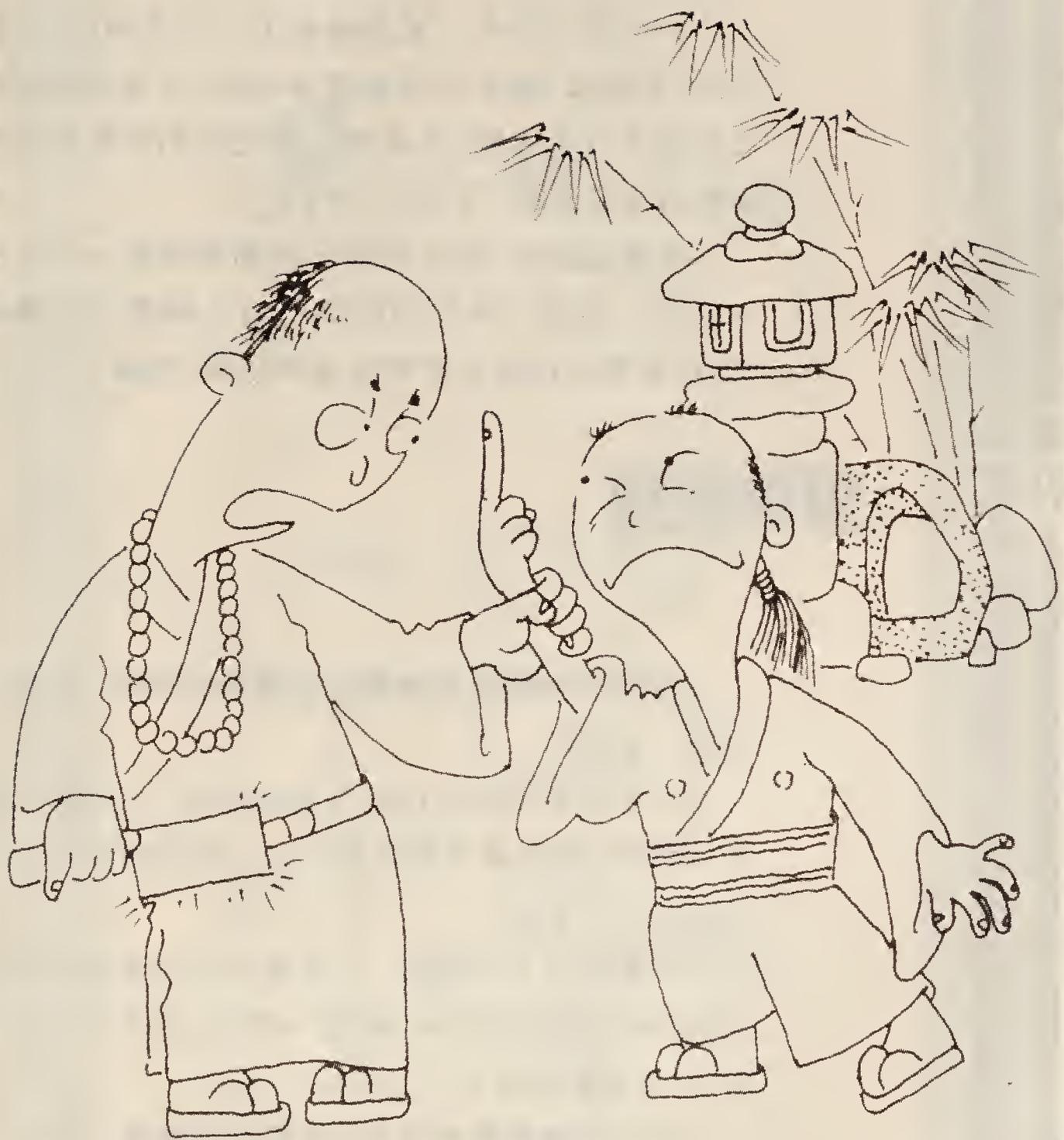
有一个年轻的和尚跑来看一休，一休师傅问他说：“你对我有什么欲求？”

那个年轻的和尚说：“我来找寻成道。”

一休说：“你曾经去过哪里？你是否曾经找过别人？”

他说：“是的，我曾经跟过一个师父。”

“你在那里学到了什么？”



俱抵手指

那个和尚说：“我表演给你看，我学到了瑜伽的姿势。”他以佛陀的姿势坐着，眼睛闭起来，一动也不动。

一休笑了出来，重重地敲了一下他的头，说：“你这个傻瓜！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佛，在这里我们已经有很多石头佛像，你走吧！在此我们需要照顾更多的石头佛像！”

他是说真的，因为他所住的那座庙有一万个石头佛像，他说：“我们照顾那一万个佛像已经够累了，现在我们已经不想要更多的佛像，你滚！”

俱胝手指

每当禅师俱胝在解释有关禅的问题时，他都会举起一个手指。

一个非常年轻的门徒开始模仿他，每当有人问他，他的师傅在讲道时说些什么，那个男孩就会举起他的一个手指。

俱胝听说了这件事。一天他正巧碰见那男孩正在模仿他，他就抓住他，抽出一把刀，削下了他的手指，并将它扔掉了。

当男孩嚎叫着跑开时，俱胝大声喊道：“停！”

男孩停住了，转过身来，透过眼泪看着他的师傅。

俱胝正举着他自己的手指，男孩也开始要举起他的那个手指，而当他意识到手指已不在时，他向师傅鞠了一躬。当下，他开悟了。

第十卷
第 六 輯 十牛圖

一
禪



一 寻牛

茫茫拔草去追寻，水阔山遥路更深。

力尽神疲无处觅，但闻枫树晚蝉吟！

著语：从来不失，何用追寻？由背觉以成疏，在向尘而遂失①。家山渐远，歧路俄差；得失炽然，是非锋起②！

① 由背觉以成疏，在向尘而遂失：觉，梵语菩提，旧译曰道，新译曰觉。觉有觉察、觉悟两义。大乘

义章二十曰：“有两义，一觉察名觉，如人觉贼；二觉悟名觉，如人睡寤。觉察之觉对烦恼障。烦恼侵害，事等如贼，惟圣觉知，不为其害，故名为觉，觉悟之觉，对其智障。无明昏寝，事等如睡，圣慧一起，翻然大悟，如睡得寤，故名为觉。”俱舍论以尽智无生地之二智为觉体，惟识以大圆镜智等四智为觉体。智度论等以一切种智等三智为觉体，密教以法界体性智等五智为觉体。觉又含“觉心”之意，觉心者，本觉之妙心也。一心之灵性，本来离迷妄，故曰觉，全之即称佛。圆觉经曰：“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幻化虽灭，空性不坏。众生幻心，还依幻灭；诸幻尽灭，觉心不动。”又觉有“觉性”之意，觉性者，离一切迷妄之觉悟自性也。又觉在此处亦含“觉岸”之意，比迷于海，譬觉于岸；佛也者，到于觉岸者也。觉在此处又含“觉路”之意，觉路者，正觉之路，菩提之道也。尘，谓一切世间之事法，染污真性者，此处包括尘妄、尘劳、尘垢、尘境、尘缘所含之意。尘妄者，不净曰尘，不实曰妄，一切生死之境界也；尘劳者，贪、瞋等之烦恼、岔秽真性，劳乱身心也；尘垢者，烦恼者之通称也；尘境者，为六尘之心所对者，色、声、香、味、触、法是也；尘缘者，六尘之境为心所缘而污心性也。综合这两句的大意则是：由于背离“觉”的关系，所以与道疏远了；在于趋向“尘”的结果，所以丧失真道了。

② 得失炽然，是非锋起：炽然，炽盛也；锋起，犹如锋刃兢逐而起，言锐而难拒也。简言之：得失之心很盛，是非之争甚烈也。



二 见迹

水边林下迹偏多，芳草离披见也么？

纵是深山更深处，辽天鼻孔怎藏他①？

著语：依经解义，阅教知踪；明众器为一金，体万物为自己②。正邪不辨，真伪奚分？未入斯门，权为见迹③。

① 辽天鼻孔怎藏他：辽天鼻孔，亦作鼻孔辽天，谓气宇恢廓，有冲天之势也。此言随处皆可见到

牛迹，无处可藏也。

② 明众器为一金，体万物为自己：明晓金钗、金环、金镯以及金戒指、金项链乃至金香炉等等器具，虽有种种形态，但皆为金子这一种东西所造；体会宇宙间的万物皆出于一体、皆与自己一体，故而皆是自己这个道理或事实也。

③ 权为见迹：言权且作为一种见“牛”或见道之迹也。



三 见牛

黄莺枝上一声声，日暖见和岸柳青。

只此更无回避处，森森头角画难成①！

著语：从声入得，见处逢源；六根门著著无差，动用中头头显露②。水中盐味，色里胶青③；眨上眉毛，非是他物④。

① 森森头角画难成：言此牛头角非常显眼，但因活泼不羁，难以描画得成也。

② 六根门著著无差,动用中头头显露: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六官之根也。根为“能生”之意,眼根对于色境而生眼识,乃至意根对于法境而生意识,故皆名为根。门者,此六根所生六识出入之门也。动用者,动作运用之中也。这两名总言此“牛”处处显露,样样无差也。

③ 水中盐味,色里胶青:言此“牛”如水中的盐味,色里的胶青,虽然不见其有,但作用非常显然,决定是有而非无也。

④ 眨上眉毛,非是他物:眨上眉毛,即眨起眼睛,此言开眼所见,无非是“牛”也。



四 得牛

竭尽精神获得渠，心强力壮卒难除①。

有时才到高原上，又入烟云深处居②。

著语：久埋郊外，今日逢渠；由境胜以难追，恋芳丛而不已③。顽心尚勇，野性犹存；欲得纯和，必加鞭挞。

① 心强力壮卒难除：言此“牛”心强力壮，习性难改也。

② 有时才到高原上，又入烟云深处居：有时

候,刚刚到达清静的高原,忽又落入纷繁的烟云也。

③ 由境胜以难追,恋芳丛而不已:由于境界太好了,所以难以追赶,因贪恋芒草而不肯离开它。



五 牧牛

鞭索时时不离身,恐伊纵步入埃尘①。

相将牧得纯和也,羁锁无拘自逐人②。

著语:前思才起,后念相随;由觉故以成真,在迷故而为妄③。不由境有,惟自心生;鼻索牢牢,不

容拟议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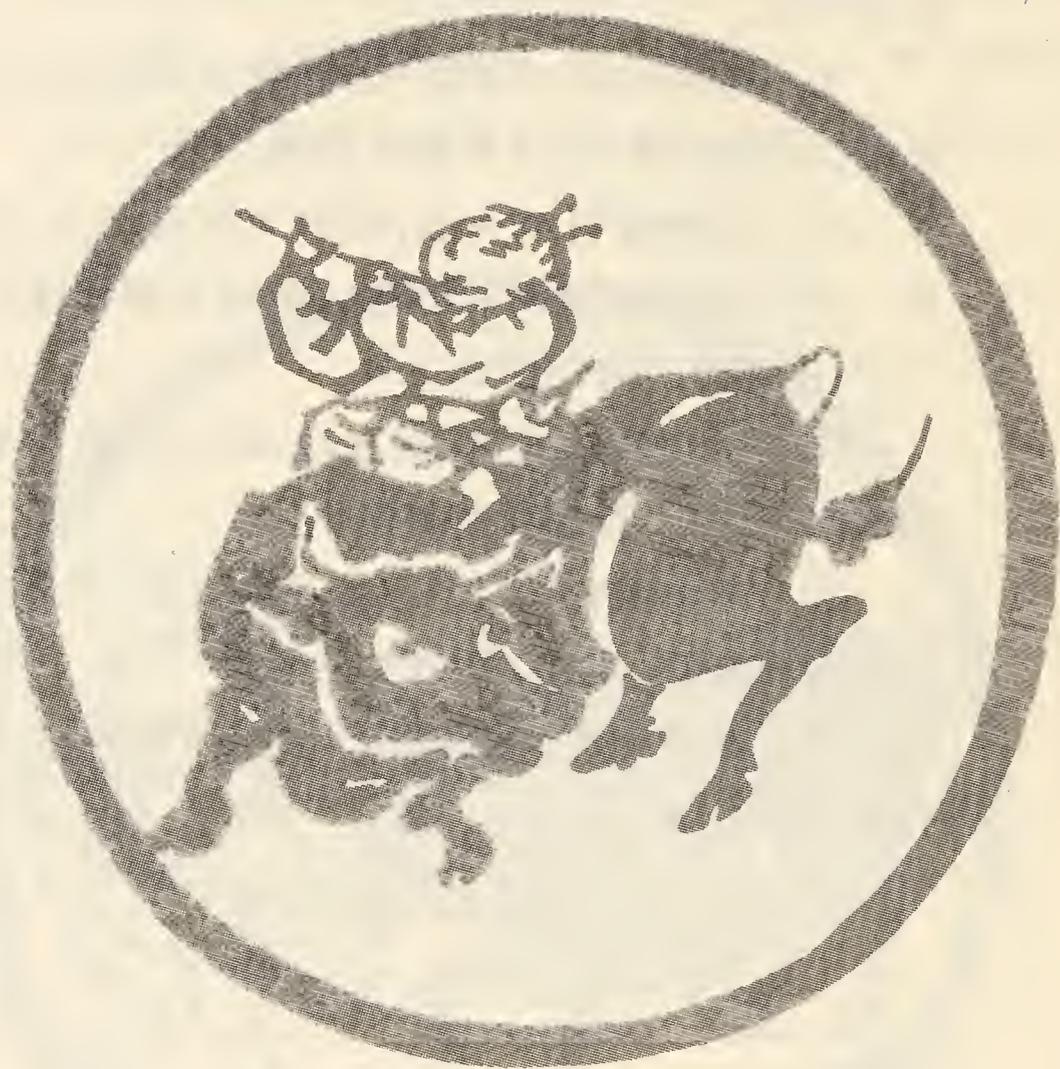
① 鞭索时时不离身，恐伊纵尘入埃尘：时时管束，以防此“牛”走入污秽之处也。

② 相将牧得纯和也，羁锁无拘自逐人：以便将“它”驯得纯和而不粗野，即使不用羁锁拘束“它”，也会跟随着“它”的主人。

③ 由觉故以成真，在迷故而为妄：由于觉悟而成真道，由于迷惑而作妄想也。

④ 不由境有，惟自心生：言此妄想，并不是由于外境而有，只是自己因迷而生也。

⑤ 鼻索牢牢，不容拟议：谓严加管束，不容许有任何意见也。



六 骑牛归家

骑牛迤迤欲还家，羌笛声声送晚霞。

一拍一歌无限意，知音何必鼓唇牙！

著语：干戈已罢，得失还无①；唱樵子之村歌，吹儿童之野曲。横身牛上，目视云霄；呼唤不回，牢笼不住。

① 干戈已罢，得失还无：言人驯牛的争斗或内心的冲突已平，得失之心还像本来一样没有也。



七 忘牛成人

骑牛已得到家山，牛也空兮人也闲。

红日三竿犹作梦，鞭绳空顿草堂间。

著语：法无二法，牛且为宗①；喻蹄兔之异名，显筌鱼之差别。如金出矿，似月离云；一道寒光，威音劫外③。

① 法无二法，牛且为宗：佛法没有二法，姑且以牛为宗旨也（牛者，此处喻心也）。

② 喻蹄兔之异名，显筌鱼之差别：比喻、显示诠释与被诠释之间的差异也。

③ 威音劫外：威音，威音王佛也。法华通义六曰：“此乃空劫初成之佛，以前无佛，故宗门称向上曰威音那畔。”禅录假此佛名，示时之极远，又指向上本分为威音以前，祖庭事苑五曰：“威音佛以前，盖明实际理地；威音以后，即佛事门中。此借喻以显道，遮知不从人得。后人音王实有此缘，盖由看阅藏教之不审。”劫外，即前云威音那畔，空劫以前也。

八 人牛俱忘

鞭索人牛尽属空，碧天辽阔信难通。

红炉焰上争容雪？到此方能合祖宗①！

著语：凡情脱落，圣意皆空；有佛处不用遨游，
无佛处急需走过。两头不着，千眼难窥②；百鸟衔
花，一场忪悞③！

① 鞭、索、人、牛，本来没有，都是空的。万里
无云的碧空，非常辽阔，没有信息可通。烧红的炉焰
上怎么能容许雪花停留呢？要到这个炉火纯青的地

步,方能合乎佛祖的宗旨。

② 两头不着,千眼难窥:既不执著于好,亦不执著于坏;既不执著于美,亦不执著于丑;既不执著于善,亦不执著于恶;既不执著于是,亦不执著于非;既不执著于主观,亦不执著于客观;既不执著于生,亦不执著于死……所有世间、哲学上的二分之法,皆不执著,到了这种地步,即使你有一千只眼睛,也难看透他的心思或境界。

③ 百鸟衔花,一场懔懔:到此地步,即使从前修行修到百鸟为你衔花来赞叹,也只是一场懔懔而已。懔懔:梵语惭愧之意也。



九 返本还源

返本还源已费功，争如直下若盲聋？

庵中不见庵前物，水自茫茫花自红①！

著语：本来清静，不受一尘；观有相之荣枯，处无为之凝寂②。不同幻化，岂假修治③？水绿山青，坐观成败④。

① 说“返本还源”，已是费功夫了，怎如当下

就如盲似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人在茅庵之中不见庵外之物，水自然茫茫，花自然红，谁也不曾用功使它如此。

② 观有相之荣枯，处无为之凝寂：静观有形事物的荣枯得失，处于无为而为的凝然不动之境也。

③ 不同幻化，岂假修治：真道不同于虚幻变化的东西，哪里需要借助修行对治的工夫呢！真道不是修为可以造成的东西；可藉修治造成的东西，终究还要败坏；可以败坏的，那就同于幻化了。

④ 水绿山青，坐观成败：水自绿兮山自青，冷眼观之可也，不需枉费心力。此上三句应一气贯下读之。



一〇 入塵垂手

露胸跣足入塵来^①，抹土涂灰笑满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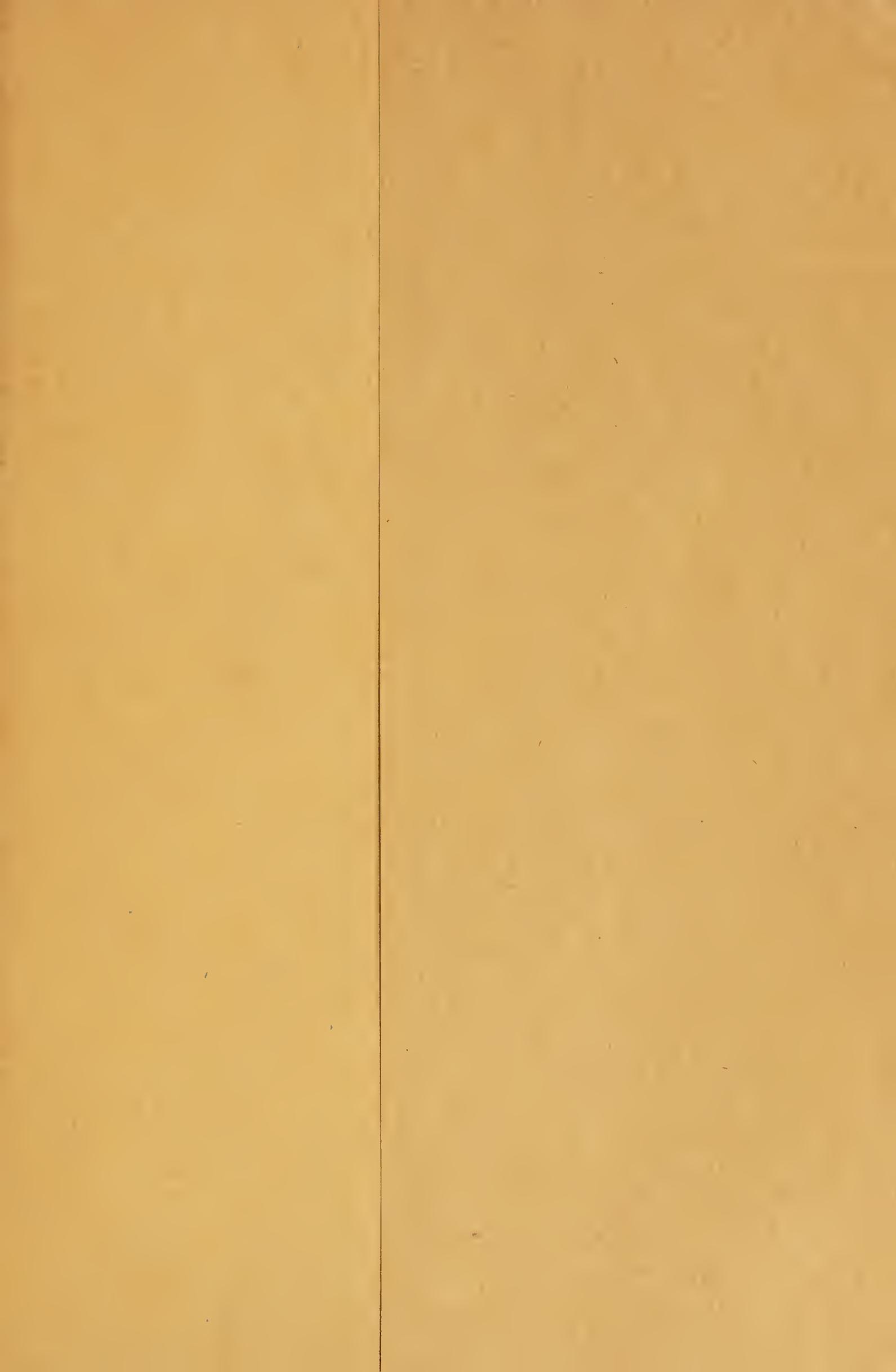
不用神仙真秘诀，直教枯木放花开！

著语：柴门独掩，千圣不知；埋自己之风光，负前贤之途辙。提瓢入市，策杖还家；酒肆鱼行，化令成佛^②！

① 入塵来：塵亦作廛，海民居城，又市物邸舍

也,通作市区或城区解。入廛来,即进入市区也。

② 酒肆鱼行,化令成佛:酒肆,酒店也;鱼行,买卖鱼类的市场也;化,度化、感化、变化也。这两句的整个大意是:到酒肆鱼行之中说法,济度众生,使其向善,乃至大悟而成佛道也。



谈禅说道

禅是探究人生命意义的极高智慧，是悟道的精髓，是打开心灵解脱之道的一扇门。

南怀瑾先生说：禅能帮助我们寻觅到心所失的乐园。

达摩祖师曾对神光道：将心拿来，吾为汝安。

六祖慧能也作偈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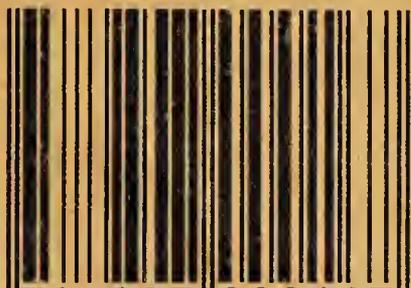
如果说，异化的心灵如同荒漠，禅就如同清风雨露，如当头棒喝，给我们的生命带来觉醒，让我们迷途知返，导引着我们的的心灵进入自由超脱的境界。

禅虽高深，但形式却极其简单生动，多是一些禅语、故事等，所谓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本书摘录了近NOO则经典的禅的故事，配以精致的漫画，以轻松自然的形式使读者从中领略禅独特的思想魅力及理解世界独特的方法。



ISBN 7-80700-016-3



9 787807 000167 >

ISBN 7-80700-016-3/B·4

定价：24.00元